

烽火暮秋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 × 1168毫米 1/32 · 印张 $10\frac{1}{2}$  · 插页8 · 213,840字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800册 (内精装800册)

统一书号: 10147 · 190

定价: (6) 精装一元七角  
平装一元二角五分

## 《烽火春秋》序

胡采

—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名叫《烽火春秋》。內容寫的是陝西省醴泉縣烽火人民公社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面大鬧翻身的生活變遷史。

提起烽火人民公社，已經是眾所周知了。這個社，以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頑強意志，以結合生產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創新精神，以在農業戰綫上經常不斷地傳出令人鼓舞的勝利喜訊，博得了遠村近鄰和廣大農民兄弟的愛戴與關心。

人們往往以夸耀的心情，稱贊烽火人民公社不愧是“人杰地靈”。

什麼是“人杰”？這是說烽火人民公社英雄多，模範多，能人多，干家子多；是英雄窩子。他們不但有王保京，而且有王正海，有王德生，有王金壽，有馬弔秀和郭堯通，有杜元賢，有不服老的四老婆，有王玉愛和劉淑芳，有敢于頂住困難，終于做出了出色成績的十五女。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

什麼是“地靈”？這是說烽火社的山好，水好，土地好，

庄稼长得好。

在《烽火春秋》这本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太阳照进白灵宫》中，对于烽火社的山川、气象、景色和风貌，曾经作了这样的描写：

你站在南塬头上一看，在南塬和北山之间，是一片宽阔的田地，平坦坦的，就跟梳子梳过一样。泔河、涇河从中流过，亮闪闪的，像两条银带子。在平川里，到处是树木、庄稼、红花、绿果，真好像是一个聚宝盆。

看了这样的描述，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啊！生活在这儿的人民，世代代都将是幸福的。其实不然。在解放前的黑暗年月里，即使生活在这样土地上的人民，也不能不经受许多磨折和苦难。正像这同一篇文章中所介绍的：

这样好的地，这样好的水，可是，在从前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百姓们有谁过一天好日子呢？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过去了，人们领受的只是穷困和恹惶！

这儿的人民，只是在解放以后，当阳光普照在八百里秦川，普照在泔河、涇河两岸，人民自己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后，特别是当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以后，他们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一草一木，首先是这儿的主人，才真正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农民诗人王老九，是这样形容这种变化的：

八百里秦川一镜平，

山青水秀有名声。  
一声春雷天地动，  
风吹云散太阳红。  
多少鲤鱼变活龙，  
能人赛过满天星。

——王老九：《王保京》

王老九描写山川、气象的变化，他举了王保京的家乡白灵宫为代表。他写道：

涇阳西，醴泉东，  
涇河湾有个白灵宫。  
杨柳罩天一片青，  
水浇田地绿葱葱。

——同上

在多少鲤鱼变活龙的年代，在赛过满天星的能人中间，王老九举出了王保京作为例证。他写道：

新庄村，一贫农，  
大号名叫王保京。  
玉米丰产出了名，  
披红戴花进北京。

——同上

为什么水浇田地绿葱葱？为什么玉米丰产出了名？为什么能人赛过满天星？为什么鲤鱼变活龙？为什么过去不变而今天能变？为什么只有今天能人才这样多？……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全国的解放，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領導，使得一貫埋藏在土里的珍珠，都發出光彩來了。

一顆珍珠土內埋，  
滿身光彩難出來。  
一聲炸雷天地動，  
擠出土來把花開。

——王老九：《七一歌頌毛主席、共產黨》

我們借用王老九這首詩，來形容我國勞動人民的翻身，來比喻烽火人民公社的鬥爭和發展。《烽火春秋》是一本切切實實地描寫勞動人民如何出土和開花的書，如何煥發出巨大光彩的書。讀了《烽火春秋》，使你不能不深深思索一個問題：從解放到現在，時間才不過短短十年多些，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人民，我們人民的整個思想和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多么顯著的變化！我們已經向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邁出了多么巨大而富有歷史意義的步子。

## 二

烽火人民公社所走過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經歷了一系列的艱苦複雜的鬥爭。當它還處於互助組時期，還處於農村的社會主義萌芽時期，鬥爭就已經開始了。而且，鬥爭的情況和性質也是相當複雜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想盡各種各樣的辦法破壞它；某些富裕農民看不起它；在一般的農民中間，也有人因受舊的傳統思想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影響，開始時表現出某種觀望和動搖。總之，這裡既包括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也包括先進和落后思想的鬥爭，既包括敵我矛

盾，也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广大农民一方面热烈地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对新制度又还感到不大习惯。所有这一切，就给它的前进道路上，增加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这种斗争，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也由于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与支持，终于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烽火人民公社的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强大优越性。而《烽火春秋》就是记录烽火人民公社如何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书，记录社会主义如何在农村占领阵地并显示它的强大优越性的书。

这本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写出了许多好东西，值得人们好好阅读。要问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以为：它首先是一本描写创业的书。创什么业？创社会主义之业，创集体主义之业，创劳动人民大家庭之业。这种创业，和过去历史上任何一种个人的或集团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创业，都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创业史。柳青同志用小说的形式，以梁生宝、高增福等人为代表，描写了这样的创业史。《烽火春秋》用真人真事的记述形式，通过烽火人民公社的生活斗争和发展道路，描写了这样的创业史。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描绘了和歌颂了一个共同的伟大的时代主题。

要创业，就得有创业的大军。在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面，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个创业的工作。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

是这个创业大軍的主力部队，是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烽火人民公社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党的优秀儿女和优秀干部們，是劳动人民的好子弟們，是和他們站在一条战綫上的所有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們。他們不愧是一代新人。他們是群众力量、群众意志和群众智慧的代表。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发展的途程中，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他們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表现了斗志昂扬和冲天干劲，表现了在各种各样困难面前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气概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教育的結果，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鼓舞的結果，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照耀的結果。《烽火春秋》生动地和真实地描写了这种精神和气概，描写了新时代新人在战斗中的成长。这就使得《烽火春秋》名符其实地成为一本描写一代新人的书，一本歌颂新英雄主义的书，一本宣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书。

《烽火春秋》在以主要力量和主要篇幅描写新时代的新生活，描写新人們以发愤图强的精神创建社会主义大业的同时，也写了新生活的某些对立面，写了前进浪潮中的某些逆流，写了反动富农王利吉和敌对分子王彪等人的破坏活动。还写了以郑守业、王存財等为代表的某些富裕农民輕視和藐視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錯誤思想。郑守业和王存財們，瞧不起社会主义，瞧不起合作化，瞧不起貧苦农民。他們身上染有較浓厚的旧的傳統思想和习惯势力。他們倚仗自己有好牲口、好車再加上好地，因此會极力嘲笑和奚落合作化运动及其积极分子，他們裝腔作



勢地說：“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捻子蘸別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詔！”所有这一切，是絲毫沒有什么奇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农业上的集体化和合作化道路，不仅是在一般經濟意义上，由穷变富的必經之路，而且是劳苦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整个物質与精神生活上彻底解放与翻身的必經之路。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引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資產階級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偏見的人們的抵触情緒，就不能不引起先进思想同傳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习惯势力之間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烈火，将逼使反动分子王利吉們，王彪們，不得不低头認罪。至于郑守业和王存財們，在同社会主义合作化事业的較量当中，也終于不能不認輸，也終于不能不被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巨大成就所折服。他們当中的某些人物，也将有可能在现实生活的教訓面前，在先进分子的帮助、爭取和推动面前，轉變思想观点，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行列中的积极分子和优秀分子。烽火人民公社的技术股长馬书秀就是这样的。

以王保京、王正海、姚生枝、王金寿等为代表的貧苦农民們，旧社会只給了他們以血泪，給了他們以苦难的回忆，他們对旧社会沒有任何幻想。只有解放，只有新社会，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下面，只有在合作化以后，他們才过起真正像样的生活来，才过起真正的人的生活来。党不仅領導他們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給了他們以新的生命，給了他們以远大的理想，喚起了他們开拓新生活的无限信心与勇气。所以当党在土地改革以后，在互助組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号召时，

他們是一百個贊成，認為黨的這一號召，正好提在了他們的心眼上。他們驕傲地把自己看成是黨在农村中的“老基本”。他們說：“咱們這些‘老基本’不入社，誰入？”在這一點上，姚生枝老漢對王金壽老漢所說的一番話，是最有代表性的。姚生枝說：“四哥，你的咧心我知道，咱老弟兄倆，在舊社會都是人家的牛馬，新社會咱成了共產黨最貼心的人。咱要聽毛主席的話，咱是互助組里的‘老基本’，也是辦社的柱子，咱要一個勁地往前撲奔哩。人說咱倆是‘老來紅’，咱們可就是紅沙瓤西瓜，生在社會主義的根上，長在社會主義的蔓上，誰也把咱們分不開，拆不散，要越老越紅，紅得透透的哩！”姚生枝老漢的這些話，流露出勞動人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無限深情。他們稱自己是“老基本”，並且念念不忘這個“老基本”。不忘“老基本”，也就是不忘革命的好處，不忘黨和毛主席的教導，不忘勞苦人民的階級立場和階級使命的意思。這是多么寶貴的和光輝鑑人的思想啊！姚生枝老漢曾熱烈囑咐就要出發上北京的王保京說：“……見了毛主席把二哥也提一句，就說咱貧雇農絕不給他老人家丟臉，咱就是踏破鐵鞋，也要走社會主義！”當我們听了這樣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時，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只有像姚生枝老漢這樣的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人，和他生活戰鬥在一起的人們，才真正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所依靠的當之無愧的力量。

《烽火春秋》對姚生枝老漢們的描寫，對姚生枝老漢戰友們和伙伴們的描寫，對王金壽等人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描寫，對以依靠貧農和下中農，鞏固地聯合其他中農，團結一切不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的描寫，對曾經自發的幻想走資

本主义道路的人们所作的批判性的描写和对反动分子所作的揭露性的描写，使《烽火春秋》成为一本有着明确的阶级观点、阶级感情和反映了明确的阶级路线的书。

现实生活给社会主义的创业者们，不但提出了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任务，而且也提出了向生产落后，向自然灾害，向农业科学技术进军战斗任务。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种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向生产落后，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向农业科学技术进军，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

以王保京为代表的烽火人民公社，结合生产从事科学研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争取农业丰产的大胆试验，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的表现和产物。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没有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即使进行科学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农民从事科学研究，改进生产技术，这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是新事物，就不会不经受任何阻碍与磨难。王保京们在农业生产上的创新精神和革新尝试，除了因自身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因而免不了走些弯路、碰些钉子、犯些错误外，同时，并遭受到反动分子们的多方造谣与中伤，甚至还受到农民内部某些有落后保守思想人们的怀疑。有些农民，他们一方面佩服王保京这些小伙子们的朝气蓬勃的干劲，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他们所进行的事情，不同意他们所搞的什么农业新技术。王金福老汉对农业技术员老杨所讲的一番话，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王金福老汉说：

“老杨，说句实话，你这人啥都对哩，我打心眼里喜欢。”

可你干的事我不喜欢。你和保京务玉米硬使唤新技术，庄稼能做好嗎？”

怀疑者中有人甚至把王保京叫“王疯子”，把他们所从事的科学试验叫“瞎胡闹”。这种气氛也无例外地传染到王保京的家里，影响到他父亲王书田老汉和他媳妇刘桂贞对王保京的看法。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所引起的思想和情绪的冲突，反映出新思想和新事物同旧的傳統思想和傳統事物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但是，旧事物终于敌不过新事物，旧思想终于要被活生生的客观实际所征服。当王保京们的丰产试验、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工作，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面，在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帮助和指导下面，用亩产一千五百斤玉米丰产的有力事实，证明了科学研究和丰产试验，对于农业生产是大有作用的时候，一切怀疑论者，一切持保留态度的人，就都开始改变看法了；一切曾经发出嘲笑的声音和撇过凉腔的人，也不能不开始认输了。馬书秀就是被事实所征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曾对王保京这样说：

“我实服了，社好，新技术好！这‘一千五’和社里的庄稼，就算把我这榆木脑瓜敲开了。我原先怕大伙的穷捻子，把我的油蘸干了。今天我明白了：不是大伙蘸我的油，我倒蘸了大伙的油。保京，二叔今天红口白牙地给你说：今后，你说朝哪搭走，我扑上走，没二话！”

由于王保京和大多数积极分子的主观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由于党的大力扶持，由于农业科学部门和农业科学工作者们的具体帮助和具体指导，也由于王保京等人向当地有经验的老

农們的虚心学习和所取得的認真的协助与支持，烽火人民公社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試驗的工作，在近几年中，已經有了很大发展，做出了很大成績。他們由不会到会，由不懂到懂；由不可避免的曾走过某些弯路，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工作中，他們既發揮了敢想、敢干的革命干劲，又發揮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們所走过的道路和做出的成績，从基本方面和主要方面說，是經得起事实的考驗和历史的考驗的。显而易见，由于科学研究工作对农业生产所起的实际作用，已經引起了广大群众对科学研究的普遍兴趣与关心，并开始出現了群众性的从事丰产試驗和革新农业作务技术的局面。这种成就和这种作法的重要意义，还不仅在于它对发展生产所起的直接作用，而且还在于通过烽火人民公社已經做出的榜样，通过群众性的科学实践，有力地显示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劳动和知識逐步相結合的过程，劳动人民逐渐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識的过程。即使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事物，其意义也是很重大的，从这里，也能看出和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的优越性来。《烽火春秋》突出地描写了这个过程和在这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优越性。它以烽火人民群众在繼承当地的农业生产經驗的基础上，結合生产开展科学研究、改进农业技术为主綫，从各个方面，通过多种多样的生活題材，描写了王保京們在农业生产上的繼承和革新精神，描写了劳动人民学习科学技术的普遍熱情，从而，使《烽火春秋》成为一本歌頌生产劳动与科学知識相結合的书，成为一本歌頌劳动人民热烈追求知識化的

书。

### 三

《烽火春秋》在取材上，在题材处理和表现方法上，也是有一些较好的特点，值得提出来谈的。

《烽火春秋》是属于一种史书。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属于文艺性的史书，属于以文艺笔法所描绘出来的生活纪实性的史书。因此，与其把它叫史书，或者倒不如说是描述了实在生活内容和实在生活事件的有连贯性的文艺特写或文艺报告，会更接近实际些。虽然如此，但它仍然是属于某一类型的史书，因为它事实上是以描述和记载烽火人民公社的真实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生活斗争为基本任务的。既然是一本史书，当然就不能完全避开它所要描述的烽火社的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从这方面考虑，《烽火春秋》从解放写起，从《太阳照进白灵宫》写起，然后写到土地改革，写到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以后又写到大跃进，写到人民公社等等，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它所选择的这样一条描写线索，符合于烽火人民公社所走过的真实的历史道路。看了《烽火春秋》，就能够基本上了解到这个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和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艰苦斗争，然后才取得了今天这样新的成就。仅仅从这方面着眼，也可以肯定地说：《烽火春秋》的编写者们，完成了他们最基本的任务。当然，事实上决不止于此。《烽火春秋》在真实地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些历史性的发展，

較為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活动，較為突出地描写了生活斗争的激流。人們看了《烽火春秋》，能明确地意識到和强烈地感受到：是人在创造历史，是新时代的人在创造新时代的历史，是烽火社的主人們在创造烽火社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在任何其它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艰苦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是在生活的激流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說：《烽火春秋》虽然写了烽火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但它主要的不是在那里平鋪直叙地交代过程，而是通过对过程的必要的叙述，通过历史性的发展背景，着重写了人，写了人的活动，写了人在创业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撓的斗争。人的活动一加多，人一站到前排来，过程的描述就自然而然地显得退到后面去了。而且，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主要为了記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地方，它也尽可能通过写人，写人的活动，通过人的思想情緒的矛盾冲突来完成。在《更上一层楼》中所表现的从初級社到高級社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的。全篇文章圍繞土地分紅某些不合理現象所引起的糾紛和瓜葛，描写了高級合作化前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間已經自然地醞釀着和热烈議論着的迫切心情。这样的描写，給了我們以异常鮮明和深刻的印象。

既然是一个公社的发展史，当然就不能不着眼于如何描写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較為重大的事件，那些有代表性的事件。在这一点上，《烽火春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但它沒有把反映重大事件絕對化。它所选择的許多事件和題材，对烽火人民公社來說，既是有代表性的，又是較為廣泛的，較為多种多样的，是比較能够从多方面来反映全社人民的生活大动脈的。

当然，人們在这方面，还可以对《烽火春秋》提出更好的愿望和更高的要求，要求它所反映的生活面，还可以再广阔一些，内容也可以再丰富多彩一些。这样，《烽火春秋》会变得更加完整，更满人意。应当承认，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写作方面的许多成就中，最突出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烽火春秋》中，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一些活生生的人，一些富有新时代风格特点的人，一些新型性格的人。这些人，在造型上，在性格描写上，当然不像著名优秀艺术作品中在创造人物方面那样细致，那样精雕细刻。比起那些经过反复锤炼和精雕细刻的艺术形象来，《烽火春秋》中写出来的人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粗线条些，简括些，朴素些，但是，就在这种朴素的，有时是一笔两笔，一段两段，文字不长的简要的描写中，却显示出生活的朴素的美，体现出某个真实人物的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出他的性格中最光辉动人的部分，而且能从那些并不复杂的描绘中，流露出沁人肺腑的真情。《抗旱线上》的袁书记形象是感人很深的。在《红花遍地开》和《十五女》中，通过对王玉爱和刘淑芳这些姑娘的描写，我们看到了在我们新的一代年轻人的身上，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在《不服老》中，当我们读到刘桂梅老婆虽然腿跌伤了，但她还念念不忘她们组的丰产棉花，硬逼着她老汉用架子车拉她到棉花地里的情景，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心动。在《我们的农技校》一文中，所写到的郭书记，虽然只是顺手几笔插叙，但是请你看看这是何等人物！表现了何等气势！这段文字不多，



讓我們摘引如下：

我們正說得熱火，忽然村東大路上有幾個人，拉着架子車趕來了。車上放滿了行李、農具，為首那個人，個子不高，行動利落，我一眼就認出來，是興隆大隊的郭書記。他老遠就喊：“保京！老任！給你們送學生來了。”他走到跟前，發現有的學員的行李還沒處放的時候，就笑了笑，帶勁地說：“房子不夠住，那就叫我們這幾個小伙子，馬上搭個草棚子，也作為給學校的獻禮吧。”然後他對他們那幾個小伙說：“不要怕困難，啥不是人創造出來的。”

應當說，這裡所寫到的郭書記的性格，不過是點滴火花，但從這點滴火花也不難看出，人物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竟是多麼光耀照人。

在《留學取經》中，有一段文字寫到王保京和全國勞模、植棉能手張秋香、劉述賢等相會的場面，寫得好。那種聲勢，那種口氣，真正是聞其聲如見其人。沒有用了多少筆墨，就把社會主義新人們相互間那種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的英雄氣概和謙虛品質，給描繪出來了。請看：

……保京笑着對秋香說：“我們給你當學生來了。”秋香也笑着說：“恐怕還要當老師哩。”接着，她喜洋洋地向人們介紹說：“認得嗎？這就是我們的王保京。”她的口氣那麼親切，就像說自己家裡的人一樣。……劉述賢一見我們，就興沖沖地說：“這一次，是下棉花挑戰書來的吧。”保京說：“那裏的話，是學習來了……”可是，劉述賢大笑着說：“哈，你的心啊，我早摸透了——搬梯子為了上梯子嘛。”他又看看張秋

香，說：“咋办呀？人家上門挑战来了，应不应？”张秋香笑着回答：“那好么，赶的人越多，我們越要加劲跑。像保京这样的千家子，迟早会超过我們的。咱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咋不敢应战。”

在全部人物当中，用在保京身上的笔墨是較多的。用在王德生、王正海、郭尧通、姚生枝、王金寿、杜元賢、王万鈞等人身上的笔墨也不少。《烽火春秋》所描繪的是英雄的群像。編写者們从正面或者側面，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保京这个年轻的闖将画了像。在許多写到的人物中間，虽然沒有用專文介紹姚生枝老汉，但凡是写到姚生枝的地方，却都給人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杜元賢老媽媽的动人形象和动人事迹，也是感人很深的。在《靠社》中，写出了一个新社会的多么动人的故事。而在《抗旱綫上》一文中，所写到的——路——路大軍汇集的場面，那些动人的情景，令人久久难忘。……

《烽火春秋》中所要批判的、鞭打的人物和思想，对于那些反面人物和反面事件，所作的揭露性的描写，也是异常深刻、异常生动的。讀着《此路不通》，使人感到好像是在讀一篇构思得很完整的短篇艺术作品。

最后，我以为《烽火春秋》中的語言，也是很有特色的。通俗，流暢，口語化，而又动人。它吸收了群众語言风格韻味的美，而又作了文学上的提炼与加工。当我从《上大学》中讀到“……那个姑娘一面在林蔭道上慢慢走着，一面叽哩哇啦地念着，念得是那样的流暢，就象涇河里的流水一样。”这样的描写时，我不禁想說：这語言是多么美啊，多么生动形象而富有生

命力啊！

#### 四

《烽火春秋》虽然是多人口述的，是多人整理和編写的，但从最后表現出来的成品看，却基本上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协调与統一，基本上做到了文章的題材、体裁、风格、样式等的协调与統一。

多人口述，多人提供材料，多人记录、整理和編写，有什么好处？这可以集中大多数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从多方面发现好东西，好材料，发现各种各样的問題，可以达到从多方面反映生活的目的。

《烽火春秋》中所达到的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在挖掘生活和搜集材料方面，走群众路綫的結果，是广大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大学助教、学生和报刊文艺編輯、記者共同参加这一工作的結果。烽火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之一、作家李若冰同志亲自参加并負責主持了这一工作。多人参加，多人提供材料，多人整理編写，而終于又能基本上做到全书的形式和内容，題材、体裁和文章风格等的协调与統一，这是共同切磋研究、反复加工、反复修改的結果，是發揮了集体智慧和專人負責相結合的创造性劳动的結果。

《烽火春秋》的編写过程，証明了編写者同志們必須首先要过生活关、集蓄材料关、密切联系群众和广泛发动群众关。不熟悉生活，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充分掌握材料，仅仅依靠少数几次簡略訪問，就开始編写，往往是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

往往是不得不重新走回头路。

《烽火春秋》是一本名符其实的走群众路线、用集体力量编写成的书，是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编成的书。这种编书方式，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根据具体编写内容和具体编写者来看，也终于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不但能编出好书，而且能广泛培养编写人材，有助于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写作运动。《烽火春秋》的编写工作，和一切公社史、工厂史的编写一起，和一切革命回忆录的编写一起，构成了我们文艺创作运动的新的一翼，扩大了文艺写作队伍，繁荣了文艺创作事业，在琳琅满目的新文艺画廊中，增添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光彩焕发的新品种。不能不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结果，是具体实践了工农兵文艺方针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照耀的结果。

《烽火春秋》是我省所出现的第一部社史。对于它的编写和出版，除了表示衷心的祝贺外，并殷切希望今后能够有第二部、第三部……陆续问世。

1962.9.1.于西安丹园

统一书号: 10147·190

平装 一元二角五分  
定价: 精装 一元七角

## 目 次

《烽火春秋》序.....胡 采 ( 1 )

### 第 一 輯

太阳照进白灵宫.....	( 3 )
父子恨.....	( 10 )
打倒“忠恕堂”.....	( 17 )
組織起来.....	( 26 )
开 端.....	( 35 )

### 第 二 輯

烽火初現.....	( 47 )
前进路上.....	( 57 )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 68 )
更上一层楼.....	( 74 )
此路不通.....	( 81 )
一場斗爭.....	( 93 )

### 第 三 輯

荒滩巨变.....	( 103 )
探 索.....	( 112 )
“一五〇六”的故事.....	( 121 )
不服老.....	( 128 )
十五女.....	( 134 )
嫁出去的姑娘.....	( 143 )

### 第 四 輯

紅日东升.....	( 153 )
我們的农技校.....	( 159 )
抗旱綫上.....	( 167 )
留学取经.....	( 176 )
亲如兄弟.....	( 183 )
上大学.....	( 195 )

### 第 五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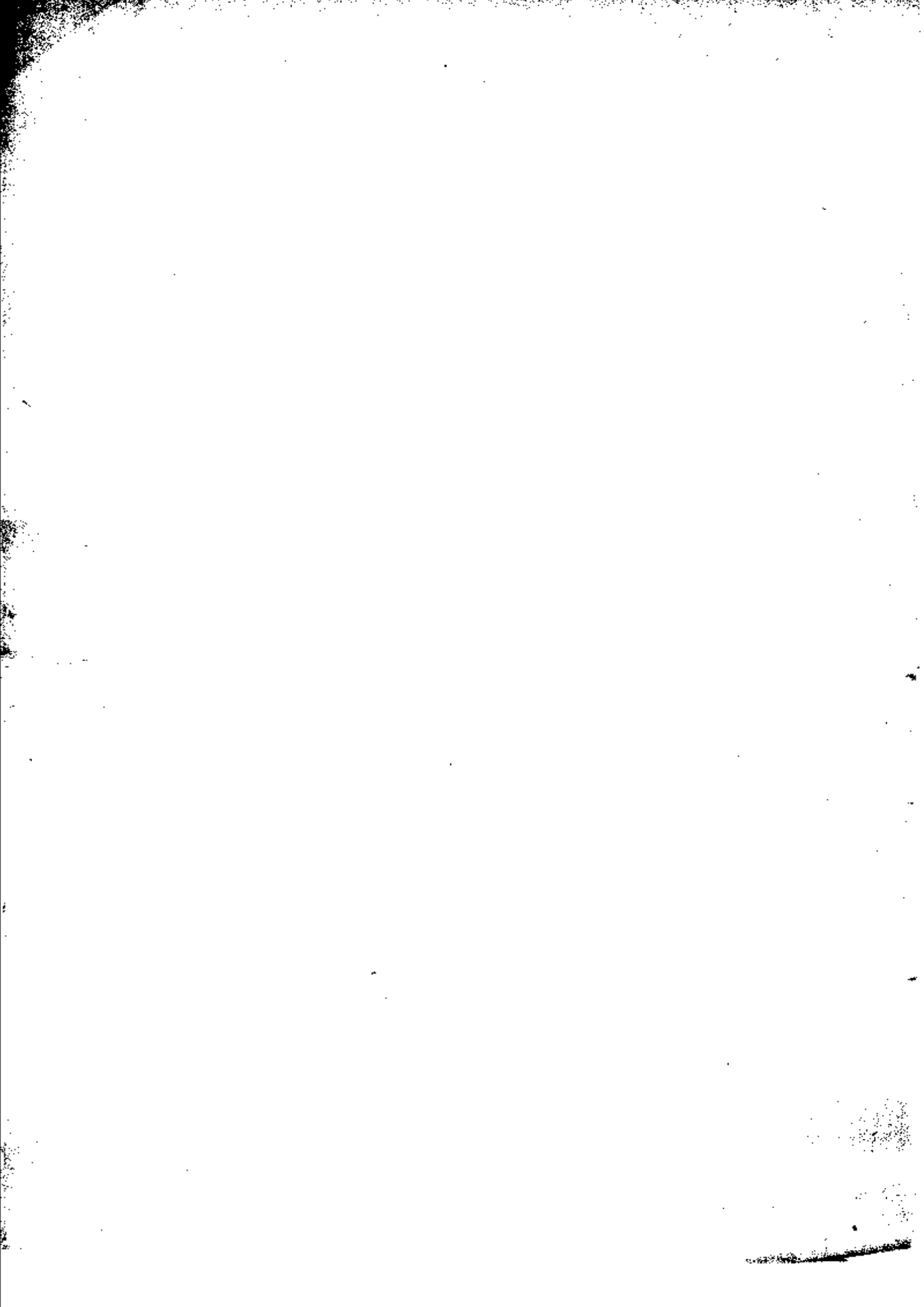
別人叫我土專家.....	( 209 )
鉄水紅心.....	( 216 )
水来了.....	( 226 )
在泔河工地上.....	( 236 )
諸葛山林場.....	( 245 )

## 第 六 輯

庄稼的保健員.....	( 257 )
活到老，学到老.....	( 267 )
“老来紅”.....	( 275 )
在我們托儿所.....	( 284 )
我这一家子.....	( 290 )
欢乐的晚年.....	( 295 )
靠 社.....	( 303 )
編写后記.....	( 309 )



第 一 輯



## 太阳照进白灵宫

我們祖祖輩輩生在白灵宫，长在白灵宫，在这里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也在这里敲锣打鼓鬧过翻身。所以，一談起白灵宫，我們的話就长了。

你站在南塬头上一看，在南塬和北山之間，是一片寬闊的田地，平坦坦的，就跟梳子梳过一样。泔河、涇河从中流过，亮閃閃的，像两条銀带子。在平川里，到处是树木、庄稼、紅花、綠果，真好像一个聚宝盆。

这样好的地，这样好的水，可是，在从前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百姓們有誰过一天好日子呢？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过去了，人們領受的只是穷困和恹惶！

白灵宫，全村六十多戶人，就有三十多戶，穷得要啥沒啥。他們有的靠熬长工、打短工糊口；有的靠两条腿和两个肩膀，担菜卖瓜，当小販混日子。好多人为了多賺几个錢，多給鍋里下几粒米，在給河东石灰厂送炭、运石灰的时候，就不顧腰干子地干，結果走着，走着，就昏倒了。像貧农王存祿、王保利和王保京他爸王书田老汉，都是吃过这号苦头的人。

王存祿，在十冬腊月天，渾身挂的烂布絮絮，把两条精腿

干冻得跟红萝卜一样。尽管这样，还得提个破篮子，拿上打狗棍要饭，养活他妈。

王保利，尽管穷得锅里没米下，靠着沿门乞讨过日子，可是地主还紧紧跟着他的屁股要账，最后连家里那口锅也被人家拔走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富人的门楼越来越高，穷人越来越多。到解放前四、五年，我们全村十家就有七、八家都被债压得透不过气来。王建元就是揭账最多的一个。地主的狗腿子成天跟着他的屁股要账，几乎踢断了他家的门槛，吓得他成天避账，坐卧不宁。有时看见狗腿子的影子，把草帽沿拉下来把脸一遮，赶紧躲开。有一次，建元在自己家的小茅楼上取东西，地主领着狗腿子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门，建元听见了，吓得没敢下来。他在上面连身也回不过，一动就怕弄出响声来，在上面站不起来，又坐不下去，就那样不立不坐地挺着，连气也不敢出。直挺得腰里像断了骨头，两腿麻木，浑身打颤。

在那时候，人们穷还穷得不安宁啊！有多少天灾横祸，时时刻刻都会落到你的头上。

一天，保长带着几个狗腿子，拥到王高修家里，指着老汉的大娃弹坤说：“走，跟我走！”弹坤知道，这是抓壮丁的，连忙向外跑，狗腿子一哄扑上去，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老汉一看见，心如刀搅，扑上去和保长拼，被狗腿子连踢带打地拖开。保长临走时还回过头说：“少张狂，要看我这小小保长，叫你死，你就要想活！”

弹坤被拉走后，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不是挨打，就是受气。

連條狗也不如。他幾次想逃跑，結果都沒成功。他被拉到藍田以後，偷偷給家里捎話說：他豁出命也要跑出來，叫他爸接他。老漢聽到音訊後，連夜趕去。在約定的地點，老漢等啊，等啊，只等等不到。後來一打聽，唉，原來娃沒跑脫，被人家逮住了。逮回去以後，拿杠子把人打得稀爛，最後拉出去給了幾槍。老漢聽了這消息，滿腔的怒火一直沖上天靈蓋，馬上就要向匪軍的連部沖去，拼個死活！可是哪怎麼行呢？經人們好說硬勸，他才忍着氣回過頭來。老漢一步一行眼淚，把娃的尸首從藍田搬回來。到了家，好幾天，老漢昏昏顛顛的，口里哼唧唧，好像在哭，卻流不出眼淚——眼淚早流乾了啊！

彈坤一死，媳婦改嫁了，把小娃給老漢留着。不久，小娃也死了。就這樣，一家五口人，一連少了三口。

事已經够慘了，路已經够絕了。但是，保長還不甘心，又帶着狗腿子來拉高修的二娃亨吉。老漢早就恨氣難消，怒火三丈，從門後拿了把鐵頭，沖着保長的鼻子：“今日有我沒你，有你沒我，我豁出這條老命，跟你血里撈骨頭！”亨吉也提了把翻地的鐵鍬沖出來：“你害死了我哥，還要害我。好狠心喇！”保長一看來勢不好，就夾着尾巴溜走了。但在那樣的社會里，咋能惹下人家呢？後來，老漢只得壓着滿腔的怒火，給保長弄了些錢，才算把壯丁頂了。

解放前一兩年，國民黨的大官、小官、地主、狗腿子、土皇上，都好像知道自己的命不長了，對百姓更凶殘了，想盡方法，從百姓骨頭里榨油水。派糧、保甲丁款、草料款、驛馬款、房捐、地捐、牲口捐、壯丁費……那些數不清的鬼名堂，稍微一

算，就是上石的麦子，几十斤的棉花！那些催粮要款的、收租逼债的恶棍，每天都像野猪一样，一群一群地涌到村里来，闹得鸡飞狗跳墙。见谁不顺眼，就给带上个通共产党的“红帽子”，说你共产党的嫌疑，就把你押起来。

穷人谁没有血性，谁没有骨头！那时有个催粮的，人叫他郭阎王，那家伙身上背个长枪，腰里挎个短枪，手里还提个三尺多长的藤条马鞭，一见人就立眉瞪眼，马鞭乱抡。穷人没有一个不恨他。有一次，那家伙刚一进村，只听一声锣响，穷人们从家里齐冲出来，一个个手里拿着镢头、铁锹和明晃晃的切菜刀，又喊又骂，朝他扑过去。那家伙见风头不对，像掉了魂似地跑了。好多天，他再没敢进我们村子来。

就在那时候，人们悄悄传说：“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

提起解放军，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以前的红军。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时候，红军在我们附近的寨子高家、王家驻扎过。那时，他们经常三三两两到我们村子来，宣传抗日救国和穷人翻身的道理。句句话说在穷人的心上。搭红军走后，我们就盼红军回来，谁知一盼就是十几年！

到底把苦日子熬到头了，到底把亲人们盼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解放军开到了白灵宫。

前一天，这消息一传开，全村都沸腾起来。人们忙着准备这，准备那，欢欢喜喜，要迎接自己的亲人。

解放军来的时候，得从村东过涇河。这河水平常不大，偏不偏，那几天水涨了，浪像野牛一样翻滾。要搭桥嘛，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谁管这些呢！反正桥非搭不可，人们连

夜修理工具，准备繩索……第二天，天刚一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动手了。有的掂着椽，有的抬着板，有的连自家的門扇也卸下来扛上，向河边跑去。那时王保京正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掂着两根椽，跑的頂欢。大个子王万鈞和腿上有些毛病的王正海，也掂着两根粗椽，走得飞快。

霎时，河滩里有的搬石头，有的鋸木板，有的砸釘子，有的栽木椿，忙成一片。人們的喊声、笑声、鉄器跟石头的撞击声，把河水的吼声都压住了。

五六十岁的老汉，也忙得手脚不閑。王高修老汉，給村口的墙上写了五个斗大的紅字：“欢迎解放軍”。刘兴成、王树林老汉，把紅紅綠綠的标語，貼滿了村里村外的大树和墙壁。媳妇們、姑娘們都忙着燒开水，給大路两边設滿了开水缸。

桥搭好了，第二天解放軍的大队人馬就开到了。那时，正是晌午端，河滩里热的好像在蒸籠里一样。但誰都顧不得擦汗，只顧向解放軍揚手、打招呼；有的还跑过桥去，接解放軍的背包。人們真比和娘老子久別重逢还高兴呢！解放軍有的騎馬，有的步行，一队一队地从桥上开过来。战士們踏在平展展的木桥上，个个都笑嘻嘻地說：“謝謝乡亲们，我們一定要早日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男女老少都围上去，有的递水，有的递烟，也有的和战士又是拉手、又是接抱。队伍被攪散了，和乡亲们汇合在一起。連那些往常一見穿軍衣的人就吓得哭叫的小娃，那会儿也在战士們的怀里笑呢！

大家正在說着笑着，王高修老汉和他二娃亨吉，抬着一大

筐黃瓜趕來。父子兩個激動地把黃瓜給戰士們手里遞。戰士們只是笑着向他父子倆問話。有的戰士是外地口音，起初他倆還沒有听懂，經旁人一說，才明白是問：“一斤多少錢。”

這可把高修老漢急壞了，生氣地說：“自家人嘛，咋說外氣話！這點黃瓜能值幾個錢，可你們帶來的恩情，我一輩子也報答不完啊！先不說旁的，要是你們遲來幾個月，我這娃，也難得在我跟前……”老漢說着，眼眶濕潤了。誰都明白，他是想起了過去那些傷心的事情。一會，老漢好像知道，在這高興的時刻不該難受，馬上又笑着，硬給戰士們遞黃瓜。

保京急得在戰士們中間穿來穿去，和他們一個個握手問好。戰士們紛紛說：“你們辛苦啦！”保京笑着說：“辛苦個啥！我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多少年才盼到今天！要說搭一個橋，再搭一千一萬個橋也高興！”

解放軍在村里沒有多停，他們要去追趕胡、馬匪幫。白天，他們大隊大隊地向西開去。晚上，有些部隊還住在村里。解放軍在村里，無論借誰家的東西，大家都是滿心高興。尤其是那些受盡苦難的人，就更是熱心。戰士們走的時候，給家家戶戶把地掃得干干淨淨；用過的東西，也都點清，還給主家。村道里到處都聽見戰士們和氣地說：“老大爺，缺東西不？”

“大娘，再見啦！”

就這樣，戰士們一批一批地開來又開走。我們也在歡樂和忙碌里，過了一天又一天。人們像飛出籠的鳥兒，整天高興地狂呼着：“解放了！解放了！”

從此，我們白靈宮就見了太陽啦。今日扭秧歌，明日開大



会，建立农会呀，减租减息呀，防匪防特呀，成立互助组呀，发展生产呀，真是轟轟烈烈，热气騰騰。咱农民都喜笑颜开地说：“有了共产党，有了解放軍，日子就有奔头了！”

姚生枝 王作賢 口述  
姜繼業 吳學恭 整理

## 父子恨

在我們村子的东北角上，有我家二亩地，离我家近的就像站在脚地看院子哩。人常说：村心的院落，村边的地，是穷到骨头里也不卖的家业。我家这二亩地正是这样。尽管人老几辈，穷得要啥没啥，可誰也沒有超过卖它的心意。我們不卖这二亩地，不光是因为它近、它好；是因为它养活了我家几辈人，它埋葬着我几代祖先；我們活着靠它养活，死后靠它掩身。它是我們全家人的命根子啊！

这块地位置不好，正座落在大地主“忠恕堂”的庄外，和地主的地連着畔子。这真像在狼的窝口上，放了一块肥肉，日夜叫人替它担心啊！

果然，事情沒出所料，地主的霸权傳到张日旭手里，就对这二亩地呲牙了。起初，他仗着自己有錢，企图大肚子胁人，想用錢把地从我家手里箍擄走。結果，他沒弄成。

用錢买不行，张日旭就一連串使了許多歪法子欺侮我們。有一年，张日旭給他先人箍墓，拉磚瓦的大車哪儿不能走，偏偏在我家二亩地里輾了一道轍，还故意砸在我老祖母的坟上。我二爸几乎气疯了，手指着张日旭，非要和他白刀子入，紅刀子

出不可。又有一年，我家地里的麦子都快熟了，地主把他家的牲口放进去，糟蹋了一大片。地主心里盘算：他这样糟蹋，弄得我有地难种，我自然就会把地契送上他的四合院大门里。

但是，狗地主把梦又错做了。就在他放牲口糟蹋我家麦子的当儿，我二爸站在地畔子上，指着张日旭大声立誓说：“姓张的，你把事吃摸清白，只要我张二绝不了后，这地就到不了你‘忠恕堂’手里！”

就这样，我的父辈们和地主相持了好多年。张日旭仍像饿狼一样，对着我家二亩地发眼红。

在地主的欺压下，在苦日子的煎熬下，我爸跟我叔父，一个接着一个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就在我们哭鼻子流眼泪，一次又一次埋葬父亲、叔父的当儿，张日旭一次又一次地笑歪了嘴巴，认为把地弄到手的日子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后来，我二爸也病了。他在病危中，三番五次地把独生子明玉叫到床前，叮嘱：“儿呀，咱咧二亩地，可是咱的命根子。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千万要给咱先人争一口气，就是咱再穷，就是他‘忠恕堂’的金子把地铺满，咱的地也不能卖给他！”

不久，我二爸就含着这口愤气离开了人世，丢下我个十八岁的弟弟张明玉。从此，我便遵照我二爸的遗嘱，和弟弟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了。

第二年春上，家里穷得没法过活，一天两头揭不开锅，没法子，明玉给“忠恕堂”拉长工去了。明玉进地主家是有顾虑的。但是，他转念一想：我一不欠他的粮，二没揭他的债，我

到他家是凭自己力气吃饭的，他敢把我怎样。去！要是不去做活，挣点钱回来，葬埋父亲时借的债，指望啥给人家还呢？明玉是个有心计的人，这么一想之下，便咬着牙跟说话的人进了地主家门。

到地主家以后，张日旭像招待客人似的招待明玉。每顿饭都和明玉一块吃，还顿顿不离肉，明玉一连几天要活干，他却说：“才来嘛，歇几天！”后来，一连几天仍是如此，明玉心里犯了疑。这么一想，许多事情都联在一起了。譬如：张日旭经常问他：“家里日子过得去吗？要有作难处，就先把工钱使了，咱们家可不在乎这点钱。”又常常劝他：“做人要放活些，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固执。那样于事无益，于人有损……”想到这里，明玉暗地里出了一身冷汗，知道张日旭是笑里藏刀，要谋算那二亩地，便打定主意辞了工。

“哼！这小子和他老子一样可憎。走着瞧吧，真是软的不吃，爱吃硬的。”张日旭像恨我二爸一样，恨透了明玉。

就在明玉向张日旭辞工的时候，从地主的账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麻秆个子，瘦猴脸，留两撇稀落落的黄胡子；一个鹰嘴鼻子，黄眼珠，年岁比那个轻些。第一个就是我二爸病危时，借给明玉买棺木钱的人。明玉一见他进来，连忙上去问候，致谢，但是还没等明玉的话说完，那人就指着张日旭向明玉说：

“明玉，不用谢我，那钱是六东家借给你的，你应该感谢他。”

这时，六东家张日旭反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方步。他用

狠毒的目光，瞪了明玉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

“啊！”明玉看着张日旭，吃惊地叫了一声。他知道自己上了人家的圈套，又马上镇静下来：“那我管不着。我在你手里借的钱，就只认你作债主。”

“好嘛，那六东家今天向我要钱，我也只好向你耍了。快！拿钱来！”说着，他向明玉伸出了魔爪似的手。

明玉双眼冒火，说不出话。鹰嘴鼻子说话了：

“明玉，你这娃怎么这样死心眼？你有的是办法呀，为什么不想？你家那二亩地不是可以卖上大价吗？”

“啥？你们，你们简直是硬逼人哩！”明玉气得浑身打颤。

“你说啥？你给我再说一遍，不识好歹的东西！别人替你成全好事，你反……”瘦猴脸生气了。他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把水烟袋往桌上狠劲一撒，怪声怪气地叫起来。他正叫着，鹰嘴鼻子递了个眼色插上来：

“唉，这娃，光急顶啥用？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办法可以想，但地坚决不卖，我爸临死……”

“唉！明玉，父亲的嘱咐是要记住的，祖宗的气也是要争的。但是你得想想，咋样才算是给祖宗争气：是没钱还债，让人吊打一頓，然后交官法办，算是给祖宗争气呢？还是卖地还债，落个虽然贫寒，但却清白，是给祖宗争气呢？明玉，你家人老几辈可是清白人啊。再说，你的债是葬埋父亲时借下的，这是正经事嘛，并不是吃、喝、嫖、赌胡花了的。就是你父亲地下有灵，他也绝不会怪你的。”说到这里，鹰嘴鼻子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打量着明玉。他认为这是最能打动明玉心的话。

明玉一面听鹰嘴鼻子说着，一面怀恨地望着张日旭，回想着父亲临死时说的话：“儿呀，你要给先人争口气，‘忠恕堂’的金子把地铺满，咱的地也不能卖给他！”明玉想到这里，心里越发沉重了。

鹰嘴鼻子以为明玉经他那么一说，心里活动了，就趁机更逼一步：

“你把地卖给六东家，既清了债，又得了钱，可以另在别的地方买地。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说到这里，他又停下来，把一个邪意的笑脸给明玉。

明玉越听越生气，觉得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他想出了“缓兵之计”，有意把话说得和气了点。

果然，鹰嘴鼻子顺竿爬上来：“至于你家的祖坟，请你放心，六东家绝不会动你一块土圪塔，这有我们作保。”

张日旭也说话了：

“这还用得着说吗？我和明玉同姓一个‘张’字，明玉的先人就是我的先人。这不用说，不用说……”他摇摇头把“不用说”三个字，一连说了好几遍。

“既然把话能说到这，卖地不卖地可以商量。只是，你们也知道，地虽然归我种，但与我堂兄还有些抽扯，我得先给他招呼一声呀！”明玉说毕，转身就要走。

“哎，得限定个时间呀。”鹰嘴鼻子还不放心。

“好，那就给明玉三天期限吧。”张日旭假装宽容地说。在他看来，要说三天，就是五天，他个穷鬼也想不出个啥办法来。他跑嘛，地可是跑不了的。

……

明玉回来后，給我把上边的事說了以后，我知道事不宜迟，得赶快想办法給地主还債。我就和明玉一面变卖穷家当，一面求朋友、告鄰居……想尽一切办法凑錢。

穷人都是一条心。我和明玉张罗了还没一天，本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就把錢凑的差不多了。

张日旭听到这个风声，气得不得了，就和保甲长們串通一起，在一天晚上把明玉拉去了。

地主的大厅房里，比閻罗殿还阴森可怕。地主、保长、甲长，还有上次逼明玉卖地的鷹嘴鼻子和瘦猴脸……坐了一大摊，一个个满脸凶煞气。

张日旭一見明玉，就恶声恶气地叫起来：

“张明玉，把你这小杂种还没看出，竟有这么大的本領！”接着，保长說話了：

“张明玉，你答应了卖地还債，为什么又反悔？”

“我欠的是錢，不是地！你……”明玉恨不得打他两巴掌。

“放屁！娃子，你放明白些！今个給也得給，不給也得給！”瘦猴脸咆哮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哎，张明玉，你是三岁娃不懂事，还是百二、八十老胡涂了？你算不算一个人？你有没有脑袋？”鷹嘴鼻子走到明玉跟前，一句連一句地追問。

“和这不懂王法的东西說啥哩？去，把张明玉的地契給我抽了！”随着保长的喊叫，两个“跑保的”跨出大厅，向明玉家里跑来了。接着，保长冷笑了一声，說道：

“张明玉，今天給你把話說清，以后再这样胡鬧，小心你的狗命！”說毕，他“啪”地一声，把一枝手枪摔在桌上。

一会，两个“跑保的”把地契取来了。接着，几个人活拉硬扯地把明玉右手大拇指，塞进印泥里，又按在地主早已写好的卖地文約上……

就这样，埋葬着我們几代祖先的二亩地，轉到了张日旭的名下。

第二天，我們全家人像送葬似的，哭着給祖坟里燒了最后一张紙。看着祖坟，想起往事，想起我二爸臨終时的遺囑……无限的悲痛冲着我們的心。我們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洒在祖坟上，洒在心爱的地里，这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深深地埋在我弟兄的心里。就从这时候起，我和明玉都得了一种叫不上名来的病：吃不下，睡不稳，身体一天天瘦下去……

不久，我那苦命的弟弟就和他可怜的父亲一样，含恨死去了。臨終时，他嘱咐我：

“哥，咱这仇要报啊！”

“报仇，一定要报仇！”

……

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忠恕堂”，斗倒了地主，我們人老几輩的冤仇才报了！

張明顯 口述

王施林 整理



## 打倒“忠恕堂”

一九五〇年冬天，土地改革的革命风暴起来了。

有一天早晨，我們新城乡接到区里通知，說土改工作組中午下来。嘿！这消息比刮风还快，一忽儿功夫，各村都知道了，大伙都高兴地說：“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組，帮助咱們斗地主，鬧翻身，分土地，咱可要热热闹闹地欢迎一下哩！”年轻人高兴得直跳，老年人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土改工作組共五个人。他們都穿戴朴素，語言和气。一来，就和穷人心貼心了。穷人們都喜欢和他們接近，向他們反映情况，听他們讲解政策。說到伤心处，大家流眼泪，說到高兴处，大伙的笑声合在一起。真正是亲如一家，骨肉相連啊！

很快，乡农协成立了。貧农张孝儒当了主任。民兵也組織起来了，张貞泉当了排长，王保京当了个組长。在乡党支部的领导下，練兵呀，学习呀，宣傳呀，把个新城乡搞得更热火了。

随着土改政策深入人心，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眼睛明亮了，誰是敌人，誰是自己人，咱农民心里都有了底。新城乡的大地主“忠恕堂”，就是大家老早揪准了的。

## “忠恕堂”

“忠恕堂”，是大地主张日旭家的堂名，周围几十里，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平常，张日旭料理家务，他弟弟张日知思谋定策，两个咬在一起，把咱穷人可害扎了。

这张家原来住在北圪塔村，现在的这个大独庄院是后来扎下的。其实不光扎了这一处，在咸阳、涇阳都有人家的庄基，另外，还经营商业，在咸阳开了个大酱园“祥盛冰”；在阡东镇开了个杂货店兼药铺“祥盛公”。“忠恕堂”共占着六百多亩土地，几百间房屋，喂着四、五十条牲口，雇着十几名长工。其它财产，那就多的没法细说了。

这里说说北圪塔村南的大独庄。这个庄子，周围的形势，恶煞得怕人：阴森森的树林中，丈八高的寨墙傲然矗立；四面设着枪眼和了望台；两扇黑漆庄门足足有半尺来厚，上面钉着密密麻麻的圆泡大铁钉，一大群恶狗，守在门的两侧，一见生人就狂咬着迎面扑来，真像一群饿狼。庄西那条直通咸阳的大路，被狗咬得路断人稀，成了地主一家的私路。

庄内，高大的瓦房连成一片，所谓“一正院，两偏院，南窑院，北窑院，东西两头是花园。”地主家里的人往来其间，男的长袍短褂，礼服呢薄皮底鞋；女的穿绸挂缎，满头金玉首饰，过着不劳而食的荒淫生活。住在两个花园里的张日知和张日旭，整天盘算的就是如何剥削农民，空下的时间不是训斥、打骂长工、佣人，便是手托白铜水烟袋，喝令伙计们给他修剪花木。那股封建地主的臭架子就十足啦。

一提起“忠恕堂”的奢侈生活，把人肚皮都能气破。記得一年冬天，穷人們早就沒啥吃了。一天不出外打短工、跑小販，这天的日子就打发不过去。白灵宮新庄有个王老五，全家人已經几天揭不开鍋，他領着大儿子丙金，一人背一捆“河落柴”到阡东鎮赶集，刚爬上南塬，迎面碰上了地主张日旭。

“你們上阡东鎮卖柴嗎？不要跑那么远了，咱們家要，就放下吧。”

父子俩把柴担进了地主的庄院。他們出来的时候，看見地主的庄門道里放了好几个大木盆，里边都盛着稠糊糊的小米飯，并且泡着大块大块的白蒸饅，盆沿上还挂着許多雪白的面条。一只大黑狗懶洋洋地走到木盆跟前，用牙挂了几根面条，嘴巴动了几下又全都吐了出来。这时，丙金肚子餓得咕咕叫，看見这种情景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一股恶火在肚子里上下翻滚。

张日旭站在庄門上，歪着肥脑袋对着丙金狞笑。王老五一把把儿子拉出来，肺都快气炸了：“他媽的，什么世道！一年到头出力卖命，还不如他們养的狗！”

在解放前那人吃人的社会里，有錢就有势。“忠恕堂”为了想給自己找靠山，培养爪牙，还設了一个“义学”，專門吸收有錢有势人家的子弟。像国民党的乡长、保长，好多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婚丧事情，地主就把这群“达官貴人”請来作客，給“忠恕堂”抖风壮气。

## 剝 削

“忠恕堂”的财产，沾滿了长工、佣人和穷苦农民的血和

汗。长工张贞泉的遭遇就是铁证。

贞泉家人老几辈子都给“忠恕堂”扛长工。到贞泉手里，仍然是地无一分，房无半间，全家人寄居在叔父的一孔破窑里。

贞泉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骗进了地主家。进门前，地主红口白牙答应：“不给身价，管吃管穿，不让孩子做重活。”但是一踏进门槛，事情就翻了板。贞泉少翻一锹土，也要遭一顿毒打；什么管吃管穿，一年四季没有穿过地主家一根线头头。头一年，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九，地主家都作好了过年的准备，可贞泉还没有鞋穿，一双脚冻得皮青肉肿，连裤子都脱不下来。就这，还得照常干活。

一天，贞泉正扫院，忽听大门外一阵阵猪叫，天真、稚气的贞泉提起扫把，蹑手蹑脚地朝门外走，想看看怎么杀猪。可是，刚蹑过门槛，头就被一只大手揪住了，接着手里的扫帚也被抢了去。贞泉一看是张日旭，就吓的哭起来。张日旭那管这些，拿起扫帚把，朝贞泉的身上打下来，骂道：“我叫你小杂种给我看！……”

到第三个年头上，贞泉十三岁，得了一场霍乱病，一连多天上吐下泻，瘦的失了人形。狠心的地主不但不给他看病，反而硬逼他干活。一天，地主扔给他一把镰刀，一条绳，要他出去割草。在地主面前，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贞泉拾起绳，拿起镰，蹒跚地朝地里走去。可是，一把草没割完，就昏倒在田野里了。幸好，一个长工伯伯看见了，才把他背了回来，伤心地说：“不睁眼的天呀！孩子也这样的受折磨……”说着，

眼泪掉在貞泉發燒的臉上。

貞泉在血和泪里，生和死中，白白地給地主扛了五、六年活，指甲盖大的麻錢沒有見到一个。

一九四五年，貞泉长大了，才算有了身价。这年开始和地主議定身价是一石多麦。但是，地主迟迟不給身价钱，一家人吃糠嚥菜，熬天天，混頓頓，盼望着这一石多麦。

到了十月，一天，张日旭把貞泉叫到账房里，他皮笑肉不笑地說：“貞泉，我估你这陣要用錢了。給，这是給你麦子折合的錢，一次付清。嘿嘿！嘿嘿！”

第二天，阡东鎮逢集。貞泉就拿上錢，带上全家人的希望赶集去了。

到了阡东鎮，他兴冲冲地走进一家成衣店——他計劃拿这錢給爸买件过冬的棉衣。不料一問价，貞泉的脸唰地全白了。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抱着一种微弱的希望，又走进第二家、第三家……最后，终于瘫痪在一家衣店的門口，站不起来了，他眼前直冒火星，牙咬得“咯咯”响：“天哪，原来可以彀一石多麦的錢，这陣連一件棉衣也买不到了……”

貞泉的遭遇是悲慘的，“忠恕堂”的长工里，像他这样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

对待周围村子的穷人，“忠恕堂”同样是刻薄、狠毒的。有一年，在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里，一个穷人家的妇女，因为家里連一把野菜都沒了，就跑到“忠恕堂”放牲口的苜蓿地里，想掐点苜蓿充飢。不料被张日旭看見了，一脚踢翻了菜籠，张口便罵：“去你媽的！你掐了菜，叫我家牲口餓死呀！”最后

还唆使他的恶狗去咬那个妇女，直咬的她鲜血淋漓，昏了过去……

“忠恕堂”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穷人恨之入骨。长工们除日常用各种方式向地主进行反抗外，他们还私下里寻找着活路。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真泉悄悄地离开了这座人间地狱，投奔红军去了……

## 翻 身

革命的火焰终于燃遍了全中国，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全国解放了，新城乡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获得了温暖和光明，土改，更给咱们穷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要斗争“忠恕堂”了！

一九五一年正月，一个大好晴天。天刚麻麻亮，远远近近村子的农民，都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封建老巢穴涌来了，白灵宫的农民扶老携幼，持枪荷矛上来了。这里边有长工出身的王保利，这个强壮有力的汉子，扛着三股铁杈，领头走着。这里边还有常年在涇河渡口上，依靠摆渡养活全家人的王元凯，手里提着两件什么东西。一声不吭的贫农姚生枝和孤老汉王金寿，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地和青年走在一起。他们在心窝里庆幸自己在年过半百以后，遇到了好世道：要亲眼看着欺侮他们、压迫他们的“忠恕堂”倒塌下去。

地主庄外的大场上，布置得隆重、严肃。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战场。参加斗争会的农民，有的拿着大刀，有的扛

着长矛，密密麻麻地蹲了一大場。

斗争大会开始了。民兵把张日旭押进了会场。

人们一見地主，个个义愤填膺，肝火直冒。主席台下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忠恕堂！’”“打倒喝穷人血的张日旭！”

口号声经久不息，农协会主任张孝儒摆了摆手，开始讲话：“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城乡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斗争地主张日旭的大会！大家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诉苦。现在，先叫张日旭给大家交代。”

张日旭一見这场面，早吓得浑身打颤，可还装出一副善良的奸相，说：“乡亲们——”

“张日旭，放老实些！现在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

台下，人们愤怒地喊着。

“对，对……对对，我老实，我……老实……”张日旭颤抖抖地说：“我家的地……房……”

“你家的地、房是哪里来的？”

张日旭低着头狡猾地说：“我家有……有一点剥削……”

“哼！你家的财产全是剥削来的！”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张贞泉一个箭步抢到地主面前，指着张日旭喊道。

“我家老……老八，参……参加劳……”张日旭还想狡辩。

台下怒吼了，口号声像暴发的山洪：

“打倒‘忠恕堂’！”

“不要张日旭这样交代！让大家揭发！让大家控诉！”

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接着，张貞泉有头有尾地控訴了“忠恕堂”剝削穷人的发家史。张日旭听着，听着，头越发搭拉得低了。

貞泉还没說完，白灵宮王元凱就跳上了主席台。他手里提了一件被撕的絮絮串串的烂棉褲子和一条烂成了布条条的破口袋。这两件东西記載着深仇大恨：元凱一家是在涇河渡口上靠摆渡为生的。解放前，車馬过河就数“忠恕堂”的次数最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一文船錢也不給。一次，元凱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了条口袋去寻地主，誰知不要还罢，一要反倒遭了殃。张日旭气势汹汹地冲出門来，开口便罵元凱有意糟蹋他，辱賤了他的高門大戶。沒給一个船錢不說，反而唆使他的恶狗把元凱往外撵。一群恶狗像餓狼一样朝元凱扑上来，口袋撕破了，棉褲咬扯了……

“张日旭，吃穷人肉，喝穷人血的张日旭！你認不認得这两件东西？”元凱說着往事，牙齿咬得“咯咯”响，不由得掄起了拳头要砸张日旭……

“狠毒的张日旭！我可等到今天了啊？”一位白发蒼蒼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哭着朝主席台走来。两个民兵連忙赶过去扶住她。这就是十几年前摺苜蓿菜时，被张日旭一脚踢翻了菜籠的那位妇女。她一上台就哭訴起十几年前的事情来，头搖手顫，眼泪橫流。訴說到最后，老人家火了，举起拐杖狠狠地朝张日旭打去……

正在这时，新城村张明显扑到台上来了。他是个不滿五十岁的人，但是从外表上看，黃瘦的面孔，突出的双頰，深陷而



发暗的眼睛……一切都说明他是个病人。是啊！他是个病人。他的病和他已死的弟弟张明玉一样，都是从地主霸占他家二亩地的事上得下的。人老几辈的血海深仇，到清算的时候了啊！张明显一到台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张日旭强夺他家那二亩地的事来：张日旭如何买通保长，从他弟弟手里夺了地；他弟弟如何抑郁成疾，含恨而死……讲着，讲着，他哭得讲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他走到毛主席像前说：

“毛主席啊，多亏你老人家来救我们，要不，我们哪会有今天！……”

这时，台下又沸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斗争会从清晨一直开到日头偏西。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愤，斗志越来越高昂。地主的债卷、契约和高悬在油漆大门上的“忠恕堂”横匾一起燃烧了起来，火光跳动，黑烟冲天。

不几天，新城乡召开了“土改胜利果实分配大会”。在锣鼓声中，人们兴高采烈地领到了自己应分的东西。张贞泉、王元凯等十一户贫雇农，欢天喜地地住进了地主的庄院。从此，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的堡垒，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庄园。为了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大伙就把这个庄园改名叫“解放村”。人们笑盈盈地把毛主席像贴在自己的屋里，写上了红通通的对联，贴在大门两边。各家的对联虽说的字句不同，却共同道出了一个心声：

“翻身不忘共产党，救命多亏毛主席。”

张贞泉 王建昌 口述

王施林 郭士宏 巨俊峰 整理

## 組織起來

### 一

谷穗兒黃了，玉米葉子干了，離秋收頂多不過十來天了。我站在地頭，看着一片黃燦燦、香噴噴的莊稼，我的喇叭，就像吃了四兩蜂蜜糖，甜絲絲的；但是，只要看見天空飄過幾塊烏雲，或山斑子叫上幾聲，心里就立刻火燒毛燎的，不由得想起夏收中那些叫人頭疼的事情來。

一九五一年農曆五月的一天，麥子正割到緊處，忽然一陣熱風卷來了滿天烏雲，人家車牛齊全、人手得力的富裕戶，前頭割，後頭運，地里收完了，場里的麥子也垛了起來。咱這些才分到地的貧雇農，這會兒可就着急啦！我看看天，看看滿地的麥捆子，連忙放下手中的鐮刀，趕回村里去借車。大忙天借農具可真難呀！我東頭跑到西頭，西頭跑到東頭，借了車，沒牛，借了牛，沒繩……借那樣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鄭守業看着自己槽上的牛，出進唱着：“有牛莫借無牛漢，一晌就是兩晌半。”怕咱貪活，硬是不肯借。這樣，等車套好了，天就洒起雨星來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一個人，顧了吆牛，顧

不得裝車，顧了車上，顧不得車下，要不是正海兄弟丟下活幫了一手，我那几亩麦子不到涇河里喂魚虾才怪哩！

到了碾場的時候，借了个小牛，借不下个小碌碡。真是走一步，三為難，一个夏收，可把難場受扎了，不管怎樣，麦子总算收回来了。

可眼下这一地的谷子、玉米又到收割的時候了，該咋办嘛？我本想找保京、正海他們幫忙，又一思量，人家和咱一样，也為難么！就这样，天天心里火燎燎的。

一天下午，我从地里回来，忽然，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是正海，見他笑嘻嘻的那个样子，就問：“兄弟，有啥事儿？”正海不作声，只是咧着嘴笑，拉着我的胳膊，跑了好长一节子路才說：“区委張書記来啦，在保京家里找咱貧雇农商量事哩。”我一听，霎时腿肚子也有了劲，跟着正海急步跨进了保京的家。

張書記高兴地迎了上来，亲热地說：“老姚，日子过的怎样？秋收打算怎搞？”我心里热呼呼的，就把自己的難处，一五一十地講了出来。張書記用心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毕了，他扭头向保京和正海問道：“你們覺着怎样？”保京說：“張書記，姚二哥講的全是实情，土改虽然分到了土地，可一家一戶过日子，滿沒个靠头么！”正海也一个劲地跟着帮腔：“对着哩！对着哩！”張書記笑了，他看着我們三个說：“沒个靠头，那咱們就互相靠么！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一条互助合作的道路，寬得很哩！”

我們三个一听毛主席給咱指出了路，六只眼睛一个劲地看

着张书记的脸，真恨不得马上从张书记的口中把话掏出来。张书记也来了精神，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来，他说什么“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呀，“众人拾柴火焰高，组织起来力量大”呀，把我们听得简直出了神。最后，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登着张明亮互助组事情的《群众日报》给我们看。我们三个人围在一起看个不丢手。保京越谈越高兴，他猛地把拳头在空中一挥说：“干！都归毛主席领导，张明亮能干的，咱也能干！”我看他那个兴劲儿，忙拉了一下他的衣角，暗示他沉住气。哪知坐在一旁的张书记立即接住话头：“小伙子说的对，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你们不仅能干，而且会干得更好！”

当晚，我们分头传人，召开群众大会。保京是农会组长，他把张书记的话，向大家一讲，根据自愿互利原则，我们就成立起互助组来。保京为人正直，办事热心，我们互助组就选他当组长。保京说：“大家既然信任我，这副担子，挣断腰杆子也要担起来。”第二天，他就领着大家下地了。

互助组人多，干起活来，利火的很。一起手，就收拾我塬上那五亩玉米。人常说：“早种一晌，早收十晌。”为了争时间，抢墒，我们来了个突击大战：“弱劳、女劳前边扳，强劳后头砍秆秆，犍牛大车红缨鞭，一拉就是一架山。”

半月天气，我们全组的秋收就收拾得地净场光，再过半月，我们组里种的一百多亩回茬麦都显了沟。大家都说：“人多好做活，还是组织起来好。”

## 二

秋粮刚一入仓，郑守业就对组长说：“保京，我看互助在一起活难做，咱们还是各讨方便吧！”

保京一听，诚恳地对他说：“互助组是个新事儿，只要咱们心劲齐，就会慢慢地摸出条路来……”

郑守业没等保京说完就开了口：“组再好，咱不眼红，咱没这分本事，谁能搞就叫人家去搞，咱是烂车不挡路。”说完，一扭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郑守业是个富裕中农，他的地好、牛大、家具齐全，是我们组里唯一有车有牛的人家。如今，他一退组，有些人就动摇了。

当天下午，保京、正海和我三个人，正琢磨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王保民气呼呼地跑了过来：“组长，我也退组，人家大牛大车的都退组啦！咱还……”

我连忙劝他说：“兄弟，怕啥哩？咱不能叫他一家搅散么！”

“你说大话不挣人么，我婆娘、娃子一大摊都要吃哩，你们能贴赔起油，我还贴赔不起捻子呢。”他头摇得货郎鼓似的，说啥也要退组。保民走时，保京沉痛地对他说：“保民哥，往后日子还长哩，退了组有啥困难就来吧。”

第二天，保京召集剩下的几户组员开会，可会上谁也不发言，屋子里静悄悄的，保京踉跄在那儿低着头发呆。

忽然，门咣的一声，张书记走进来：“听说你们组里出了

問題，我就估計有人……”

“張書記！”保京話一出口，就收不住眼淚，像受了委屈似的哭了。

張書記看着保京說：“怎麼，這一點風波就怕啦，就泄氣啦？少個牛，少個車的怕啥？一把菜刀還不鬧革命咧！只要你們不失去信心，干下去，总有一天他們會尋上門來的。”

張書記的話穩住了大家的心。保京又重新變得堅強起來了，大聲地說：“張書記，我們聽黨的話，一定干下去，天大的困難也要頂住！”

這一下，大家都來了勁，正海望了大家一眼，說：“有黨領導咱，是天，咱們也要上，是刀山，咱們也要鑽！”

我心里一陣高興，說：“對對對！我們這些貧雇農，就是踏破鐵鞋，也要走社會主義的路！”

張書記笑了，向我們說：“有你們這伙干將還怕啥！”

保京說：“張書記放心吧！我們一定爭這口氣，拿出貧雇農的骨氣干下去！”

### 三

第二天，鷄叫頭遍，我們一伙人說着笑着，到村外去積肥。路上碰上鄭守業，他一見我們就干笑了兩聲，自言自語地說：“別看這陣兒歡樂，往后可有好戲看哩！”看就看，我們拉土、拾糞、澆肥，干得更凶了。不幾天就攢起幾個楞大的土堆和糞堆來。

可是問題又來了。一天我去叫正海開會，正海不在，他家

里人說：“还开会哩，我家盆净瓮空的，眼看就要把鍋当鐘敲了。”正海家沒吃的，我就去找保京，保京說他家的粮食也吃不下半个月了，我們又摸了一下底，各家的粮食都吃不到过年去，互助組能不能巩固，这口粮就是一个关。

我們开会一研究，大家都說要自力更生，絕不能向政府伸手。于是有人提議进山砍柴，有人提議进城做工，你一句，我一句，真是人多主意多，最后商量出一个榨油的办法来。

要榨油，首先碰到的是沒有本錢，榨一副油得一千二百斤棉籽儿，哪里来这么多的錢买棉籽呢？咱互助組人多，大家把棉籽往一起凑么，就这样，你一百，我八十，沒出一晌午，就凑了八百斤棉籽，可是还不够做一次呀！其余的四百斤哪儿来呢？这一下，可把大家給难住了。保京来回走着，不停地搔着头，走着走着，猛然把大腿一拍，喊了声：“有了！”就一股风似的跑回家去。不一会，他提着一籃子鷄蛋，笑嘻嘻地走来说：“看！这一卖不是錢么！”他把籃籃举得高高的。大伙恍然大悟，一个个都跑回家去，不一会，这个提来一籃子鷄蛋，那个提来一籃子鷄蛋。杰英把卖餡饌的本錢也拿出来了。我干看沒法，跑回去拿了二丈粗布。就这样，凑合够了买棉籽的錢。

买棉籽要到几十里路外的涇阳去，可是既沒干粮，又沒路費。正着急哩，县上听說我們口粮困难，差人送来了大米和錢。党和政府對我們这样的关怀，我們感动得不知說啥好，保京和正海竟也不睡了，連夜就借了牛和車，赶着上涇阳去了。

第三天，他們拉着滿滿的一大車棉籽回来了，可是帶的路費一个也沒花。事后才知道他們舍不得花錢，两个人在大車底

下睡了两夜。

他俩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体组员，于是大家的决心更大啦，没有铁丝筛，就用竹丝自个儿编；牲畜乏了，几个人推着磨子飞跑。终于，把第一副油榨了出来，送到阡东镇供销社一卖，除换回一副半油的棉籽儿外，给各户都买了点儿粮食、油、盐。当我们把一袋子粮食送到正海家的时候，正海他伯感动得哭了，抹着眼泪说：“互助好，互助好！”

吃的有了，大家干得更起劲了。油榨得又快又好，除解决了各家的口粮、种子、饲料外，还积蓄了好多油渣，这下肥料也有了。

保民退了组也没做成个啥，交上腊月，就没啥吃了。整天唉声叹气，想借又张不开口。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向我吐露了借钱的意思。我给保京一说，保京满口答应，连夜就给保民借了钱。其实我们互助组帮助的远不止保民一家，村里还有几个互助组，在我们的帮助下也榨了油，度过了春荒。

#### 四

我们互助组度过了一九五二年的春荒，更加巩固起来。

这年我们搞了块玉米丰产试验田，郑守业一看，也搞了块玉米丰产试验田。要和我们较量一番。

一天，保京从区上开会回来，对我们说：“咱们的试验田，只能赢，不能输。张书记说来，这是关系着互助合作的巩固和发展……”还没等保京说完，正海就把拳头狠狠地在空中一挥，说：“你给张书记说，叫他放心，咱们就是挣断三根筋



骨也不能輸！”一場對台戲就這樣開了鑼。

對台戲的第一折是送糞。鄭守業仗着轅牛大車，拿得可穩；我們來了他個“先下手為強”。我們一天起鷄叫，熬半夜，拆舊牆，換舊炕，夜里踏着月光送糞，一個個渾身是勁，推着糞車楞跑哩！有時，干的高興了，還唱個歌兒！“東方紅，太陽升……”一遍一遍地唱着，越唱越高興。

太陽半竿子高了，有時我們把一個大糞堆都搬到田地了，鄭守業才趕着大車送頭一回糞。他手執紅纓纓長鞭，坐在車轆上，悠然自得，唱着亂彈，每當和我們一打照面，就立刻神氣起來，故意打兩個響鞭，把車趕過去了。正海氣得罵道：“臭架子！咱們出水再看兩腿泥！”

我們的玉米種子是经过葯劑拌過的，苗苗一出土，鄭守業歪着個腦袋，從這頭看到那頭，又從那頭看到這頭，不斷嘖嘖地笑着：“洋辦法，也沒啥了不起！”我們誰也懶得跟他磨牙，心想：秋后再見高低吧！

轉眼秋收就來到了。我們豐產試驗田的玉米長得多好啊！房檐高的玉米秆上，雙雙對對的玉米棒子，又粗又長，過路的人沒有一個不停下腳來，翹起大拇指稱贊几聲。從此，再聽不見鄭守業的嘖嘖聲了。

這年，由于我們互助組鬧的好，豐收了，省上還獎給了我們一頭大紅犍牛。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阡東鎮舉行頒獎大會。解放後，頒獎大會我見過不少，可獎牛還是頭一次。方圓几十里路的人都趕來了，人山人海，到處都議論着我們互助組豐收的事兒。

当保京从县委书记手中接过牛缰绳的时候，会场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溢啦！喧闹声、掌声响成了一片。

我不眨眼地望着毛主席奖给我们的牛，这是一头多好的大犍牛！毛色鲜艳，滚瓜流油，长长的尾巴甩来甩去，弯弯的犄角上系的红绸子飘来荡去，比郑守业那牛还虎势的多哩，我看着看着，想起了“有牛莫借无牛汉……”的话来，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受，鼻子竟有点儿发酸。正海他们这会儿高兴极了，一忽儿跑到我跟前，小声地说：“二哥，明年碾场，不用再借小碌碡了，这牛拉那个大家伙才美！”一忽儿又跑到保京跟前，逗趣地说：“保京，啥时候上北京，不坐飞机，不坐火车，把咱的牛骑上……”

下午，我们拉着牛一进村，就像花轿到了门上，一村的人哄地一下涌来了。七十多岁的王大成老汉挤上前来，抚摸着牛背问：“这牛是政府奖给你的？”

“奖给我们互助组的。”保京大声回答。

“没看出互助组还有这样大的神通。”许多人一边赞许着，一边连声问道：“你们互助组啥时候还收入哩？”

保京满脸红光，兴奋地对大家说：“毛主席给咱们农民指出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互助组可要大发展哪！”

不久，我们组就扩大了。其他的组还提出要赶上我们组哩！

姚 生 枝 口述  
段雄沛 杨志高 整理

## 开 端

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白灵宫村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又开始了。

这时候，从县上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保京提出一亩丰产玉米要打一千二百斤，向西北劳动模范张明亮应战了。

这一下，“一千二”就在村里的角角落落議論开啦。有些人說：

“保京瘋了！”

“这娃是立在‘唐王陵’上摸天哩，不知高低！”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玉米能打一千二，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想嘛，咱这里的土地，在八百里秦川來說，就算不錯的哩。地平展展的，土質肥沃沃的，大半子又能澆上水，有雨沒雨都能收。可是就这，人老几輩子，頂好的年景，一亩地打足也不过三、四百斤啊！就說上一年吧，互助組几个小伙子，費了那么大的力气搞試驗，一亩地打了六百五十九斤，人都看成奇事，还能再上去嗎？

虽有不少的人們都暗暗瞅着保京，看他能成个啥精。但更多的人却一个劲儿支持和鼓励保京大胆試試。

这天，保京开罢互助组长会，从县上往回走。一路上想着搞玉米丰产的事，心里喜的像麻雀蹦。快走到村子，在地里锄麦的男男女女，个个把锄把一搭，像看新媳妇一样跑来了，把保京圈在当中。保京正想趁这个机会，向大伙讲讲县上开会的事，没料到，村里最爱说俏皮话的王俊英，却大声吆喝道：

“还不走开，咧疯娃失道的，小心挨半截砖！”接着，人们一阵轰笑，就散开了。

保京默默地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天哪！一家老小都撅着个嘴，谁也不招识他。停了一会，他爸扛着锄进来了，保京叫了声“爸”，连忙过去接锄；他爸把保京的手一豁，看都没看，一到院子里，刚巧他家的那头小牛在院子里乱跳，就抡起锄把，没头没脑地打开啦，还边打边骂：“老子打死你，看你还疯魔不疯魔！”

保京他爸王书田老汉，是一个受了多半辈子穷的人。从旧社会到如今，小日月过惯了，拿不穩的事，从来不沾手。保京在县上提了个“一千二”，老汉觉得娃太冒失了，做事没掂量。因此，他今天一见保京，就给了个“下马威”。

保京知道，他爸打的是小牛，骂的是他，心里难受极了。这一晚，保京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像谁给炕上铺了一层刺藜圪塔。媳妇连一句话也不跟他说。保京心里盘算：搞啥哩，八字还没见一撇，家里人不爱，村子也有些人反对，这往后的日子长哩，路该咋走呢？可又一想：不行，要搞！互助组长会上，县长说过：“搞丰产试验是件新事情，是一场革命。”革命嘛，还会不遇到一点困难。见了困难就低头，还算个啥青

年团员！

保京想到最后，仍然下了决心：对，对！为了取得增产经验，一定要搞丰产试验，一定要搞下去！

第二天清早，保京就和互助组员姚生枝、王正海一商量，从村里走出来，打算找一块合适的地，搞玉米丰产试验。保京知道，眼下他们互助组里，只有这两个人最支持他。姚生枝，贫农，在组织互助组时节，和互助组成立以后，一直跟他是一个心眼，一股劲。王正海嘛，是个青年团员，年纪和他差不多，脾气也差不多，敢说，敢干，遇事常肯说：“整！怕怎的！”

他们一早上，挑过来比过去，一共瞅下两块地。一块是保京家的，一块是上中农郑守业的。保京想：如果拿自己的地搞，一来地不好，二来恐怕落闲话。将来地里玉米长得好了，人家会说咱组长自私，光晓得给自己多打粮食。商量结果，决定在郑守业那块地里搞。

郑守业虽说也是互助组的组员，可是，为了叫他把那块地让出来，真象是咬着碌碡上坡哩，费劲扎啦。第一次，他们把郑守业找来商量，压根儿搭不上茬。人家说，“就这事？”屁股一拧，走了。第二次，他们又把郑守业找来，人家把脖子伸得老长说：“咱是烂车不挡路，有利不吃，有害不受。地嘛，另打你们的主意吧！”说罢，屁股一拧，又走了。

保京把胸膛一拍，说：“算咧！我不信离了他的地就不搞丰产试验了。”正海也气了：“真是榆木疙瘩难解。”生枝看到这两个年轻人气得不行，上前劝解道：“疙瘩宜解不宜结，

慢慢解嘛。”

生枝和郑守业他爸相好，八八九九好話說了一河灘，才算訖出了一亩七分地。郑守业見他爸应承了，也不好再阻挡，只冷冷地对生枝說：“我就豁出这块地，秋里，丰产玉米試驗瞎了，人家一亩地打多少，你們得給我賠多少。”

保京他爸听說娃把地找下了，更着了急。

晌午，保京回来吃飯。书田老汉气呼呼地說道：“你还知道吃飯，知道要家？你赶快把人家的地退了，安安生生地做自个的庄稼；耍胡成精！要不，你干脆把媳妇引上走，咱各管各，省得麻纏。”进了屋，媽又疼爱又担心地說：“娃，啥事千万別冒冒失失，媽就怕你鬧不好，担心。”媳妇坐在一旁，只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着。軟的、硬的一齐上，一时把保京弄得也不知道說啥好了。但他的心里却亮着：說啥都行，丰产試驗非搞不可。

乡上知道了保京的处境，党支部書記从塬上跑下来，問道：

“保京，事情搞得不順乎？”

“嗯。”

“不要紧，你們只管搞下去，你爸那里，我去劝說劝說。”

支书临走的时候，問保京还有啥困难。保京說：“別的沒啥，就是缺点肥料。”支书笑着說：“这好办，明天你到乡上来。”

第二天，保京从乡上开来了一张买化肥的条子。可是，他們互助組里，一沒車，二沒轅牛，該拿啥去拉呢？保京作难起

来。正海在脚地轉了个圈，猛地說：“誰說沒牛！”他指着保京和生枝說：“我、你、他，不是三个牛！”

沒等得保京說話，生枝就接了腔：“对，对，咱过去給有錢人当了多少年牛馬，如今給自己当牛，沒說的。”

保京把胸膛一拍，笑哈哈地說：“这才是一言提醒梦中人，咱借上三个推車，一人一把車，大伙往回推！”

第二天，太阳刚冒出东山头，天空一片彩霞。他們三个人推着小車“吱吱扭扭”地爬上了白灵宫的塬头，到阡东鎮去了。

地有了，肥料也有了，眼看着就要下种了。就在这节骨眼上，上級党和政府派县农业技术站技术員楊建武同志，帮助保京互助組搞玉米丰产試驗来了。

楊建武也是一个年轻人。个儿不高，中等身材，方盘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性情和善，見人不笑不言傳。他一来，就对保京說：“要叫地里多打粮食，不但要运用好的經驗，而且还得采用新技术。”保京从来也沒听过“新技术”都是些啥，約摸“新”一定比“旧”好，就說：“老楊，你是党派来的干部，我們相信你，你領上，我們跟上，咱們一块鬧。”

从此，保京他們就成天跟着老楊学选种呀，合理密植呀，分期施肥等許多科学道理。老楊說的就是在理。有好几回，保京听得高兴了，拉着生枝和正海說：“这里边學問深的很，咱就按老楊說的新技术办。保准！”

保京互助組采用新技术耕作，自然有些人想不通，特別有些爱說二話的人，又大喊大叫起来。

人家选种——

他們說：“母壯儿肥，哪倒不見得，村里有些胖老婆的娃，怎么还是瘦猴？”

人家搞合理密植——

他們說：“啥合理密植？不合理密植也一样打粮食哩！”

……

保京他們那块丰产試驗玉米，一冒出地皮，就和别的玉米两样，苗出的整齐、茁壮，格外惹眼。

保京和老楊他們自然高兴。那时候，他們几个人，一天都說不上要往那块丰产試驗地里跑几回。保京更入了迷，好像把魂丢到丰产地里了。晚上刮点风，天明爬起来，先到地里看看玉米吃了虧沒有；前晌下点雨，后晌又跑去看看玉米喝够了沒有……在保京的心坎里，好像这块地才是世上最美的地，这块地里长的玉米才是最貴重的东西。

丰产試驗玉米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生了鑽心虫。保京、老楊和組員們，正忙着用农葯杀虫，王金福老汉走过来，指手划脚地說：“葯鋪开烂咧，怪方方蛮多。試問，这虫治得了嗎？咧是天意！”

保京和老楊知道，要讓这些人相信新技术，不是一句話、两句話就能办到的，得拿出事实来叫他們看。因此，当金福老汉撒凉腔的时候，他們就沒理睬，防治得越劲大了。

过了三伏天，落了一场透雨，玉米真像澆上了油，一天长一截子。过路的人，沒有一个人不站在地头，惊叹几句：“哎哟！这娃娃把玉米务得这样好，沒見過，实实在在沒見過。”



为了防止玉米倒伏，保京和老楊商量，准备給玉米施上一次草木灰，一商量定，第二天就出馬了。

你看保京那个虎劲儿，担子不离肩，不吸烟，不打岔，像走馬灯似地担了一回又一回，多威武啊！

别看老楊的身板不怎么结实，可干起活来，抵得住个彪形大汉。你看他，头戴草帽，脚登草鞋，上身白汗衫，下身灰短褲，黑油发亮的胳膊，一前一后，两支轻捷的脚板，一起一落，轻快得簡直像一只飞燕，一步也沒有离开过保京的脚后跟。

人們喝采着：

“啧啧，这小子真能干！”

“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其实，老楊自到我們村子后，除实心帮助保京互助組搞玉米丰产試驗外，他对誰家都脚勤手快，不是帮着担土垫圈，就是帮着担水磨面。大伙儿觉得人家老楊是县上来的干部，常劝他多歇息点。可老楊总是說：“党把我派来，我就要完成党交給我的任务。再說，我还像一坨塔生鉄，不經經劳动的炉火燒打燒打，咋能成鋼？比起你們，我还差的远着哩！”你听这話說得多有志气。我們就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和庄稼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小伙子。我們不叫他“技术員”，都亲切地称他“老楊”。許多年轻人和他交了知心朋友，有的把自己的婚姻問題給他談；有的小俩口吵了嘴，还請他給合密哩……

一天傍黑，保京和老楊从地里收工回来。当他俩路过街道时，坐在树下乘涼的王金福等几个老汉，招手把保京、老楊叫过去了。金福老汉搔了搔头，說：“老楊，說句实話，你这

人啥都对着哩。我打心眼里喜欢。可你干的事我不喜欢。你和保京务玉米硬使咧新技术，庄稼能做好吗？”

老杨喜欢这位天真、坦率而又常常和自己为难的老人。他和保京听完了金福老汉的话，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老杨问：

“你老人家到西兰公路上去过吗？”

“去过。”

“公路上一辆汽车能拉多重？”

“咱摸的不太清，听人说能拉个几千斤。”

“为啥能拉那么多？”

“因为用机器嘛。”

“机器是谁造的？”

“看你说的，我还不知是人造的嘛？”

“对呀！人都能想出多拉东西的机器，就想不出多打粮食的办法？只要多想办法，一定能多打粮食。”

保京看看在座的几个老汉，眼直楞楞地瞅着老杨，接着也开了腔：

“咱这里的地，在没有修泔惠渠以前，一亩地打多少？”

“二百多斤。”

“有了泔惠渠以后打多少斤？”

“三、四百斤。”

“看看！只是有了一个‘水’字，就多打了一百多斤。你们年轻人，多给咱出些好点子，再设法把水浇得合时些，加上深翻地，分期施好各种肥料，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就不能再多打它个几百斤？”

几个老汉听了老楊和保京的話，只是“嘿嘿”地笑。

事情常常不照人們想的來。立罢秋不几天，老天爷好像故意和保京他們过不去，下起連阴雨，就沒个停点。这时丰产試驗田里的玉米被雨打风吹，大半都倒伏了。保京心里急的滾油煎。他想：丰产玉米搞瞎了，对我自己沒啥，那怕誰把鼓背到門上敲着罵我，我都受得；就是怕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也关系着互助組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他常披风戴雨地和老楊、正海他們鑽在地里扶玉米，給玉米培土。

互助組里的整个生产和各样工作，保京就够熬煎了，加之，淋了这场大雨，一下子就病倒了。整天睡在炕上，昏迷不醒，发高烧，說胡話，梦中都念叨着玉米的事。老楊、正海和生枝，那两天又操心地里，又照看保京，忙得手脚不停。保京也多么想他們每天到自己身边多來几次。他自己不能下地了，但他总想从老楊他們的表情上，揣摸出玉米吃亏的大小。

有一天，老楊高兴地跑到保京家，叫道：“保京！”一只脚刚跨进門槛，就被正海拦手挡住了：

“嘘——”

“睡覺了？”

“嗯。”

其实，保京哪能睡得着？听到老楊的声音，一骨碌爬起来，惊問道：“出了啥事？”

老楊走进屋子，笑着說：“啥事？你心头上的事。玉米全扶起来啦！保准丰收！”

保京一听，黄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抓住老楊的手楞搖

楞搖，感动得滿眶热泪，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秋收一毕，保京他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尽管后来淫雨作了些孽，保京他們的那块丰产試驗玉米，还是丰收了，平均一亩地打到八百五十九斤，比当地产量高出两倍，创造了白灵宫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丰产試驗的事实，被群众千百只眼睛亲眼看到了，用手掂过了；人人兴高采烈，到处是贊美声。

这一年，玉米丰产試驗虽說沒有打到一千二，但这八百多斤的产量，却給后来繼續开展丰产試驗，创下了良好的开端！

王 万 鈞 口述

李語詞 陈策賢 整理

第 二 輯



## 烽火初現

一九五四年二、三月，春耕正緊張，我們村子的互助組，都搶明摸黑地犁地。可是就在这个節骨眼上，我們組里的王存財又扭腰了。

王存財是個比較落后的富裕中農，這人平時嘴里話少，心里路數可多哩，人都叫他“暗算盤”。一九五一年，他有病，莊稼務得不好，牛喂得脊背像刀背。他看見互助組，人多好做活，就要求入了我們的互助組。入組后，大伙幫他把二十畝河灘地改成了水澆田，一頭瘦牛喂成了滾圓溜圓的爬山虎。誰知，他的病一好，覺得自個強馬壯，和窮娃混在一起，怕沾了自己的油水，又打起“暗算盤”，想退組了。大伙一再勸說，他不但不聽，還要脾氣。

前晌，鋤麥競賽中，他不遵守組里的“先遠地，后近地”的鋤地辦法，大伙給他把遠地剛鋤完了，旁人的遠地還沒搭鋤，他只把自個的近地一鋤，屁股一扭跑生意去了，氣得大伙憋了一肚子氣。

這回，春耕開始，可他又按“先沙土，后壟土”的辦法來，叫上牛先去犁自個的壟土地。大伙氣得實在忍不住了，王保

利便說：“算了，強扭的瓜兒不甜，干脆同意他退出互助組。”我說：“叫他退組，才趕他心上來了。”王存祿老漢咬着旱烟鍋，狠聲狠氣地對我說：“哪么就由他这样成天胡鬧騰嗎？”我問：“你看他凭啥胡鬧？”保利猛地把地一指說：“就凭他地多、牲口強、农具多、錢多嘛。”我笑着說：“你倒是說对了。只要咱們这些穷家戶，联合起来，扭成一股繩，齐心往前奔，大家都有地、有牲口、有錢，共同富裕了，那会子，就再沒有人向王存財賣地、賣工、揭債了。他走的那条瞎瞎路也就行不通了……”

還沒等我說完，存祿就拔出嘴里的旱烟鍋，搶着說：“這話对着哩，可就是只見保京嘴上說办社，不見脚动彈，怕是站在‘唐王陵’上看涇河——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說：“你才是捉着耳朵擲鼻涕——冒揣哩。保京比咱急得多，他領着咱們学习、參觀，都不是为了办社？”

保利这会子，眉喜眼笑地喳喳开了：“我早說過八十回了，只要社架子搭起来，那怕把肩膀磨爛，腿筋跑轉，都要把庄稼务好哩。”

建元也乐哈哈地說：“嗨，要說是出力做活，就是上天捉玉皇，入海擒龙王，咱都敢来。快給保京說，叫他早些請示上头，給咱們来办社。”

这天晚上，我向保京汇报了这些情况。那陣，保京是互助联組組长。他高兴地說：“不光你們組，各組都急着要求办社哩。咱們馬上就向乡上申請，乡上一定批准咱們办社。”

巧得很，过了不几天，县委通知我們村派两个互助組长到



县上参加办社訓練班。这可把大家高兴死了，是組长的也要求去，不是組长的也要去，都把保京围住了。保京說：“好事，我向县上請示一下，咱們多参加几个去。”

县上同意了我們多参加几个人的要求。当保京和我們一伙八个人临出村时，村里的老老少少围了一大堆。姚生枝和王金寿两个老汉，拉住保京的手說：“京娃，你們这次是八大員进县，可要給咱白灵宮把办社的事安置好哩。”

后来，我們从县上学习回来，县委也紧跟着派建社工作組来了。

工作組一来，就向群众宣傳办社政策。我們村里的“老基本”——貧雇农，个个听得心里像开了花，亲串亲，鄰串鄰，商量着写入社申請书，爭着报头名。我父亲六十多岁了，那几天出出进进，乐哈哈的。他見了人就商量开今后社里的地咋种？油房咋开？听說誰心里还有一点儿疙瘩，就去給解說解說。晚上回来，他总要到牛槽上看看，还再三再四地給我叮嚀：“咱这头小牛，一定要喂得圓圓实实的，再拉去入社，要給咱貧雇农丢脸。”他老人家乐得走起路来，把地踩得通通响。

保利越干越爭了，他整天提个粪籠拾粪，他說他要把粪拾得多多的，上到社里地里，保险庄稼长好。可是，有天晚上，他却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老婆問他：“你不是整天念叨着办社，眼看社就办成了，还有啥事叫你睡不着？”保利說：“社办起来，撩扎啦！人高兴得很！一高兴，就想起过去的苦日子。”他翻了个身对老婆說：“咱爷手里穷得揭不开鍋；咱大做活，一个能頂两个，可是，还是个穷，老来还要出外給人打

短工；到咱手里，我样样活路不避，拼死忘命地干，倒越发穷得不像样子了。全家十一口人，守着二亩地，实在穷到了底，苦到了头！多亏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咱才活成了人。解放给了咱一条活路，土改给了咱一层家底，合作化又给咱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回社一办起，咱祖祖辈辈手里没牛没车的日子就到了尽头。从今向后，咱娃咱孙子就再也不受咱那号子罪了！”老婆听着听着，高兴了，说：“那以后咱走亲戚去，怕也能坐上个牛车啦！”

第二天早晨，保利起来绞了两担水，就出去串连去了，他要串连大伙都入社，走社会主义的路。他正想去找他四叔王金寿，却老远里看见老汉急急呼呼地进保京家去了。他也跟了进去。他走进院子一看，只见金寿老汉拉着保京问：“你给四叔说个定点，社里到底要不要我这孤老汉？”

保京笑着说：“四叔，要哩，一定要哩！”

金寿老汉从腰里掏出个白纸卷卷，递给保京说：“给！”

保京问：“啥？”

金寿老汉双手向前一伸，眼窝里泪花子早扑闪扑闪地流出来了，说：“这是四叔的家当——土地证，你收下，从今往后，你就给四叔把家当上。十八年年馑手里，我全家子饿死的只留下我这条老命了。旧社会，我沿门讨过饭，给人拉过长工、打过短工，脊梁干子都挣弯了，差点没饿死。这会儿，一入社，就算跌到福窝里了，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社里。”

没等得保京言传，姚生枝老汉猛从保京背后走到金寿面前，把胸膛一拍说：“四哥，你的咧心我知道，咱老弟兄俩，

在旧社会都是人家的牛馬，新社会咱成了共产党最贴心的人。咱要听毛主席的話，咱是互助組里的‘老基本’，也是办社的柱子，咱要一个劲地往前扑奔哩。人說咱俩是‘老来紅’，咱們可就是紅沙瓤西瓜，生在社会主义的根上，长在社会主义的蔓上，誰也把咱們分不开，拆不散，要越老越紅，紅得透透的哩！”

正說着，保利赶到面前，一手抓住生枝，一手抓住金寿，說：“二叔，四叔，保京給咱領頭，你們給咱好好指点，我們这伙子年輕人出力干，来它个連年丰产，过幸福日子。”

保京攢劲地說：“有党的領導，有咱們这帮人手，保險能把社办好！”

大伙說着說着，又扳起指头算，在咱这些“老基本”里头，誰还没报名，算来算去，只剩下存祿老汉，他为啥还没报名呢？

大家疑惑地互相猜着。生枝說：“工作組一来，存祿高兴得不得了，今个怎么还不見来？”

原来，鬼又出在王存財身上了。

有一天，王存財和郑守业并肩走着，見王存祿过来了，王存財故意提高嗓門給郑守业說：“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捻子蘸別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詭！”

存祿是个憨厚人，听了这話，又难受，又气愤，心想：咱人穷可要穷得有志气呀！你王存財油水再大，我不眼紅，只要我勤劳动，在共产党領導下，总餓不死的。

以后，我們又宣傳了党的依靠貧雇农办社和自願互利政策，消除了少数人的疑虑，都很快地报了名。存祿也跟着报了名，說：“咱們这些‘老基本’不入社，誰入？就是他王存財的

話，真咽不下去。”

五月四日那天，是我們社成立的日子。報名入社的十八戶，都忙着刷掃牲口，收拾農具，有的給牛頭上挽紅綾子，有的請人寫入社清單，怕把啥遺漏了，保利前幾天買的一張新鐵鍬，也扛到會場來了。

開會了，保京說：“經過一月來的醞釀、學習、討論，咱們農業社今天正式成立了。縣委為了鼓勵咱們，永遠高舉革命的火炬，把咱們社命名為‘烽火初級農業社’，我們一定要聽黨的話，使這把火越燒越旺，越旺越亮。”

保京的話一落點，掌聲、鑼鼓聲和口號聲，響成一片，人們高興得不知怎麼好了。

這天，王存財也參加了會，臨散會的時候，他和保利一塊兒走着，還帶着不服氣的口氣，自言自語地說：“走着看，我還要和社里比個水漲河場哩。”

社一成立，就大鬧生產。

一天，社員們正在突擊搜肥，保京看了看干得正歡的王振吉一眼，對大伙說：“咱們商量個事。”大伙問：“啥事？”保京又朝振吉擠了擠眼，笑了一下說：“咱們給振吉娃辦個好事吧！”振吉眯縫起眼睛，只是個笑。保京接着說：“振吉他媽早想給振吉娶媳婦啦，就是房子不方便。寡婦娃娃的修不起，咱們幫他把南邊的那兩間廩子修好，這樣，給振吉辦了喜事，還給社里積了肥。大伙看咋樣？”大伙哈哈大笑，齊拍手說：“成！一百個沒意見！”

給振吉修房子，大伙的勁頭可大了。保利說：“我給咱們

打头炮。”他“噗”“噗”往手心里唾了两下，把手一搓，抡起镢头，像搧风一样，“吼”“吼”两家伙，就把一堵烂墙放倒了。大伙拥上去，破墙的破墙，担土的担土，男的曳开嗓子唱秦腔，女的甩着双辮子哼郢鄂。振吉他媽送开水来了，見了这个熱鬧場面，高兴地說：“社就是好，要不是社，我这心事啥时候才解了哩。”

这年，我們社里的玉米，苗留得匀，土拥得起，粪上得足，水灌得飽，齐茬茬的像一片青竹林。秋后，玉米平均亩产五百五十六斤。打了响响一炮！

决分的日子到了，社員們一个个喜上眉梢，保利笑着說：“这一下，可真要看咱社里的‘水涨’，王存財的‘河場’了。”

分配的結果，全体社員的收入都比过去增加了許多。解放前四处討飯的王連，一家五口人，竟分下了一千多斤小麦，二千斤玉米，几百块钱。王連他婆高兴得跑进跑出，落不下脚，拉着隔壁七孀子，說：“七孀，你还看不起社，你看这玉米，墙上挂的，房上架的，树上吊的，囤里裝的，地下倒的，两間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玉米，顏色黃燦燦的像金子，顆顆肥騰騰的像鈕子，誰家見過这么好的收成？”她越說越兴奋，回头又問七孀：“你看农业社多好，你家为啥不入社？”七老婆听得耳热，忙回去拉住七老汉說：“你看！人家入了社多好，咱是紅头繩拴鞭子哩，比不上人家个梢梢子。”

秋收以后，王存財总是躲着不見人，見了社里的玉米堆堆，老是繞着走。一天，他和保利碰了个对面，保利故意問

他：“存財，咱們什麼時候開評比會？”把存財問得一句話也沒說，低著頭就往回走。他到了家裏，就拿自己媳婦出氣：“都怪你不給我出個好主意，不勸我入社。原來咱總覺得自己的牛大、地好，庄稼種到咱地裏，糧食打到咱囤裏，積攢上幾年，買地、買牛、買大車，過它個全村數一數二的日子。誰知道咱的產量比人家社裏低了一大半。唉唉。”媳婦不耐煩地說：“你是當家的，咋能怪我？”過了一會，存財又問媳婦：“你說咱今年咋辦？”媳婦狠聲狠氣地說：“入社么！”存財想了半天，搖了搖頭說：“哼！入社看保利拿眼窩把你夾不出來才怪。”媳婦湊過來說：“人家才不象你。前幾天，保京在場裏給一伙人說，秋后要擴社，他見我在跟前，還問：‘你家里準備咋辦？’我沒見你的話，沒言傳。當時，保利也在跟前，說：‘你回去給存財說，一族一姓的，結什麼仇？我們歡迎他入社。’你聽，人家是按政策走哩，還能不要咱。”存財像笑不像笑地說：“那好，入組是我說話，這次入社由你給咱出頭。你把牛拉上去尋保京，他不要咱，你就不回來；他答應了，你就把牛先拴到社裏。”

後來，保京和社管會一商量，接收王存財入了社。

再說，存財這人實在難說。他先一年冬剛入社，還順乎著哩。可是，到了第二年春上，就象草發芽一樣，瞎瞎思想又起來了。他站在拉糞車上一看，牛又喂肥了，麥子又長得綠汪汪，保險又是一個好收成。他心里又打“暗算盤”了；他那十畝麥子，今年抓到手，至少能打三千斤呀！他想到這里，鬼又迷了心竅，一回家，就給女兒說：“秀蓮！快去，到二隊拉咱的牛

去，就說咱家要磨面。”秀蓮去了多時，空着手回來，對她爸說：“飼養員說來，咱的磨面牲口分到三隊去了，叫咱到三隊去拉。”存財這可有了借口了，他大聲吶喊著：“不由主了，連磨面都不給牲口了，這樣欺侮新社員還能行，干脆各走各的路，好來好散。”這天晚上，存財跑到飼養室，大吵大鬧，硬把牛拉回家去了。

保京正和我們開會，保利、正海幾個火性子，一聽見存財拉牛，就要沖去和存財算賬，保京攔住他們，商量了一下，和幾個社幹部先去了。我們進了存財的家門，見牛拴在院子裡，存財卻蒙頭大睡。他見我們來了，故意唉聲嘆氣地裝洋蒜。我們把他叫起來，保京問：“你又要退社了？”

存財狠聲狠氣地“噢”了一聲。

保京又問：“你為啥要退社？”

“不給我牲口磨面，我就要退。”

我插上去說：“互助組時的皇曆，現在使不上了，牛折價入社，就是社裡的牛了。你家磨面的牲口分到三隊，你為啥要在二隊拉牲口？”

這一問，王存財不言傳了。

保京和氣地解釋說：“存財，你想錯了。從前，你在互助組裡得到了多大好處，去年你沒入社，又作了多少難場。今年麥子長得好，是社員們黑黑明明拿汗水換來的；牛肥了，是飼養員一把草，一把料，辛辛苦苦喂起來的。你怎麼光想自己，不想別人，光看眼前就不想今後。存財，社會主義往後還大著哩。你好好想一想，還是跟上大伙一起走吧，這條路越走越寬，日

子越过越甜。”

存財还是不吭声，一会抽烟，一会叹气，一会又把头抱住，显得挺不自在。他媳妇忍不住了，說：“你再退了社，活做不好，吃亏作难，可不要怪我。”

存財听了立也不是，坐也不是。一陣，他脸色一变，似笑非笑地說：“呸是我說了一句气話，誰还真的能退社。”他又对媳妇說：“快把烟給大家拿来。为了我，把大家費心担事的。”

我們临走时，存財又叫女儿：“秀蓮，把牛快拉到社里去。給飼养員你二爷爷說，就說我說来，咱家里出这号事，是最后一回。”

秀蓮撅着嘴不肯去。她媽哄着說：“好乖娃哩，你去。入組拉牛是你爸来，上一回是我来，这一回輪你啦。”

我們听了，又气又笑。

在往回走的路上，保京对我們說：“今后，要把社巩固好，既要把生产搞好，又要多做思想工作，尤其是对存財这号人，要靠大家經常好好教育哩，那不是一两次能教育好的。”

王          中          荣  口述  
李应庚  赵啓敬  賀貴德  整理



## 前进路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初，正是夏播紧火的时节。

一天早晨，社主任王保京和我们几个社干部，在办公室里商量继续搞玉米丰产试验的事。保京一看大家的劲头大得很，高兴地说：“如今合作化了，家大人手多，搞丰产更能踢开场子了。今年虽说杨建武同志调走了，没有技术员引进咱，但咱们只要听党的话，多多向老农学习做庄稼的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没有上不了的高山……”

保京正说着，忽然，他爸书田老汉气呼呼地走进来，冲着保京嚷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再给你说一声，趁早把咧洋种子拿着喂猪去。耍犟嘴！”说毕，白了保京一眼，走了。

是啥事叫书田老汉生这么大的气？

原来去冬保京到咸阳农业展览馆参观时，发现整屋有一种玉米，名字叫“红心白马牙”，棒棒粗壮粗壮，颗颗真的跟马牙一样。参观的人，谁走到跟前，都要看个饱，连声称“好！”保京就一下迷上了这个品种。他一回来，和技术员杨建武商量，从整屋买回来三十多斤“红心白马牙”玉米，准备搞丰产试验。

村里人沒見過這號玉米，聽到風聲，都搶着跑來看稀奇。當他們把這玉米抓到手裡，撥來撥去一看，有些人笑吡了牙：

“啥駱牙馬牙？把這號玉米都當寶貝啦！”

“呀呀！哪兒弄來這‘洋種種’？”

“母壯兒肥嘛，這‘母壯’的像‘干瓜子’！”

“……”

書田老漢，聽到這些風言浪語，心想：娃過去在互助組搞豐產，担的是幾家人的風險；今日搞豐產，担的是一個社的風險，娃能担当起？因此，老漢一見保京面，就叨叨不歇：“你耳朵把人家嘍雜八話听听，嘍‘洋種種’能成啥精？”保京一時也難解開老漢的思想疙瘩，老漢說一次，保京只是“嗯”一聲。書田老漢只知娃收了心，不料，眼前要種玉米了，才知道娃一口咬定說：“非種不可！”因此今天生了這麼大的氣。

這時，村子里還有不少人和我們社里的社員都說倒換種子，是先人輩做莊稼已往常有的事，都贊成這個品種。再說保京這小伙子，就是有这么個倔勁。干啥事情，不干就罷了，要說個干，八個牛也拉不彎，非干出個樣樣不可。他想：整屋是河川地，咱白靈宮也是河川地；他人家是水田，咱這里不缺水……比來比去，條件不差上下，為啥不能大胆地試種試種。

玉米要下種了，底肥還不足。湊巧的很，王改過有三間爛房要拆換。我們開了個社管會，大家一合計：幫王改過拆舊蓋新，剩下的陳牆、爛炕土歸社。保京把這話給王改過一提，他高興地說：“嫗！我這單膀人，正愁沒個幫手，要在解放前，

怕拿紅貼还請不到个人哩。”

社員一听说要拆房換肥，都扑着扑着地干。那陣，我們是十八戶的个社，除兩戶富裕中农外，都是貧雇农。社把大伙扭成了一股勁，心貼心，背靠背，做活凶的很。我們抱定一个主意：要給党爭气，要叫人看咱貧雇农的笑声。当天，我們七、八个人，拆的拆，挖的挖，打的打，鬧騰得半个村子，烟山霧罩的。不到后半晌，我們就弄了三十多大車土肥。这时，村里的一些单干戶，看到我們做活的勁头后，“嘖嘖”地夸奖开了：

“社里的人，都像扎了鋼，做活蛮势得很！”

“誰做活能比过社里，才怪？”

“黃土真的要变成金了！”

“……”

就在我們要种“紅心白馬牙”玉米的同时，社里的馬书秀，却唱开独角戏啦。

馬书秀是个富裕中农，日子过的响当当。一九五四年春，村里建社时，馬书秀被大流卷进了社。这个人在庄稼行里，也够得上一个“提耨撒籽递麦秸，揚場使的左右鍬”的把式。那陣，他就是对新技术不信，別人給他把唾沫說干，他还是个不信。保京过去和大家搞玉米丰产試驗，用新技术作务，在他看来是：“打不下粮食急疯了，胡出神弄鬼哩。”可事实像咱北山“唐王陵”一样的矗立着，誰也看得見。大家用新技术作务的玉米丰收了，人們拍手叫絕：“新技术就是好！”但是，馬书秀认为那不是新技术好，不过是上的粪多，澆的水足……一句

話，他馬書秀要能做到這些，也能打那麼多的糧食。

這時，他知道保京和大伙兒又要搞玉米豐產試驗，也就揀了自己一畝最肥壯的自留地，決心用老辦法作務，和社里用的新技術較量較量。

這邊——社員們，用鐵鍬深翻地，歌聲朗朗，熱氣騰騰。

那邊——馬書秀，吆着獨牛犁地，冷冷清清，可勁氣不小。

玉米種下了。不幾天，苗苗齊爭爭地出了土。保京和我們幾個人，從地這頭看到地那頭，從地那頭又看到地這頭。我們高興地說：“這一畝零九厘玉米，是一塊試驗田，也是一塊煉人田，一定得好好務育。”

在這當兒，馬書秀的那塊玉米，也長得胖綠胖綠的。兩塊地里的玉米，一時還分不出個高低，你看馬書秀那個興勁兒，出出進進，唱唱呱呱，逢人就說：“咱咧‘上種子’還長得怪燒火，秋後再看壓台戲。”

一天早上，保京正在家裡吃飯，姚生枝老漢跌跌絆絆地闖進來：“保京，咱豐產地里的玉米，叫龜孫子——蝻蝻咬啦！”

“啊？”保京一折，撂下飯碗就跑到了地里。他看着被蝻蝻咬爛的玉米苗，象咬着自己的心尖樣疼痛。保京沉思了一會兒，回去就拿了些“六六六”粉，一股風朝地跑去。

第二天，保京、生枝和我跑到地里，看看蝻蝻毒死了沒有。這時，不知啥風把王俊英吹來了，他嘻嘻哈哈地說：“保京，保京，給你看個把戲，不要錢。”說着，從懷里掏出個紙包包，打開來問：“你看這是啥？”保京那有功夫跟他開玩

笑，沒好气地說：“六六六！”俊英把藥粉一搖，說了聲“變”，“突，突”几个蚰蚰从藥粉里跳了出来……

保京又把我們叫在一块，商量咋样才能治死蚰蚰。生枝說：“我看是咱咧治法上怕有毛病？”“嗯”，保京也这样想。他忽地往起一站說：“怕是蚰蚰沒有把藥吃到肚子里，你們說？”“在理在理！”生枝、正海和我眉梢也开了，心里也乐了。当下，我們研究出了个方方：把藥粉拌在玉米皮皮里，撒在地里哄蚰蚰吃。

結果，又是白搭。蚰蚰在地里仍然东跳西蹦，“嚶嚶嚶”地唱乱彈，簡直是故意叫給我們听的，跳給我們看的，我們的心啊，真急炸了。

这时，馬书秀听說保京和我們治蚰蚰，只是暗地里发笑。

有人問馬书秀：“保京人家都治蚰蚰哩，你咋还穩坐釣魚台呢？”馬书秀嘿嘿一笑說：“咱过去沒治过蚰蚰，玉米一样滿囤滿囤。”

夜深了，村子里家家戶戶的人，都睡得香甜香甜，只有保京的房子上的灯还亮着。蚰蚰还在咬着他的心，他咋能睡得着。他把摆在柜盖上、窗台上、枕头底下的农业技术书籍和报纸，全部攬在怀里，一份一份地挨着翻，想找出个治蚰蚰的方法。

书本翻遍了，沒有。

报纸翻烂了，沒有。

蚰蚰的“嚶嚶”声，在耳边唱得更欢了。

保京沒心思在翻騰了，双手抱住头，靠着牆沉思起来。他想啊，想啊……心里慢慢地一陣迷糊，两张眼皮沾到了一

起。

保京一觉醒来，发现灯里的油早熬干了，捻子把媳妇的白铁“长命灯”烧坏了，不禁“啊呀”了一声。媳妇被惊醒了，一骨碌坐起来，盯了半晌，才知道是咋一回事了。当下，媳妇又哭又叫地跟保京吵起来了。

咱这地方有个风俗，姑娘出嫁，不论娘家穷富，“长命灯”是断断不能少的。说是有了这盏灯：儿孙满堂，长命富贵。这一烧坏，咋能不惹出一场风波。

第二天中午，保京在社办公室里，急得直打转转。这时，王金寿老汉走来说：“京娃，委难过。蚰蚰治不死，怪咱治法不到。照四叔的老方子说：蚰蚰爱吃麸皮，把‘六六六’药粉拌在麸皮里面，再搅些香油，诱着叫它吃。”保京和我们照办了。前后晌撒了药饵，到第二天早晨，保京、金寿、生枝、正海和我就跑去看。嘿！这一回灵验啦：蚰蚰一个个肚皮朝天，死了一摊摊。保京高兴地抓住金寿老汉的手楞摇：“四叔，你真知心啊！”正海乐得拍着手说：“这一下，蚰蚰的乱弹杀场了，现在该咱的唱乱弹啦！”

太阳快担山了，人们都三三两两地朝回走，这时，从村里出来了一个人，细高个儿，草帽戴得齐眉低，慌忙地往玉米地里走去。大伙都以好奇的眼光，盯着这人的背影。原来，这人就是马书秀。他得知我们治死了蚰蚰，先是一惊：“真的吗？”接着耸了耸肩膀，跑到我们玉米地里去。当他看到蚰蚰横七竖八地躺了一摊摊，还不相信似的用柴棍棍拨了拨，死了，真的死了！

馬书秀思想乱了。

种的“洋种种”，尽出“洋”事情。我們的那块丰产玉米，一月出头，长得又高拔又粗壮，跟当地玉米一比，好家伙，高出一截把长一截子。社員們连声称贊。

后来，别的玉米都吐出纓花了，我們的丰产玉米还是长呀，长呀，就是不見棒棒影子。这下有的人又向我們搗风了：

“保京种的不是玉米，是椽，国家缺乏木材嘛！”

“不长棒棒也好，娃娃可以当甜秆秆吃嘛！”

有些好心的人，跑来劝保京：“快砍的喂了猪吧，玉米瞎了不说，耽擱了种小麦，那就連一料也捞不上啦！”

书田老汉更是滿肚子气，吃飯、睡覺都叨叨：“京娃，你看，我說咧‘洋种子’不保险，你偏偏不听！”

保京这一年刚入党。他心里想：“玉米要是瞎了，咋能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十八戶社員？咋能把馬书秀教育过来？”一天夜里，保京跑到玉米地里，恨不得用手把棒棒拔出来。他对着玉米說：“玉米呀，玉米，我为你起早睡晚，挨罵受气，如今算把你务大啦，人家的棒棒都出来了，你咋还不出来嘛……”

保京还有一股怪性子，他心里再有天大的事，面面上却撑得很硬。有人当面挖苦他，他还不让人：“棒棒不出，那是时候沒到，莫非整屋的棒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真有意思！过了不几天，我們的丰产玉米的纓花吐出来了。保京一兴奋，嘴角动了几下，眼里滴出了泪珠。正海高兴

得在地里楞跳，見地头还站了一堆子人，就抓住个玉米纓花，故意把声提得老高，說：“唉，你出来干啥？有本事，你就不出来嘛，你出来是想和誰竞赛嗎？”

这时候，馬书秀也夹在人堆里。他觉得正海的話不是往他耳朵里吹，是往他心上戳哩！馬书秀的脸一下紅到耳根底下，沒說啥，长出了一口气，趑趄趑趄地溜走了。

玉米出天花了。保京給生枝、正海我們几个說：“咱过去嘴上說給玉米人工授粉，可一直沒搞过，为了增产，今年試驗搞一下。”正海是个火性子，一开腔，就說道：“說試就試嘛！”

我們要給玉米人工授粉了。不知哪个多嘴的，又把这件事一陣风傳出去。有的人說：“稀奇！稀奇！世上有个駱桩（配种站），牛桩，沒見過人給玉米开桩！”有天，复吉老汉在菜地里割韭菜，見了保京說：“玉米和人一样，人把头割了还能活？我看你能的給虻蚤挽籠头哩！”保京一看他割韭菜，正对了題，說：“那韭菜咋越割越旺呢？”老汉閉嘴了，“噢噢”了几声，吐不出来一个詞儿。

人在事中炼，刀在石上磨。我們压根儿沒有把人們的瞎說放在心上。我們組織了一帮青年男女，沒出三天，就給玉米进行了人工授粉。保京高兴地說：“有了合作社，又有咱这一帮人馬，啥事都干得响！”

真是一浪未落，一浪起。一天晚上，保京正睡得香甜，忽然，一声炸雷，从房頂滾过。保京一惊醒，听見外面雨嘩嘩地下，透过閃电的光花，只見房檐水象串綫一样往下灌。保京一



想：坏啦！这样大的雨，南塬几个沟里的洪水下来，不是把玉米拉完了。他猛地跳下炕，顺手戴了个烂草帽，拿了把镢，冲出了门。他路过马书秀的那块玉米地，见洪水已淌进了地。他想：比赛归比赛，粮食要紧。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把水堵住，截到大渠里去了。这时，他的鞋早不知道陷到哪里，不是被啥戳疼了脚，还不知道哩。

保京赶到我们的玉米丰产地里时，水已淌满了。等他把水截到大渠里，天也亮了。这时，他看着丰产玉米一棵棵被风吹雨打得顺地爬下了，心里像团烈火在燃烧着……

保京刚走进家门，他妈“啊呀”了一声说：“怕怕死咧，看把你咋弄成这个样子？”保京说：“妈，只要玉米给咱增了产，我还能给你唱个戏听！”他妈被逗得哭笑不得。

保京、生枝、正海和我们一伙社员，拿着镢和绳子，在地里一面给玉米培土，一面把玉米一棵一棵地扶起来绑住。正海笑着说：“玉米也合作化了！”这样狠心地做庄稼，谁见过？村里几家单干户异口同声地称赞：“社里的人，真是些咬金嚼铁的人噢！”

就在我们绑玉米的时候，马书秀从河里捞柴回来，也拿上铁镢到自己那块玉米地里去了。他看见自己的玉米还挺秆秆地在风中摇曳，心里吃了一惊，是谁帮他扶起倒了的玉米。等他走到地头一看，“啊！”是谁给他早把心操到了，把洪水截走了。有谁？又一定是保京和社员们啊！他心里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打了个趔趄，差点没有跌倒，象有人在背后拉了他一把。他感动地自语道：“保京，二叔算诚服你了！”他想着想

着，握紧拳头狠劲地在自己的光头上砸：“书秀啊，书秀，我把你这个榆木疙瘩脑瓜，砸烂！”

真是心没白操，功没枉费。几年来，我们在玉米作务上，还采取了深耕、施足底肥、分期追肥、合理密植、灌足底墒水、提早灌头水等技术，丰产玉米丰收了。

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到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

过秤的那天，场上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大伙都要亲眼看看这个“洋种子”到底能打多少？县长和乡党支部书记，也从塬上下来，亲自验收。

数字出来了，社会会计王万杰，把算盘“唰啦”往上一举，跳上桌子，放开嗓子唱道：丰产玉米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打的美！打的美！”人们一片欢呼声。

这当儿，马书秀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拉住保京的手，说道：“我实服了，社好，新技术好！这‘一千五’和社里的庄稼，就算把我这榆木脑瓜敲开了。我原先怕大伙的穷捻子，把我的油蘸干了，今天我明白了：不是大伙蘸我的油，我倒蘸了大伙的油。保京，二叔今天红口白牙地给你说：今后，你说朝哪搭走，我扑上走，没二话！”

保京却大声说：“不，二叔，我没啥能耐。咱们都应听党的话，实心跟党走。你的思想跟上大伙了，就好嘛。但要爬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山，还要上一坡再上一坡，爬一山再爬一山！”

旁边，生枝老汉，手里拿了两个大玉米棒棒，放到书田老汉的鼻尖上问：“老伙计，这回对‘洋种子’该没意见了吧？”一句话，问得书田老汉不好意思起来，只是“嘿嘿嘿”地笑。

王            万            钧    口述  
李语词    董俊祥    陈策贤    整理

##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我們社里的庄稼长得可美。九月里，涇河两岸的玉米，一片金黃，社員們一队队走出村庄，就淹沒到金色的海洋里去了。只听得歌声笑声，不見人影。看着这一片丰收景象，社員們一个个高兴得合不上嘴，都認為：“听毛主席的話一点沒錯，合作化这条幸福路是走对了。”

姚生枝老汉那股高兴劲儿比誰都大，成天提着担籠，披着他那新刷刷的夾袄，腰里别着旱烟袋，鑽在地里不出来。一天我們正在玉米地里株选良种，生枝老汉笑开了腔：“嗨！你看这包谷长得多高，多好，梢梢都扫着云了。去年丰收了，保京給咱进西安，今年丰收了，咱叫保京进北京見毛主席！”

正說着，忽听有人喊：“保京——保京——”

我透过包谷秆的縫隙向外一望，只見正海远远跑来，就豁开包谷叶子鑽了出来，向他招手：“什么事？这儿来。”

正海大步流星地蹦到我跟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說：“县委来电话啦！有紧急事情，要你亲自去接。”

我想：大概是布置秋收准备工作吧。就向社管会跑去，一把抓过电话听筒，一个鼻音很重的陕北口音傳來：“是保京

嗎？”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县委孙书记，连忙答道：“是我，是我。”

“保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到北京去开会！”

“什么？到北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啊！北京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团省委通知你，明天到西安集中……”

我一听，不由得心里咚咚咚地直跳。只觉全身暖烘烘的。我想：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说不定这一去真的还能见到毛主席呢！

我正想得入神，忽然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回头一看，是正海。他着急地问：“啥事？快给咱传达传达！”

我高兴得扑过去，扳着他的肩膀说：“好消息！好消息！”

正海是个急性子，一听说是好消息越发急了。就捶着我的肩膀问：“到底怎么一回事？快说呀！”

“要上北京啦！”

“真的？”

“一点不假！”我看他有些不信就认真地说：“明天就要到西安去，然后再上北京！”

“哈！那不是要见毛主席了吗？”正海一蹦三尺高，说罢转过身去，边跑边喊：“保京要上北京了！要见毛主席了！”

消息象春风一样，立刻吹遍了全村，人们向社管会涌来。

老年人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年轻人扭在一起打着闹着。大家都说：“这是咱烽火社的光荣！”

姚生枝老汉从人群中挤出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保京！二哥的话没说错吧！见了毛主席把二哥也提一句，就说咱贫雇农绝不给他老人家丢脸，咱就是踏破铁鞋，也要走社会主义！”

保学拉着我的手，千叮嚀万叮嚀：“毛主席有啥指示，一个字都不要记漏了。”

正海的声音比谁都高：“见了毛主席，替我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要是你能和毛主席握手，回来时先打个电话，我在塬上等你，叫我第一个握你的手，我这手保险以后干活劲头更大！”

晚上，我们开了个社员大会，大家争着发言，都保证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我们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我说把咱丰产田试验的玉米，选上几株最好的带上，献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高兴。大家热烈地鼓掌，齐声说道：“对！对！就这礼物！”

我回到家里，妈和媳妇桂贞正在给我收拾行李，父亲坐在灯下抽烟。看着两位老人那股高兴劲儿，比给我娶媳妇时还要高兴得多哩！

妈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京娃！咱们穷人的好光景都是毛主席给的。想起你小时遭年馑那阵，把你用担子挑到北山，那光景和现在比起来，真是一在天一在地呀！到北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是咱穷人的救星！……”

这一夜，我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想：像我这样

一个穷孩子，在旧社会还不是給地主当牛作馬，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有今天。想着，我好像长上了翅膀，飞到了北京……

天刚麻麻亮，社員們都赶来送行。一个个再三叮嚀：“千万要替我們多多問候毛主席！”

这时，正海和生枝扛着从丰产試驗田里挖来的六棵大玉米闖了进来，說：“看！这玉米长得多美！”

正海和生枝把我送上塬頂，火紅的太阳已經从东方升起，我回过头来远远望着白灵宮的村头上，乡亲们还在向我招手。

“回来見！乡亲们，我一定把你們的問候帶到北京，帶給毛主席！”

九月十五日，我到了北京。二十日大会開幕了。我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我，一个普通的庄稼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會議上，各地代表都紛紛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自己的成績和經驗。真是要啥經有啥經，要啥宝有啥宝。不登高山，不显平地，我听了每个代表的发言，感到我們的成績很渺小。开会时，我就用心地听，細心地記。会后，我就忙着向代表們个别訪問学习。我决心要把代表們的宝贵經驗都帶回来，使它在白灵宮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結果，爭取更大的成績。

二十七日晚，好消息傳來：明天下午两点半在怀仁堂开会，有首长接見。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乐得活跳活蹦。我想：莫非毛主席要接見我們了？这一晚，夜好像特別长，只等等不到天明。我心里上下翻騰着，无论怎样也合不上眼。想到明天要見毛主席，我心里有多少話要向他老人家說啊！

第二天，下午两点鐘，我們一千五百多名代表，乘着汽車來到懷仁堂，两点二十分的时候，代表們的欢騰声都靜下来了。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主席台，每一顆心都渴望着見到毛主席。

十分鐘，在平时一悠忽就过了。可是这时候，一分鐘就像一年！我不停地抬头看看牆上的大挂鐘，二十五分、二十八分……人們的心随着也紧张起来，会场里靜的一絲声音也沒有，只听得鐘摆在滴答滴答地响。忽然，时鐘“当”敲了一响，我的耳旁响起了暴风雨一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声浪响彻了云霄。我睜大了眼睛急切地向前望去，只見从主席台的左边走出几位首长，为首的一位，身体魁梧，滿面紅光，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迈著穩健的步子，微笑着向大家招手。啊！那不是毛主席嗎！是毛主席！是我日夜思念的毛主席！他揮手向我們招呼，向我們微笑！

这时候，人們的欢乐是語言无法形容的。大家一个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几千道目光集中在毛主席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想多看看毛主席！每个人都嫌自己的个子低，我前面恰好站着一个大个子，挡住了我的視綫，这可把我急坏了。我双手扳着他的肩膀向下一压，可是他还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又蹦了起来。我恨不能馬上长得丈二高，生出八只眼，把毛主席看个够。

这时候，人們所有的力量都用在眼睛和手上，热烈地欢呼、鼓掌。

全场靜了下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講話，我知道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記在心里。



会后，我們来到怀仁堂后的大草坪上和領袖照像。每个代表神采焕发，歌声朗朗，那种高兴劲儿，真叫人没法说出来。

我跟大家一块唱着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像照完了，我們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涌上去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掌，我用双手握着。立刻，毛主席手上的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觉得心里格外暖烘烘的。这时，我仔细地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那样健康，全然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忘记了一切，只知道笑，不觉眼里涌出了热泪，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大堆话，不知说啥好，就先说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我们全体社员问候你。”

毛主席微笑着说：“社员们好！你是那个社的？”

我大声回答：“陕西省烽火农业社的。”

毛主席看了看我头上挽的豹子头羊肚手巾，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保京。”

毛主席亲切的问话使我那紧张的神情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时，我又想起了生枝、正海，想起了白灵宫的乡亲们。他们要是知道我会见了毛主席，哪该是多么高兴啊！想到这里，我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决心要用这一双和毛主席握过的手，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

王保京 口述  
張天恩 整理

## 更上一层楼

一九五五年秋收秋播时，我的心比救火还急。那当儿，我是生产队队长，看到社里的几百亩棉田一片银白，几百亩玉米一片金黄，心里急成一团火。社员们心情和我一样，都恨不得一个晚上就把庄稼全收回来。大家干得可紧张啦！强壮劳力，赶早摸黑地干；就是王连他婆，这位八十来岁的贫农老婆婆，也拐着一双小脚，整天价在地里、场里忙着。可是，有几家富裕中农呢，却悠悠闲闲，小算盘打得叮当响。

我们队里的王富贵，就是这样一户。入社以后，他凭着地多，每逢天冷、天热或遇到了重活、远地的活，都不肯下地去。日子久了，人们都叫他“四不做”，他还得意地对人说：“做那么多干啥，地股分的够吃算咧。”地少的人一听，肚子气得鼓鼓的，可你还能和人家打一场捶吗？

那一向，大家对王富贵的意见越来越大了，贫雇农更是憋不住火。我想这样下去，要影响生产，而且要妨害团结。虽然，以前为了教育王富贵，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教育，可眼前还得再动员他一番。

一天，全队出动拔棉秆，一些老年人都来了，就是王富贵

沒到。我赶忙去叫他，他一个人坐在門口的青石墩墩上，旁边放着个小茶壶，手里端着个白銅水烟袋，燃着长长的煤头子，正呼嚕嚕地吸烟哩。

我不等他打招呼，就开了口：“富貴，咱队里拔棉秆，你也去吧。”

“什么地方？”

“塬上。”

富貴停下手中的烟袋，思謀了半天才說：“另派个人吧，我今个身子不美。”

我想，你上午在自留地挖玉米秆，镰头掬的怪有劲，现在却来这一套，就說：“那你給咱整整棉柴，做点輕活吧。”

富貴一听，把脸一吊，满不高兴地说：“我不去，我不想挣那几个便宜工分。”

我听了非常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說：“你說身子不美，叫你干点輕活，并不是我們怕你挣工分嘛。”

王富貴冷笑了一声說：“哼，我就沒指望那几个烂烂工分；我是凭我那地吃哩。”

我一看他抬起杠来，知道一时辯不出个黑白，就气呼呼地走开了。

我来到地头，把刚才的情况一讲，可把大家气坏了。

贫农王保利把手中的抬杆往地上一摔，气冲冲地说：“这不行！咱黑明連夜地干，他王富貴倒吃起清闲飯来了。”

王保信脖子上的青筋蹦得老高，說：“地股多的人，仓满囤流了，哪里还想做活，这样下去，我看‘四不做’都要变成

‘八不做’了。”

这时，只有上中农郑守业，这时却心平气和地说：“要急么，他谁不做活，他要分红。”

保利一听，生气地说：“你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人人要都学富贵的样子，地里咋个打粮食呢？”

“保利说的对！”姚生枝老汉也开了口：“不做活要分红，可王富贵比谁也分的多，光夏粮就是三千多斤呀！”

郑守业不言语了，大家嚷嚷得更凶了。

保利说：“咱们劳动下的粮食，近乎一半叫地股吃了，要不，地股多的人，腰干子就那样粗。”

“要是取消了地股分红，他王富贵不做活才怪哩。”王金寿老汉也早憋不住了。

于是，大家的话，立即集中到地股分红上来。这个说：“土地分红不合理。”那个说：“少劳多得不得公道。”这时，王保利一步跨上前来，对着我说：“队长，我看咱干脆把土地分红这一条去掉。”

“对，还是取消土地分红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我想起了保京给我们谈过在外地参观高级社的事，就说：“听说西安灞桥有个红旗高级社，就完全是按劳分配……”

没等我说完，保利把大腿一拍，说：“嗨！有这话咋不早说！他们能办，咱也能办么。”

姚生枝老汉一下举起了拳头：“办高级社，我第一个赞成。”

王金寿老汉也抡起了两只胳膊：“我双手欢迎。”

“贊成！”“同意！”“馬上办！”地頭一下熱火啦。

好久沒有張聲的鄭守業，這時忍不住氣了，說：“不會走哩，就想跑哩。”

王保信狠狠地頂了他一句：“我們不但要跑，還要飛哩。”

“是呀，往社會主義去，誰還不愿意馬快一點，我看，咱們干脆來它個全隊行動，集體要求轉高級社。”

“好主意，好主意。”姚生枝老漢的話，贏得了一片喝采。這一下鄭守業可着了急，忙跑到我面前說：“隊長，只要大家同意，咱還能坐下不走？實話。”

大家都高興得勞動的勁頭更歡了。

說真的，那會兒我們心里甜絲絲、熱烘烘的，真恨不得馬上把高級社辦起來。我像着了迷似的，明知保京到縣上開會去了，可一天還是三番五次地往他家跑。其實，保利、生枝、金壽他們比我的腳還勤哩。別隊的社員，聽說我們醞釀轉高級社，也都在底下嚷嚷開了。

這天晚上，我剛躺下，忽聽街上有人喊：“社主任回來了——”“社主任回來了——”我一骨碌爬起來，就往外跑，娃他媽喊我把衣裳披上，我也沒顧得答理，就往保京家里跑。

這時，保京家里已擁滿了人，吵吵鬧鬧地把保京團團圍住。這個問：“開的啥會？”那個問：“縣上有啥指示？”我急着要把我們隊的情況告訴他，但怎么也插不上嘴。

保京高興地說道：“毛主席說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就要到來……”

大家一听，高兴得叫了起来。都说：“毛主席的话，真说到咱心坎坎上了！”

保京又说：“别忙，还有件喜事哩。县里已批准我们新庄和老户建立一个高级社。”

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拉住保京的手，激动地说：“这一下，可就按心上来了！”

合作化的高潮来到了我们白灵宫。

第二天，整个村子像当年土改一样，一下子热火起来了。巷道里，正往地里送粪的小伙子，粪筐装得更满了，两腿跑得飞快；场上，剥棉花的妇女，郢鄂清唱，一起一落，手指头更灵活了。那阵儿，只有“四不做”王富贵，闷悠悠地呆在家里，心里凉了半截子。他为土地归社所有，难受得连觉也睡不着了。

不几天，县里又派来了建社工作组。

一天，王金寿老汉从地里回来，听说要开会报名入社，他连家也没回，拔腿就往会场跑。这时，报名的人已经把大槐树下那张桌子围得严严实实。“这事可不能让人！”金寿老汉嘀咕着，侧着身子往人窝里挤。他一把拉住工作组老赵同志的手说：“赵同志，我老汉报第一名！”

“老伙计，这次你可先不了啦，会没开我就在这儿等上了。”王书言老汉笑着说。

“我入初级社的时候，就把土地证交了。”金寿老汉睁眉活眼的分辩着，硬要老赵第一个写上他的名字。

老赵见他这个样子，就问：“老大爷，你‘通’了没有？”

“通了！通了！从口里一直通到心里了！”金寿老汉连声地回答。

“家里其他人都愿意吗？”老赵故意地问道。

金寿老汉爽朗地笑了，大声说：“同志，我老汉是单口独身，一通到底！”老汉一句话，惹得周围的人笑得前合后仰。

老赵打心眼里喜欢这位直爽而乐观的贫农老汉，就第一个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一下，可急坏了王书言老汉，大声地说：“人家‘三通’（嘴里通、心里通、全家通），我老汉‘八通’都有了！咱庄稼人的心，啥时候都跟毛主席是相通的。”众人都自动地让出道来，让书言老汉第二个报了名。老汉这时胡子眉毛上都带着笑。

“我家通了！”“我家也通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

王富贵蹲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噙着旱烟锅直发楞。站在女社员中间的富贵女人，不时地用眼睛瞟着作难的丈夫，富贵头也不抬，又是挖烟锅，又是搔头。他越来越没主意了。

眼看就要宣读名字了。富贵女人就更着急了，她悄悄溜了出去，凑到丈夫的耳根上，说：“东西两村都报了名，咱不报，孤零零地一家，往后这日子咋过呀！”富贵也是个聪明人，不等老婆说完，牙一咬，旱烟袋往腰带上一插，对着报名的桌子，喊道：“老赵同志，把咱也写上。”会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烽火高级社成立的那天，可热闹啦。村当中，搭起个大台子，密密层层松柏枝儿，五

顏六色的錦旗，把台子周圍打扮得可好看啦！台子的橫額上貼着九個斗大的字：“烽火高級社成立大會”。兩邊是紅底金字的對聯，上聯是：“毛主席指出幸福路”，下聯是：“高級社更上一層樓”。台子上，坐着遠道而來的客人。縣委孫書記也趕來啦。台下，人滿滿地坐了一廣場。姑娘們穿着花衣裳，個個喜笑顏開；小孩子笑着，叫着，在人群里穿來穿去。過去不太參加會的老婆、老漢，今天也來了。有個老太婆摸着她懷里的孫孫的兩隻小腿和小腳，嘴里喃喃地說：“福蹄蹄、福腿腿，我娃生到好時辰！”這時，小伙子把鑼鼓敲打得震天響；金壽老漢也夾在裡面，抱着個家伙狠勁地敲。保利手執一雙鼓槌，揮起兩個松椽樣的胳膊，仿佛要用他的鼓聲，壓倒世界上的一切聲音。在一陣噼哩叭啦的爆竹聲中，社主任王保京宣布了社的成立，接着，縣委孫書記在会上講了話。他號召社員們再接再勵，掀起一個更大的生產高潮，迎接高級社的第一個大豐收。

第二天，東方剛泛起魚肚白，我們就唱着：“東方紅，太陽升……”向自古以來無人過問的蚯蚓溝要肥去了。

“看，‘四不做’也來了！”我一回頭，見富貴扛着轆頭，走在隊伍的尾巴上。一個新的勞動日開始了。我們向美好的生活，又跨進了一步。

王 万 鈞 口述  
段維沛 王 璽 整理



## 此路不通

### 一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天夜里，我一觉睡醒来，忽然听见谁敲门，一声连一声地喊：“主任，主任！”

我一骨碌爬起来，开了门，一看，原来是村西头的王老二。我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忙问：“老二，啥事？”

“富农转移粮食哩！”

“你说啥？”

“王利吉转移粮食哩！”老二向前走了一步，又说：“我睡着，猛乍听见外头有响动，轻轻开了门，只见一挂子车朝西南吆走了。我出门猫腰一看，装子压装子，是满满一车粮食！”

“是王利吉？”

“没错，是王利吉！我还瞅见了他脑后的那个小辫。”王老二肯定地说。

“对，是富农王利吉。咱村里再有谁脑后留那东西。”我想着，便对王老二说：“咱们撵。”

“对，截住他，问他半夜三更拉粮去干啥？”老二说着，拉脚跑出去了。

富农王利吉，是个狡猾的人。那年统购工作一开始，头一天，他就一口报出，卖石五光荣粮。那两天，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动员这个，说服那个，叫卖余粮，看起来怪“积极”的。他那圆墩墩的脸，老鼠眼，鹰嘴鼻子，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稀稀拉拉的几根黄胡子，一笑，眼睛、鼻子、嘴就挤成了一个肉疙瘩，再加上他脑后的那根小辮，活像个由蔓上才摘下来的带蒂老南瓜。他再狡猾，众人的眼睛亮堂着哩，他家的粮食，谁都摸的一清二楚。他家至少有两万斤粮食，统购工作一开始，我们就猜到他要转移粮食，就布置社员监视他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今晚出了事……

我跟老二跑出村，只见富农吆着车往西南走。我们刚要拉腿撵，我又觉着不对火：你截住他，他要是说他给仓库拉的卖了余粮，白天嫌热，黑天拉，你可怎么说？况且，这样做，不是打草惊蛇么？于是，我拦住老二说：“老二，咱先不撵，看他往哪里走。”

王利吉向西南走了一截，又转向东南，朝阡东镇方向去了。你看富农多狡猾，不直接往阡东镇走，还要拐个弯，想遮掩人的耳目。

我想了一下，富农他妹子在阡东镇，他经常串通他妹子在那里放账，卖黑市。他准是把粮食拉到他妹子家里去了。于是，我转过身对老二说：“是这样，你把这事告诉工作组老秋去，我打发个人到阡东镇叫那边的同志帮助咱们搞清这事。”老二一听，

狠狠地說了聲：“便宜不了这个老狐狸！”

这时，天还早哩，鷄才叫过二遍，月亮明晃晃的。我轉过身刚要走，忽然看見从村南杏园走出来个人。我擦了下眼睛一看，原来是芳芳。

芳芳是我們村有名的多嘴婆娘。她父亲在国民党时当保长，她也借着老子的威风耍歪。解放前，她父亲跟富农老汉是老朋友，亲的跟一家子人一样。解放后，斗争了她父亲，她把咱政府一下恨到了骨头里头。在咱新社会里，不劳动是不行的，社里要她劳动，她更不满了，经常和富农在一起造謠生事。

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到来，大伙爭着报名，芳芳瞪着眼，不知道自己該咋办，正在这时候，富农王利吉由咸阳走亲戚回来了。一回家，王利吉就把她叫到家里，低声說：“主意拿定，咧社，咱杀了头都不入。咸阳那里，社才建起，就散了。入了社，叫人楞做活哩，把人能整死。”芳芳听了这話，加盐加醋地向別人煽风，結果使一些入社的人动搖了。王利吉見謠言在群众中傳开了，用手摸着他的下巴，抿住嘴直笑。他知道当时不要地、富入社，却故意跑到工作组那里要求入社。芳芳知道了这事，气呼呼地跑去寻王利吉。一見面，就罵：“你連我都日弄哩。你积极，你不叫我入社，你入……”还没等她說完，王利吉笑了：“妇道人家倒俺得个啥嘛。我是富农，知道他們不要我，才故意去……”后来，謠言傳到我們干部耳朵里，我們一个接一个地追，追到芳芳身上，她一口咬定，說是一个不認得的过路客給她說的……

我想，芳芳又在替富农打埋伏，不然，半夜三更她起来干

啥？我正要問她，她却先开了口：

“主任呀，你沒黑沒明地替人民服务，你真积极，起的这么早。”

我一听，真呕死人，沒等她說完，我就气狠地問：“你起这早干啥？”

“我娃他爸今个要上河东去，弄些菜，烙个菜鍋餅。”說着，她把手里的菜举得高高的。

“你娃他爸上河东干啥？”

“他，啊，沒啥事……”她支支吾吾地說：“我……我还忙着哩。”說罢，轉身匆匆地走了。

我跑到办公室，老二和工作組老秋就来了。我把前前后后的事給老秋一說，老秋說：“对，就这么办。”我們三个出了办公室，抬头看看天，月亮已西沉了，天快亮了。

## 二

半早晨，富农王利吉拉了一車土回来了。到十字街口，他見了我，故意大声吆喝着牲口，还对我說，他已經拉了两回了。我心里暗暗发笑：老滑头，你要的鬼把戏，我們早都掌握了。他把土卸在門口，叫他娃吆車走了，他倒裝的大模大样回家去了。

听人說，王利吉回到他的四合院旁边的大空院子里，他的碎脚老婆正在碾子上拉豌豆瓣瓣。她一看老汉回来，就噔噔地跑上来，問飢問渴。

王利吉一边抽水烟、喝茶，一边看着牛繞碾子轉，脸上堆滿了輕蔑的笑意。停了好長時間，才問老婆：“今早拉了多少

了？”老婆回答：“三斗。”富农狡猾极了，他想，你政府里叫卖的是余粮，不是饲料，我把豌豆拉成瓣瓣，看你要不？自从卖余粮以来，他把四五石豌豆都拉了。这时，他想着想着，呵呵地笑了，用手摸着脑后的小辮，觉得世上只有自己的本事大。

老婆用簸箕一边往碾子上倒豌豆，一边悄声问：“把粮食拉到阡东镇，你不害怕么？”

“怕啥？”王利吉坐在椅子上说：“半夜三更的，谁见来？况且，你没听见有人还把咱叫模范富农么？嘿嘿，真是……”

老婆看着老汉得意的样子，笑了。

原来，早在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运动中，王利吉在村里煽动破坏，散布谣言，群众愤恨极了，因而斗争了他。他怀恨在心，恨不得用刀子戳死几个干部。可是，他把小辮一摸，又想：“老蒋那么大的气候，都被人家赶到台湾去了，咱算个老几。”从此以后，他就把凶恶面目伪装起来了。他装得很穷，穿着补丁压补丁的衣服，拿块馊子圪塔，故意立在街门上吃。在各项运动中，假装积极，买公债，他第一个报名，义务活，他楞干楞干，每隔上三五天，还向干部汇报一次思想，叫群众给他提意见。但是，在背后，他却象狼一样的狠，破坏生产，造謠生事，他想把全社的干部都拉下台，叫他的知心人当上，把持政权。有个别人，不知道内情，被他的表面现象蒙住了，竟然还说他是个“老好人”，是个“模范富农”。

这时候，王利吉正在和他老婆有说有笑品麻的时候，芳芳进来了。一见面，她就由王利吉手里夺过水烟袋，慌张地说：

“我的爷呀！屁下咧，往阡东鎮轉移糧食的事，干部知道了！”

“啥？”富农和他老婆都吃了一惊，围上来問。

芳芳朝門外看了一下，見沒人，就把她夜里碰見我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王利吉。富农老汉一听，摸了摸小辮，思摸了一会，冷冷地笑了。

“你——”芳芳和碎脚老婆都莫名其妙，不知他笑啥。

“沒啥。一来，他沒攆，黑天半夜的他知道是我？二来，我走的是西南……”停了一会，突然，他脸又吊下来：“咱們先打听一下，看干部里头咋說。”

“在誰跟前打听？”芳芳問。

“給金輝几个。金輝冒失，兴許从他口里能得些消息。”

“这样能成么？”碎脚老婆害怕地問。

“哼哼！”富农恶狠狠地一笑，“我把他当第二个王三待哩。”

他說的王三，家貧，土改以后，日子还艰难，富农看中了王三这个劳力。平常富农給他点甜头，名义上說周济他，日子长了，老三就上了賊船。面面上他是和富农開互助哩，实际上是富农在雇长工哩……

三个人商量了一陣，芳芳和碎脚老婆繼續在空院子里拉豌豆瓣瓣，富农拿了錢，匆匆走出門，找金輝去了。

### 三

我們正在办公室里，研究阡东鎮寄米富农的材料。金輝气咻

咻地跑进来，說：“他媽的，瞎眼了，拉攏老子来了！”我們都吃惊地抬起头：“什么事？”金輝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把富农給他送錢的事說了一遍。最后还气狠地說：“真是狗咬呂洞宾——有眼不識神神！”

原来，这天早晨，金輝上地去了，沒在家。王利吉进了他門，嘻皮笑脸地对金輝媳妇說：“你孩子有病，怕要用几个錢，咱舍鄰亲己的，咋能硬着腸子不管……”說着，就把錢掏出来，金輝媳妇莫名其妙，推的不要。正在这会儿，金輝回来了。金輝問明情况，一下就气躁了。他把錢朝富农脸上抛去，拉着他要去見工作組。富农一看事色不好，拾起錢，夾着尾巴跑了。

金輝馬上要和我們去寻富农。我說：“你先要急，这不是么？”我拿起阡东鎮寄来富农的材料让他看。

金輝看完材料，气得大声直喊：“斗，斗他个狗日的！”

“对！你别看那个小辮辮有点封建，他呀，門道可稠，心可毒哩。”正在算账的登杰，拳头把桌子捶的咚咚响。

工作組老秋看着大家愤怒的样子，思量了一阵，觉得現在还不到斗的时候，便說：“你們要急。斗，还不是时候。現在看来，富农不只是轉移粮食、轉移农具、拉攏干部、倒卖黑市粮食、破坏生产，还想把咱們的村变成他富农的村，一手遮天。現在，咱們先把材料弄实再說。”

我考虑了一阵，說：“我同意老秋的意见，先搞实材料。”

当下，我們几个分了一下工，都分头走了。

第二天晌午，社員把我們围在十字街口，都爭着报卖余粮。正当大家你一石，他八斗，报的熱鬧的时候，王利吉过来

了。他先沒到大家跟前来，老远站着看了一会。猛然，匆匆跑到老秋跟前，右手竖起两个指头，装着很激动地样子說：“秋先生，为了支援国家建設，我再报五斗，和以前报的，一共是两石光荣粮。”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避过我的眼光，对登杰說：“會計，給我写上两石。”

“你再考虑一下，我都卖了一石余粮，看你二三十石压得住碼子？”一个貧农老汉对富农气狠地說。

王利吉黄眼珠子一轉，看看我，又看看老秋，見大家沒理他，想了一阵，猛地一轉身，用手拍着額头：“秋先生，我再加五斗光荣粮。”

老秋冷笑着說：“老实些，不要象挤牙膏一样。粮食卖给国家是光荣的，卖黑市可是犯法的。”

一听“犯法”二字，富农脸色唰地一下变了，变得象猪血一样，黑紅黑紅。他对老秋求饒似的說：“好秋先生哩……”

“不准这样称呼！”我生气地說。

王利吉又是弯腰，又是点头，馬上改口道：“啊，对，秋同志……你沒想我这瞎瞎成分，还敢卖黑市？我知法，我守法。对，对，看在秋同志面上，我把腰带再勒一下，为了建設‘社会’再报二斗光荣粮。”

“王利吉，你这倒准是弄啥哩？”金輝看着富农的那个样子，恨不得上去打他两个耳光。

富农用手抓住他的小辮，蹴在地上。半晌，他猛地站起来，拿拳头在自己的头上楞打、楞罵：“你落后，你頑固，你



……秋先……秋同志，我再报上二斗，这下子，劲弩圆了，一顆也没有了。”

我看出富农的門道了，他还想变戏法。我没有对他說別的話，只是說：“你先回去裝粮食，明天就送。”富农一听，一下楞住了，不知道該走还是不該走？看了我一会，猛地把眉毛眼睛又拧成了一个疙瘩，点了点头，扭身走了。

富农走远了，老秋把大家叫到一块，說：“富农的心不会死，回家准要藏粮食，咱們要发动群众，提高警惕。”

#### 四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富农回家后，就是藏粮食了。

那天，富农由十字街口回去，牙咬的咯咯响，眼珠子都成了紅的，馬上命令家里人藏粮食。偏不偏，就在这时候，富农的二儿媳妇要走娘家去。富农正在火头上，沒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罵：“你眼睛瞎着哩。人家要日塌我哩，你看笑声？啊！”

儿媳妇不管王利吉千說万說，还是一口咬定要回娘家。富农气的小辮竖了起来，他咬紧牙，狠狠地打了儿媳妇两个耳光。

“嗚嗚……”儿媳妇哭了，边哭边嘟囔“你就把我沒当人……”

“要哭，要哭。”富农老汉見媳妇哭了，害怕外边人听見了，又哄势地說：“我倒为誰来？还不是为了你們，我死了，棺材里能裝一顆粮食？都不是三岁小孩子了，懂事的人嘛！”

媳妇强不过阿公，沒走娘家去，和他們藏了一中午粮食。

媳婦受了一肚子冤屈，吃罢晌午飯，跑到隔壁她二姨家里，訴苦去了。

二老婆在村里，为人正直、善良，人們都欢喜她，一些妇女还常到她家里去談心。

“二姨呀，唉嘿嘿……”二媳婦見了二老婆的面，沒說話，先哭了。

“好娃哩，你哭啥？”二老婆关心地問。

“人家打……打我……唉嘿嘿……”

“誰打你来？”

“再有誰？歪人么。”她摔了一把鼻涕，压声低气地把富农老汉打她的情况，对二老婆說了个根打梢。說毕，她看着二老婆吃惊的样子，知道把富农藏粮的事說失了口，又害怕地对二老婆說：“二姨，我知道你口紧，这话只要你給旁人不露风，我給你老人家做双寿鞋。”

二老婆是个貧农，要看她人老了，平常工作积极得很。这天，富农二儿媳从她家里回去以后，她馬上就跑到办公室里来，把这事告訴了我們。

我們听了二老婆說了富农藏粮的事，又生气，又好笑。当时，好多人要求到富农屋里去搜查，我挡住了。忽然，一个社員跑來說：“我刚才路过富农門口时，听見富农在家里摔碟摔碗，口口声声罵着‘糊涂虫！’二儿媳只是‘嗚嗚’地哭着。还有芳芳尖声吵着：‘好我的爷哩，人家知道了，你还能把事罵成沒事，快想个法子呀！’最后，富农狠气地說：‘……只有这一条路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怕他娃不上鉤……’”

当天，我把富农捣鬼的情况向乡上汇报了。我由乡上回来，刚走进东巷，就碰见了王利吉。

王利吉一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三爷正想找你……”看样子他想说啥，嘴唇动了几下，没有个词儿。停了下，他才对我说：“三爷回去把粮食统统盘了一下，还有点，再报一石。”

“好么。”我冷冷一笑。我想，看你还要什么花招？停了一会儿，他开口问起我的过活来了，开口一个“咱们爷孙俩”，闭口一个“有困难言传”。我气急了，说：“我的过活，与你有啥相干？”

富农碰了钉子。他忽然眼珠子一转，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公无私，不受贿。三爷我的日子也难混，你把我那二斤肉钱给我。”

“二斤肉？”我楞住了，“啥二斤肉？”

“一九五四年过年那二斤肉。”

“那二斤肉是你的？哼……”我想起来了。一九五四年春节，富农杀了一头肥猪，在村里卖。腊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回到家里，看见灶房里挂了一吊子肉。我问娃他妈，她说是她娘家送的，我也没有在意。谁知道才是富农送的。我气的浑身颤，由腰里掏了一块四毛钱扔给他，扭身走了。

我回到屋里，把娃他妈骂了一顿：“你呀，富农不是给你吃肉哩，是给你吃毒药哩。以后立场要站稳，拿出咱贫农的骨气来……”

## 五

王利吉的材料都調查實了，还把阡东鎮他妹子、外甥也叫来了。我們要开会斗争这个狡猾的违法富农。

在斗争会上，社員紛紛揭发王利吉倒卖粮食、破坏生产、拉攏干部、造謠生事等等非法活动。王利吉站在台子上，垂着手、弯着腰、低着头，看不見臉，只見他那小辮，朝前竖着，他战兢兢地說：“都是事实，我知錯，我伏罪……”

一个女社員說：“你才是个假积极，假模范！今天才把你認清了……”

“咱过去警惕性不高，以后要好好学习。”一个青年說。

我說：“往后，咱再不能麻痺大意了，这就是阶级斗争。咱們一心一意建設社会主义，可富农是黑心腸，还一定要搗乱社会主义，要走資本主义的老路。王利吉，老实告訴你，此路是万万行不通的，你走的是一条死路，只有乖乖接受改造才行……”

这天会上，经过揭发斗争，根据王利吉的非法活动，决定交群众管制了。会后，我們对芳芳进行了教育。

王潤福 口述

段学貴 整理

## 一場斗爭

为了整頓和巩固农业社，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一九五七年秋后，咱农村开展了轟轟烈烈的整风运动。

十月的一天，整风动员会一开毕，社員們便爭先恐后地鳴放开了。会写字的人就自己写大字报，不识字的人，找別人替他写。吃一頓飯的工夫，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就貼滿了大字报，社干部跑来跑去，忙着抄录大字报上的意見。我才貼出一张，袁書記走了过来，細細地看了一遍，說：“提得好，提得好，像个主人公的样子。”領導上这么一鼓励，鳴放就更热火起来了。

社員們鳴放，是真心为了社好。但是，那些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却长着另个心眼儿，藉党整风，挂起羊头卖起狗肉来了，攻击咱党的領導，攻击咱社会主义。这时候，村子里有一个人，疯狂了，腰干挺的老起，“噔噔”一忽儿村东，“噔噔”一忽儿村西；张家进，李家出，成了全村最忙的人了。

这人叫王彪，在国民党陆軍学校受过訓，胡宗南炮兵营当过排长。解放前，这家伙一回村，在街头一跺脚，滿村的房子都动彈哩。誰見了都怯火。解放后，刀把子攥到咱穷人手里

了。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他娃子不敢胡拧刺了，但喇心还是白的。他故意把国民党那肩章子、领章子和青天白日的军帽，一直藏下来。常常暗地里兴风作浪，得空就想挖咱新社会的墙角。

那天上午，我正在门口看大字报。王彪摇头晃脑地走到我跟前说道：“保真，你嗚放得美。”他用大拇指在我眼前晃了晃，趁势在我身边坐下来。接着，他从腰里掏出一根香烟，鼻子朝天，假装亲热地说：“尝尝这个吧。”

“咱没喇口福。”我顺手掏出自己的旱烟锅。

“嘿！”王彪冷笑了两声，鬼头鬼脑地向四面一看，悄悄对我说：“保真，你咋不嗚放大的哩？”

“咋个才算大的？”

我这一问，王彪的话布袋张开了，他屁股又往我身边一挪，拍了拍我的肩膀，挥舞着两只手说：“这多得很嘛！比如咱社搞什么科学研究，什么丰产田，都不是胡整吗？还有什么合作化，明明没有单干好呀！还有什么统购统销政策，把农民的粮食一家伙都哄骗去了……”

我一听，觉得王彪口里出来的气，味道不正，就说：“你有你就嗚放嘛，你的嘴还能长到我头上。”

“怕啥？咱一块放……”

我没理他，扭身向家里走去。王彪紧跟几步，见我头也没回，嗤地一笑，骂了声：“没彩！”又转身钻进郑守业的家里去了。

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郑守业正在院子里拾掇家具，见

王彪进来，打了个招呼，又低头忙着自己的活。王彪不在乎这个冷场，掏出两根纸烟，给郑守业怀里扔了一根：“给你吃根顺气烟。”接着，就盘腿坐到郑守业跟前，压低声音说：“守业，你最近都没听到外边的风声：北京、西安许多不满新社会的大人头，都向共产党开了刀，我看这天快要变向了……”

郑守业的手哆嗦了一下，但还是继续做着手里的活，一点表情也没有。

王彪耸了耸肩膀，沉思了一忽儿，又狞笑地说：“守业，哥给你通个风：社里这几天追查你偷麦那件事哩。”

“啊！真的？”郑守业猛地抬起头，瞪大两眼望着王彪，手里的钉锤早落到地上了。

郑守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常常偷社里的东西。这年忙天，他看到社里丰收了，麦堆像座小山似的，就起了瞎心。半夜里把几袋麦子，偷偷地埋到自己后院的柴堆里。这件事，除王彪知道外，他认定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人常说：麻雀飞过都有个踪影。他做贼心虚，听到要整风了，早一连几夜都没有合眼。现在，他听王彪又翻腾这事，屁股底下像放了一把火，更坐不住了。

王彪见郑守业丧魂落魄的样子，又狡猾地说：“不怕，咱哥儿俩是心换心，你不说，我不讲，给他来个死不认账。”他显得很有主意，郑守业这才松了口气。两个又嘀嘀咕咕了半晌午。王彪临走时，还叮嘱郑守业：“就照说下的办。今天晚上开会，咱往他共产党疼处挖，这是共产党叫咱鸣放呀。”

晚上，开群众鸣放大会。王彪可不像以前开会不叫不来的那

个疲沓劲，老早就抢着上场了。他坐在郑守业的跟前，嘴角吊根纸烟，从嘴里喷出一串串烟圈，然后又吸进去，那副国民党的臭架势又摆出来了。

会议一开始，袁书记向大家又反复讲了农村整风的意义，号召群众大鸣大放。袁书记的话刚一落点，会场就热火了，有人说，小队的粮食保管制度不严，给瞎人造成鑽空子的机会；有人批评有些干部安排活路不和社员商量；也有人说，有些干部说话给社员耍态度……

那阵儿，王彪眉开眼笑，暗暗用肘子戳了一下身边的郑守业。于是，郑守业站了起来，吞吞吐吐地说：“统购统销把农民的粮食弄完了，把我娃饿得成天价哭。社里还搞什么科学研究，真是胡整。哼，又是啥密植、丰产……”

王彪嫌郑守业说得没劲，烟头一摔，往起一跳，大声吼道：“郑守业说的都是实情，我连稀饭都快喝不上了。合作化前谁家是这个穷样子？还搞什么丰产，全是拿社员的钱合泥……”说着，他左手叉腰，右手指着墙上的各种锦旗和奖状，质问社主任王保京：“你不顾社员的死活，光图个人名誉。我问你，这些东西能吃还是能喝？”

看着王彪那股疯狂样子，当时把人的肠子都气断了，我恨不得当场给他几个耳光。可是回头一看，袁书记和保京，安然不动声色，我又把喷到口边的火咽下去。姚生枝老汉，拳头握得咯嘣响，脖子上青筋暴的一筷子高，看样子也憋不住了。正海、王连一些年轻人，气的两只脚把地跺得通通响。

一散会，大伙涌进了袁书记的房子。姚生枝老汉气呼呼地



說：“袁書記，有他王彪放的屁，沒我們說的話？這惡火我是嚥不下去了。”

“鳴放歸鳴放，誰要說黨的壞話，就撕爛他的嘴。”劉桂梅幾個老婆也直嚷嚷……

袁書記把筆記本子一合，很鎮靜地說：“急啥嘛，叫他放。放出來，咱們可以辯理。烏雲遮不了太陽。怕啥。”保京也說：“大家要沉住氣，咱人民的江山是鐵桶江山，幾條小魚翻不了大船。”

大家這才穩實了，有底了。

一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村城門的大牆下，圍了一堆人，吵吵嚷嚷。我跑過去一看，是幾張寫得密密麻麻的黑頭大字報，把黨在农村里的各項政策，齊齊攻擊了一番。好個毒火蟲！從字體上，我一眼就認出是王彪寫的。我氣的正想伸手撕掉它，却被保京擋住了：“彘撕！彘撕！撕了便宜了他。貼到這兒叫大家看看，也知道誰在說鬼話。”劉桂梅老婆不識字，忙叫旁邊的一個小學生給她念。她聽了兩句，就把腳一跺，罵道：“作孽死了，比瘋狗還惡。尋他個嚼爛舌頭的去。”

“對！和他王彪擺理走。”

社員一股風似的向王彪家里涌去。

這時，王彪正在家里吃早飯，他手里端着白米米湯，盤里擺着黃腊腊的油餅子。他見我們進來，連忙放下碗，點頭哈腰，又是倒茶又是遞烟。

姚生枝老漢，把旱烟袋往后梁一插，一步跨上前去，說：“你別費心了，我們不是窮的來吃烟喝茶的，是來和你辯理

的。”

王彪的脸色唰地变了。

正海指着王彪正吃的飯，斥問道：“你罵政府不給你吃，你現在吃的啥？白米湯、烙油餅都吃不下，莫非給你吃人參不成？”

社員們这个質問一句，那个質問一句，王彪把嘴張了几張，却吐不出一个字來。

正在这时候，保京來了，說：“大家先回去吃飯，有問題咱們擺在群众大会上談，叫每个社員都辯論辯論。”

大家出了王彪的門，也顧不上先吃飯，都写起大字報來。

霎时，反击的大字報，把王彪的大門里外的牆，一下子貼严了。

这天晚上，刚喝过湯，會場上坐滿了人。白晃晃的汽灯，照得滿場通明。王彪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嘴里噙着旱烟袋，裝着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气。然而，他的一双黃眼珠子，溜來溜去，却掩飾不住內心的惊慌。

辯論會开始了。王彪就站起来說：“我給大家檢討，我說錯了話。这都怪我那胡涂的婆娘，总嫌自己娃手里的饅小，整天嚷嚷，把我头鬧昏了……”

“你哄那个傻娃子！”火性子王振英，沒等王彪說完，就开了炮：“王彪！你妄想一手遮天。我問你統購統銷那陣，死不賣余粮，到处乱喊叫，把余粮都弄了啥？你想反对共产党，破坏我們的美生活，瞎了你的眼睛，一万个不行！”

姚生枝老汉从人縫里挤到王彪跟前，指着王彪的鼻子說：“你这国民党的鬼魂，心长在脊梁上啦，你說現在不如解放前，

我問你。旧社会里，白灵宫的受苦人，日头东山背到西山，脊梁压弯，一年到头，誰吃过个飽肚子？誰穿过一件新衣服？解放后，誰家烟筒一天不冒三次烟，誰过年过节，不是換旧穿新？你說說？”

一提解放前，王連他婆哭了。老婆把拐棍在地上敲的“通通”响，說：“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一家的骨头都不知散伙到哪儿去了。你‘王排长’說解放前好，那时你抖威风、講排場，吃的我們穷人的肉呀。你娃要推倒党和社会主义，我就豁出老命和你拼。”

这时，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了：“我們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哪一样你滿意？你說說……你处处和我們是两个心眼……”

我的話还没說完，一个紅領巾学生走上前說：“他的心瞎透了。我見他在塬上給棉花上扳油条，把棉花都齐腰折啦。”

“我检举他！”冷不丁的一个声音，从后边墙角角傳來。大家扭头一看，是郑守业。郑守业上前一步，說：“我上了王彪的賊船啦。多亏大家救了我。我現在明白了，上次整风会上說党和新社会的坏話，就怪我这瞎瞎思想，沒改造好，跟他王彪跑了。从今后，我要实心跟党走，朝合作化的正路走。有不节不到的地方，大家美美批評我。”接着，他把王彪如何向他煽风点火的底細，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群众更激怒了。技术股长馬书秀，手指着三彪的鼻尖，說：“王彪，你家也是做过大庄稼活的，我問你，白灵宫玉米打到三百、四百，丰产田打到八百、一千五，你爷手里見過？你

爸手里经过？……”

“叫他王彪再睁开眼睛看看……” 馬书秀还没说完，王万英提着一捆半扎长的麦穗子，正海抱着一捆尺把长的玉米棒棒，刘桂梅老婆拿着两株小树一样的棉花，黄灿灿，白闪闪地摆了一方桌。

王彪低着头，不敢看这些东西。

“打垮王彪的威风！”

“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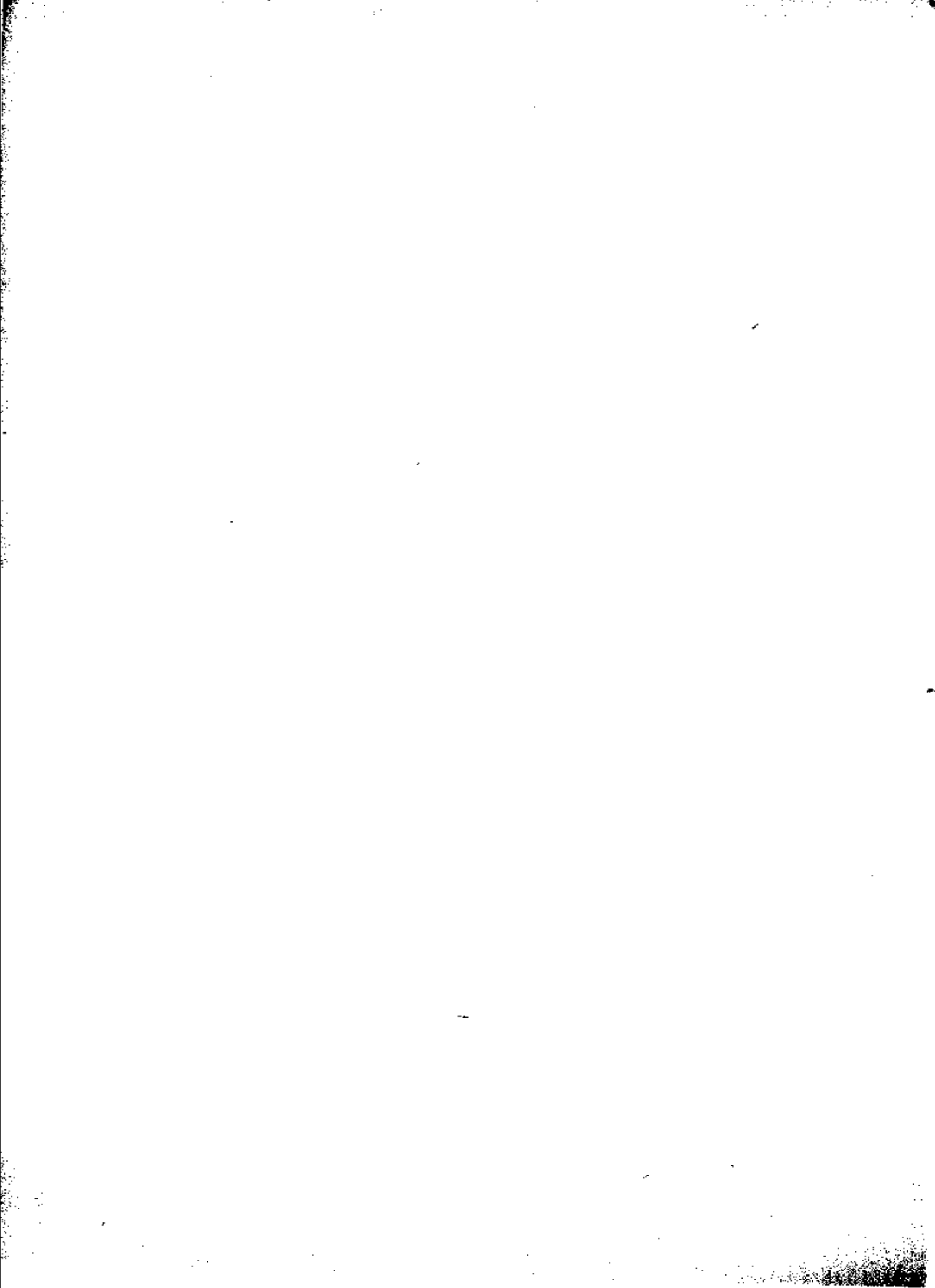
“毛主席万岁！”

这时，王彪的脸色变得苍白，浑身颤抖着，在铁的事实面前，头低下去了。

打垮了坏分子的进攻，社员们眼明了，心亮了，生产更热火了！

王 保 真 口述  
段学贵 段维沛 整理

第 三 輯



## 荒滩巨变

农历八月，正是秋庄稼盛长的季节。

涇河滩上绿油油、齐臻臻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好象无边无际的青竹林。社员们一出跃进村，就淹没在这绿色的海洋里，看不见人影，只听到愉快的歌声此起彼伏。从这里路过的人，没有不停住脚步，惊叹几声：“好家伙，以前的野草荒滩，竟变成一片良田。”

望着这片大丰收的景象，不由得叫人想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一些事情来。

还在一九五七年冬天，我们全体社员就提出了“荒滩变良田，低产变高产”的战斗口号。接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积肥施肥的生产高潮掀起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涇河两岸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到处是欢乐的歌声。那年冬天，在涇河滩上修了一百多亩水地，还把涇河堰边的坡地改造成了梯田。

一九五八年春节一过，为了增产粮食，扩大耕地面积，我们又向涇河荒滩要粮了。

那天，天气格外晴和。早饭后，集合的钟声响起来了。社

員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連剛過門的新媳婦也都扛着鍬頭跑來了。街道上擁擠，熙熙攘攘，比趕廟會還熱鬧得多。

社主任王保京，像往常一樣，格外有精神，頭上扎着條白羊肚子手巾，黑布小褂上緊着條白布腰帶，扛把明晃晃的鍬頭，笑容可掬地站在人堆中間。他見大家都到齊了，一個箭步跨上碾盤，高喉嚨大嗓子地說：“乡亲们！今天，咱們又要向東河灘開火，把野草斬絕除盡，讓頑石搬家，叫千年的荒灘乖乖地給咱們生產出糧食、棉花，支援國家工業化。大家說行不行？”“行！”幾百人高舉着鍬頭、鋤，喊出了同一個聲音。

這時，站在保京身旁的王正海跳上碾子，把手中的紅旗一展，上面寫着：“大戰東河灘”五個大字，紅旗在陽光下迎風招展，更加紅得耀眼。

出發了，社員們渡過溼河，涌向了東河灘。七十多歲的王高修老漢，也提著糞籠，高高兴兴地走在人群中。這個老漢，多年來已不常下地，大躍進的鼓點，却敲得他在家里坐不住了，整天找活干，你若勸他休息，他才不答應哩。保京深知老漢有股子倔勁，便故意說：“三叔，今天大戰東河灘是重活，我看上了年紀的人就變去了吧。”

老漢一听，白花花的胡子翹得老高，眼睛一瞪說：“咋？只准你們青年人躍進，就不許我們老漢躍進？”

走在旁邊的王保元老漢，笑咪咪地插了一句：“保京，大哥也要騎上千里駒呢！”

東河灘上熱鬧起來了。保京大聲喊道：“干！小伙子



們。”說着便把黑棉袄一脫，穿一件白布小衫，掄着鋤頭，首先干起來了。接着，小伙子們的鋤頭雨點般地落在地上，姑娘們抬着石頭穿梭似地跑來跑去。

廣播筒里傳出了保京的聲音：“社員們，紅旗競賽開始了！咱們任務包干，那一隊完成得最早最好，紅旗就屬於那一隊。”話音剛落，涇河灘的最高處，果然豎起了一面鮮艷的紅旗，在微風里呼拉拉地飄揚。社員們一見紅旗，鋤頭掄的更快了，跑得也更歡了。

青年隊長王正海，右胳膊用力一揮，喊了聲：“加油！”青年隊隊員們就像一群出山的猛虎，很快跑到各隊前面去了。王正盈對正在扛石頭的保正說：“紅旗是咱們青年隊的，決不能放過手。”保正把額上的汗一擦，笑着說：“哪还用說，你都沒看啥火色！”說着，他嘴向旁邊的婦女隊撇了撇。

嗨！婦女隊也干得真爭勁。新過門的媳婦張淑琴和張花芳，干得起了性子，干脆把棉袄一脫，袖子一挽，用手帕把兩條長辮子扎到頭頂上，鋤頭在石頭上碰得火星子亂濺。你再看看婦女隊長杜秀蓮吧，她真稱得上“穆桂英”，雖說年近四十，可擗上石頭，臉不紅，氣不喘，跑起來一溜風。正在這時，有人刨出了一塊大石頭，王竹琴就和她开玩笑地說：“二婆，這一下恐怕搬不動了吧？”她沒吭氣，往下一蹲，忽地把石頭抱在懷里，往肩上一扛，三腳兩步就扔到河裏去了。她擦了擦臉上的汗水，放開嗓門喊道：

青年隊，干得歡，  
婦女勇猛沖上前。

保質保量保安全，  
奪走紅旗有何難。

杜秀蓮喊聲剛落，王正海領的青年隊也喊了起來：

婦女隊，莫夸口，  
紅旗永遠奪不走。  
力使到，鏃掄歡，  
千年荒灘變良田。

這時，河岸上一前一後走來了兩個老漢。前邊担担子的是保京他爸王書田，後邊提碗的是村里年紀最大的五保戶王大成老漢。原來兩個老人見大家都勞動去了，便悄悄地商量了一下，坐在灶房裏燒起水來。兩個老漢老遠就喊：“娃孫們！水來了。”

來到河灘一看，王大成老漢高興極了，拍着書田老漢的肩膀說：

“老伙計，咱烽火社的人，干劲就是大呀。”

“干劲不大還能躍進？”

休息了。有的喝水，有的唱戲，有的打撲克……婦女隊長杜秀蓮被大家圍在中間，大家讓她表演一個節目。她把玉竹琴的花棉袄往身上一披，扭起秧歌來。這可把大家笑壞了，又鼓掌，又吶喊。她一邊扭一邊唱：

躍進年來躍進月，  
躍進月里喜事多。  
男女社員放聲唱，  
越唱心里越快活。

一人唱歌万人和，  
跃进歌声震山河。  
来年若从这里过，  
荒滩变成米粮窝。

杜秀莲唱完后，大家齐声喝采。不知是谁喊道：“让咱主任来一个好不好？”“好！”正盈把保京从人群中推到中间，保京笑着说：“好好好，我来一个。”他提高嗓门，大声唱道：

跃进红旗迎风展，  
奋力大战涇河滩。  
今日洒下英雄汗，  
来年粮食装满仓。

保京唱完，忽然，王正海又领着青年队，朝着妇女队喊道：

妇女队，老牛车，  
曳断绳索难上坡。  
东河滩上比战果，  
红旗一定属于我。

妇女队也不是好惹的，一听这话，队长杜秀莲高声喊道：“干！给这些小伙子些利害看看。”哄的一声，各队又干起来了。

这两个队，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干起活来不相上下。最后，青年队费了好大力气，才算把红旗争到手。这样大干了两天，三百多亩荒地社员们的歌声和欢笑声中，平平展

展地躺在了人們的面前。

春耕开始了。

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們就过了河，在新开的滩地上种棉花。王保正問：“队长，这边又增加了这么多新地，社員又滿村子嚷嚷开了：非要在这边建村不可。今年是否有向？”还没等我开口，王正海高兴地从河西跑过来说：“中荣，党支部和社管会根据社員的意見研究确定，要給河这边建村了。”

一听这话，我和王保正高兴得一跳三尺高。回家吃饭时，刚一进村子，保正便把鞭子一撂，就往社管会跑，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我报第一名！我报第一名！”

我很快地把牛拴在树上，也跟着保正飞快地跑去。一进社管会，我的天！来的人可真不少。放羊老汉王金柱在人群中吵吵嚷嚷，貧农王作云連拥带挤。大家纏住袁書記，爭着报名。袁書記顧了这个，顧不了那个，笑着說：“好好好，大家先別急，一个一个来。”

为啥大家都爭着往涇河东搬呢？

原来，全社总共有两千多亩土地。涇河从中間流过，把三百多亩地隔在了河东，人在河西，地在河东，給作务上带来了許多麻煩。人常說：“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涇河平常看起来，平平靜靜，可是涨起水来，像一头发怒的野牛一样，橫冲直撞。每年一到五、六月，金黄金黄的麦子快要收割了；八、九月的时节，白花花的棉花也該拾了。就在这两个节骨眼儿上，涇河偏就发了洪水，一涨就是好几天。人們只能眼睜睜地

望着对岸的麦子一天天焦干落粒，棉花一天天脱壳掉地，心里真像油煎一样难受。誰不是日日想，月月盼，給河东建个村呢。可是，在互助組、初級社时，咱們力量不够啊！高級社人强馬壯，又逢大跃进年月，新开出了四百多亩荒地，河东的地就更多了。因此，社員便紛紛建議社管会給河东建村。眼前就要建村了，你想，誰不兴高采烈呢？

不久，經党支部和社管会研究后，讓我們十一戶先搬过去，社里帮助社員到外地購買木料、磚瓦。同时，还抽了十六名青壯年組成基建队，打墙、盖房。

这天，我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高兴地大声喊：“媽，批准啦。”

我媽还不知道是啥事，笑着問道：“看把你高兴的，批准啥啦？”

我兴致勃勃地說：“社里批准咱搬到河东去住。这几天就要动手准备呢。”

“你說啥？搬到河东去？”媽吃了一惊，好半天沒有开腔，他看看房頂，又看了看屋里的盆盆罐罐，过了好一会儿，才問我：“中榮，咧是誰叫咱搬的？”

我看着媽那迟疑的神色，不由得笑着說：“媽，是咱志願报名的。”

媽才慢騰騰地說：“在这边安安稳穩地住了几輩子了，到你手里就住不成了。搬到荒滩那边，亲沒亲，鄰沒鄰的，咋行？”媽見我沒吭声，又說：“咱在这边不缺庄子不缺房，搬过去到底图了个啥？”

我抓住这个机会，問她：“媽，你說咱这庄子和房是哪里来的？”

这一問，我媽不做声了，又陷入了沉思。我知道：每逢提起这事，她就想起解放前的苦难日月。我說：“現在大家都在大跃进，千年的荒滩，几天就变成了良田。咱們新建的村子，很快也会接上电灯、电话、广播的。过去后，和咱这边的村子是一样的。在那边建村，就是为了把河东的庄稼务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設，让大家把日子过好。”

这么一說，媽低下了头，半天，才叹了口气說：“中荣，你媽也不是那号子不通情理的人，媽只觉得猛地要离开这个家，心里总象有个啥牵着一样。搬就搬吧，哪搭都归咱毛主席领导。”

一个崭新的村庄建成了。我們剛搬到河东去，房子还没顧得收拾，“算黄算割”就叫开了。常言說：“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轉眼，全滩的麦子一下子都黄了。根据社管会的布置，立即进行抢收。大家一致說：“今年是大跃进的头一年，也是咱新立家的头一年，咱一定做到細收細打。”这年麦收就是快当，不到三天的功夫，就把一百四十多亩麦子割完了。

恰好在这时，涇河又发了大水，把我們与河西隔絕了。沒有車，我們全村人一齐出动，抬的抬，担的担，背的背，拉的拉。别看劳动这样紧张，可是看到这丰收的麦子，看到这新盖的房子，哪个人不是干劲倍增呢？

麦收后，我們紧接着进行紧张的秋播。这时，袁書記和保

京陪同县委孙书记来了。我们把建村、抢收麦的事向孙书记作了汇报。孙书记满意地笑着说：“你们的干劲可真大啊！”我们都愉快地笑了。孙书记又问：“你们村子叫啥名字？”

我们回答说：“还没顾得起呢。”

保京说：“孙书记，你给咱起个名字吧。”

孙书记想了一想，笑嘻嘻地说：“今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你们这村子是在大跃进中诞生的，我看就叫个‘跃进村’吧。”

我们一听，都高兴地說：“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孙书记看着大家的高兴劲，接着又说：“村子叫个跃进村，可你们得在生产上更要好好跃进哩。”

自从有了跃进村，荒滩一天一个样。现在修了水渠，并且在涇河拐弯的地方安上了抽水机，荒滩地全部变成了肥沃的水地。村子周围也出现了枣园、苹果园、瓜园、菜园。村里又安上了电灯、电话、广播，现出一片兴隆景象。你要站在塬头上往下一望，我们村子跟一张画一样，好看极了。

王中荣 口述

王尚均 整理

## 探 索

### 一

那是一九五五年春天，一个中午，保京从县上开罢会，往回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党号召咱们农民要多打粮食，哪就非得从各方面寻找增产办法不行。他走在村南的塬头上，看着弯弯曲曲的涇河，从北山流来，又向东流去，河两岸的土地，东西一眼望不到边儿。休闲的棉田，耙耨得平平整整，夹在绿色的麦浪中间，一块一块的，像幅画儿一样。这时候，他忽然想到：这些休闲的棉田，白白躺上半年，一点啥也不种，太可惜了。为啥不利用它多生产些粮食呢？早听老人说过，这里过去有人在麦收后还种过棉花，如果可以的话，这不是一个增产粮食的好窍门吗？

保京一想到这里，心里非常高兴，回到村子，连家门都没进，就去找技术股长马书秀商量去了。书秀虽说是个做庄稼活的老把式，可是也不知道麦棉两熟怎么个两熟法，只说：“光听人这么说，可咱还没见过呢。”保京说：“没见人种过，咱不能试的种种吗？”



当天晚上，保京喝过湯，又去找王元亨老汉請教。碰巧元亨老汉抱着孩子迎面走来。老汉听保京一說，便坐在大槐树底下，把烟袋鍋的灰彈了彈，捋着胡子談了起来：“这可是个大好事呀！大概是民国二十一、二年吧，那时你还小呢，那一年呀，天爷大旱，二、三月都沒下过透雨，麦都收到場了，才落了一犁雨。种花太迟了，有人把花籽撒到地里，說收不收，碰碰运气。可那一年的产量还不低，我在渠北种了几亩花，一亩还拾了二十多斤皮棉呢。后来，拔了棉秆，还跟上种麦。”老汉見蹲在旁边的保京听得入迷的神气，笑了笑，鼓励保京說：

“你們青年人，懂得咧新技术，脑筋灵活，試的种种，許行哩。”

听了元亨老汉的話，保京的信心更强了。为了吸取更多的經驗，他把村里几位老人都問遍了。还專意召开了老农座談会。风声一傳出，有些人撇起凉腔来了：“‘王疯子’又逞能了，玉米丰产了，县上省上一奖励，就不知东西南北了，又搞啥麦棉两熟啦。”別人撇凉腔，保京早听慣了，他担心的倒是時間短，花开不了。后来，他听說涇阳棉花研究所用营养鉢育苗，就給书秀、建元說：“人家棉花研究所能試用营养鉢，咱农民为啥不能試用呢？不会咱們学嘛。”后来，他們在农业技术站赵启文同志的帮助下，不只使用了营养鉢，而且，还能动手制造营养鉢压制器。他們用自己制造的营养鉢，在咱們这里試种了几年，一亩地拾过四十斤皮棉。村中年紀最大的王大成老汉，背上籠子走过地头时，看着这些移栽的棉花，不由得翘起大拇指笑着說：“如今这世道光出奇事，連皇上咒过的栽

不活的棉花也栽活了。”

用营养钵复种的棉花虽然不错，还能解决棉粮争地的问题，可是要大力推广还是有困难的。你想，把育好的苗苗一棵一棵往大田移栽，多费事呀。尤其在夏收正忙的时候，哪里来的那么多劳力呢？再说这样复种的棉花，霜后花比较多。保京为这事，把脑筋伤扎咧，吃饭、走路眉头都皱的紧紧的。有一天早晨，保京和书秀、凤祥、万英一些人正在作营养钵的时候，王元亨老汉挑着拾粪筐子过来了。他把筐子放下，用手捋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如今你们青年人就是行，连科学家的营养钵都学来了。不过，这家伙霜后花还是多，也太费人了，你们咋样子再改进改进就好了。”保京正在拿着铁锹配料。他满脸汗水，说：“你说的对着哩，要多打粮食，光靠营养钵育苗是不行的，咱们还要想更好的增产窍门呢。”

可不是，那几天，我们一块商量，又在寻找更好的增产窍门了。

## 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保京去西安参加陕西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有一天，代表们参观了西安郊区五一蔬菜合作社。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保京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五一蔬菜合作社，人家一块菜地套十来样菜，粮食为啥不能套种呢？老农不是有句俗话说：“要得富，地里庄稼开个杂货铺”吗？他愈想愈觉得套种是增产粮食的一个更好的门道。想着想着，他翻起身，开了灯，又翻看会议上的文件。和他一起来参加会议

的全国林业模范王德生老汉，就睡在对面的床上。老汉被保京惊动醒了，抬头看看窗外深蓝色天上的月亮说：

“你咋还不睡呢？二十二、三，月落正南，天都快亮了。”

“大爷，你说人家五一蔬菜合作社的喇叭菜，产量咋那样高？”

“人家搞套种，当然比单种产量高。”

“我想粮食作物要是套上几样子，高的是玉米，低的是豆子，下边再套上红芋，那一亩地的产量该有多大呀。”

一看保京那入迷的神气，王德生老汉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行呀，人常说‘一层楼上七朵花，不收这家收那家。’可咱过去没有套种的习惯，有人给棉花地边种行豆子，或者给中间套些芝麻，全当捎带活儿。你既有一股钻劲儿，那就试试吧。”

王德生老汉在庄稼行里也是个能手。保京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要老汉指导。两个人一边讨论，一边画图，一直合计到吃早饭的时候，连脸都忘了洗……

开完会后，保京又特意跑到西北农学院，向教授们请教。赵洪璋、牛联星、苏献忠几位教授，看着保京的套种设计，一方面鼓励，一方面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为了能早一天开始搞试验，当天，保京赶着回到社里，首先向社干和社员们传达了省上会议精神后，接着便把套种设计的图样拿出来，和大家商量：“咱们要增产粮食，非在耕作方法上找门路不可。咱们今年在玉米地里，试验套上红芋，后期再套上豆子，提高土地的

利用率。这样地里的庄稼有高有低，也便于进行管理，还能充分利用阳光。大家看这个种法行不行？”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王金寿老汉高兴地把烟锅一扬一扬地说：“敢这么试验，就是好样的，四叔务菜，也要赶他五一社哩！”

过了不几天，保京和我们选了一块地，就开始深翻了。忽然，从村南来了一伙人，等走近才看清是赵洪璋、苏献忠几位老师来了。原来，他们为了帮助我们搞试验，特意从西农赶来，这对我们鼓舞可大啦。老师们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研究，直到把地整好，按计划把玉米、红芋种好以后才走了。

此后，保京和我们就像经管自己的小孩一样，经管着这一块庄稼。还在地头插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玉米、红芋、豇豆套种试验田。”

一天早晨，太阳刚冒花，保京、袁书记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套种试验田里追肥。保京一面追着肥，一面看着四周将要成熟的麦田和长得绿茵茵的棉田，又在想心思了。这几天来，他又在考虑粮棉套种的问题了。他想：粮食和粮食可以套种，为啥粮食和棉花不能套种呢？咱们不能只顾增产粮食，不要棉花，社会主义建设离了棉花还行？休息的时候，他便把这个想法告诉大家：

“我看收了小麦以后，把地一翻种成玉米，留成宽窄行，秋后在宽行中种成小麦。玉米一收罢，留成明年的棉花地。明春，不就成了麦棉套种了吗？”

袁书记考虑了一会，说：“这样种法可以解决棉粮争地的

問題。咱們設計一下，再撥出一塊地，大胆試驗吧！”

任鳳祥一邊在地下畫圖，一邊說：“這個種法還詔。我再出個點子：在玉米寬行中種成毛苕子，八月一壓青，再種小麥，比上次糞都美。”

王建元老漢說：“瞭瞭瞭！還能解決活路緊張，勞力不足的困難。我看把這塊試驗田叫個‘萬能田’吧。”

保京說：“大家多出些點子，回去咱們再好好研究一下。”

當天，我們又找西北生物研究所的下放鍛煉的楊彭年、任尙學同志商量。他倆一聽要搞新試驗，就熱心地參加進來，和我們一起設計鑑定，一起翻地施肥。我們在地頭上，插起了一個大木牌，上面寫着：“萬能試驗田。”

這兩塊套種試驗田，庄稼長的就是美。一天來這裡的人不斷頭，看過的人沒有不稱贊的。這年秋里，玉米收了以後，我們都到“玉米、紅苕、豇豆套種試驗田”去挖紅苕。大伙喜氣洋洋地談論着，誰也沒有見過長得這樣好的紅苕蔓。

馬書秀歪著頭問任鳳祥：“老任，你估這一窩能挖多少斤？”

老任說：“我看至少也在十斤以上。這勝利百號紅苕，人家都叫瞎八斤，瞎了也產八斤嘛。”

這時候，保京正在挖紅苕。可是，挖了半尺多深了，才挖了幾個小紅苕。保京一邊挖，一邊說：“咋搞的，一窩才結這幾個？”

袁書記說：“繼續挖挖看？”

老任急得从保京手中夺过镢头，挖了起来：“这胜利百号良种大概结得深，大的还在下边。”

老任一镢，两镢，挖有一尺多深，没见红芋；二尺深，连个红芋影子也没有。唉呀！大伙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袁书记说：“不要急，瞎了咱们也要弄清原因。”

保京皱着眉头，看着挖出的几个小红芋，说：“对，一定要弄清原因。”

原来，玉米植株高，对红芋遮蔽严重，造成株间湿度，光合效率低，加之，氮肥多，水分足，造成了红芋的疯长，影响了红芋的产量。弄清了原因，保京把袖子一挽，说：“干！跌一跤，长一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

村北那亩“万能试验田”的庄稼长的可美扎了。这年收成很好，小麦、玉米和棉花都丰产了。后来，我们一总结，觉得“万能试验田”的套种方法能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不少问题。如：棉粮争地、合理倒茬、劳力紧张、作物争水肥、密植和管理不便等问题。大家都说：“不亏叫个‘万能试验田’，这个种法还可以继续试验下去。”

为什么“万能田”能增产呢？我们进行了观察、研究、总结出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水肥条件好的情况下，边际效应好，大大有助于作物的通风透光。结合老农的经验，我们深深感到，光在作物生长中的作用很大。我们认为光是一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为了对光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了找出适合于本地和便于进行大田推广的耕作方法，我们又在寻找更多的套种间作方法了。

### 三

一九五八年九月，咱們烽火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員們的生产劲头越来越大了。群众不只要求学新技术，并且要求搞科学試驗。你走出咱們白灵宮村子一看，試驗田一块挨一块的。明明是一片齐臻臻的棉花地，又稀稀落落长着玉米；明明是一片玉米地，下边又套的是鷄爪綠豆呀，豇豆呀；明明是一片菜地，里边却套着玉米呀，豆子呀。真像个杂货鋪一样。经过了大家試驗、研究，總結出了許多簡便易行、并且效果很好的套种方法。例如：点面結合、綫面結合、麦棉带状間作，等等。

兴隆生产队的郭尧升跑來說：“保京，听說你們套种田里还有个点面結合，是咋搞的？”

“我們在棉花地梁上，隔五尺左右，种一窝玉米，这既不会影响棉花的通风透光，一亩还可收五十多斤玉米呢。”

郭尧升还到棉田里参观了一趟，就是不錯。回去馬上在全大队进行了推广。

响应队的张文信来了，一見保京就問：“王社长，是綫面結合的窍门，請你教教吧。”

“好呀。”保京便一五一十地給文信讲开了。

第二年，响应队便按照我們介紹的方法，在麦收后的空茬地上，每隔一丈远种一行玉米，这既不影响土壤的曝晒，每亩还收了五十多斤玉米，乐的人人都說：“咱这料玉米就和白拾来的一样。”

周围的群星队、永久队、齐心队也專門派人来学习了，外

社的人也赶来参观了。

可不是嗎，套种間作就是增产粮食的好办法嘛。光拿点面結合來說，去年在全公社都推广了，增产了不少的粮食。难怪很多人都唱起了“若要打的粮食多，抓紧套种与間作”的新农諺来。

但是，套种間作虽說好，我們在試驗中間还存在些問題，需要进一步解决，多多积累經驗，不知道的方法还很多，我們还在繼續揣摩哩，探索哩！我們一定要找出更多更好的方法，增产粮食、棉花。

馬書秀 任凤祥 口述  
田高保 李景毅 整理



## “一五〇六”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去县上开会，县委孙书记亲切地对我说：“社会在变，庄稼产量在变，人也得跟上变。小伙子，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今后，你打算怎样继续提高产量？”

我想了一想，说：“今后，除了继续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外，还得在种子上多下功夫。一九五三年，我们采用了红心白马牙种子，试验结果使产量大大提高了。但这个品种的产量还不很理想，生长期长，影响麦子早播。我们打算除继续培育这个品种以外，还想从外地引进些品种试试。”

“从外地引品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也应该自己动手，培育出适合本地条件的高产、优质、早熟的品种来。”

“自己动手培育新品种？”这个事我过去可没想过啊！我想了一下说：“对，我一定回去试试。”

从县上回来，妈给我端了碗又细又长的白面条，我无心去吃，只考虑着培育新品种的事情。妈看了看我，说：“京娃，这是碧蚂一号麦杆的面，你不是顶喜欢吃吗？”妈这一说，倒叫我联想起了一连串事情。碧蚂一号这个新品种，是西北农学

院赵洪璋教授培育出来的。去年在我们这里才开始推广，一推广，每亩地就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多，群众高兴的没法说。一次，北屯有个老汉，捋着白胡子对我说：“这碧蚂一号麦是谁弄出来的？产量高，质量又好，咱们应该把他找来，好请他吃一顿酒席。”对，我为什么不去问问赵洪璋教授，这个品种是怎样培育出来的，玉米能不能也照这个法子搞出几种优良品种。我狼吞虎咽地吃过饭，就去找书秀、万英几个人商量，大家叫我和书秀到西北农学院跑一趟。

我俩到了农学院，赵洪璋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详细地向我们讲述培育新品种的方法，怕我们听不懂，还用手比来划去。尽管这样，但许多名词，像“简单遗传性”呀，“复杂遗传性”呀，“有性杂交”呀，等等，还是把我们搞得胡里胡涂。我看看书秀，他两眼瞪得老圆，额上直冒汗。我想，这样听下去不行呀。就要求赵教授带我们到农场去看看。

赵教授把我们领到农场。这时，正是小麦扬花季节，地里站着许多穿花布衫的姑娘，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镰子和剪刀，在麦穗上拨来弄去。

“这是干啥哩？”我惊奇地问。

“有性杂交。”一个姑娘甩着小辫子，用圆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我和马书秀皱起了眉头。赵教授看见我俩还没听懂姑娘的话，便解释说：“有性杂交，就是把一种麦子的雄花去掉，只留下雌蕊，给它配上另一种麦子的雄花。这样长出来的麦子就成了一种新的品种了。”

“噢，有性杂交，农村姑娘怎么也能搞这个工作？”說的旁边的几个姑娘都嚙嚙地笑了起来。

“我們学院的工人同志，最近忙得很，这些姑娘是从农业社里請来帮忙的。”赵教授一边解釋，一边指着她們夸奖道：

“瞧！技术多熟练呀！几天前，她們还是生手哩。”

我想，这玩艺怕也不难，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能干，难道我們就不能干？我用肘子把书秀碰了一下，叫他注意看。

赵教授捉着个麦穗，拿着一把明光閃閃的剪刀，边讲边表演。我倆聚精会神地听着，瞅着，漸漸地看出了門道。他刚一讲完，我就着急地說：“来，叫我試試看。”不大一会，我和书秀都能依葫芦画瓢了。

赵教授同我們談得很投心，我就大胆地問道：“玉米能不能进行有性杂交？”他說：“咋不能，你們不是会实行人工授粉嗎？有性杂交和这个差不多……”我又提了一些有关玉米授粉的問題，他都一一作了回答。

第二天，我倆滿心欢喜地赶到家里。还没跨进門槛，正海、万英那伙青年就把我們围了起来。等我把情况介紹后，大家都說：現在正是小麦揚花授粉的时节，咱們先搞点小麦試驗，看能不能培育出个高产品种来；到玉米揚花时再搞玉米試驗。

第二天，姑娘們手执小剪，小伙子手拿小鏟子，馬书秀、王建元带着紙糊的隔离套，都跑到地里来了。我和书秀給大家表演了有性杂交的操作技术，接着大家就照样干开了。老太婆和小娃娃都跑来看稀奇。

杂交后的麦子，长得挺不错。可是，到将要收割的时候，我用手一捏——糟了！结粒不多，颗颗和原先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这下子，可把村里的几个“事后诸葛亮”乐坏了：“看，我早就说不行，自古以来，谁见过在麦穗上使刀刀弄剪剪呢。”在失败面前，在嘲讽之下，有几个青年有点灰心丧气了。我对他们说：“不要怕，搞试验还能怕失败！自古以来，发明创造哪有一搞就成功的呢？要是箭箭都射中老虎屁股，那山里就没有了。失败了再搞，多搞几次，还怕不成功吗？”

有一次，我又去西北农学院请教，在武功下车后，碰见了西北生物研究所王副所长。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打补丁的延安服。他过去当过我们县上的县委书记，是我的老上级。一见，就把我拉进所里问长问短。他告诉我，赵教授到西安开会去了，没在家。我把小麦试验的事告诉他。他握着我的手说：“保京，不要怕，只要肯干，多学习，就会搞成。”

他停了一下，又给我讲了吴运铎办兵工厂，制造枪弹的故事。我想：吴运铎同志在艰苦的战斗中都能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难道咱生长在和平环境中还不能克服困难吗？

王所长找了个青年技术干部来帮助我。那小伙长得浓眉大眼，宽肩高个，一见面就和我格外对劲。他仔细地询问我搞杂交的经过，然后讲了一些失败的原因。我又高兴又不满足地问：“搞杂交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他说：“除了有性杂交，还有个无性杂交。赵济民的‘五四’号小麦，就是用无性杂交培育出来的。”

沒几天，我到省上去开会，湊巧碰見了赵济民同志。我赶紧向他請教。他非常耐心地給我教會了无性杂交的操作方法。

“小麦能搞无性杂交，玉米也能搞嗎？”我滿有兴趣地問。

“現在都还没有定論，你回去試試看，不管它有没有定論，咱們让实践来証明好了。”他这样鼓励着我。我想：現在正是玉米播种时期，是进行无性杂交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时机了。

我从咸陽下了火車，一路上小跑着，还觉得太慢，恨不得一下飞到社里。尤其是看到地里有的人已在播种玉米，心里更急得象火燎一样。

进了村，我赶紧去找书秀、建元商量。他俩都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三个人湊在一起，根据各种玉米的特性，取长补短，当晚就研究出了几种杂交方法，我兴奋得連觉都睡不着。

天刚亮，我就把那些小伙子 and 姑娘們喊来，把操作方法，注意事項，向他們詳詳細細地講了一遍。当天，就进行了各种杂交，紧跟着就下种了。

自下种起，我們每天差不多往地里要跑三、四趟，去看看玉米出土的情况。五、六天过后，一、二、三、四、五各号玉米都陆陆续续地鑽出了地面，只有那三十四顆六号玉米还睡在地里，沒有一点动静，我急得沒法子。一天傍晚，我和正海几个人，用小棍棍把六号玉米上的土蓋蓋齐齐一拨，发现大部分都发了霉，只有四窩玉米，頂着被压得弯弯曲曲的黃芽芽，我

高兴得跳了三尺高。正海边说边笑，忙着给玉米浇水。建元老头子把手往空里一挥，说：“快，快给咱这品种起个名字吧！”众人都偏着脑袋在想，我想了好半天，说：“有了，咱这六种玉米都是在一千五百斤的基础上搞起来的，我们就把一号叫‘一五〇一’，二号叫‘一五〇二’，……这是第六号，就叫它‘一五〇六’好不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

我们就象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精心地培育着这些幼苗，给它们浇水、施肥，盼它们早日长大。谁知，就在这时候，比敌人还可恶的蚰蚰把那四苗“一五〇六”，咬得只孤零零地剩了一苗，这可把人急死了。我们马上用农药洒，用手逮，用石块砸，才把害人的蚰蚰治的个个见了阎王。

为了把这一场试验搞好，我要去农技站学习技术。就在这时候，我那大孩子病了，烧得不省人事。我媳妇催我到阡东镇去给娃请医生，我叫她自己去，媳妇抱着孩子，骂我把孩子看得还不如几根玉米秆秆子。我想：娃有她照顾，我错过了这个时机，耽误了玉米试验，就得再等一年。于是我给她安排了一下，跨出了门槛，到农技站学技术去了。

后来，杂交后的玉米长得个儿高，棒子大，籽粒饱满。特别是那株早熟的“一五〇六”，结了三个胳膊粗的大棒子。参观的人没有不伸大姆指的。玉米熟透了，我们每个人都争着要扳这三个玉米棒子。我们扳回来一数颗粒，仅一个大棒子就有近千的颗粒，顶两个普通的棒子。金黄色的颗粒，像珍珠一般，可把人高兴死了。

从第二年起，我们把这六种玉米一代一代地繁殖起来，并

把优良的品种逐渐在大田試驗。经过几年来的培育和对比試驗結果，“一五〇六”号玉米比本地品种好，生长期也短，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一九五八年，西北农学院的老师来給我們的“一五〇六”号玉米作了一次鑑定，认为它是一个值得繼續培育的品种。我們的信心就更大了。

王保京 口述  
賀貴德 整理

## 不服老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們社里学科学、搞丰产的热劲可高啦！“書記試驗田”、“四女丰产田”、“四媳妇丰产田”……白蜡蜡的丰产牌子，整整齐齐地插了一地。眼看人家都动开了，我們几个老婆，哪里闲得下，坐得住。

一天，我正要去找刘桂梅老婆商量，刚出門，就碰到她和王定兰、张振霞到我家里来了。刘桂梅手里拿着个木头牌子，一見我就說：“四嫂呀！咱們咋办价？”我一看心里早明白了，可是还故意問：“哟，啥事？看把你們急的。”张振霞一跺脚，說：“四孀，搞試驗田嘛！人家碟子碗都鬧紅了，咱們还冰鍋冷灶的。”我看她急的那样子，禁不住哈哈笑了。我們一块到大队部去找袁書記。袁書記听說我們要搞丰产田，二话沒說，就給我們拨了二亩地。当时，在場的几个青年小伙子，听到我們老婆也要搞丰产，便故意对我說：“四孀，务棉花可是个技术活呀！澆水、上粪、防虫、打尖、扳芽子……一点侍候不到，就要麻达，丰产可不容易哩。”我还没开腔，刘桂梅就抢着說：“你娃要看着我們老了，我們还要和你們比賽哩。”說着，她把手里的木牌牌一举，扭过头，对我說：“四



嫂，咱們提几句口号吧。”于是，我們四个老婆一人一句，就凑成了：

青年搞丰产，  
我們不服气。  
也来种二亩，  
秋后比高低。

大家听了我們的口号，都笑弯了腰。这时，袁書記說：“来，把这四句口号，給你們写到丰产牌子上。”說着，用紅漆笔，在牌子上面唰唰地写了起来。

棉花下种沒多久，苗苗就出了土。枝粗叶肥，一苗不缺。那陣，我們心里滋潤得像鷄毛翎在扫。成天价間苗呀，施肥呀，中耕呀，把棉花看得比小孙孙还貴重，一天不到地里看两回，晚上睡觉都不安宁。

有一天，吃早飯的时候，我們四个老婆商量好，午飯后鋤草。吃罢午飯，王定兰和张振霞有事，不能去，我又去叫刘桂梅，可是，到处寻不見她，我急得满头大汗。我想，这老婆哟，說的好好的，可跑到哪里去了？没办法，我頂了个草帽，只好一个人上地去。

这时，沒一絲风，太阳火毒火毒的。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还没到地头，老远就看見棉花地里有一个人。走近一看，哟！刘桂梅。她手里拿着个鋤，弯着腰，象鷄啄食样地向前鋤着。

到了跟前，我就埋怨她說：“你呀，来也不把我叫一声。”她直起身子，笑盈盈地望着我說：“四嫂，这几天，你

白天和我們一块下地劳动，晚上还出外接生，忙得連合眼的功夫都沒有，我咋忍心叫你哩。”我一边拿手巾給她擦汗水，一边說：“你呀，只知道让別人歇歇，总想不到自己……”刘桂梅老婆比我小一岁，五十四了，高高的个子，一双小脚，走路非常不便。为了这块丰产田，她倒像年輕了一截子，整天喜哈哈的。她还没等我說完，就抢着說：“四嫂，看你說的，咱搞丰产，不下点苦工还成。”这时，我弯着身子，也鋤了起来。她繼續說：“往后，咱还要向別組挑战哩，你看咋样？”我听了嘿嘿直笑，說：“成！凭咱們这股干劲，也决不会落后的。”我倆就这样說說笑笑，越鋤越有劲。

六月中旬，棉花显蕾，正是需要水分的时候，天旱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接生回来，一路上，看見社員正給棉花打药粉，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丰产田的棉花咋样了？也生虫了么？渠里有水沒有？……想着想着，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当我赶到地头时，立刻楞住了。棉花叶紅堂堂的，鈕扣大的圪塔，落了一地。怎么嫩格争争的棉花，离家几天，一下就变成这样子了？我的心里像刀搅一样，难受极了。正在这个时候，刘桂梅她們一下向我围了上来。

“不成了，四嫂呀，今年的丰产沒指望了……”刘桂梅老婆說着說着，眼泪便像断了綫的珍珠，一顆一顆地掉了下来。王定兰愁眉苦脸地望着我說：“不行了，干脆把丰产牌子拔掉算啦。”听王定兰这么一說，我心里象放了一把火，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我不由得想起了种棉花时的情景：我們向青年队、媳妇組，挑战，应战，提保証……难道現在遇到了这么

一点困难就被吓倒了么？不，千个不能，万个不能！我想到这里，便笑着对王定兰说：“哟！看你說这话，叫人听见不笑掉门牙才怪哩。咱一个丰字没写完，先打退堂鼓，这算闹个啥丰产？”说到这里，我看了大家一眼，接着又说：“庄稼和人一样，誰还能保住不害一次病？无论啥事都没有端端做成的。有问题咱们先找原因，可不能泄气呀。”我看她们几个脸上的愁容慢慢散了，就又紧跟着说：“来，都委难过啦，咱们先商量一下，看咋办？”

“老嫂子，你说咋办咱们就咋办。愁脸一抹，就是笑脸嘛。”刘桂梅老婆说。

这时，火热的太阳，依然在头顶上晒着，棉花有气无力地摇摆着。我们几个老婆，汗流满面地钻进棉花地里细细地检查。原来，棉花发生了红蜘蛛。我们摘了几个棉花叶叶，急急忙忙地跑回大队部。

正巧，袁书记和保京、马书秀几个人，都在办公室。他们看我们拿着棉花叶子进来了，马书秀笑嘻嘻地说：“四嫂，棉花生虫啦？快来坐下，我们也正在研究这事。”这天晚上，我们研究了半夜，准备给棉花先打药，后浇水。

第二天，日头刚冒花花，我们就来到了地里。我背上个喷雾器，给棉花打药水。那时候，天旱的很哟！渠里都干了，井又离的老远。一看这样，王定兰老婆有点作难地说：“这棉花真难侍候呀！又要打药，又要浇水……”我说：“咱要搞丰产，不出几身水还成。”刘桂梅老婆急头忙脑地来回走着，猛乍，她手往后边一指，说：“看——”那时，袁书记、马书秀几个

正用桶担水澆哩。我們心里立时豁亮了，就咚咚地跑回家取担桶去了。

中午，棉花地里象蒸籠一样。正当我們澆得起劲的时候，刘桂梅的老伴，頂个草帽，引着小孙子来了。他站在地头，大声吼道：“老积极們！再不要爭了，都快回去歇歇吧。”刘桂梅老婆一看，沒好气地說：“誰拿紅貼把你請到这儿来哩？你嫌热，你自个回家歇去。”老伴沒听她的話，繼續說：“这么热的天气，指望你們几个老婆子澆能頂个啥？”刘桂梅老婆把手里的水往地里一泼，說：“澆总比不澆强。一天澆不完，我們就两天澆！”老伴看她那股倔劲，知道沒法子，就撇了撇嘴，一面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让小小孙孙送給他奶奶，一面还是不歇气地唠叨着：“老天爷和你作对，就是拼上你的老命，丰产也是搞不成的。”刘桂梅老婆一面戴草帽，一面給孙孙說：“去，快把你爷爷拉回去。”这会儿，惹得我們几个哈哈地笑了。

棉花喝上水，不几天，就变了样，长得綠汪汪、肥騰騰、水灵灵的。过路的人，誰个不想饞饞地多看上几眼，摸上几把哩。

九月，正是拾棉花的时节。一天，刘桂梅老婆过河，把腿跌伤了。我听到后，就急忙包了几个鷄蛋，去看她。她躺在炕上，一見我进去，就咬着牙，硬往起坐，說：“四嫂，不要紧……三两天就能好，赶上摘咱的棉花。”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就赶忙按住她，不让她起来，說：“你放心，好好的养伤吧。咱們的棉花，絕不会让它坏一瓣……”

一天，我們几个正在地里拾棉花，看見一个人拉着架子車，車上坐着个人，向我們慢慢地走来。走近一看，哟！是刘桂梅的老伴拉着刘桂梅。我們几个人一溜风地围了上去。原来，那些日子，刘桂梅在家里躺不住，整天和老伴吵着要到地里来，老伴拗不过她，沒法，就把她用車子拉来了。

刘桂梅看着滿地白花花的棉花，高兴地說：“四嫂呀！棉花开得真爱人哟！我看見了咱白格生生的棉花，伤也像不疼了。”說着，从車子上往下溜，吓得我們几个人赶忙按住她：

“哟！怕人的，快躺下吧。”王定兰摘了几朵又絨又白的棉花递给她。她拿着，又是采，又是聞，在手里揉过来揉过去，激动地說：“四嫂，就是让我爬、蹶，也要把咱們的棉花拾回来。”我說：“这点棉花，还不够我們几个人拾哩。等你腿好了，再来拾也不迟呀。”她听我那么一說，眼圈都快急紅了，拉着我的手說：“等腿好了，棉秆早拔完了呀。”說着，又硬要下車子。看着她那条包得直挺挺的腿；再看看她那清瘦的脸上流露着坚决的神色，我們几个身上更帶了劲。每天摘一些棉桃，带回家去让她剥……

真是功不枉費。秋后，我們的棉花丰产了，每亩产籽棉四百多斤。这一下可轟动了全社，我們四个老婆高兴得嘴也合不攏了。

杜            元            賢   口述  
李民安   段学贵   杭志福   整理

## 十五女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和张玉玲、刘芝霞等几个姑娘，参加了团县委召开的玉米丰产现场会议。会上知道了许多地方的青年，都在搞丰产试验田，我们实在高兴极了。那天，我在回来的路上，心里划得来划去：人家是青年人，咱也是青年人；人家能办到的，咱为啥就办不到？正想的出神，芝霞猛地把我一拉：“淑芳呀，依我看，咱们回去也搞丰产试验，怎么样？”没等我回答，玉玲便抢了一句：“搞！我不信就搞不成，咱也不比人家少长个啥。”我们越说越带劲，恨不得一步便蹿进村。

当时，我是村里团支部书记，连夜便召集全体团员和青年开会商量，大伙一听要搞丰产，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当晚，全村十七个姑娘便组成了一个“小麦丰产组”。

我们薄太后村，那时候只有男社员搞过“丰产田”。现在很多人听说我们十七个姑娘搞试验，闹丰产，就当奇事传开了。一些人拿着烟袋锅踮脚在门口，看见我们走过，就指着我们的脊背说：“这些毛女子，真是胡成精哩。”一些老婆东家串西家地说：“唉！这些女娃子越大越不像话啦，整天野地屁

股不挨炕。我看还是早些出嫁了，省得她們胡鬧騰。”人家說我們“胡成精”，誰能甘心呀！我們就暗暗下了狠心，非搞出來个样样來不可。他們越是譏笑，我們的決心就越大。

这天，我和玉玲正在研究翻地的事，淑霞和玉芳來了。我說：“你倆來的正好，咱們一塊研究。”誰知道她們一進門就坐在炕沿上，一聲不吭。我楞了一下，問：“你們怎麼啦？”玉芳紅着臉，吞吞吐吐地說：“淑芳，我家里叫我……”我感到事情有點不妙，便追問了一句：“玉芳姐，有啥你就直說吧。”她看了玉玲一眼，小聲小氣地說：“我婆家催着過門呢，東西都準備好了。我媽罵的凶得很，說眼看過門呀，還胡搞啥試驗，所以我想……”玉玲性子本來就急，一听這話，騰的一下子從炕沿上跳了下來，說：“真是死腦筋，丰產歸丰產，結婚歸結婚，兩碼子事。”我一把拉玉玲坐下，又問淑霞：“你也是為這事嗎？”她點了點頭。這時，我心里“扑通”一下，原來料想的事嘛，到底來了。唉，這兩家日子過得比較好，吃不了這樣的苦，婦子們思想還封建。平時玉芳、淑霞稍微參加个啥社會活動，兩個老人就絆腳絆手的還指着脊背說：“時興男女平等嘛！成啥話，也得有個規程呀。”當時我也不生氣，更不灰心。我給她們講了許多丰產試驗的道理和意義。再說，都是一塊長大的，還想她們能回過頭來。誰知道她們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我只得說：“你們回去再給咱叔和嬸好好講清道理。如果說不通，不來也成。”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到玉芳家里去。老遠便聽見玉芳她媽在罵。我故意站在門外，沖屋里問：“玉芳姐在家嗎？要下地

啦。”玉芳她媽从門里探出半截身子說：“淑芳，嬌子这两天身子不美气，玉芳在家帮嬌做点活。”我走进去，看見玉芳坐在厦子門檻上。她媽轉身就站在旁边，她連头也不敢抬，故意避开我的眼光。半天才說：“我有事儿，不去了。”我一看这陣势知道不行了，順便說了一句：“啥事都自愿嘛。”就轉身走了。

两个人退了組，玉玲生气地說：“沒出息。”芝霞撅起小嘴說：“沒有她俩，我們照样干。”可是，村上有些人硬是推下坡碌碡，风凉話像风車扇一样。煽得几个姑娘，心里七上八下。

怎么办呀？大早起，我就跑到乡上。見了孙書記，還沒开口，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孙書記叫我坐到椅子上，看了看問：“啥事情，大清早跑到这里就想哭，快不要哭，有啥不得开交的事，你說吧。”我就把玉芳她們退組的事，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孙書記听了，說：“淑芳，遇到啥事，自己先要沉着，有党有群众，天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把困难能哭沒，那倒省事。”最后，孙書記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烟头往地下一扔，說：“走，咱們开个組員会，大家談談。”

大家見了孙書記，一下子就围住了。有的人心里还是不扎实，嘴里叨叨着：“沒綉花，先断針，往后可怎么办呢？”孙書記让大家都坐下来，說：“怎么，碰到这点困难就害怕啦？真金子不怕火炼，走了两个，还有你們十五个，慌啥呢？”一句話說得大家脸上都燒呼呼的。孙書記接着說：“姑娘們！保京搞玉米丰产，开头不是也有人叫他‘王疯子’嗎？現在保京他



們搞出成績來了，那些人也就不說了，而且還有人跟着學呢。你們就要學習保京那種敢把困難頂住的精神。”大家聽了孫書記的話，心里當下就亮堂了，眉梢的疙瘩也解開了，勁頭也就來了。為了給大家鼓勁，巩固組織，孫書記提議給試驗田起個名字。這下可熱鬧起來了。一連起了十幾個名字，但意見總是不一致。最後孫書記說：“你們剛好十五個人，就叫個‘十五女試驗田’吧。”我們都覺得這個名字好，既响亮，又說明問題。所以孫書記的話剛一落點，芝霞便說：“這一下十五個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誰也不准拉后腿，給黨團組織丟人，給大伙丟人。”我接着說：“我們一定要做出個樣子來，看誰再敢說毛頭女娃子不能搞丰產。”

經過這一場風波，十五個人就拧成了一股勁，整天價都把心操在試驗田里。村里人都說：“這些女子，把魂都掉在地里啦。”

這天，鄉上召開的棉花現場會議剛結束，天快黑時，忽然刮起大風來了。黑雲像野馬一樣，跑得飞快，眨眼功夫，頭頂被罩得嚴嚴的。“不好，有大雨！糞送不到地里，便要耽擱翻地。”我急忙向外走，一只腳剛走出大門，便和玉玲碰了個满怀，她一把拉住我：“淑芳呀！天色不對了，得趕緊想個辦法呀。”恰好，其他十三個姑娘也都跑來了。大家一商量，說：“今晚非夜戰一下不行，下了雨，明天再睡大覺。”

回到村里，弄了五輛架子車，三個人一輛，拉的拉，推的推；一趟又一趟，誰也不知道累。夜漸漸深了，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天黑的像鍋墨抹了一樣。正拉得起勁，忽然聽見龍王

庙后边有什么动响。仔細一看，見两个黑影子朝我們走来了。芝霞本来胆子就小，車子一丢就往后跑。后边的四輛車子也停住了，十五个人挤在一堆。都以为是狼。还是玉玲胆子大，她說：“管它是狼是鬼，我們这些人呢，怕啥。”我順手从車上拔出一把鉄锹，說：“走，到前面看看去。”大家都端着鉄锹，一齐朝庙前走去。快走近时，黑影子却哈哈大笑起来了，我們一听是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走近一看，原来是刘家二叔和四叔。平日，他們总爱和我們逗笑，所以大家又生气又好笑。我說：“看你，半夜三更吓唬人，耽擱人家干活。”二叔笑了，說：“好娃呢，你們的胆子真大！叔不是故意吓唬你呢。黑天半夜，地里野兽多，路又不平，万一有个差錯咋办？”这一下大家都笑了。他們又問我們拉了多少車，我說才拉了几十車，还早着呢。他們一定要給我們拉，大家不肯，說：“胡子太长了，不要。”他們却說：“人老胳膊硬，一个頂俩用。”

果不然，第二天就美美下了一場雨，我們也美美睡了一天。天晴后，我們就紧接着翻地、整地、下种。

由于生产队在人力物力上給了我們很多帮助，加上我們的齐心实干，那年冬天，我們的麦苗长得黑油油的，整齐极了。又下了几場大雪，大家都說，雪兆丰年，来年麦子一定好收成。

春天，麦子刚刚拔节的时候，叶子越变越黄，根也开始霉烂了。大家都呆在地头，想不出个办法来，村里有些人又說了：“当韭菜吃味淡，当柴燒沒焰。”当时，我們真是又生气，又着急。心里就像猫爪子抓一样，立坐不安。

芝霞这个調皮鬼，平常总爱打打鬧鬧，心里連麻錢大个事也不放，这时也着急地跟我說：“淑芳姐呀！得赶紧想个法子呀。”曉賢負气地說：“干脆拔掉，种早玉米。”我故意說：“也好，拔了吧。”大家都瞪着吃惊的眼睛看起我来了。玉玲把袖子一挽，說：“拔？看誰敢拔？”大家哄的一声笑了。我这才說：“看把你急的，人常說，‘事到着急处，总有个出奇处’，不信咱十五个脑子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这一下大家的情緒才稍微安靜下来。我們都坐在地头，托着腮帮子想办法。我忽然想起了王保京。“唉，真是人到事中迷，师傅不就在眼前嗎？”大家忙問：“是誰呀？”“連咱保京哥都忘了。”这下子，大家才从悶鼓里跳出来了，高兴地互相拍拍打打：“有了，这下子有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和玉玲到烽火大队去找王保京。他听完我們的話，不慌不忙地說：“莫急，先看看咱烽火大队的麦子再說。”走进他們田里，麦子长得又壮实，又整齐，叫人越看越爱看。要不是救麦子要紧，我真想住两天再回来。他把我們領到試驗田里，用手比划着說：“你們的小麦主要是沒有解决通风透光問題。”还給我們教了好多作务办法，听得我們入了迷，非常感动。

我們回来后，劲头更大了。经过几次澆水、施肥和一連串的精心的作务，麦子越长越喜爱，和周围的一比，总是高出一头，而且綠得发黑。我們一天总要看上两三趟，这才放心。

四月中旬，天气預报有霜冻。我們立刻在試驗田四周挖了几个防霜坑，抱了許多柴草和馬粪，准备防霜，每晚派人輪流

放哨。

这晚，輪我和玉玲、芝霞三人值班。

半夜，四下死靜死靜的，只是干冷。芝霞直往我身上靠，只怕有狼，两眼不住地搜寻。突然，她把玉玲一拍：“咦，那不是好地方？”她指着一棵大槐树說。接着，身子一纵，便爬上去了。

三个人坐在树上，又舒服，又保险，站得高，看得远。芝霞爱唱郢鄂，唱了一段又一段，她那嗓子这时显得更清亮了。

唱的正熱鬧，老远看見两个人，朝我們試驗田走来。原来是孙書記和苟主任检查防霜工作来了。他們拿着手电筒，这里照照，那里看看，慢慢走到了树跟前，孙書記說：“怪！刚才还听着唱戏，一时三刻怎么不見人了？”苟主任說：“这伙姑娘准是躲起来了。”他們东瞧瞧，西望望。芝霞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从树上“噉”地溜下来。孙書記赶紧把芝霞扶住，問我們道：“你們的防霜准备工作做得怎样？”

“我們不是在放哨嗎？”

“这些娃怕誰把麦苗偷去啦。”苟主任取笑地說。

“是呀，就是怕黑霜把麦苗偷去了。”这一說，大家都笑了。

孙書記問我們冷不冷，我們回答說：“不，只要麦子不受冻，我們就不冷。”

孙書記和苟主任这时还没有睡觉，天气又是这样冷，我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順手从柴堆上拿了两条单子，一定要給他們披上。孙書記說：“我們来回跑，身上都出汗咧，不冷。”

臨走時，孫書記却一再叮嚀我們：“你們派個人回家拿些衣裳來，千萬不敢凍着了。”他們又往八隊麥田檢查去了。走了很遠，苟主任還向我們喊：“不敢打盹，小心從樹上掉下來！”

五月，麥子長的齊肩高，穗子沉甸甸的，過路的行人，總要蹲在地頭吸袋煙，量一量麥穗的長短，數一數麥粒的多少，然後帶着滿口的贊嘆走開了。

一天，村里十多個老漢，到我們試驗田里來看小麥。劉行敬老漢，蹲下來扳着麥穗，比划來比划去，嘴里不住地數着：

“一十，二十……”最後說：“唉，人常說，麥六十，豆八顆，扁豆好了只兩顆，誰見過這伙女子的麥穗有七、八十顆的！”我五伯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捉着一個麥穗，不住地說：“就是好，誰見過這麼長的麥穗！”

麥子堆在場上，我們又高興又擔心。從早晨攤開，直到中午碾打，我們都守在場里。後晌驗收時，場上圍滿了人。孫書記親自掌秤。旁邊一個人拉着長長的腔調：“二百咧——三百咧——”我們心里撲通撲通直跳，扳着指頭往上加，越扳心里越緊張。當會計報到“畝產八百零十七斤十三兩”時，日夜壓在心里的那塊石頭才算落了地。高興得不知咋樣好。場上的人都鼓起掌來了。孫書記和苟主任走來和我們握手，連聲說：“干的好，干的好！”我們太激動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會兒，我實在憋不住了，說：“感謝黨的培養和關懷，感謝大家的幫助……”玉玲也說：“要不是黨，就沒有這回豐產。我們向黨保證，明年還要干，不光搞小麥，還要搞棉花、玉米、谷子的豐產試驗。”

大家正高兴着，从人堆中鑽出一个人来。“啊，玉芳回娘家来了！”我們一齐向她問好。她一把搂住我的脖子，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說：“你們到底打响啦！”

这年秋天，我們的棉花丰产試驗田亩产籽棉达到三百多斤。自此以后，村里便流行了这样一个快板：

总路綫，是灯塔，  
照的遍地开紅花。  
十五女，务庄稼，  
麦棉增产人人夸。

刘            淑            芳    口述  
楊瑞蓮    巨俊峯    高云光    整理

## 嫁出去的姑娘

一九五八年春天，王玉爱嫁到了北屯农业社。这个烽火队的姑娘，一开始便和一般新媳妇不同。新春闹月里，别家新媳妇都打扮的花花绿绿，走亲戚熬娘家，而玉爱却和一些姑娘小伙子们，整天忙着给麦田里送粪。

新媳妇刚到婆家，人地两生，常常爱想娘家的事。玉爱也一样，成天想着我们的“四女丰产试验田”；想着保京和馬书秀教给我们的新技术。尤其当她听到婆家那里，棉花一亩才产二百米斤籽棉，心里便开始划算着，如何把在咱村里学的新技术，在那里推广，提高庄稼的产量。

过门不多时，社员把玉爱选成妇女主任。玉爱想，大伙这样看得起自己，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她打算搞一块棉花丰产试验田，就和她们村里的彩霞等几个年轻姑娘，把这种想法告诉给党支部，高支书亲切地鼓励她们说：“这好啊！烽火队的丰产棉花亩产四百多斤籽棉，咱们这儿虽说是垦下的旱地，也不能老落后呀！你们好好搞，把咱社的生产带起来，有啥困难，就来找党支部。”

玉爱想，要丰产，首先需要好种子，回到家里，她给婆婆

說：“媽，我想到烽火隊給咱這里要些棉花種子，也順便看看我媽。”婆婆覺得媳婦剛過門就下地，這一向又整天向地里送糞，也該歇息幾天了。一聽這話，就說：“你去吧，大正月里，早該串串親戚了。”

玉愛回來還沒有進村，老遠看見馬書秀在場上收拾棉籽，便高興地往場上跑去。

“玉愛，你急着跑啥，還不快回家來呀。”

玉愛轉過頭一看，見是她媽，就邊跑邊說：“媽，我找二爺有點事，等會再回家。”

跑到場里，玉愛叫了聲“二爺”，沒等馬書秀應聲，早把手伸到棉籽堆里了。玉愛一下子就認准了，這正是她要來取的“四二號”棉籽。她沒問青紅皂白，抓著就往口袋里裝。這時，馬書秀已經看出了玉愛的意思，故意裝作很嚴肅的樣子說：“這是社里的棉籽，可不能隨便亂拿呀。”玉愛把頭一扭，毫不示弱地說：“我也是給社里拿呀！”惹的馬書秀笑了。他站起來，伸了伸腰，指著玉愛的鼻子說：“養下你們這伙姑娘，可苦了娘家嘍。”

“怎么，掀出門就不管啦？”玉愛倒將了馬書秀一軍。

“唉呀呀——誰敢說不管的話。這些日子社里的門檻都被你們這伙嫁出去的姑娘踢斷了。前幾天，你玉芳妹子來了，說她當了隊長，要領導大伙搞豐產，死賴硬纏地把從西農換來的一些新品種要去了。玉芳剛走，竹琴又來了。這才把竹琴打發走，你又來了。二爺這個技術股長，成了你們的保管員啦。”



“快不要啰嗦了！二爷，我们社里要是培育出了新品种，你要多少，就给多少；今年借你五十，明年还你一百，咋样？”玉爱一席话，说得马书秀只是笑。

当下，爷孙俩又研究起旱地植棉的技术措施来了。一直研究到快吃晌午饭，玉爱说：“我还没看我妈去。”说着，便一溜风似的跑了。

棉花种下了。

玉爱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

有的说：“玉爱是个好媳妇，一个好人品，一手好技术。”

有的说：“烽火队的姑娘，走到那里，红到那里。”

就在那时候，一些人的风凉话也出来了。有一次，玉爱和一些妇女给试验田里送粪，站在村口的几个老婆，就嘀嘀咕咕：

“啧啧！史家新媳妇，黑明送啥呀？该不是黑金子吧。”

“刚一过门，我就看出了，这娃是个不懂规矩的猴媳妇。来了没三天，就东村喊西村，叫人下地……唉，咱那会儿都讲究新媳妇三年不出门呢。”

玉爱婆婆本来就有点封建，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是味，两道眉毛蹙得紧紧的。玉爱回家吃饭时她沉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玉爱想：老人家嘛，对新事情开始总是看不惯。为了打消婆婆的顾虑，她更勤快、孝顺，家里事儿，也尽量经心着做。有一次，玉爱要领妇女给棉花扳芽子，临走时，特意去给婆婆

招呼。可是，婆婆坐在织布机上，只顾织布。玉爱叫了好几声“妈”，她声也不答，头也不回。

一些人的风言风语，婆婆的冷眉冷眼，玉爱是听够了，看够了。她想：算了吧，刚过门，就惹得婆嫌公不爱，往后怎样过日子呀。但她又想到高支书的话：“咱们不能老落后呀。”想到出嫁时保京一再叮嘱的话：“玉爱呀，烽火队这个娘家，给你最好的嫁妆，就是那套务庄稼的新技术，千万不能把它半路里丢了。”她也向保京说过：“放心吧，咱烽火队的新嫁妆，一定要摆设在北屯的土地上。”

玉爱平常就有一股子倔劲，这时，她把心一横，暗暗下定了决心：“在家里孝顺老人，这是应该的，要阻挡我搞丰产试验，可是一千个不行，我不能给新社会的妇女丢人。”她正要扭身出门，恰巧，彩霞和菠菜叫她下地去。婆婆还是不答声，玉爱没办法，只好来了个“自我批准”。她一只脚踏出门槛说：“我走了，妈。”

六月天的中午，棉花地里闷热得象蒸笼一样。玉爱和几个妇女，还钻在棉花丛里整枝。忽然地头有人喊：“玉爱，玉爱！”一听是高支书的声，她们谁也没答声，以为又是高支书来催她们回去休息哩。玉爱从棉叶缝里偷偷看了一眼，不对呀，怎么是两个人？那个生人还用赞叹的口气说：“这棉花长的不错呀！”高支书爽朗地笑了：“你们烽火队培养出来的将才还有错么？”“噢，马书秀来了。”玉爱虎地从棉花丛中钻了出来，高声地说：“二爷，真没想到，啥风把你吹来了。”

“嘿嘿，你嫌弃二爷来？”

“还嫌弃？盼你来盼得眼都烂了。”

高文书和玉爱，领着马书秀，说说笑笑，参观了试验田。马书秀详细地问了她们的技术措施后，说：“玉爱，你们还有什么困难？”玉爱把嘴朝下一撇：“困难要等你来解决，早把我们难死了。”其实，马书秀也有自己的难处呀。咱烽火队先后出嫁了十五个姑娘，有十二个当了队长或技术员，都领导社员搞着试验。一人去看一天，也得半个月。

“好娃呢，二爷实在抽不出空来呀。今个，刚从玉芳那儿回来，就赶紧往这儿跑，你还嫌来迟了？”

“只要把我们没忘就成了。”玉爱笑了。

玉爱她们作务的棉花，长的特别好，秆高叶茂，旱地从不发生的遮光问题发生了。玉爱问马书秀，这怎么办？马书秀告诉她们：“现在只有先把老叶打掉，多施些磷肥，促使它早熟。至于治本的办法，还得从播种方式上解决，现在连不上了。”

过了几天，玉爱和彩霞、菠菜几个妇女，又来咱这里参观棉花。

她们来时，人们大都回村里吃午饭去了，她们就在棉花地里面看，正当看得出神时，忽然，背后一个女人喊道：“玉爱，刚回娘家，手也不闲就偷我们的啥呢？”玉爱抬头一看，原来是马书秀的老婆杜秀莲。玉爱笑了：“二婆，偷你们的新技术哩。”

菠菜这女子，本来就不认生，见杜秀莲又这样热情，有风趣，就显得更亲热。她拉着杜秀莲的手，羡慕地说：“你们的

棉花长的太好了。”

杜秀蓮拍着菠菜的肩膀說：“快了，你們北屯要水利化了，棉花怕还要超过我們呢。”

玉愛說：“二婆，今年我們旱地也要赶上你們水地的，明年抽水站建起后，保險要超过你們呢。”

杜秀蓮笑了：“好么，明年我一定去看你們的庄稼。”

參觀完了，杜秀蓮留他們玩一晌再走。玉愛說：“二婆，家里的活还多着呢，不停了。”

玉愛她們那块試驗田，采用了咱烽火社的新技術，正象人們常說的，办法巧、功夫到，庄稼自然长得好。一亩棉花收了三百一十二斤籽棉，大大超过当地棉花的产量。

这一下，群众对玉愛她們的看法就不同了。很多过去指着玉愛脊背說怪話的人，現在也贊叹地說：“史家真有福气，不光取了个好媳妇，还给咱社娶了个技術員！”“怪道人人都要娶烽火队的姑娘，人人都愿意把姑娘嫁到烽火队！”玉愛她婆听到这些話，又高兴又慚愧地說：“如今的媳妇就是好，和男人一样，也能成大气候哩。我原先还絆玉愛的手脚，都怪咱这旧脑筋沒跟上大家跃进。”

这年腊月，玉愛去参加县上召开的丰产評比大会。到那里，玉愛第一眼便看見了保京。她多么高兴啊！在这里見了娘家人，感到更是亲切。忽然，有人从背后蒙住了她的眼睛。保京站在旁边只是笑，让玉愛猜。玉愛咋能猜着呢？她第一次进县开会，誰会認識她呢？玉愛两手在背后乱摸，蒙她眼的人实在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玉愛回头一看，原来是玉芳和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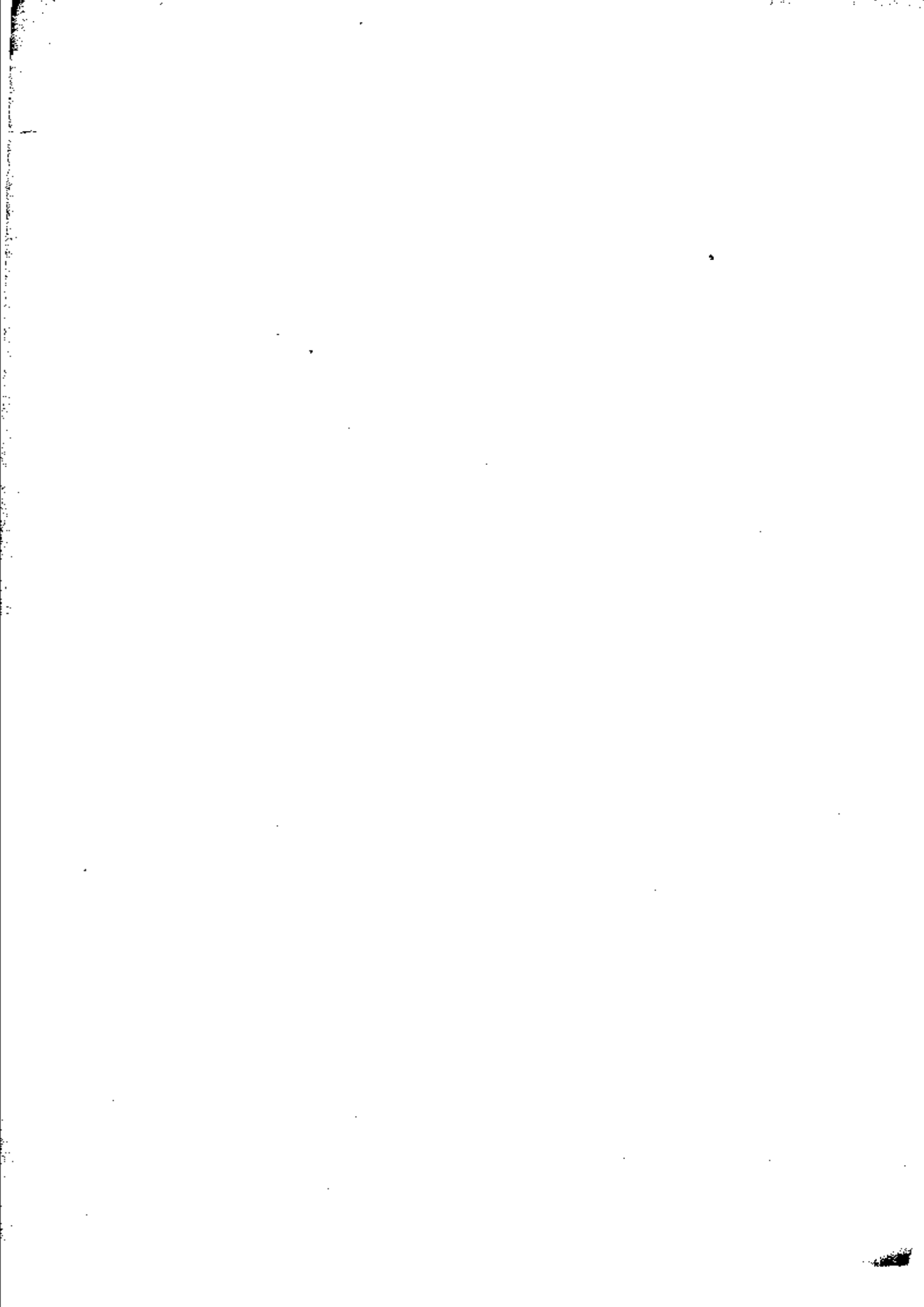
琴。三个烽火队的姑娘遇到一块，高兴地拍拍跳跳。玉爱问竹琴：“你们的玉米实产多少？”“一千一。还赶不上保京哥的。”玉爱说：“不少嘛。”……她们互相打问着其他姊妹的情况。那股亲热劲，引得四周的人都转过身子看来了。

县委孙书记见保京和几个姑娘在一块说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来，和玉爱她们三个一一握手，笑着说：“无怪大家都夸烽火队的姑娘能干，你们看，今日会上就来了多少嘛！”玉爱她们受了县委书记的表扬，在那稠人广众中，不好意思地只是对着孙书记笑。还是娘家人知道自己姑娘的心，保京代表她们向县委书记保证：“往后，我们烽火队的姑娘，嫁到那里，就要把新技术带到那里，那里有我们的姑娘，那里就有朵红花。”

王    水    云    口述  
冯彦贞  杨瑞莲    整理  
袁淙    冯涛    高云光



第 四 輯





## 紅日东升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磅礴气势，一浪高过一浪，把农村社会主义建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峯。

八月，你站在高塬上，极目四望，雄渾的巖山，連綿起伏，橫亘东西，巍峨的頂天寺，更是崢嶸齐天；涇河像一条銀蛇，从山根底下蜿蜒东流。白灵宮村就位于这負山帶水之滨，显得格外妖嬈。河川两岸，庄稼茂生，綠浪滾滾，玉米长得又高又大，粗壯的棒子在阳光下含笑。塬上又另是一番天地，一望无际的金黃色的谷子，弯着腰，噴着香，迎风摆来摆去；耀眼的棉花，齐肩高，像白云起伏奔騰……真是一片丰收景象。

但，这只是外表，一个更深刻、更重大的变化，却是人們意气风发，斗志昂揚。在这不平凡的年头里，人們吹着跃进的号角，插着胜利的战鼓。你看，当兴隆农业社战鼓刚刚擂响，七百多名男女社員，沒有一月，就把涇河畔四百多亩的荒石滩，修了十九条水渠，变成了水澆地。好大的气魄！一些鬚发霜白的老人，連声說：“毛主席的好领导！好领导！”

在这波浪拍天的跃进声中，又融汇着千百人的談論声：

“我們这里要搞多种經營，但沒有条件，咋办呀？”

“搞水利，要攤大本錢，不协作咋行嗎？”

“像我們这个小社，你就是送来一台拖拉机，我們也不敢要，沒条件使喚嘛。”

“……”

无数的共产党员、农村干部都为这些問題在焦急，在日思夜想……

新城乡有个胜火农业社，南面靠塬，北面临河，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清清的泔惠渠水，从西流来，围村子打个轉，又从村东嘩嘩地流走了。可是，东西約八百多亩台地，因澆不上水，常年旱着。多少年来，人們惋惜地說：“有水难灌塬上地。”是呀，渠水自己不会流到塬上来嘛。

一九五六年，社員們便醞酿修建抽水站，引泔惠渠水上台地。这年，胜火农业社抽調了四十多名青壮年，組成一支水利基建队，开始修建抽水站。眼看机房快要修起了，秋收秋播一开始，劳力顧不过来，只得停下来。麦子刚种毕，就是一場連阴雨，結果河里发大水，連那半截机房也被水冲塌了。到了第二年冬，才重新把机房抢修起来。再說，水泵、水管、变压器、电动机等一套設備，就是七、八千元。唉呀，咱的勉强买了个水泵，回来后又擱下了。到了第三年，社里用公积金又买了几根管子。就这样，苦苦搞了三年，抽水站还是没有修起来。党支书杜玉民、社主任高万銳，急得左右为难：扩大公积金吧，影响社員收入；不修抽水站吧，旱地咋能保得了丰收？想来想去沒个办法。一天，杜玉民在地头上被一伙人围住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拉住他：“支书，咱們

就再不能朝前走一步了嗎？”当社支书問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小伙子激动地說：“我是說，咱建議乡上，把咱这社和鄰近的社联合起来，合伙修抽水站，合伙使用，你看这有多美。”小伙子的話刚落点，周围的人便你一句，他一句地說：“这个主意好呀！”

再看看烽火农业社。这个社，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开始搞丰产試驗，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高級社那陣，試驗項目只限于灌溉、施肥和麦棉两熟的单項、小块；到了一九五八年，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原来的单項、小块試驗研究，就不能适应了。加上“农业八字宪法”的貫彻，要搞套种間作試驗，要从单項到多項，观察、記載、化驗和总结，都需要比較固定的人力和土地。可是，劳力、土地因社小不能固定，只好临时凑合。另一方面，烽火社的成就，也吸引着周围許多农业社，人們羨慕地說：“咱們要是和烽火农业社并成一个社，就能多学些农业科学知识，取长补短，那才嫻的很呢。”就这样，形势逼人，烽火农业社主任王保京，多次跑到乡党委要求，建議把小社联合起来，开展协作，促进生产大跃进。

社員們心里想着，嘴上說着，呼声愈来愈高了。这是大跃进带来的普遍要求，是广大农民的渴望。这陣，無論在生产队，或在社管会，干部、群众一个个坐立不安，他們常常因一些农业社无法解决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这些人，哪里是在爭吵，他們是在寻找一条更寬更广的幸福道路啊！

就在这时候，春雷响了。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人民公社

好”。这一下，人民群众簡直如龙得水，欢呼着！农村沸騰了！

人民公社象雨后春笋，普遍成立起来了。农民个个喜笑颜开，誰不从心腹感謝共产党、感謝毛主席啊！兴隆农业社贫农李生云老汉，听到要成立人民公社，連夜跑到党支部，紧紧地握住支书的手，激动地說：“支书，毛主席算是看透了咱的心，給咱們想的多周到呀！”这个老汉，在旧社会地沒一亩，房沒一間，今天住在这个庙里，明天住在那个庙里，过着流浪生活。为一家人活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卖給了別人。現在，他听說要成立人民公社，他哪能不激动呢？

那几天，家家戶戶，村村社社，都像办喜事一样高兴。地头上，人們在热烈地談論着人民公社这个新事物。到处傳頌着人民公社的佳話。群星农业社党支部书记段建蒼同志，几夜都沒合眼了，支部办公室哪有白天和黑夜，一个晚上就接到許多写着自己的心情、要求，画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的保証书、申請书。段家农业社社主任张尙武領着社、队干部，带着全社群众的心愿，几次跑到乡党委，要求立即轉人民公社。

这些日子，乡党委的委員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申請成立公社的大字报象雪片一样飞了进来，电话鈴响个不停。乡党委孙書記，一天沒离开办公室一步，社主任、生产队长和群众，你来他往，熙熙攘攘，应接不暇。一会儿永久、炬火农业社来报喜，一会儿又是烽火、胜火、兴隆农业社来申請。孙書記那样忙，然而从他的笑貌、声音和举动里看得出，那陣，他比誰都激动，都高兴。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是我們烽火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这天，当东方刚刚发白的时候，穿着漂亮花衣服的姑娘，系着紅領巾的学生，敲鑼打鼓的小伙子，人們一行行，一串串，扛着喜报，抬着各种各样的模型、巨匾，从四面八方薄太后村涌来。

紅日东升，霞光万丈，整个渭北高原披霞挂彩。用幕布和松柏搭成的主席台，朝东背西，台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国旗。台前橫額写着：“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斗大的金字在阳光下閃閃发光。紅領巾的歌声蕩漾全場；男女青年們在相互拉唱。有的人在看那各种各样的模型，这是他們丰收的标誌、宏伟的理想；有的人在大声朗誦着四周五彩繽紛的标語，更多的人在兴奋地交談着公社成立后的美丽前景。六十一岁的老太婆卢青貞，这天沒等天亮，她就把全家大小叫起来，准备去参加公社成立大会。青年担心她年老体弱，劝她不要去了，她却倔强地說：“这样的大好日子，我还能不去？”她反倒向青年人講了一大堆道理：說什么这是“革命会”啦，“幸福会”啦，說得大家只好扶着她来了。

时代在变，事物在变，人也在变。有时候，一个人的变化，使你感到吃惊，甚至到不会相信的程度。七十七岁的刘守中老汉，在初級社轉高級社的时候，不知为啥，別人劝他入社，說到底他还是一口咬定：“要我入社，等六〇年再看。”打那以后，人們开玩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六〇年”。可是，時間仅隔一年，今天，“六〇年”也兴高采烈，神采奕奕地打着标語，卷入这时代的洪流中来了。当社員們对他逗趣地說“你的

名字可改成‘五八年’”时，他嘿嘿直笑說：“要拿旧眼光看人，我老汉还要比你們跃进哩。”

十二点鐘，大会在鑼鼓、鞭炮声中开始了，当县委折書記宣布：“烽火人民公社成立了”的时候，鑼鼓齐鳴，呼声震天。霎时，薄太后村沸騰了。接着，公社党委孙書記、王保京和参加大会的来宾都先后讲了話。这天，大会直开到下午五点鐘。

人民公社象早晨才升起来的太阳，霞光万丈，金光灿烂，照亮了大地，映紅了涇河的流水。它給人們带来了幸福，它給人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公社一成立，社員們就把对党、毛主席和对人民公社的爱，拧成了一股冲天的干劲，乘着大跃进的东风，掀起了一个波瀾壯闊的生产高潮。

袁伯福 苟靖华 口述  
張 运 慈 整理

## 我們的农技校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咱公社的各生产队，差不多都搞丰产試驗的新事儿。好多生产队都派人到烽火大队来学习經驗和技术。但是，因为時間短，一些复杂的技术問題，一下子也摸不透，甚至还鬧出笑話来。响应大队派张文信来学习玉米溫湯浸种，就因为時間短沒学好，回去后把种子全燙死了。弄得他哭笑不得，逢人就說：“咳！咱啥时候能在烽火队住上一半年，把他們的經驗、技术全裝到肚子里，你看有多美！”兴隆大队的支书郭尧升，几次見了保京就說：“保京，我看干脆派几个小伙子住到你这，給你們当徒弟。”

后浪趕前浪，形势逼人嘛！我們思謀来思謀去，都贊成办个农业技术学校，可以抽农閑空隙，給各队訓練訓練农业技术人材，还可以交流各队的生产經驗，这不是一件大好事情嗎。

一天晚上，我們召集社干部正式討論这件事。大家非常高兴，你一句我一句，就像鍋溢了似的，王金寿老汉又是揮手又是拍巴掌，兴奋地說：“諗！这主意出得諗！咱的方方窍窍能教給別人，別人的方方窍窍咱也能学到。”王正海高兴地說：“咱这个学校，是蒸饅、开水待客哩——省筹俭办，學員来

了，就边劳动，边学习，边上課，边試驗，学用一致，誰能說不美气？”最后，保京說：“好，說办就办，只要有党的領導，遇事多和群众商量，保险可以办起来。”会后，我們就給公社党委写了办校申請书。

为了办农技校的事，保京跑到公社去了。一天中午，我和书秀正在地里观察玉米授粉情况。忽然，保京一声連一声地叫：“老任！书秀！”我們一听保京兴奋的声調，一定带着好消息回来了。我們从玉米地里鑽出来，保京兴冲冲地大声說：“成啦！成啦！……”

还没等他說完，我倆就扳着保京的肩膀楞搖，恨不得把他肚子里的話一下子掏出来。保京比我們还急，像放連珠炮似地說：“公社党委研究了一后晌，給咱們把啥都想到了，首一条就是要勤俭办校，不講鋪排。現在正式决定：你当支部書記，我是校长，书秀是副校长。”我高兴地說：“兵还没到，帅先挂上了。”

经过几天的积极筹备，开办农技校的事，就料理的差不多了。一天上午，我們在大队办公室里，研究下一步棋該咋走。忽然王振英急呼呼地跑进办公室來說：“你們的學員来啦。还不赶紧接去。”我們便高高兴兴地接學員去了。

我們一出村，只見大槐树底下坐着三十多个虎彪彪的年轻小伙子，他們帶着鋪盖卷，还都拿着鍬头、鋤。有几个老人湊过来問保京：“保京，他們是去修水利的嗎？”

“哪里，是来上学的。”

老人偏着头，半张着嘴，又疑疑惑惑地問：“上学，上哪个学？”



“上咱农民办的技术学校嘛。”

老人惊喜地说：“咱农民也能办学堂呀！”

我们笑嘻嘻地朝学员走过去。那些学员，一见我们，哄地一下围了上来，多亲热呀！嗨！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不是张文信么？我高兴地说：“文信！你也来了。”小伙子张着大嘴说：“不来还成？要不，又要把玉米种烫死了。”说得大家都哈哈地笑了。小伙子又快活地说：“昨天下午，听我们队长说，咱公社在这里办学校，我就缠住他，非要派我来不可。”另一个青年抢了几句：“他呀！为来上学差点急疯了。一路上嘴就没停点子地说：‘这回来非学个样样行行不可。’看！他带的这镢头、锄多利火。”

张文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来的时候，拿着锄和镢头，有人问：‘上学扛这东西弄啥？’我说：‘学农的不拿锄头、锄还行？’”

这个小伙子，真叫人喜欢。我说：“对呀！咱们这学校，专门研究怎样做好庄稼，怎样才能多打粮食，哪就不能光讲道理，还得在地里实际干哩。再说，咱们学校吃的用的从哪里来呢？还能叫公社给吗？”

大伙一个个听得笑容满面。一个女学员兴奋地说：“这样的学校，才真正能培养出技术人材。”保京见她那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就问：“你叫个啥？”

“梁红英。”那姑娘泼泼辣辣地回答。

“噢！梁红英，梁家生产队那个搞棉花丰产的姑娘就是你？”

“对着哩。”旁边另一个姑娘说。

保京笑着說：“那好么，以后开課的时候，先請你当老师，給大家把你的經驗講一講。”

梁紅英說：“还不会走就飞呀！这些人里边，誰个不是搞丰产試驗的能手。我呀！还差得远哩。”

“那好办，大家都当老师，都当学生，互教互学嘛。”

这时有个學員問保京：“我們把行李往哪里搬呀？”

保京說：“咱們学校才成立，房子早就准备下了，但人多了怕不够住，正在想办法哩。”接着他又鼓励學員說：“房子不够，开学后咱們自己动手盖。这双手就是咱的本錢。”

我們正說得热火，忽然村东大路上有几个人，拉着架子車赶来了。車上放滿了行李、农具，为首那个人，个子不高，行动利落，我一眼就認出来，是兴隆大队的郭書記。他老远就喊：“保京！老任！給你們送学生来了。”他走到跟前，发现有几个學員的行李还没有处放的时候，就笑了笑，带劲地說：“房子不够住，就叫我們这几个小伙子，馬上搭个草棚子，也作为給学校的献礼吧。”然后他对他們那几个小伙說：“不要怕困难，啥不是人创造出来的？”

他的話鼓励了所有的學員。这时，王振英跑來說：“要急啦！房子找下了。”

我和保京、郭書記領着學員去收拾房子。正在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穿着白綢衬衫、藍制服褲子和新球鞋，渾身上下整整齐齐，背着行李来了。他左右看了一阵，問：“这儿不是有个农技校么？”

“有。”一个學員回答。

“在哪里？”

“就在这里。”

他眼睛一挤，鼻子一哼，牙一咬，支吾着：“我只当是个正式的学校，原来才是这个样子。”他一边嘟囔，一边就走了。

學員們紛紛地說：“我認得，他是完小毕了业；初中沒考上，不愿参加农业生产，总想往外跑，真沒出息。”

开学了。我們确定給學員开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四門課。大家让保京打头一炮，先讲深翻、播种这一节。

第二天，天麻麻亮，學員們排成队伍，扛着铁锹，到了村北头一块地里，围了个半圆圈坐了下来。

保京开始上课了。他用手比划着，浑身带劲地说：“学员们，咱们祖祖辈辈起鸡叫，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地做庄稼，有多少人累弯了腰，可一亩地才打多少粮食呢？二百斤、三百斤到了顶。现在在我们手里，要改变这号景象了。我们要叫每亩地多打粮食，三百、四百、六百斤……从现在起，咱们就边干、边学、边试验。”

保京一席话，说得学员们心花怒放，一个个向前倾着身子，嘻嘻地笑着。旁边一个老汉，也听得笑嘻嘻地笑了，手里的旱烟袋，不知啥时就掉到地上了。

保京接着就讲起了深翻和播种问题：“人常说：‘种成的麦子，务成的棉花。’可见，对小麦来说，种，这一关很重要。咋样才能种好？第一步，就是深翻。‘种地不翻土，等于白受苦。’但翻多么深才合适呢？三寸、四寸，还是六寸、八寸？大家可以讨论……”

學員開始爭辯了。張文信固執地說：“麥子的根，本來要扎到一丈深哩，地翻得深，根就扎得更深了。這樣，保險不怕天旱。”張懷明搖了搖頭，不同意地說：“那也不能太深啊！翻得過火了，就把地的筋翻斷了。”

大家都爭論得下不了台。

保京又開腔了。他說：“對，這樣爭論很好，理越爭越明。現在，咱們就開始作些試驗。”他說着，一邊拿起鋤頭，在地里划界綫；一邊又叮嚀着：“這一塊，翻六寸；那一塊，翻八寸……”

接着，學員們就在地里按照划好的界綫，開始各種不同的深翻試驗。

這天晚上，我們又開了個會議，討論上課的情況和布置下一課。大家提議，讓馬書秀講小麥豐產經驗。書秀搖了搖頭，苦笑着說：“這真是趕着鴨子上架哩。我這打了二、三十年牛屁股的人，咋能當老師呢？一立在學員面前，就跟不會演戲的人上了戲台一樣，連咋樣走也不知道。”

聽說那天晚上，書秀為了備課，直熬到夜深人靜。他老婆杜秀蓮半夜問他：“鷄都快叫了，你還爬在桌子上做啥？”

“不要管，我沒瞌睡……”

“不瞌睡，你是鐵打的？”

書秀不言語了，只顧在紙上畫着各式各樣的麥穗，有長的、短的、粗的、細的，圓的、扁的……還給旁邊寫上字，作說明。

杜秀蓮見他不动，就跳下炕来一看，笑着說：“啊呀！你才真的沒事干了。这么大的人，还画画呢？”她說着就用手去抓那几张紙，好像要撕的样子。书秀慌了，連忙用手护住，才說了实話。杜秀蓮放声笑了，說：“嗨！怪道那么用心，要給人当老师呀！”

就这样，我們的課一天天开下去了。

袁書記和其他干部，还抽空給我們講政治課。西北农学院劳动鍛炼的师生和生产能手，也抽空給我們当專業教員。外地的朋友，有的送仪器，有的送新品种。

这年，經過試驗，我們初步总结出：深翻六寸到一尺为宜，下种量十八斤到二十斤左右。我們除了学习外，还亲自打墙合泥、垒磚、盖房，为自己修建了教室、宿舍和灶房。

咱們学校又学习又生产，边学习边試驗。不論小麦、玉米、棉花都丰收了。从一九五八年冬到現在我們学校已毕业了兩期學員。这些學員回到生产队，有的被选当了技术組长，有的当了生产队长，他們把新技术和丰产經驗帶到实际生产中去，在群众中扎根、开花、結果。群众非常热爱他們，尊重他們。

从我們农技校毕业的學員，还經常和学校往来。一年春种呀，秋播呀，冬翻呀，各个紧要时节，他們都来研究生产中碰到的各种新問題。保京、书秀和我也常到各个队去，每到那里，人們都問：“你們还招收學員不？”

“当然招收嘛，只要可能，咱們就多訓練一些能够掌握科

学知识和丰产经验的新式农民。”

任 风 祥 口述

姜繼業 魏志勤 整理

## 抗旱綫上

一九五九年。百口大旱威胁着八百里秦川！

七月，天气毒热毒热的，沒有一絲风，也沒有 絲云，太阳像一盤火龙，向地面噴着火。土地烤焦了，泄河断流了，連那滾滾东流的涇河，如今也只剩下一股細流，庞大的渡船躺在岸边，裂开一指寬的縫子。田野里，玉米叶子卷成了筒筒，棉花不断地脫蕾落叶，庄稼一天天发黄枯焦。人心像油煎火燎。

一天中午，社員們下地了。保京出外开会不在家。我扛着鋤头，又焦虑地去找袁書記。

袁書記的門上，仍挂着一把鉄鎖。我急急地走进大队办公室，抓起电话听筒，一連叫了几个地方，也沒有找到袁書記。他到哪儿去了呢？

袁書記，三十多岁，中等个儿，从一九五六年冬天来咱們队上，一直和社員們生活在一起。平时，那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帮我們出主意，想办法。他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又兼大队書記，工作很忙。前几天，塬上旱象告急，他安頓了一下工作，上塬去了，他只說去三天，現在已是第五天了，还不見他回来。

我扛起鋤頭向地里走去。為了增強庄稼的抗旱能力，隊委會號召社員，抓緊時間把所有秋田再鋤一遍。可是，土干得像炒過一樣，挖一鋤頭，冒一股煙，地里沒一點墒啊！

我一到地里，大伙紛紛圍上來。我說：“袁書記還沒有回來，咱們開個諸葛亮會，研究研究怎麼和天鬥呀！”

大家就在地頭上圍了一圈，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開了。

技術員王振英愛說愛笑，那兒有他，那兒就特別熱鬧。這陣，他揮舞着手里的旱烟鍋說：“常言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如今天旱了，你們說用啥東西才能解救？”

他這一問，把大伙逗的又氣又笑，都說：“哪还用問，水嘛。”

這時，有人冲着振英說：“再聾聵閑了，說正經話吧。”

振英把兩手一攤說：“咋個不是正經話？你們看！河道里那嘩啦啦明晃晃的是什麼？”

眾人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見涇河里一股細細的流水，閃着白光，彎彎曲曲向東流去。

振英見河水吸引住了大家，就進一步說：“能把這條老龍牽上來，就把問題解決了。”

二隊隊長王亨吉，是庄稼行里的老把式，听了這話，白了振英一眼，說：“盡說些廢話，咱這兒是泔惠渠灌溉區，泔河干了，涇河水再大也是白搭。”

“白搭？”振英不服氣地說：“咱們這麼多人，把它一担一担担上來，總比現在瞪着兩眼強。”

振英這一提，大家興奮起來了，都說：“好辦法，干吧。”



这时，王亨吉往起一站，一声不响地举着锄头在地上挖起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见他一锄一锄挖到半尺多深时，弯下腰从坑里抓起一大把干土，拿到大家面前说：“看吧！看吧！干得像炒面一样，一两担水能顶什么？前头浇，后头晒，全队那么多玉米、棉花，靠人担水能浇多少？”他说着一屁股蹲在地上，抽起烟来。

大家都不吭声了，田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蝉在“吱——吱——”地叫着，刺耳的声音听得人越发心烦。

“看，那边谁来了？”团支部书记王彩霞指着西边的大路，喊道。

大家扭头望去，大路上扬起一股尘土，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飞一般地向这边奔来。

袁书记回来了。他头戴一顶大草帽，裤管挽得老高，全身上下溅满了泥浆；他敞开衣襟，用草帽扇着风，沉着地说：“我一路把咱们的庄稼都看过了，只要马上浇水还赶得上。”他笑着向大家扫了一眼，问：“你们都吃饭了没有？”

袁书记这一问，提醒了大家。我们抬头一看，太阳已经晌午偏西了。

袁书记笑着说：“难怪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原来没有吃饭呀！”

振英朝坐在他身旁的亨吉看了一眼，笑着说：“被老天爷吓住了。”

袁书记笑着，把拳头一挥，说：“有咱们这么多人在，天塌下来也不怕。”他走到亨吉面前问：“亨吉，你怕不怕？”

亨吉把烟鍋往腰里一插，說：“怕啥！說干就干吧。”

“对！就要拿出这股硬汉子劲：不能靠天，要靠人；天不是鐘表，不会到时就下雨的。”袁書記把手一揚說：“好了，人是鉄，飯是鋼，吃飽飯再和天斗。”

袁書記轉身对副大队长王万鈞說：“回去通知一声，社社員吃飽、吃好，然后到城門外大槐树下集合。”

万鈞跑回村去了。

“振英！”

“到！”振英象个战士一样来了个立正姿势。

“你赶一輛大車，到公社拉两个水泵来。”

“是！”振英撒腿跑了。

袁書記轉过身来，又拍着亨吉的肩膀說：“亨吉，你担任老农參謀团团长，專門給咱們出主意想办法。”

“我？”亨吉睜大两眼望着袁書記。

“是啊！就是你。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亨吉把腰板挺了挺，說：“袁書記，你放心。”

我們向村里走去，远远望見城門上已經挂起一幅巨大的标語“人定胜天，公社胜天”八个大字，在阳光下閃閃发亮。巷道里人来人往，忙成一片。小伙子，姑娘們，有的挑着水桶，有的搨着鍬和鋤，向大槐树下走来，后边，跟着一大群老人、妇女和小孩……

老槐树底下，人群拥挤，熙熙攘攘。袁書記跳上土台，大声說道：“社員們，公社化后的第一年，咱們就遇到了百日大旱，老天爷想把咱們的六百亩玉米，八百亩棉花，一口吞掉。

大家說，我們能让它这样吞掉嗎？”

“不能！”众人齐声喊道。

“对！”袁書記說：“我們烽火公社的人，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們要人人獻計，个个出力，拧成一股劲跟老天爷斗。”

这时，王亨吉手里提着旱烟鍋，正和几个老农在一块大声咕囔，袁書記的話一落音，亨吉把烟鍋向空中一举，說：“大伙擒住了涇河老龙王，我們老农參謀团，捉来了几条小龙駒。”

大家齐声嚷道：“好，在哪里？”

“甭忙，跑不了。”亨吉三脚两步蹦到台前說道：“从前，咱們村好多人家都有井，以后用不了那么多，有些人就把井填了。现在，咱們把它再掏起来！……”

“好呀！”一陣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亨吉的話。

这时，忽然远处又傳來了一陣喧鬧声。大家扭头一看，大路上尘土飞揚，一队人馬向村里奔来。队前面的旗上面写着“星火农业中学抗旱大队。”大家一見援軍赶到了，一声呐喊拥上前去迎接。

不一陣，振英赶着大車回来了。人們又是一陣呐喊，上去七手八脚把水泵卸了下来。

一霎时，涇河岸上沸騰起来了。人們有的担水，有的掏井，有的裝水泵。村里村外，歌声遍野，喊声震天。一股清水，从涇河引了上来，流向田間，滋潤着大地，哺育着庄稼。

人們看着庄稼的枝叶渐渐舒展了，打心里笑了。

几个老年人，来到了涇河边上。这些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人，看着这种声势浩大的抗旱場面，一个个感叹不已：“好大的气魄！真个人定胜天！”

王书田老汉两眼閃着泪花，說：“袁書記，我們人老了，干不了重活啦，就讓我們給大家燒开水吧。”

袁書記笑着說：“开水有人燒，你們还是歇着，給咱們多出些主意就行咧。”

书田老汉說：“袁書記，这話不对了，把能干的人騰出来，不是更好嗎？”說罢，就跑回村去了。

事实教育了大家。人們越干劲越大。王亨吉領的老农队，向妇女队提出了挑战。王彩霞，急得滿头大汗。原来她們的蓄水壕挖得太深，汲水不便，尽管人强馬壯，速度却赶不上老农队。袁書記走来一看說：“来！我当你們的供銷部长。”說罢，甩掉衣服，“扑通”一声跳下齐膝的蓄水壕，提起水桶干开了。

日以繼夜，抗旱斗争紧张地进行着。袁書記因为劳累过度，眼窝陷了下去。可是，他仍然象平常一样，說說笑笑，和社員們战斗在一起。这天，他又来到了河岸上，我一看他的脸色，心痛极了。我想：今天說什么也不能让他担水了。就向他跟前跑，想夺他的扁担，还没跑到他跟前，他倒先将了我一軍：“保学，你帮书田老汉抬开水去。”

我說：“袁書記，你的身体……”

袁書記笑着說：“別管我，去吧。”他說着又轻松地換了个肩膀，担着水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我笑笑，好像說：“你

着，我还能照样担上跑哩。”

七月中旬，一天下午，刮来一阵西风，碧蓝的天空，一霎时，阴云四合，雷电交加。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袁书记在涇河岸上，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望着天空，笑了笑说：“就要下雨了，社员们回去休息吧。”

袁书记和我们离开涇河岸，一道向村里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又和大伙研究着，他说：“下了大雨，涇河马上就会涨了，涇惠渠也很快就能灌溉了。”他看着亨吉，问：“是吗？”

亨吉点点头。

“咱们得马上做好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袁书记接着说：“天要是下了，明天一大早，振英到供销社去拉化肥；各队趁雨不能下地，早些抓紧修理农具，准备施肥灌水。多做一些思想工作，不能让大伙有丝毫松劲情绪……”

我们正说着，猛然，大雨唰唰地下开了。我们赶紧往回跑。一走进大队部，袁书记拧着被雨打湿的衣裳，喜得说：“好雨，好雨！”他转面又对大伙说：“现在再交给大伙一项任务：吃过晚饭，每一个人都不准工作，好好休息一夜，准备明天投入新的战斗。”

我看看袁书记那消瘦的面孔说：“你忙了这一向，也该好好休息一晚了。”

袁书记说：“当然，当然。”

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严了，雨还在唰唰地下着。这几天袁书记又休息的少，今天再淋了一场雨，我真怕他病了，就向他

的住处走去。到了他的屋子跟前，見窗子黑黑的，我心里已有三分高兴；就踮起脚尖，轻轻地替他关好窗子，放下門帘。听见里面传来呼噜呼噜的鼾声，我就更放心了。

风刮着，大雨下着，四周黑洞洞，伸手不見五指。我摸出村来，想去检查一下渠道。忽然，我发现水渠边上有一盏灯光，緩慢地向前移动。显然，有人已經在那里检查渠道了。这是誰呢？我一溜一滑地向着灯光走去。这时，灯光停住了，对面傳來一声問話：“誰？”

在雨声中，我听不清是誰的声音，就反問了一句：“你是誰？”

那人听了我的声音，說：“保学，你不休息，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啊，袁書記。”我急忙跑过去，不料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幸亏袁書記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了我，借着灯光，我看見袁書記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头上戴个大草帽，身上的衣服全打湿了，雨水順着褲管直往下滴。

袁書記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保学，你快回去問問万鈞，看指揮部答应放水沒有？”

这时，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馬灯，說：“現在應該要你回去了。”

袁書記笑了起来，“快去吧，电话接通了来告訴我一声。”

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我只好把馬灯又还給他，他迎着风雨一搖一晃地走去了。

我跑回袁書記的房子，点着煤油灯一看。原来是万鈞守着

電話機在打呼嚕哩。我又好氣又好笑。

雞叫二遍的時候，我和萬鈞才接通了電話。我急忙掛上電話，跑出房門，不料和一個人迎面撞了個滿懷。站定一看，又是袁書記。他焦急地問：

“電話來了嗎？”

“來了。明天中午放水。”

“太好了，太好了。”袁書記走進房里，連濕衣裳也沒顧得換，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取出涇惠渠灌溉圖鋪在桌上，說：“來，咱們趕快研究一下灌水計劃吧。”

雞叫三遍的時候，我們把計劃安排好了。袁書記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然後又振作了一下精神，說：“保學，現在就看你們的了。”

袁書記說畢，又從牆上卸下自己的帆布背包，往身上一拷說：“好了，我也該上路了。”

“半夜三更的，你還到哪里去？”我和萬鈞問。

“到塬上去看看。”袁書記說着已走出房門，踏着泥汙的路，一搖一晃地向塬上走去了。

這時候，東方已經發白。

王 保 學 口述

鄧振旅 張天恩 整理

## 留 学 取 經

### 一

一九五九年春天，正是棉花播种的季节，我和保京到渭南“留学”去了。我們是專門去參觀全国劳模张秋香的棉花播种前准备工作的。路上，保京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說：“书秀，我們得好好学习秋香經驗，那怕芝麻大点經驗，我們也不能放过。”

走到离张秋香的村子——八里店还有二里多路的地方，远远就看見一个高大的牌坊，上面嘩啦啦地飄着彩旗。我們估計，那一定是张秋香的丰产田。走到跟前，果然不錯。当时县上正在这里召开棉花播前准备工作現場會議。前来參觀的人很多，有各个公社的社員代表、干部，也有学生……

我們和张秋香早就見過面，这次一見，一点也不拘束。保京笑着对秋香說：“我們給你当学生来了。”秋香也笑着說：“恐怕还要当老师哩。”接着，她喜洋洋地向人們介紹說：“認得嗎？这就是咱們的王保京。”她的口气那么亲切，就像說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經秋香这么一說，周围的人都朝保京围过来，和保京打招呼。保京笑着說：“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来



学习的。”

在人群里，有渭南城关公社双王管区著名的丰产能手刘述贤。不久以前，省上在他的小麦地里，召开了小麦返青关现场会议。那次，我们赶来参观过，还向他提出了竞赛。这次，刘述贤一见我们，就兴冲冲地说：“这一次，是下棉花挑战书来的吧。”保京说：“哪里话，是学习来了……”可是，刘述贤大笑着说：“哈，你的心啊，我早摸透了——搬梯子为了上梯子嘛。”他又看看张秋香，说：“咋办呀？人家上门挑战来了，应不应？”张秋香笑着回答：“那好么，赶的人越多，咱们越要加劲跑。像保京这样的干家子，迟早会超过咱们的。咱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咋不敢应战。”

旁边的人，也都听得高兴，一个个瞅着保京，看他怎样回答。保京本来就想学秋香、超秋香，今天在这个场面里，他更是情绪高涨，满口应承，说：“好好好，咱就来竞赛吧。骑上跃进马，插上竞赛翅，生产就搞得更热火。”他的话刚一落点，旁边的人都笑着说：“两个英雄搞竞赛，这才真是棋逢对手哩。”保京接着说：“以后，我们要经常到这里来学习。现在，这才是上第一堂课呢。”张秋香听了保京的话，笑吟吟地说：“咱这经不卖钱，要货换货，经换经呀。”

我们顾不得休息，就参观秋香的棉田。提起秋香的棉田，嘿，那真是名不虚传。墒保得那么好，肥施得那么足，看起来又松软，又油润。参观的人都赞叹地说：“哎呀，我见了这地，都想躺下去睡一睡，抓一把尝一尝呢。”

我们把秋香的棉田作务技术，仔细观察、了解了一番。并

且画上图样，记下尺度，作下注解。为了再深入地学习秋香浇水、施肥和耙耨保墒的办法，我们还逗留了两天。在这两天里，秋香每次下地，我们都跟着她。一边和她一块操作，一边虚心向她请教。每当我们从村道或地畔上走过去，就听见有人赞叹着说：“人家这样下功夫学习，保险能赶得上咱们。”

我们回来以后，不光保京和我们几个人搞棉花丰产，还发动群众“学秋香、赶秋香、超秋香。”像早就搞过丰产的杜秀莲、刘桂梅老婆，保京的媳妇刘桂贞，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王千金，都是搞棉花丰产的积极分子。

那年，我们所有丰产田里的棉花，都长得格外好。交上六月，就有二尺多高了。大家都高兴地说：“今年保险能赶上张秋香。”

## 二

六月，正当棉花抱蕾开花的时节，我们又到秋香那里去学习了一次。

这一次，去的六个人，都是些搞棉花丰产的女将，由我带领着。这些日日夜夜要学秋香、赶秋香的人，这次能亲自去见张秋香，心里是多么地高兴啊！她们一个个都穿上走亲戚的新衣服；王千金还拿了个新本子，要把张秋香的经验都记上。

我们到张秋香的棉花田里，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这块地里的棉花，和周围的比较起来，格外显眼，看着绿汪汪，明闪闪，真真逗人喜爱。这块棉田恰巧在大路旁边，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都要停下来，看一会，称赞几句。

我們的小姑娘王千金，平日最愛耍鬧，那會兒更活潑了。她几步跳进棉花行子里，把棉树和自己身子一比，又把舌头一吐，說：“呀，再过几天，就把我埋住了。”我說：“嘿，哪还用說。我去年秋天来的时候，有几个記者想叫张秋香站在棉花地里照个像。可是，她一进地，人就看不見了；后来把棉花拨开，才把像照了……”

这时，正是晌午。太阳像炭火一样。可是，总有許多人在这里參觀。他們有的打着傘，有的戴着草帽，还有的光着头，被太阳晒得汗水直淌，好像一点也不觉得热似的，只是看呀，記呀，忙个不停。

我們正說得熱鬧，忽然，看見許多人向地头围了过去。我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秋香到地里来了。我帶領的那几个妇女和小姑娘，沒等我介紹，就認出来了，互相撞着胳膊說：“张秋香，张秋香！”她們压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哄的一下跑上去，和张秋香握手、問好。张秋香正要問她們是从哪里来的，忽然看見了我，一下子明白了，笑哈哈地說：“啊，烽火公社的，咱們是老亲戚了。”他又亲切地問：“你們的棉花长得咋样？”王千金快嘴利舌地說：“秋香姨，我們的棉花和你們的差不多。”秋香笑着說：“恐怕比我們的好吧。”王千金又說：“我們正向你学习，准备赶上你哩。”秋香見她还戴着紅領巾，說話却这样有志气，就称贊地說：“噢，难怪人說烽火公社是个英雄窝，到底名不虚傳，連这么小的姑娘，也展开翅膀飞起来了。”我接着介紹：“她叫王千金。”秋香一听“千金”两个字，就笑着說：“哈！千金姑娘鬧丰产，将来保險上千斤。”

我又把同来的几个妇女，一个个向秋香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刘桂贞时，我说：“她是王保京的媳妇，是我们一个棉花丰产组的组长。”张秋香听了，又惊又喜地说：“啊，你家里真是满门英才！杜妈妈是个学文化的模范，我在北京和西安开会时，见过几次。王保京更不用说了。今天，又见到你啦！”刘桂贞往常一见生人，还有些拘束。可是，这时她在张秋香面前，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开朗，笑着说：“我才学习哩……”

秋香让我们进村去休息。可是，我们都被棉花吸引住了，舍不得走开；脚疼和口渴，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我们只愿在那里看着，赞叹着。杜秀莲把秋香的棉花，爱得就象自己的娃一样。这里摸摸，那里揣揣。就连地上的土，也要抓一抓。大家笑她：“看你，把人家的地还想背回去不成。”她说：“地背不回去，经可要背回去哩。”

大家看看棉花，看看秋香，对她又尊敬，又热爱。

晚上趁着月亮，我们坐在院子里，又听秋香讲她搞棉花丰产的曲折道路，非常动人。她说：“我在棉花上作出一点成绩，这全是靠党的领导和支持啊。搞棉花丰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为国家增产，为党争光。我喜欢许多人和我一起搞，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当谈到棉花落蕾落铃问题的时候，她说：“有人认为这没有办法，我看不对。也有人认为这是施肥多，浇水多，我看也不对。我的棉花现在很少落蕾落铃。为啥哩？棉花和人一样嘛，要吃给吃，要喝给喝，没病勤防，有病就治，它自然就长得好了。对棉花来说，需要四样宝贝：风、光、水、肥。”接着，她就详

細地講她“保蕾保鈴”和“三增三保”的經驗。她講得生動、深刻極了。我們都恨不得把她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刻在心裡。

最後，秋香還說：“提起務棉技術，薛俊秀也有一套哩。今年，她們的棉花和我們的不分上下。去年，還超過我了。她離這兒很近，你們明天還可以去看看她。”

正說着，只聽見一陣腳步聲，緊接着進來一個人，向屋裏叫：“大姐！”我們還沒弄清是誰，只見秋香高興地迎上去，說：“唉呀，真湊巧，正在說你，你就來了。”這下，我們都明白了：這就是薛俊秀！我們連忙上去打招呼，秋香也把我們作了介紹。薛俊秀喜洋洋地說：“我好幾天沒來看我大姐啦，一來就碰上了這些新朋友，太好啦！”說着，大家又圍了一圈坐下來。

在月光下面，可以看出來，薛俊秀比秋香小十來歲，有四十左右，剪髮頭，是個精干利落的人。她一談起自己務棉的事，首先就說：“我取得的這點成績，和秋香姐幫助是分不開的。”接着，就說秋香怎樣扶着她的手，給她教技術；又怎樣連病了的娃也顧不得管，來幫她給棉花治病……而秋香却說，俊秀怎樣幫她整地、播種，又幫她納鞋底……

她倆這種親如姊妹的共產主義風格，使我們很受感動。我們不但學習了她們的技術，也學習了她們的風格。

### 三

這次回來後，我們搞棉花豐產的熱情，更象火里潑了油一樣。象杜秀蓮、劉桂貞、王千金她們，稍微有個空兒，就鑽到豐產田里。早晨露水多，把鞋和襪子都弄成泥蛋子了，她們也

顧不得管；她們越干越高兴，歌声直傳到村里来。在棉田里，她們怕袖子和褲腿撞落了花蕾花鈴，就干脆挽起了袖子和褲腿，小心地作务着棉花。

有一次，王千金走亲戚去了，她丰产田里的棉花尖還沒打完，杜秀蓮就給她打了。刘桂梅的技术不熟，王千金就給她耐心地教。象张秋香和薛俊秀那种助人为乐的风格，也已成了我們烽火社的一种风尚了。

八月，是庄稼成熟的季节，我們所有丰产田里的棉花，长得几乎能埋住人。每个树上，都有六七十個棉桃，真招人喜爱，四面八方的人都到我們这里来参观。每当王保京社长向客人讲說我們取得的成績的原因时，总少不了要說：“我們經常向別人学习先进經驗。拿棉花作务技术來說，我們就在秋香那里取了不少經驗。”

是呀，不只棉花这一样，回想起我們的玉米、小麦和其他农作物，能够連年增产，这都与不断向外地外社学习，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学习育种技术，我和保京一次又一次去西北农学院；为了研究“乌克兰小麦”品种的問題，我們三番五次地給山西农业科学院写信。那里先进，我們就往那里跑。为了取回渭南刘述賢防止小麦倒伏的經驗，我們顧不得吃飯，顧不得睡觉，連夜赶路……

我們爱“留学取经”。为了增产粮食，不断跃进，我們往后还要經常向兄弟社学习，經常“留学取经”哩。

馬 書 秀 口述  
姜繼業 徐銀昌 整理

## 亲如兄弟

### 一

一九五五年三月，春风吹醒了大地，涇河岸上又喧鬧起来了。社員們有的赶車送糞，有的吆牛犁地，村里村外一片欢乐景象。

那天中午，我們几个社干部正在保京家里开会，忽听門外傳來“嘟嘟嘟”的汽車声。跑出去一看，只見一群大人、小孩，簇拥着三位客人，說說笑笑迎面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两位，老远就向我打招呼：“你好，馬股长！”

这是誰呢？我急忙跑上前去，仔細一看，哈！認出来了，是西北农学院的赵洪璋、吳煥斌教授和孙敬文老师嘛。他們是我去年在宝鷄开会認識的。我把他們介紹給大伙。乡亲们一听說来了大学教授，又惊又喜，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好。这时，吳煥斌教授指着那位穿着藍布制服的瘦高个儿，說：“这位是赵洪璋同志。”

赵洪璋教授是“碧蚂一号”小麦优良品种的培育者，在咱关中影响可大啦。他的到来越发使人高兴。保京拉着赵教授的手，

高兴得直搖：“赵教授，你来得正好，請多多指导啊！”

赵教授笑了笑說：“你們的庄稼做得很好啊，我們是来向你們学习的。”

我們忙說：“哪里，哪里，还要你們多提意見，多帮助呢。”

我們把客人領到保京家里。一时，屋里屋外挤滿了大人、小孩，熱鬧极了。保京媽高兴得合不攏嘴，又是燒茶，又是递烟。一会儿，又端来了热气騰騰的鷄蛋长面——这是我們这儿專門招待貴客的。

客人們参观了社里的庄稼，又对这里的土壤和气候情况作了了解，接着就召集社干部和老农开了个座談会。在会上，我們初步总结了玉米丰产經驗。赵教授他們听后高兴地說：“你們的經驗太宝贵了，許多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今后，咱們就是朋友了，希望多多联系。”

几千年来，咱貧苦农民只有受压迫受剝削的份儿，哪有学科学知識的机会。如今解放翻身了，巴不得多学些技术，多打些粮食支援国家建設。听了赵教授这番話，大家一个声地叫好：“欢迎！欢迎你們常到我們社里来！”

赵教授說：“也欢迎大家到我們学校里来！”

“五一”节那天，西农党委邀請保京和我到他們学校去。我們一下車，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了。康副院长笑容滿面地迎了上来，握着我們的手亲切地招呼着。我心里想：在旧社会，咱农民誰知道大学的門朝哪边开着；如今，大学的院长、教授都这样看得起咱，真是翻身了。



第二天，康副院长陪着我們，参观了学校的农場、林場、养畜場、实验室……这样那样的試驗，各种各样的仪器，以前不要說見過，就連听都沒听过呢。保京高兴地对我說：“二叔，这做庄稼的学問还深着呢，光鋤、鋤、犁不行。回去以后，咱們也好好干它一場。”

晚上，康副院长又来看我們。他問我們住得慣嗎？我們說：“住得慣，就在自己家里一样。”

康副院长笑着說：“咱們都是搞农业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旧社会把咱們分开了，現在咱們又合成一家了。”

保京一听，高兴得連眉毛都笑了，說：“好啊，你說咱怎么个合法？”

康副院长不慌不忙地說：“你們的丰产經驗很宝貴，現在还需要通过試驗进一步总结。我們准备派人到你們社里长期住下来，和你們共同种試驗田，帮助你們总结提高，对咱們說来，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改进你們的作务技术，丰富我們的教學內容。你們看怎样？”

天哪，哪里有比这更好的事啊！我俩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保京把大腿一拍，說：“好！就这么办。”

当下，我們就商量妥了，西农决定派苏献忠副教授住到我們社里来帮助搞試驗，和总结丰产經驗。

回家后，我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訴給社員。大伙听了，沒有一个不喜欢的。老年人捋着胡子說：“如今这世事真好，大学教授都来帮助咱們做庄稼，毛主席对咱农民太关心了。”

年轻人高兴得眉喜眼笑，一个个挽胳膊抹袖子：“这下有

專家指導咱學技術，搞豐產還成啥問題。”

## 二

六月，田野里黃燦燦的象鋪滿了金子。搭鐮那天，我正領着社員在塬上割麥，一聽說蘇教授來了，就扔下鐮跑回村。到保京家里一看，空蕩蕩的連個人影也沒有。我正在發楞，忽聽廚房有人在切菜，就走了過去。一看，保京媽正揭鍋打飯，嘴里自言自語地說：“这下可回來了。”

我問：“誰回來了？”

她抬頭一看，笑着說：“喲，是你呀！我還當是蘇教授回來了。”

“蘇教授到哪里去了？”我急忙問。

保京媽放下鐵勺，長嘆一聲：“唉！蘇教授這人真是，一落腳，連飯也沒顧上吃，就拉着保京到地里去了。你快給我叫去吧，飯都煮糊了。”

我撒開兩腿，從崖底跑到河灘，又從上堰尋到斗渠岸，最後在下堰才找到了他們。

蘇教授高高的身個，穿着白布衬衣，那條藍布褲子已經褪了色。他彎着腰一手扶着棉苗，一手拿着放大鏡，正在聚精會神地進行檢查呢。停了一會，蘇教授直起腰來，認真地說：“棉花有了紅蜘蛛，得趕快治。”

我們心里都挺着急，又考慮到夏收任務緊張，就說：“人手不夠，停兩天……”

“不行，遲了要影響產量。”蘇教授搔着后腦勺想了想。

說：“这样办吧，你們还是領着社員抢收麦子，治虫的任务交給我。”

保京搖搖頭說：“这怎么能行？你……”

苏教授拍着保京的肩膀，笑着說：“不要紧，一家人嘛。我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帮助咱社把庄稼做好。”

第二天，太阳火毒火毒，地皮晒得发烫。苏教授背着一架噴霧器，領着十几个女社員下地去了。苏教授四十多岁的人了，太阳一晒皮肤通紅，豆大的汗珠从額角滾下来。社員們怕他累坏了身子，都劝他休息一会儿。他风趣地說：“关云长出五关，我还没出第一关——劳动关，你們就拦馬。”

到了休息的时候，苏教授不休息，他把大家召集到一块，教怎样防虫，怎样整枝。社員們很受感动，說：“苏教授对社里的事这样关心，咱們更要好好干呢。”于是大家干起活来，劲头更足了。

一九五五年那陣，大学教授下乡的还不多，乡下生活条件也差些。头一天吃飯时，我女人給他多炒了两个菜，他笑着說：“书秀呀，以后再这样，我就不在你家里住了。都是一家人么，何必这样客气。”以后，他就和我們一家大小坐在一张桌上吃飯，真象一家人一样。

夏收一毕，我們和苏教授种了一块玉米試驗田。播种的时候，苏教授把繪好的图紙往地头树上一挂，和社員們一块干起来。社員們不会用葯剂拌种，他耐心地給大家讲解。就这样，起早摸黑地干了几天，把玉米种下了。

有一天，我刚起床，苏教授从地里跑回来，沒进门就喊：

“书秀，书秀！”

“啥事？”我一看苏教授的神色，忙问。

“什么东西把玉米刨了？”

我一听，心里不由一惊，试验田里的玉米种子都是一颗一颗选出来的，经过专门采用药剂处理的。损害一颗，试验的准确性就差了。我俩赶紧跑去找保京，还是保京脑子的渠渠多，他说：“不要紧，一定是獾。这东西顶可恶，咱们想办法收拾它。”

当天，保京就召集了十来个小伙子，组成“护田打獾队。”在试验田周围点起火堆，大伙轮班守夜。苏教授也和青年人一起守夜。保京见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就让苏教授给大伙讲起科学知识来。

那些日子，我们这地头可热闹啦！大家一会儿谈科学技术，一会儿扯古今中外。连一些老头儿，晚上没事也要到这里来和苏教授拉拉话。

苏教授在我们社里住了多半年，帮助我们总结丰产经验，要回校了。走的那天，好多人家预备了酒菜欢送他，不少社员舍不得让他走。大家送到村外，都说：“希望苏教授以后常来。”

苏教授热情地说：“烽火社是我的政治课堂，也是我的第二家乡，我以后是会常回来的。”

### 三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我们烽火社和西农的关系更加亲密

了。西农党委先后派来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帮助我们搞丰产试验、科学研究，建立了林场、饲养场、蔬菜园；我们也把培育出来的品种和生产经验，介绍给西农，供他们做科学研究的参考。

今年三月，在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保京提出了玉米、红芋、豆子套种间作的方案。会一完，保京第一个念头就是先到西农去，请专家对自己的方案进行科学鉴定。

保京下了火车，一口气跑上张家岗。西农传达室的老赵，一见保京，就笑容满面地迎上来，问：“你来找谁呀？”

“康副院长。”

老赵为难地搔了搔头。

“怎么，康副院长没在？那就找赵教授和苏教授好了。”

老赵摇摇头说：“不，不，你来得不巧，现在是休息时间，他们正在午睡。”老赵停了停又说：“如果你有紧急事，我就给你打个电话问一声。”

保京考虑到康副院长和老师们的健康，就连忙阻止说：“不用啦，我在这儿等一会吧。”

老赵想：保京这时到西农来，一定有紧急事情，就一再追问。保京见他问的紧，就把来由告诉了他。

老赵一听，赶紧就往电话机跟前走，说：“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说，险些耽误了你的大事情。”

康副院长接到电话，立即通知教授们前来开会，他们一听说保京要搞套种间作，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件新鲜事儿，一定全力支持。一时，这个找仪器，那个翻资料，大家一边讨

論，一边画图，对保京的方案作了补充和修正。保京拿着設計好的图表，連夜赶回家来。

过了不几天，太阳刚升起一竿子高，我們真沒有料到，康副院长和赵洪璋教授又赶到我們社里来了。我們还以为原先設計的方案出了毛病，一問，才知道，保京走后，西农党委又專門研究了这一問題，认为这是一件新事情，困难一定不少，就决定赵洪璋教授前来帮助。

西农對我們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全体社員，大家都說：“康副院长，你們對我們的事情，比自己的还看得重啊！”

康副院长笑着說：“咱們都是一家人嘛。你們的事情，也就是我們的事情。今后，你們有什么困难，我們一定全力相助。”

我們說：“别的倒沒有什么，就是离咱西农太远了，要搞个化驗什么的，很不方便。”康副院长听了，想了想，說：“那在咱們这儿成立一个科学研究室好不好？”

我們一听，都一个声地說：“好！”

不久，农业科学院陝西分院和西北农学院等科学研究机关，帮助我們农业社成立了科学研究室。

#### 四

自西农党委决定把我們这里，作为他們干部劳动鍛炼的基地以后，我們两家的关系就更亲密得不能說了。

下放干部来的那天，社員們高兴地到塬上去迎接。大家見

了像亲人一样，一哄上去把行李抢过来，背在自己身上，争着叫住到自己家里。这些同志到了社里，也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见啥做啥。没几天和社员打得很火热。

有个女同志，叫张振华，低低胖胖的个子，见人一說二笑。到社里的头一天，她一放下行李，见社员们打炕积肥，就挑起担子干起来了。她不嫌脏不怕累，直到烟灰尘土沾了满手满脸，像从烟筒里爬出来的一样，她也不肯让别人换。

张振华同志不光劳动好，对人可关心啦。下地时，她常常带着红汞、碘酒和其他常用药品。谁要有个小毛病，她就随时治疗。在村里，她一有功夫就到社员家里去串门，看见谁家子女多，就帮谁洗衣、做饭、料理家务。社员王福吉，女人死了，丢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没人照管。张振华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抽空给娃娃们洗衣、梳头。过年的时候，还给每个孩子缝了一身新衣服。王福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时，村里又出现了一件奇迹。过去爱淘气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象归了群的羊一样，每天下午都跑到城門上唧唧呀呀地又唱歌又跳舞；见了大人还叔叔姨姨地叫个不停。咱村南有个豆腐坡，陡的很：一下雨就滑的上不去下不来。大人忙着生产顾不得修，没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却动了工。每天下午，孩子们扛着小锄小铲，一排排一队队走出了村庄，过了几天，坡上就出现了一级一级的台阶。原来，这是张振华教的。你看，她每次从地里回来，还没进村，娃娃们就一个个嘴里喊着“张姨！张姨！”像蜜蜂采花一样围了上去，真像是见了自己的亲娘。

人们都惊奇张振华同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后来才

知道人家是西农幼儿园的主任呢。

社委会根据张振华同志的提議成立了幼儿园。妇女們听到了这个消息，一个个乐得心里开了花，都主动把孩子送来，說：“有张同志帮咱們办幼儿园，咱一百个放心了。”

## 五

一九六〇年的春节，在鞭炮声中来到了。吃罢了过年餃子，我抬腿出了大門，只見保京穿着一件新衣裳，笑容滿面地跑来：“二叔，有个事。”

“啥事？”

“明天康副院长要来給咱社員們拜年。”

嗨，真的喜上加喜，我心里甜滋滋的。八十高龄的王大成老汉，在一旁听了，捋着白胡子說：“哟！我經了三个朝代，大学院长給农民拜年还是头一回听說。”

第二天，太阳暖烘烘的，一大早，城門口就聚集了一大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穿着新衣，等候着亲人到来。早飯时分，馬路上傳来了“嘟嘟”的汽車声。

“来啦！康副院长来啦！”

人們呼喊着向大路上涌去。

汽車在半路上停住了。康副院长跳下車子，一边和社員們握手，一边說：“乡亲们，过年好！”

“康院长，过年好！”

和康副院长同来的还有赵洪璋、苏献忠等十多位專家和教授。社員們拉着亲人，爭着請到自己家里去作客。



这天，會議室里布置得格外好，門上貼着一幅大紅對聯，上聯寫着“慶新年親上加親”，下聯寫着“賀新春共同躍進”。橫額是“情長誼深。”房子里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畫象，桌上擺着社員們送來的干果食品。

春節茶話會開始了。康副院長第一句就說：“我們是走親戚來了。”

是啊，是走親戚來啦，世界上哪里還有比這更親的親戚呢。

接着，康副院長又說：“告訴鄉親們一個好消息，保京同志要到咱們西農去上學……”

還沒等康副院長說畢，大家就狠勁地鼓起掌來。立時，會場上喧鬧起來了，你一言，我一語，這個說：“這真是親上加親呀！”那個說：“農民上大學，這可是開天闢地頭一回！”

康副院長說：“保京上大學，這是烽火社的光榮，也是西農的光榮。”

保京更是高興，他說：“這都是黨和毛主席對咱農民的關懷！”

是呀！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一個窮孩子怎能上大學？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西農和烽火公社怎能建立起這親如兄弟的關係？

康副院長臨別時，把一箱蘋果送給我們，說：“這是咱西農給大伙的春節禮物。”

“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這箱蘋果，代表着親人們多少深情厚意啊！

我們和西农的关系，真是亲如兄弟。几年来，我們社在生产上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成績，都渗透着西农和其他兄弟单位的心血啊！

馬書秀 口述

張天恩 整理

# 上大学

—

一九六〇年二月七日，我和搞丰产試驗的张文信、王行兴等伙伴，穿着新衣服，扛起行李，高高兴兴地到西北农学院上学去。

我們这些穷孩子，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还能上大学。我十岁的时候，家里因把納过粮的单据丢了，被反动派逼着納了二次粮。我父亲装了滿肚子委屈，一回家就打我出气，鬧得全家大哭。穷得糊不住嘴，还上什么学？从此我就失学了。念了一年半小学，今天我只記得和穷娃娃給《百家姓》編的几句順口溜：“赵錢孙李，沒錢糶米；周吳郑王，沒錢納粮；馮陈褚魏，狗坐公堂；蔣沈韓楊，到处是狼……”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和伙伴們搞玉米丰产，搞科学試驗。八年来，我們突过了重重困难，胜过，敗过，苦脑过，也高兴过，終于贏得了連年丰产，也摸索出了一些丰产經驗。为了更进一步提高产量，对丰产試驗做出科学总结，我迫切地要求学习科学知识。我常这样想：“有了机会，非得好好学习一

下不可。”后来，领导上决定我和几个伙伴到西北农学院去学习，我心里怎能不兴奋，不感激呢？我高兴得好几夜没有睡着哩。

可是，农民能不能上大学呢？我们吃得消大学的功课么？我只念过一年半小学，和我同去的其他伙伴，也都和我一样，有的只念过几天初小，程度最高的王行兴，也不过完小毕业，上了两天初中。难怪有人不敢相信，指着我们脊背说：“生就的黑脊背，翻两下地还可以，上大学看把腰闪了。”“科学那是个迷宫，只有能人才进得去，泥腿巴子成不了神。”“哼，就是学成了也是个酱包子。”他们愿怎么说，随他们说去，上大学虽说难是难，但我并不那样想，我还是我以往的老话：只要听党的话，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我们敢在生产上闹革新，为啥不敢在文化上也闹一闹呢？

这天，我们从武功下火车，一爬上张家岗，就受到了西北农学院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西农和我们烽火社，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就在开展农业技术革新的活动里，互相协作，常来常往，象亲戚一样了。康迪副院长，赵洪璋教授和苏献忠副教授等人，都不止一次地来过我们社，和我们一起搞丰产研究，交流经验。康副院长每次来我们社里，都关怀地对我说：“保京，你一年遇到农闲，到我们学校来一两次，把经验总结一下。你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有生产实践经验，又有科学理论的农民呀。”我曾经也不止一次地去过西农。可是，这时，我面对着欢迎的人群，仿佛第一次来农学院似的，却拘束起来了。同学们拉着我们的手到教务处报到、注册、填写学生登记簿，领取

学生証。大家围着我亲切地说：“保京，你到西农来当学生，也是给我们来当先生呀。”

我激动地说：“不，老师们，同学们，我上大学是党交给我的一项政治任务。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该管就管，该教就教，不要偏爱我，把我耽误了。”

## 二

入学了。

我们胸膛上，别上了西农大学生佩带的白底红字校徽。这枚校徽，体现着党对我们的关怀、信任和期望。还在没有来学校以前，我们都存在着两种心情：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咱们这些旧社会被人称穷根扎到东海底的泥腿子、黑脊背，在党的培养下，今天上大学了，怎能叫人不高兴？害怕的是，大学到底都上些什么课程，听人说什么数、理、化，神仙见了都害怕，像我们这些连小学都不到的农民，怎能不害怕呢？

其实，在我们来校以前，西农党委对我们的学习已做了研究，连教室、宿舍和吃饭都安排好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要给我们这些还不到完小程度的农民，补中学课，上大学课，讲基础课，还要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而且要在一些主要课程上，达到大学水平，这可真不容易呀！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天，西农党委领导同志，就亲自召集教师和我们开会，商量教学课目、内容，决心给我们教好。

第三天，上课铃响了。我们走上大楼，坐在一间房子里。这是专给我们的教室，室内清静，空气清新。我们一走进去，

坐得端端的，互相望望，都沒有言語。這時，我想起臨走時，母親含淚對我說的話：“京娃，你今天上大學了，你兒子今年也念書了，回想你跟你兒子這麼大的時候，為啥失學了？再想想你是怎麼長大成人的，你要不下功夫學，看你怎能對得起黨，對得起毛主席。”我想著，眼睛不由地發酸了。望望窗外，耳邊又響起了公社黨委書記和縣委書記的話：“你是代表咱公社上大學的，是代表咱縣全體農民上大學的呀。”社里年紀最大的王大成老漢還說：“我老漢從光緒年間起，就沒聽過農民能上啥大學。你可不能為黨丟人，為咱農民丟臉。”想到這裡，我轉過頭，看了伙伴們一眼，他們好像也都在想著什麼。我說：“咱們能上大學，這是黨交給咱們的光榮任務，咱們把吃奶的勁使出來，一定要像攻碉堡一樣，把大學知識裝到肚子裡。我們要為幾千年被關在文化門外的農民爭氣呀。”

第一堂，上的是植物課。一位中年女老師笑眯眯地走進教室來了。我一看，不由得裂嘴笑了。這不是曾經在我們社里下放勞動鍛煉的張智敏同志嗎？是我最熟識的伙伴。她沒一點老師架子，講課就像在勞動之後，和我們談天一樣，是那麼輕鬆愉快。她講的內容，由於联系了我們所熟悉的东西，聽起來很入耳。這一堂課，我們上的很愉快。下了課，她還專意拉着我們到她家裏去吃細麵條。

第二堂，上拉丁文，可把我們難住了。學校為了我們以後學數、理、化等課方便起見，還安排了學習拉丁文字母的時間。外語老師很熱情，上課前就為我們準備了一套字母卡片。可是我們從來沒見過這些歪歪扭扭的字，費了很大的勁，也畫

不出个样子来；談起来，舌头不听使唤，音发不准，急得头上直出汗。越急越念不好，恨不得把那些字母吞的吃了。下課以后，我突然灵机一动，向张文信說：“你說 T 象个啥？”文信說：“釘子。”“对呀！咱們給难記的字母，都記上外号，不就很好記了么？”于是，你一句，我一句，都給許多字母起上外号：a——带背椅子；Q——带把鷄蛋；r——双股鉄釵；v——鍋沒盖盖……这么一来，就好学多了。晚上，外語老师專意考了我們一次，从发音，大写，大草到小草，我們都学会了。老师滿意地笑了，我們不用說心里更高兴，晚上做梦也叽哩哇啦地念字母哩。

### 三

接着，我們又学数学、物理和化学課了。一步接一步，課程越来越多，內容越来越复杂了，我們也越学越困难，越学越有些啃不动了。

真是难啊！老师在課堂上，明明說的是中国話，我們听起来比学拉丁文还难；黑板上明明写的是中国字，我們認得却不知道是啥意思；有时候，老师讲这，我們听成了那，加之有些老师是南方人，为口音对不上茬口，还經常鬧笑話。一次，化学老师说“氫气也有分子”，我听成了“亲戚也有分枝”，心想，对着哩，比如他外爷下边有他大舅二舅……給老师一說，惹的大家都笑了。

两周过去了，五周过去了。我們日日夜夜，埋头学著。可是，学习情緒不象刚来那两堂那样高了，劲头也沒有那样大了。

死記教条，硬背书本，尝到了从来未尝过的苦味，渐渐地“五怕”出来了：怕听不懂，怕記不下，怕不会用，怕考不好，怕人笑話。心发慌了，坐在教室，真不如跟在牛屁股后边唱乱彈舒坦哩。翻开讲义，尽是一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弯弯曲曲的拉丁字母，一看头就痛了。一节课上下来，脑子里稀里糊涂的。听见火車叫，心就回到社里去了。西农最高的办公和教学大楼，我們称它为“望娘楼”，每天，上楼听课的时候，我們不由得要站到楼窗口向东了望，那面就是我們的社，我們的家呀！

张文信在社里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青年突击队队长。他能很快地掌握农业技术，还能创造性地加以推广，被大家称为生产能手。可是，来西农半个月，他头疼起来了。一次，化学老师讲原子结构，他不明白，問道：“原子是什么东西？能不能拿来叫我們看看？”老师笑了，說：“原子只有在超电子显微镜里照出相来才能看見，肉眼看不見，也摸不着，只能凭想象。”于是，他想像开了，可这越想像越像鑽进大霧里一样。他又問：“原子是不是原子彈？”老师说：“不是，原子是組成分子的最小单位。”“那分子是什么呢？”“分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单位……”新名詞越来越多了，他再不敢問了。可是，不懂又怎能不問呢？問来問去，老师又讲到什么电子、質子、中子……他越来越糊涂了。他怀疑起自己来了，覺得农民上大学就是不行嘛！他貪黑沒明地突击，鬧得飯不吃，覺不睡，几天后头疼病发了，失眠了，人也瘦多了。

一天，张文信含着泪对我說：“保京，我学不好，科学怕真的是一座迷宫，我进不去了。一动不如一靜，还是叫我回社



里和大伙搞丰产去吧。我学好学坏不要紧，把大家拖累了怎行呢？”

这些天，我也被功课捆得紧紧的，一点也不松活。不过，我可没有想到退学。这些日子，我考虑科学理论到底有啥格格把咱农民隔着哩，有啥块块把咱农民挡着哩，从老师和我们两方面想，觉得两方面都有问题，到底是啥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这时，我一听张文信说他要退学，心里难受极了。叫文信继续学呢，还是叫他回去？我想，这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我说：“文信，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想退学怎么行？这是给党丢脸哩。现在，摆在咱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雄心壮志的路，一条是懒汉懦夫的路，你是走哪一条路呢？上呢，下呢？进呢，退呢？数、理、化再难，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人，总能把它学会。科学，它身上长刺，我们也要碰它；理论，它是刀山，我们也要钻，要上。”

这时候，西农党委陈书记到宿舍看我们来了。他和我们谈心，了解我们的心情。他说：“学习不太顺利吧？农民上大学是个新事情，是个苦事情，也是个喜事情。我们要做新事情必然要碰到好多苦事情，克服了苦事情就变成喜事情了。”

康副院长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他亲自抓我们的学习，他几乎每星期都来看我们，和我们一块谈天。他常鼓励我们说：“不要怕，不要自卑，你们应该相信自己，别人能学会的，你们为什么学不会呢？你们要像在社里搞丰产那样，多找窍门嘛。”

陈书记和康副院长的话，对我们启发很大，给我们增加了

信心和力量。接着，我們就連住开了几次会。首先从我們身上下手，提出了克服“五怕”，攻破“五关”：名詞关、筆記关、計算关、实验关、理論关。还提出了五抓：抓大头、抓实际、抓对比、抓关系、抓应用。九个人分成了三个学习小组，互相帮助，提出“一人学好不算好，大家学好才算好”的口号。特别是对张文信的帮助，下課以后，我們專門派两个人帮助他。我們不断寻找窍门，刻苦鑽研，漸漸地开始摆脱了困难，学习来得順当些了。张文信得到了五抓学习方法，特别是抓大头、抓重点以后，思想解放了，头也不疼了。在以后的功課里，他学得很起劲。他說：“学习就象抓蒜瓣子一样，你要一骨朵一骨朵抓，得抓五十多回才行；可是你要抓住蒜瓣，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农民学科学，不像砍包谷秆秆那样容易，正像我們那里农民說的：“娃，要好好出几身水哩。”但是，只要肯鑽研，有决心，刻苦学习，也不是学不会的。

一天，我做化合物分子式反应复习，一早晨过去了，还没演算出个名堂来，心里发毛，渾身发火。可是当我想到这些分子式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时候，就下了狠心，一吃罢早飯，坐下来又演算开了。分子式用中文写，又用拉丁文写，还要配出各种分子式来，真是难啊！一个下午又过去了，我头都要憋破了，还是算不出来。我摔下笔，抱住头，苦恼极了。这时，突然一个姑娘念外文的声音，从窗子傳了进来。我走到窗前，只見那个姑娘一面在林蔭道上慢慢走着，一面叽哩哇啦地

念着，念得是那樣的流暢，就象涇河里的流水一樣。我想，她不過才二十多歲，論年紀我比她大；論個子我比她高，可是，人家怎麼學得那樣好，自己就怎麼這樣不行呢？我望着桌子，桌上放着一疊農民朋友的來信，這些信里，充滿着同志們的鼓勵和期望。我無意識地從桌上拿起了一個紅皮日記本。這是守衛在海防前綫的一位同志送給我的。我一打開，那閃閃發光的兩行工整有力的毛筆字，又呈現在了我的眼前：“這個日記本，是我打蔣介石立了功，領導獎給我的。現在，我把它贈給你，希望你也能以打蔣介石的猛勁，攻下大學課程。”這時，我狠勁地拍了一下桌子，坐下去埋頭又複習了……夜深了，天很冷，我也覺得累了，但立刻想到“怎麼能下火綫？”於是，把兩隻鞋踢掉，光腳板踏在水泥地上，好讓腦子清醒些，繼續複習。我演算了一個又一個分子式……這天夜里，我終於把分子式演算成功了。

#### 四

學習上，我們突破了難關，一步步取得了勝利。對學習科學理論，我們不但再不害怕，而且越學越感覺有興趣了。在學習過程中，我們理論聯繫實際，學一點用一點。在化學課堂上，我們學會了糠醛的製作，知道了它在農業上的用途，我們就立即寫信把製作方法告訴家里，叫他們試制。

平常，我們都很尊敬老師，我們和老師的關係，就像兄弟朋友一樣。在課堂上，我們細心聽老師講課，老師講畢以後，我們聽懂了，就說聽懂了；不懂，就提出來問老師，老師給我

們再講。我們還幫助老師挑水、種菜，做一些家務雜活。家里和社里送來的東西，我們也要留一份給老師送去。老師無論在學習上，生活上，對我們都很關心。為了聯繫實際，講課使我們聽起來容易懂，有的老師天下大雨，跑六七十里路，到我們社里去看我們搞的實驗；也有的老師，晚上在宿舍里給我們輔導的夜深了，不回家，就和我們睡在一起。有一次，王行興病了，夜已經很深了，天還下着大雨，教化學的黃老師把大夫請來了，他還給王行興帶來了一包紅糖。

我們和老師的關係非常親密，沒有一點隔閡，有啥話說啥話，對課程上有意見，馬上就給老師提出來了。在學化學課的時候，老師從抽象的概念出發，給我們講了許多物質運動規律，學習了兩周，我們還不知道物質是什麼，我們把這種感覺，就及時地給老師談了。這一下，老師白天黑夜想，看怎樣講，才能使我們聽起來容易懂。後來，在課堂上，老師就改變了方式，每次都是先做實驗，後講理論，這樣一來，我們聽起來，就容易懂了。

學校黨委對我們的學習非常關心，定期進行研究，怎麼能使我們學得懂，又學得快。平常，黨委除了派專人和我們連系，給我們解決實際問題以外，黨委領導同志，還親自聽我們的課，幾乎每半個月都要召集一次會，專門研究我們的學習。黨委對我們的教學還提出了先實踐後理論、先具體後抽象、先簡單後複雜的原則。根據我們的情況，教材內容也進行了重新編寫，刪掉了一些和農業生產關係很少的東西，增加了和生產實際相聯繫的內容。同時，在教學方法上，還提出了四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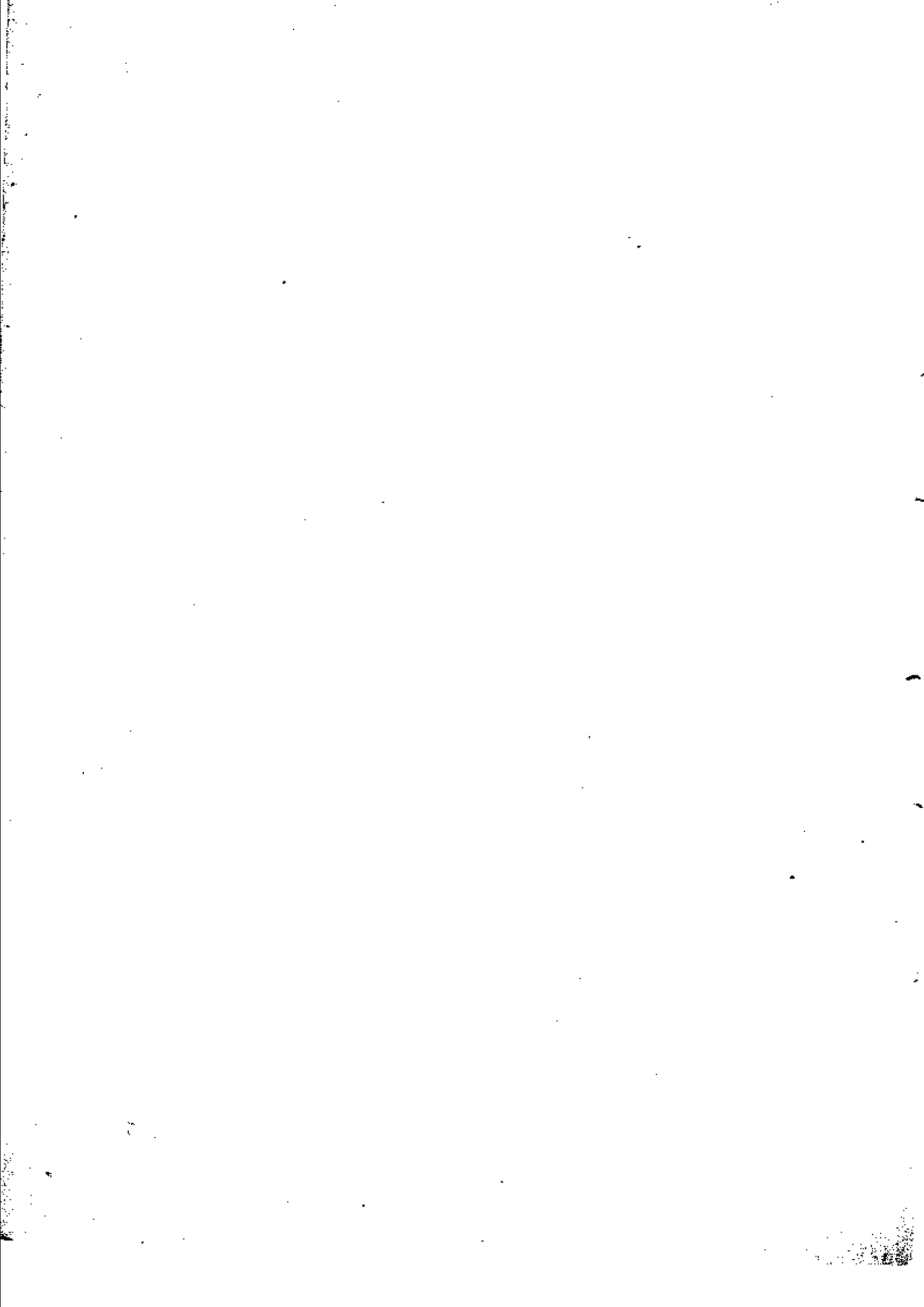
“边讲授、边讨论、边实验、边自学”，和“以土解洋、以洋解土”等方法。这样一来，老师教课摸到了方法，我们学起来，也比以前更顺当了。

经过一年的紧张学习，我们已经学完了农学专业的十三门主要课程，使我们把以往的生产实践知识和学的理论知识初步结合起来，对过去搞的试验，从理论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在套种间作试验上，过去认识还不够全面，现在加强了综合研究，尤其是在光的利用上，还提出了如何增加光照面积和时间，如何使植物立体用光和以光补肥，如何改变地形，增加光照强度和选育驯化喜光的品种，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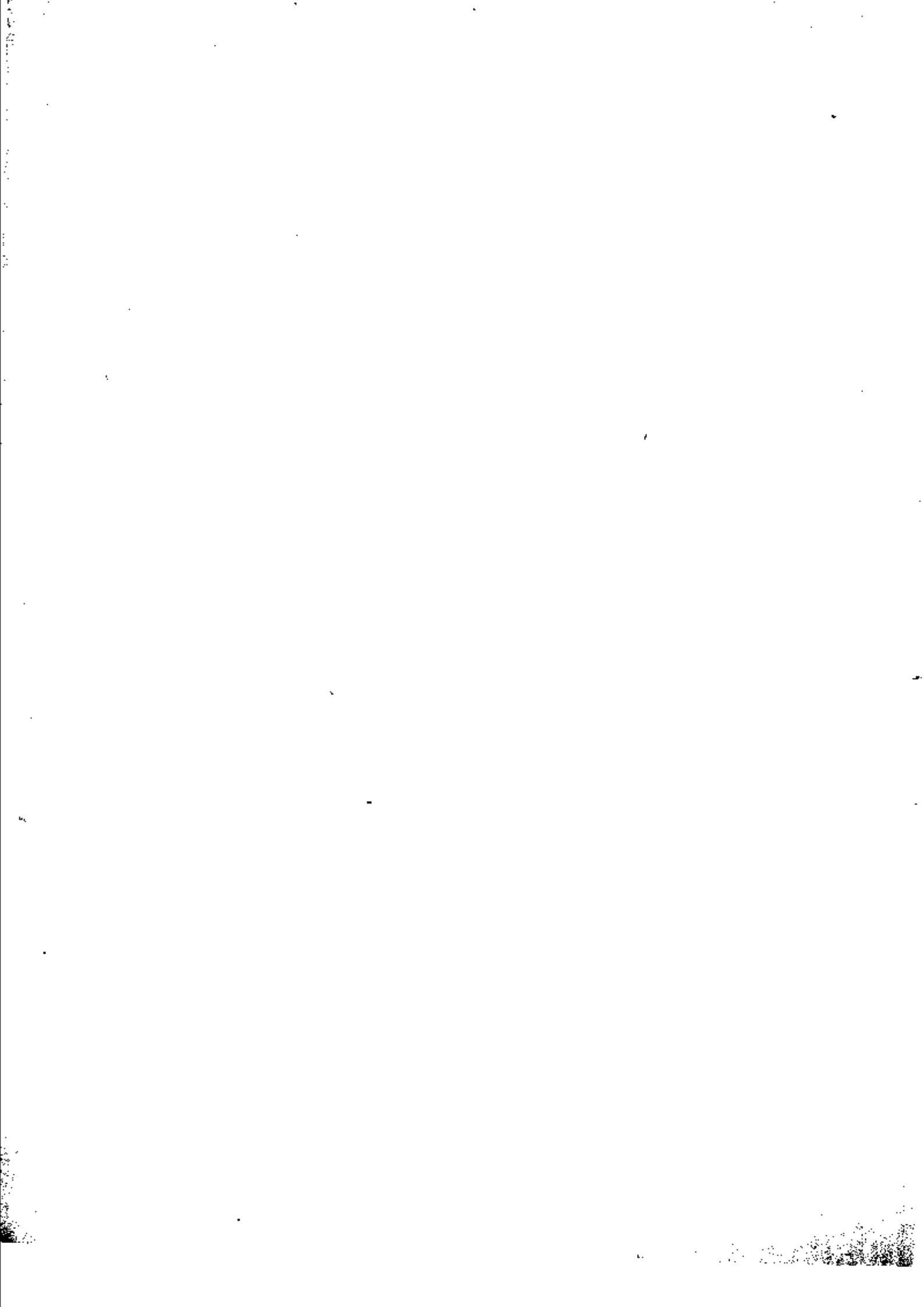
科学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一年来，我觉得自己才踏上了科学大门的边边，离党的要求，还差的很远哩。以后，要戒骄戒躁，虚心向老农学习，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和广大社员一起，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王保京 口述

胡仰光 整理



第 五 輯





## 別人叫我土專家

一九五六年秋收后，社里決定我負責軋花專業組工作。安裝了十二個人力軋花車，抽調了五十多名精壯勞力，沒日沒夜地輪班突擊軋棉花。但是，人力軋花車效率低，堆積如山的籽花軋不出來，不能及時賣給國家，領導上和群眾都非常着急。當時，有些人和我開玩笑說：“你們把那‘風火輪’蹬快一些嘛。”人力軋花車蹬起來很費勁，不要說力氣小的人，就是力氣大的人，一天下來臉也蜡黃蜡黃，咻咻直喘氣，因此有些人把它叫“好漢桩”。這時，我就產生了一個念頭，生產大發展，工具不改革哪還行嗎？

一天，我從地里回來，看見一架爛水車，死死地放在路邊，當時，我心里一動，就坐在一旁揣摩起來：用畜力能帶動水車，為什麼不可以利用畜力帶動軋花車呢？于是我下了個決心，試制一輛畜力軋花機。我馬上就動手了。不幾天，果然試制成功了。用畜力帶動軋花機出的棉花又快又好，比人力軋花效率高出兩倍以上。這時，社的領導和群眾都鼓勵我說：“堯通，你給咱社里辦了一件好事。”又說：“有了這個機器，如今人力算解放出來了；如果能想辦法把畜力再解放出來，那就

更好了。”我也想：“只要我們肯努力，用机器生产的美日子，是不会太远了。”

一九五七年秋天，县委折书记来我們这里检查秋播时，提出在社里办一个小型粮、棉、油料綜合加工厂。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都积极拥护。女社員說：“只要不跟磨子轉，再困难的事情也愿意办。”男社員說：“只要不踏‘好汉桩’，出錢出工都情愿。”那时，說办就办。用全社投資的錢，买了一台二十匹馬力的柴油机。机器有了，可是，技术力量成問題，我們社里沒有一個人会开机器。

晚上，郭书记来到我家，說：“机器有了，还不全，技术力量最困难。現在，支部决定你負責建厂工作，你必須千方百計地把厂办好。”当时，我考虑了一下，党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了，那就應該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它，就滿碟子滿碗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郭书记走后，我睡在炕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办工厂总要懂些技术，咱不懂技术咋能行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抽水站老张同志。老张是个技术干部，他可以帮我的忙。想到这里，高兴得“通”地捶了下炕。媳妇被我惊醒了，不高兴地说：“三更半夜，砰砰嘭嘭地成啥神？”我把我的心思向她說了以后，她說：“你一天尽想些啥呀。”天麻麻亮，我赶紧爬起身往抽水站走。見了老张，就把办厂的事跟他談了。沒料想，老张听了以后，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說：“机器那玩艺儿复杂得很，沒有高中程度学不会。你不識字，学个三天兩天，根本鬧不成。”一盆冷水泼得我心凉了半截。为了

請教人家，我忍了一口气，小声說：“張師傅，麻煩你去我們那里指點指點。”老張帶理不理地冷笑了一聲說：“可以么，就是這幾天不得閑。”我一看沒希望，轉身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我想：“誰從娘肚子里生出來就會弄機器？你們能學會，難道我郭堯通就不能學會嗎？人家一把菜刀都能鬧革命，難道我們有機噐還愁不會開。在共產黨員面前，這點困難算個啥。干！”

第二天，我又去涇陽周家道軋花廠，參觀學習安裝軋花機。走時，我順便提了一籠子大紅棗，準備送給工人同志。工人兄弟對我非常熱情。車間主任老薛接過我的籠子說：“你提這個干啥？”我笑着說：“自家的，讓大家尝尝。”薛主任打趣地說：“你不拿棗，怕我們不給你教技術。”惹得大家哄哄地笑了起來。笑畢，一個工人笑着說：“支援農業，是我們份內的事呀。”大家吃着吃着，實在親熱極了。

薛主任引我去機房參觀學習。他把軋花機的安裝法，詳細地教給我。我不會筆記，只好憑腦子記；不懂英尺公分，就用繩子量，手指比。我在他們廠里，住了兩天，蹲在機器旁邊真不想離開。

以後，薛主任又把我介紹到三原一個鐵工廠。一月之內，我到這個廠子跑了十幾回，學會了磨面機和榨油機安裝技術。

過了一個多月，憑着自己學習來的那一點技術，安裝機器了。我邊安裝邊摸索，整整十四天，沒離開機器。不會洋的就用土辦法，手指量、繩子拉、心里想、口里算，忙得滿身大汗。有時，孩子跑到我身邊喊：“爸爸，爸爸，吃飯了！”我也聽不

見。每次，我回到家里，媳妇总是牽心地說：“看你把衣服弄得髒成了个啥样子。”拿出干淨衣服叫我換。这时，我的心还在机器上挂着哩，誰还理她那一套。有时吃飯时想起了什么，就用筷子在地上比划；飯碗一放，就又回到了机器旁边，和大家繼續摸索。当时，沒有鉄翻沙輪，我們采用土办法，用木輪代替。不管怎样，这个机器最后总算安裝起来了。

开始生产的那一天，厂里可熱鬧了，人們都看来了，个个喜眉笑脸，千百个眼睛都盯到机器身上。柴油机的馬达轟隆隆地响了，約摸一分鐘时间，突然“卡嚓”一声，一根鉄鷄腿从机器上摔了出来，摔得有一丈多高。把參觀的人都吓坏了，紛紛往外跑。有的人，还一边跑，一边說：

“这玩艺害怕的很，干脆算了吧。”

“这是白花錢，不頂用，快收拾了吧。”

当时，我急得滿头大汗，爬在机器上，心就像跳出来似的，还說不出是啥原因。我拾起摔断的两半截鉄鷄腿，拿在手里对呀，看呀，发了呆。我鑽在机器旁边，难受得几乎掉下眼泪。

正在焦急的时候，郭書記从人群中走出来，把手一揮說：

“这有什么惊奇的，一次試不成，再試一次；試它个十来八次，不成再想别的办法。人是活的，机器是死的，活人还怕摆弄不了死的东西？”

第二天清早，天还麻呼呼的，我就爬起来，騎着自行車往三原鉄工厂跑。到了那里，厂門还没开，我急得在門外打轉轉，恨不得一下推門进去問个明白。停了一会儿，嘩啦一声，

厂門开了，我一步跨进去，找見了王师傅。他正在忙着繪圖。我把鉄鷄腿飞了的事給他說了一遍，他听完，站了起来，恳切地說：“可能是轉速配得高了。这很危險，弄不好把你們那座工房都会打倒。”王师傅轉身写了个紙单单，遞給我說：“就按这个标准配轉速，你回去量一量就会明白。”他这一指点，我心里才有了眉目。临走时，他还亲切地叮嚀說：“千万要把轉速算好，不明白时再来或用信問問。”

在回来的路上，天忽然下起大雨来了，我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我沒回家就到党支部去汇报。郭書記見了我，拉着手說：“你太辛苦了，先喝点水，換換衣服再談吧。”

“不要紧。”我喝了一口水，說：“郭書記，这次发生事故，完全怪我太大意，轉速沒配精确。”

郭書記鼓励我說：“不要灰心丧气，要大胆鬧，細心鑽研，在失敗里摸索經驗。”

这天晚上，天还下着大雨，我一个人悄悄地鑽在机器旁边，按照王师傅的話，用繩子量量地槓輪，又量量机器輪和鉄鷄腿，詳細計算了轉速。一直摸到半夜，才把道理弄明白了。

天明了，思聰、玉芳和仓金几个人来了。我們重新安裝机器。

当机器一响开，白圪塔棉花一团团吐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才踏实了。

这机器軋花就是快，一天能軋千二、三，等于人力軋花十个强劳力的工效；質量由过去的五、六級提高到三、四級。单榨油、軋花这两項收入，比建厂投資的款，高出了三千八百多

元。这时，群众个个拍手叫好：“机器就是美，一个能顶好几十人。”

一次，我看到小钢磨常发生毛病，浪费劳力。一个磨子要缠九个人，还忙得马不停蹄。当时我就想：“把它改成自动化就好了。于是我就和木匠王思聪、玉芳，铁匠振华，还有仓金几个人，一起研究，找寻改革机器的门道。白天想，黑夜想，又讨论又研究，终于制造出了个自动筛麦机。把它连在电动机上，就和脚踏筛一样，筛起又快又净，还节省了三个劳力。

可是，给改用的石磨上安装自动升降器的事情，我和思聪研究了好多次，还没有搞成功。不会制图，就用高粱秆扎成一个模型，反复和大家研究。不多天，我们创制的自动升降器试验也成功了，磨面全部变成自动化。这个自动升降器把两个磨子联结在一起，一个人操作就行啦。参观的群众都兴奋地说：“真个能行，越弄越美啦。用人少，磨面多。尧通简直成了发明家啦。”

一九五八年夏天，各地都纷纷办起了综合厂。许多生产队叫我去帮忙安装机器。我们办了个技术训练班，外队外社都派人来学习。党派我当教员，专门讲授机器安装、使用法。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我今天在党的培养下，学得了技术；怕的是自己学的不精，教不好，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可是又一想：这些人初学还不是和我一样。俗话说：“将心比，都一理。”于是，我就鼓起了勇气，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三个字：“鑽、看、土。”不会就鑽，不懂就看，不会洋的就用土的。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会洋的就

講土的，不會理論就講實際，沒有教材就看機器。我常把學員們領到機器旁邊，一件一件拆着講，一遍不行講兩遍，兩遍不行講三遍，教不會不放手。

就這樣，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群眾把我叫開“土專家”了。你想，我能算是啥專家嗎？是鼓勵我哩。我心裏明白：我的一點點成績，還不是黨培養的結果嗎。

一九五九年秋季，公社黨委又調我籌建社辦綜合廠，還叫我當了廠長，我知道，這是黨對我的信任，我更愛埋頭苦干，虛心學下去，鑽下去，決不辜負黨的期望。

郭 堯 通 口述  
趙仁杰 高高樂 整理

## 鐵水紅心

### 一

炼鉄的消息，我們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渭惠渠工地上听到的。那时候，喜事遇到一堆啦。公社成立了，渭惠渠放水了，现在又要炼鉄，真是好事情一宗连一宗。大伙都高兴地說：“好嘛，炼出鋼鉄，多造些拖拉机，把咱咧粮食产量多提高一下。”

渭惠渠的水，嘩嘩嘩地向东流去。我們完成了兴修水利的任务，高高兴兴地往家里走。路上，我和楊維康商量定：“要是队长不許咱去炼鉄，咱就和他鬧。”

真巧，我倆刚一进村，就和队长撞了个满怀。他拉着我倆的手，笑嘻嘻地說：“回来得正好，队上决定許你們再去炼鉄，你們……”他的話还没落点，我和維康就嘻嘻地笑了。維康是个急性子人，把拳头一掄，很干脆地說：“馬上走。”队长說：“急啥？休息一下，明早走。公社楊書記領的人馬才走了几天，你們到那里找他就行……”

一听楊書記走了，我倆連吸袋烟的功夫都不想呆了。我倆



跑回家，吃了頓飯，就又背上从水利工地背回来的行李，赶路了。路上，我俩大步流星地跑着，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炼鉄基地——赵鎮。到了泔河岸上，天已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俩拉着手从水里扑通扑通地趟了过去，褲腿湿透了，冷得人直打哆嗦。可我們的心里却像火团一样热烘烘的，因为馬上就要炼鉄了。

到了赵鎮，我俩找見队长高义方，他高兴地說：“好，又添了两个彪小伙……明天你們先給咱背矿。”“背矿？”不是炼鉄嘛，怎么又叫人背矿？队长好像一下看到我們心里了，笑着說：“沒有矿石咋炼鉄？”我俩一想，对呀，可这矿石是啥玩艺呢？我們猜想：矿石大概是咧生鉄圪塔子吧？对，山里边一定埋着好些生鉄圪塔子，炼鉄准炼的是这些。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們蘸了个湿手巾，把脸一擦，就向巖山頂上爬。到了张家嘴，嘿！背矿石的人，山上、山下，坡上、沟底，到处都是。鉄錘声、歌声、喊声，响成一片。維康喜得眉开眼笑，拉着我的手拔腿就跑，誰料却被一个揮着小旗的人拦住了。一問，才知道馬上就要点炮啦。大伙都退到保险区，山上立时靜下来。

“轟隆！”“轟隆！”一陣炮声像打雷一样，把整个巖山都震得动弹哩。看到飞滿天空的黑块块，我們想，那就是被炸出来的鉄圪塔吧。这时大家呼喊着一拥而下，我俩也挤着跑下去了。到沟底一看，哟，怎么都是些紅紅的石头，掂了掂，沉沉的，又不像一般的石头。

“这是鉄石嗎？”我問旁边一个頂花头巾的姑娘。她咯咯地只是笑，說：“哟是矿石，鉄在里头藏着哩。”維康歪着头說：“那把石头一砸，鉄蛋子不就蹦出来了？”一句話說得那姑娘又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人心里怪不是滋味。我想：你才多来了几天，就背着一斗笑八升。“走！”我們又跑到人多的地方找鉄去了。可是找来找去还都是些紅石头。維康盯着石头，眼珠子打着轉儿：“我看这里头沒有鉄。”我說：“我也看沒鉄。”說着两人都噗哧地笑了。可人家咋一溜一串地往上背呢？我倆划算了一陣，觉得那姑娘也許說的对着哩，就一人拣了一块大的，和大伙一齐往上背。刚背到坡頂，一个戴着“西安地質学校”校徽的学生說：“你們背的不是鉄矿，是紅油餅石。”我倆一听，气得把肩上的石头一撂，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后来，我們找到了采矿队队长刘汉忠，跟上他在野虎岭、鷹凹崖、虎狼弯和頂天寺一带，跑了几天，什么赤鉄矿啦，錳鉄矿啦……才都知道了。这对咱这些跟着老牛轉騰的农民來說，可是个大进步哩。

运矿开始了，車拉人背，不管刮风下雨，队伍总不断头。大伙編着歌儿唱：“一条口袋一条繩，要把巖山背个平。”这是多么豪迈的口气呀！古老的巖山，沉睡了几千年，誰这样想过？但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却这样作了。想到这些，渾身是劲。我和維康夾在队伍里，越背越高兴。可是，背着背着，又謀計着炼鉄的事，总觉得心里痒痒的：“咋还不叫人炼鉄呀。”

有一次，我們歇腳，鋼鐵指揮所生產股長董明又迎面走來，我上前擋着他就問：“董股長，咋還不開爐子呀？”他說：“就要開了。”我問：“咧石頭咋個煉鐵呢？”他說：“就放在爐里燒哩。”我又問：“那爐子怎個盤呢？”他笑着說：“用磚頭一層一層地往上盤嘛。”看到他心不在焉，維康拉了我一把，說：“別問了。咧爐子和咱家灶火爐一樣，把礦石放到爐齒上，煉就是了。”我不相信：“不哪么簡單吧。”他又問我：“哪你說咋個煉？”我說不上來。心想：大概和鐵匠打鐵差不多，把燒紅了的礦石用鉗子夾出來，掄起大鐵錘，一錘一錘地砸着煉哩吧。

從這以後，我就整天划算着掄鐵錘的事……

## 二

一天清晨，村外傳來了哨子聲，我問維康：“吹哨子干啥？”他湊到我的耳邊，悄悄地说：“快排隊，今幾個挑掄錘的呢。”我一聽拔腿就跑，到了爐場，隊伍早就排了一長串。我倆一下擠到排頭，心想：就憑咱這高個子，粗胳膊，准能挑得上。果然，一挑就把我倆挑上了。

我正高興得跳哩，王志進拿個本本跑來問我：“你十幾歲啦？”我說：“十七啦。”屬啥的？”我說：“屬羊的。”他用筆把我的名字一勾，說：“不行呀，過十八歲才收哩。”看着他用筆勾掉我的名字，就象用刀在我臉上刮了一下，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却說：“眼別瞪，這是規定。”

我跑去找冶煉處處長魏福利。他端個碗正吃飯哩，見我氣

呼呼地跑来，就问：“有啥事？”我说：“炼铁的事。”他也照王志进那样问了一遍，最后，他摇了摇头说：“不行，年龄太小。”我咬着牙说：“人小劲可大，保险能抡起铁锤。”他仍然摇着头。我急得差点哭出声来说：“怎么不成？三十六丈深的井水，我能一口气绞上来，这抡锤咋个就不成？”他要起身舀饭去，我拉住衣角和他死缠，维康这时也跑来帮腔。他看着实在扭不过我们，也就答应了。我高兴得一蹦老高，逢人便讲：“我要炼铁啦！”人家说：“你看咧娃疯了。”我想，只要能让我炼铁，你们说啥都成。说实话，那时候我真喜得心都要蹦出来了。一点铁屑还没见呢，我就好像看见拖拉机已经满地里嘟嘟嘟地跑哩。

我和维康把写好了的入团申请书，交给团干部张志惠，要组织在炼铁中考验我们。就在这时候，指挥部杨书记调我俩到技术训练班去学习。开始，我们觉得这有啥可学？但一去，我俩都吐舌头了：“妈呀，这学问还深着哩。”

有一次，董股长给我们讲“跃进式”炉炼铁法。讲到炉型：把炉喉、炉胸、炉腹、进风口和出铁口都讲过了，就是没讲“炉齿”；讲到工具，鼓风机、气管、铁钩和铁钎都讲了，就是没讲“铁锤”。“怎么，是董股长讲忘了？”我俩咬着耳朵，话几次到了嘴边，我没敢问。没想到，维康这冒失鬼通的一下站起来：“董股长，怎么没讲炉齿和铁锤呀？”他这一问，惹得哄堂大笑，笑得维康怪不好意思，我也觉得脸上热呼呼的……

炼铁，对咱这些摆下锄头抡铁把的庄稼人来说，可真是一

步一个关口。这都得闯过去。建炉就是第一个关口。

我们用麻麻石砸好了炉基，就照猫画虎地砌砖了。维康敢说敢做，有股子干劲，他喊声要泥，我们就提泥；他喊声要砖，我们就运砖。他挽起袖子，拿个匠刀，这儿瞅瞅，那儿敲敲，倒活像个砌炉的好把式。只是砌着砌着便走样了：圆炉子砌成了鸡蛋形。这一下，连他这向来好强的人，也不满意了：

“天爷啊！咋成了灶火炉了。”大伙儿看着只是笑。后来，我们商量的与老匠人合作，才把一座“跃进式”炉子建成了。

由于发动了群众，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我们除过“跃进式”炉以外，还创造出其它几种炉子，样式多得很很。但不管那号式样的炉子，里边都得抹一圈四、五寸厚的耐火泥。哟，这又是个难题。这时候，领导上派我和范养正四个人，到铜川学习了几天炼铁。这样，我才知道了什么叫耐火土。

### 三

这是一个深夜，天上漆黑一片，微微滴着雨星，冷飕飕的。可是，炉场上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呼啦呼啦的风箱声，叮当叮当的砸矿声，和大伙的谈笑声混在一起，比唱几十台大戏还热闹哩。

我们“跃进炉”前更是活跃，因为它是重点试验炉。除我们几个主要操作外，各炉都派来了人协作。杨书记亲自领导我们。还在烘炉的时候，他就召集我们开会，他说：“这个试验炉能不能出铁，影响很大，你们要想法炼成。”他用炯炯的日光，把大家通通地扫了一下，接着问道：“能成吗？”大伙异

口同声地说：“能！”杨书记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他又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是组长，可得多操心罗。”我有信心地说：“我们一定要炼出铁。”

这阵，大伙眼巴巴地盼着出铁。我和维康光着胳膊，一会儿检查通风口，一会儿看看火色，忙得满头大汗。真是心急水不开，四、五个钟头过去了，炉里还是红红的，不见一丝白焰。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着差不离了，就叫我俩插炉门。我用钎子使劲捅了几下，一道红得发亮的液体，从出炉口淌下来，

“铁水！”大家都嚷起来了。绞鼓风机的魏尚芳，一听是铁水，急得直喊：“老邹，换一下，叫咱看一下嘛。”邹子文两手拄在膝盖上，就像看不够似的，嘴里不住地说：“好铁！好铁！”周围的人也吵吵不休，这个说：“先打个铁锹深翻地。”那个说：“再造个脱粒机剥玉米。”大伙那股子高兴劲儿，真没法形容。可是，过了一会儿，那液体越变越黑啦。我疑惑了，忙拿钎子一戳，一下成了两半截。“唉，是渣呀！”大伙看着都发了楞。

维康把钎子往地上一戳，说：“这有啥，有渣就有铁嘛。再炼。”

大伙并没有泄气，又继续炼起来。可是还是只出炉渣，不出铁，最后连炉渣也不出了。我们卸掉气管，往进风口一看，呀，炉子结了底。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难受极了。维康抡起铁钎狠劲把炉子砸了又砸，嘴里不停地骂：“鬼炉子……”就这样，眼看着活活的炉子断了气。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想不出个方子。

就在这时候，楊書記来检查工作。他一見大家的神气，就笑着說：“怎么，泄气啦？可要經得住考驗哪。一次失敗了，再来他个二次、三次……”我們听了，对呀，这还是第一次嘛。麦子刚下耩，就想吃到白蒸饅，心也太急咧。大伙說：“好，再烘个炉子，炼！”楊書記笑着說：“光凭闖劲是不行的，你們应当好好检查一下不出鉄的原因，对症下药。”

我們觉得很对，下来就开了个“諸葛亮”会。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这个說，矿石太大，把炉子憋死了；那个說，风力太小，炉子消化不良。大伙都提了好多改进操作技术的办法。

#### 四

过了几天，一个新的炉子又烘干了。我們接受了上次的教訓，按規格把炉子装好。

火点着了，魏尚芳把鼓风机絞得飞快，不一会儿，烟火就冲出炉頂，一切都很順利。大伙高兴得喊了起来，一个个劲头十足。魏尚芳笑着說：“这一回就是把筋掙断了，也要絞出鉄水来。”高紅賢說：“我要死守进风口，不許炉子結底。”楊維康摸着钎子說：“这回拼上命也要炼出个鑊头鉄。”看到大伙这股冷娃劲，我暗暗地想：这一回有希望。

約摸該出鉄了，維康赶紧插开炉門。火舌伸的有三尺长，直往外冲，叫人很难近身。維康啥也不顧，提起钎子直往火里捅。楊書記、董股长也赶来了，大伙眼巴巴地望着炉門，都盼着从那儿能流出一股鉄水来。那时，我心都快提到喉嚨門上

了，心里說，流出一点点吧，那怕是綉花針那么一点点，只要是鉄就行。

可是，事情常常不按你想的来。炼了一来回，流出来的还是粘糊糊的炉渣。董股长接过钎子戳了戳說：“不成，还得炼。”他赶紧用沙子堵住了炉門。楊書記弯下腰在火里看了看，觉得风力还小，就脫掉棉衣呼啦呼啦地絞起鼓风机来。

过了半个鐘头，楊書記、董股长和我們几个，蹠在炉前看火色。真有意思，那火焰由橙紅变成淡紅，又由淡紅变成黃色，最后变得像个亮晶晶的水銀珠子在滾动。該出鉄了。楊書記挽起袖子提起鋼钎就捅炉子。

“絞！”楊書記使劲地喊。鼓风机越絞越欢，火舌越噴越远，火星子四处飞溅。楊書記和我扑向前去，用劲把钎子往前一戳，往后一拉，一股細細的又明又亮、微微冒着火星的液体，从出炉口“嗖”的一下冲出来。

“鉄！鉄！鉄！……”大伙高兴得喊叫起来。維康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說：“这回可当真的是鉄呀！”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盯得時間太长，我的眼睛有些发酸了。我回过头一瞅，人們已經滿滿围了一圈，爭着看呀！我的房东老大娘，叫人挤的东倒西歪，拄个拐杖，笑得合不攏嘴：“哟，这世道尽出能人呢，咧当真的是鉄嘛！”还有个姑娘搀扶着一位老大爷，老大爷兴奋地流下了眼泪，說：“穷山出了宝贝啦！”

人們都为“跃进炉”的出鉄而欢呼。

時間不长，变化很大，当年土炉炼鉄的地方，現在已經聳起了三座八立方米的小洋炉。維康成了一級炉前工，当了紅旗



冶炼班班长；我被調到厂部工作，我倆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員啦。

每当我们看到一輛輛汽車滿載着鉄錠，开出我們赵鎮鉄厂时，心里就乐得开了花。不知又有多少个收割机、脫粒机运出了工厂！

李 根 印 口述  
雷省吾 張耀成 整理

## 水 来 了

### 一

我們公社大部分生产队，都在渭河北塬和泾河、泾河南的旱塬上。

塬上，井深三十几丈，打水特别艰难。一洗脸水，一家子洗了，舍不得倒，放下还要饮牲口。过去，乡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头，给儿子娶了个媳妇，是平川里的姑娘。结婚后第二天，媳妇打了一盆水，一个人洗毕脸，就把水倒了。这下，可气恼了老头，骂媳妇不爱惜水，不会过日子，第三天，就把媳妇送回了娘家。

真是这样，在我們塬上，把水看得比油还贵。天一旱，涝池干梆梆，井底朝天，没有水，娃娃哭，牲口叫，揭开锅，没水添。吃水，要用轱辘在二、三十丈的井里绞；要跑到很远的路以外的塬下泾河里去挑。

“五日不雨成小旱，十日不雨成大旱。”旧社会，种庄稼像押宝，全凭老天爷睁眼。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里，当麦子拔节的时候，碰上了大旱，忙罢颗粒没收。五六月，太阳还是火

辣辣的。天上降火，地下冒烟，老百姓白天看太阳，晚上瞅月亮，把眼睛都瞅斜了，庄稼还种不到地里。

这年，是大荒年，人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东桃堡村，二百多人，剩下了没一半。我们村有一家，全家七口，病死、饿死，大小没剩下一个。穷人有什么法子？把一张张地契，含泪送上了地主的门；衣物桌柜，用小車推到南北山，都换了粮食。那年头，卖儿卖女是常事，西桃堡村五十户人家，一次就卖了八个。天下哪有父母不疼子女的。为了全家人生活，为了孩子逃活命，再有什么办法。卖了，或许还能活条命，留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

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哪管人民的死活，天这样旱，人这样死，他们睡在炕上抽大烟，不但不抬头看一眼，还打发狗腿子，成天价讨租逼债。

天旱，老百姓没得法子，只有求老天爷。打谷场上，人们天天朝南跪下一大片，闭住眼睛，嘴里不停地念叨：“龙王爷，睁睁眼，下点雨，留条命。”跪了七天七夜，天空还是红红的，一丝云也没有。往后，人们给老天爷许愿，念叨的话就更多了：“龙王爷，抬抬手，洒点水，救条命，给你唱大戏。”跪破了膝盖，叨裂了嘴唇，雨还是没下一点。

解放后，党把咱农民组织起来，在村外打涝池，路旁地边挖水窖，从各方面想法来抗旱防旱。

合作化道路，一天比一天宽敞，咱农民心里，又多么急切地盼望着降伏旱魔呀。

## 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們的公社成立了。

十一月一日，我們大隊干部正在辦公室開會，研究辦綜合加工廠的事，公社打來了電話，說渭北高塬抽水灌溉總渠修建指揮部，批准了我們修建第三支渠，叫我到公社研究開工問題。

聽到這個喜訊，大家喜得跳了起來，人人心里像開了朶花。我趕緊安排了一下工作，便飛也似的向公社跑去。

到公社，其他同志早到了。辦公室里，七個一攤，八個一堆，談的正熱火，一見我進來，都停住了，問我：“王支書，怎麼遲到了？”

“你們坐火箭來的。”

大家哈哈笑了。

開會了，公社郭書記從椅子上站起來說：“今天開啥會，我不說大家早知道了吧？”

他笑着，朝會場掃了一眼，接着又說：“第三支渠，工程很大，在我們社境內，東西長十五里。渠寬丈五，深丈二，要挖十七萬土方，要築二十幾座橋、跌水和斗門。”

他看着全會場的同志，最後，把眼光移到了我的臉上。當時，我一邊聽着，一邊心想：“為了旱塬上水利化，為了我們後代子孫過幸福日子，工程再大、再艱巨，我們也要很快地把它修好。”

“旱地變水田，這是旱塬上群眾千百年來的願望、理想。

三支渠完工，可灌四万五千亩地，全公社百分之四十的旱地就变成了水田。”郭书记讲到这里，全场同志，高兴得一齐站了起来，狠劲地鼓掌。静下来，郭书记继续讲道：

“修第三支渠的费用，全部投资、木料、石灰、青砖，都要靠我们自己解决。”郭书记讲到这里，顿了一下，看看大家。这时，我身旁的炬火队支书，转过头，低声对我说：

“钱、劳力，都容易解决，就是木料困难……”

“木料全部包给我们！”塬下烽火、胜火、兴隆三个大队的支书，忽地同时站起来同声说。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啪啪啪。”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塬上修渠，塬下支援。”郭书记再三叮嘱：“用下各队的木料，不管是小队的，还是社员个人的，都要合理作价，不能糜子、谷子一把抓。”

郭书记讲完了话，大家进行了讨论。有的说：“修三支渠，先人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今天要把水引上塬。”有的说：

“有党的领导，有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有的说：“这次，我们一定要作好宣传、动员、组织工作，争取当红旗队。”

最后，大家研究决定五号开工。

散了会，我回到村里。一进村，嗨！大队部门口，像开会一样，挤满了人。原来，我到公社开会去了以后，干部把修三支渠的消息给社员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就传遍了全村。大家把我围到巷道里，这个问，渠在哪里修？那个问，什么时候动工？你拉手，他拍背，我有十张嘴，也难支应

过来。

人人脸上挂笑容，个个心里开了花。巷头井边，到处紛紛議論开了：“斬除旱魔的日子到了。”

小伙子聶紀財，一蹦三尺高，說：“过去，給地主扛活，眼紅人家的水澆地；現在，我們也要水利化了。”

聶紀財，中等个子，黑黑胖胖的。解放前，从十一、二岁起，就給涇阳一个地主拉长工，解放后才回来。过去，他常埋怨地給人說，涇阳水地如何好，棉花产量多么高，只恨祖先把咱生到这旱塬上。一九五六年冬天，渭河灌溉工程总渠，在塬上勘测渠道，說要修渠灌溉了，他就成天跟着勘测人員跑。

聶紀財的热狂劲，吸引住了我，我呆呆地看着他。

“咚。”誰在我的脊背捶了一下。我回过身一看，原来是于淑貞老太太。

“王支书。修渠，我全家报名。”

“叫志誠和媳妇参加，你年紀大了，还是干别的吧。”

“你又来这一套。”她瞪了我一眼，脸挺的平平的，十分認真。

于淑貞老太太，五十多岁了。你甭看她年紀大了，可身体結实的和一棵青松一样。在旧社会里，她当过童养媳，被人販卖过，大半輩子过着沿門拉枣杆的苦日子。解放后，她从人間地獄的最底层翻了身，重見了太阳。新社会給了她新的生命和力量。搭一九四九年起，老婆干啥都蛮势的很哩。她常給人說：“如今，我才真正活成了人，住有住的，吃有吃的，儿

子是团员，还操什么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要甩断绳地干活。”平时，有些活，干部不让她干，她却争着要干。

她见我一会儿不言语，又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说：“我事先可通知你了，日后，可别说我老婆子难缠。”

大家见于淑贞老太太报了名，都抢着报名。不一会，就报了一百多人。

唉！无论什么事都有它的另一面。一些人总喜欢用旧眼光看新事物：

“祖先世代代没见过一分水地……你们比龙王爷还能。”

“说梦话哩。三十几丈高的塬，还能上来水，还不是劳民伤财。”

“就是抽点水上来，几十里远，流到咱们这儿，像股猫尿，还能浇地。”

这些人对修渠，自然是疲疲沓沓，除他们以外，家家户户，大大小小，都忙着修理锹，收拾镢，准备投入三支渠的战斗。

### 三

十一月五日，天刚麻麻亮，我们永久队，二百多人，排成长长的队伍，顶着西北风，出了村。队前头的人扛着镢头、锹，后边的，是担担，挑筐，推车，个个仰头挺胸，像奔赴前线的战士一样。

到了工地，想不到郭书记比我们到得更早。他高高地站在

一个土坎上，对我们讲道：

“同志们！你们队的任务，主要是填方。工作要注意速度，更要注意质量和安全。土的干湿要掌握好，抓在手里，要能捏到一块，丢到地上，又能散开，里边不能夹一枝小柴，要不，以后柴烂了，就会出麻达。”

郭书记讲完话，我把我们研究的定量、定质、定人、定时、定地点等五定办法，向他汇报了以后，工作就紧张地展开了。

这时，天大亮了。全公社十五个队，三、四千人，东西拉开，一眼看不到头。打夯声，挖土声，各种各样的呼喊声，响成一片；男女老少，挖的挖，推的推，担的担，抬的抬，真是热火朝天。在指挥部旁边，插着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优胜红旗”四个大字，迎风哗哗飘。

烽火队和我們紧挨着，他们真像一把火。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争夺红旗，我们互相挑战应战，开展了竞赛。

聶紀財，手里掄着一把又长又宽的新镢头。你看，小伙子可真棒呀！五斤重的镢头，拿在手里，像戏台上武生耍矛子，掄地飞快，看得人眼花。

妇女组长韓雪琴，人小胆量大，向聶紀財组，提出了挑战。

“好哇！你们说吧，拿几个顶我们一个？”聶紀財放下镢头，猛掄着右胳膊说。

“加油干，别言传，给这些毛小伙子们点颜色看看。”于淑贞老太太，低声说。



于淑貞挑着兩籠土，緊緊追着聶紀財。

這時，郭書記從渠上走過來，見她穿梭似的在人群里來回跑，贊賞地叫了聲“你真像個鐵老婆。”沒一天，“鐵老婆”這名字，就傳遍了整個三支渠工地。

小伙子們，可真有一股子虎勁。聶紀財脫了個精身子，脊梁上滾着豆大的汗珠，腳下像蹬着風火輪，推着土車，把泥土飛運上渠。

韓雪琴見小伙子來勢凶猛，提升得很快，就想了個辦法。她叫兩個婦女回家套了一個碌碡，一張犁，挖的地方用犁代替鏟，堤上用碌碡代替了第一二遍夯，工效提高了三四倍，不一會，就趕上了小伙子們。

就這樣，苦干巧干，你追我，我趕你，我們隊七天的任務，五天完成了。郭書記代表公社黨委，把紅旗發給了我們。

主渠修好了，公社又分配我們架橋。這天，塬下的烽火、勝火、興隆三個隊，套着大車，運來了一車車木料。拉木料的大車一到，渠上的人，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好。

到十一月二十五，只花了二十天功夫，三支渠的全部工程完工了。

人們等着，等着，等候水早日流下來。

#### 四

一天中午，我們都正在吃飯，一群學生放學回來，一邊跑，一邊喊：“水來了！”“水來了！”

霎時間，村口擁滿了人。又是擠，又是喊。小伙子、姑娘跑

的快，跑在最前边。妇女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拖着大的，大大小小一长串，往渠上赶。老太太拄着拐棍，让孙子搀着，挪动着两只小脚，只恨自己走得慢。小孩子，蹦呀，跳呀，在人流里前后乱鑽。

“水来了！”“水来了！”人们一边跑，一边情不自禁地喊。人们怎么能不高兴！这是旱塬上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呀！

渠两岸，拥拥挤挤，站满了人，比赶会、过年、过节还热闹。

渠水，像脱了缰的马，掀起浑浊的浪花，向东奔驰。青年人，跟着水头跑，跑着，跑着，跑到了水的后边。人们看着水流，就像看着满渠的金豆豆向下滚一样，心里甜丝丝，乐活活。

一位白头发的老太太，孙子扶着她，颤抖抖地爬上渠，见了水，高兴地张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用拐棍指着水说：

“这是毛主席给咱们送来的水！”

西桃堡村有个老汉，双手掬起一掬水，凑到眼前，眼眶湿了，口里不停地说：“铁饭碗，铁饭碗，不是有了人民公社，哪有这铁饭碗呀！”

人们看着水流进了干涸了几千年的土地，就像流进了自己的心窝，谁不高兴！一些思想保守的人，除了高兴以外，还有另一种味道，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说，他们走到一块，就嘁嘁喳喳地说开了，像是开检讨会，又像是谈感想：“毛主席就是英明，共产党尽出能人，说啥有啥，不由你不信。”“自古只知‘水向低处流’，哪知今天水流到高塬上来啦！”

人心里快活，作詩的兴趣也就来了，你一唱，他一和，一首詩就成了：

千年盼，万年盼，  
鉄树开花今日見。  
过去吃水比油貴，  
現在处处水澆田。  
水澆田呀，水澆田，  
魚、蓮、水稻上高塍。  
人民公社力量大，  
粮棉油料堆成山。  
衷心感謝共产党，  
幸福生活万万年。

王          文          孝  口述  
崔翔玉  胡仰光  朱直道  整理

## 在泔河工地上

一九五八年冬，党提出大跃进，可提到咱农民的心坎坎上了。不论男女老幼，干劲大得很。一天，我们队积肥竞赛正闹得热火朝天，忽然，“正海！”一个熟悉的叫声从背后冲来，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党委杨书记。

“你们的干劲真不小啊！”杨书记笑哈哈地说：“冬积一车肥，来年一车粮。”我说：“我们的干劲还差着哩。杨书记，你有要紧事找我？”

“来，坐下说说。”杨书记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泔河拦水打坝工程，眼看就要动工了，这是项很艰巨的任务，为了改变咱们一穷二白的面貌，给子孙万代造福，这副担子就落到咱这一代人的肩膀上了，特别是咱们共产党员的肩膀上了。现时天气也冷了，你准备一下，带上你们队的民工，到工地去，你有什么意见？”

我看着杨书记，猛地往起一站说：“我保证：党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要我做什么，决没二话！”

“好啊！你在农业生产中，是一个敢想、敢干的闯将，希望你把这股闯劲也带到泔河工地上去，做出更大的成绩。”

第二天清早，我們二十多个精棒棒男女青年，扛鐵的，担担的，爬上白灵宫塬，向泔河工地出发了。

到泔河工地头天早晨，我就兴冲冲地爬到河道北岸一个高岗子上去。我揉了揉眼，往下一看：泔河像一条长蛇，弯弯拐拐地向东流去。这条河，从古到今，誰能算清它白流了多少年；两岸看不到头的土地，长年干旱着，有时颗粒不收。在过去的苦难的年月里，人們不敢想，也沒有力量把这条“孽龙”牵上塬来，只能瞪着白眼叹气，或咒骂几句。今日，在党的领导下，要在这里修筑水庫，要把这条“孽龙”真的牵上塬来，变害水为益水，叫人怎能不高兴呢？我想着想着，眼前泔河两岸，一呼儿像遍地都成了白晃晃的水，一呼儿都像閃灼着黃燦燦的香稻。我不禁地喊出声来：“泔河！泔河！你也要为社会主义立功了。”

工程开始了。我們烽火队来的二十多个男女青年，組織了一个突击队，說声挖土，大家像餓虎扑食，轟轟隆隆；說声推土，車子齐崢崢一溜串，响声震天。随着我們工效一天天地提高，傳来了人們的贊許声：

“突击队的干劲真大！”

“啧啧，烽火队尽来了些羅成、穆桂英！”

从此，我們突击队的名声傳遍了全工区。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来了。

一天，太阳暖烘烘地照到大地上，河里的結冰也撕裂开了，冰块在水面上打上几个旋轉，就忽上忽下地漂走了。这时，泔河工地全体民工，在河滩开誓师大会。工区党委董書記，对大

家說：“为了爭取提前截流，早日修成水庫，从現在起，我們要开展一个劳动竞赛运动。一人献一計，百人有百計，大干巧干四月天，爭取提前完成工程任务。”

这时，各队的民工，都一个个磨拳擦掌，情緒高昂，紛紛在会上提保證、表决心。整个会場，热气騰騰。

我坐在突击队的前面，心里早憋不住了，我回头一看我們的小伙子、姑娘，他（她）們的眼光一齐朝我射来，异口同声地說：“正海！往上走！”

“上就上！”我“呼”地站起来，渾身是劲地走上主席台，說道：“我們的决心是：巧攻难关，提高工效；說了不算，做出再看。”我的話刚一落点，会場里响起了不断的掌声。

竞赛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那时，直接和我們队搞对手賽的是駿馬队。这个队，也个个是能扎起靠，背起旗的人，利活得很。他們把我們盯得紧紧的：我們上工，他們也上工；我們开“諸葛亮会”，他們也开“諸葛亮会”……两个队的进度一直不相上下，不分勝負。

我想：“光蛮干不行，得想出些巧干的办法。”

那几天，为改革工具，我心上像压了块大青石，吃飯、走路、睡覺都在思謀着。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回去吃飯了，我斜馬叉往崖根下一躺，两手把头一抱，想呀想……

不知过了多少時間。“唰啦”——一陣响声，把我吓了一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股土从崖上溜下来。說也怪，这股土偏不偏就溜到我身边的架子車上。我心里像叫啥东西拨了一

下，豁然亮堂了：好啊！能叫土自动往車子上溜，不就省人、省时了？我連忙翻起身，高兴地說：“真是一窍不得，少掙几百。这下有办法啦！”

这时，大家都上工来了。我把刚才的情况，給大伙一說，个个乐坏了：“这办法詔！”魏占虎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性急地說：“正海，咋还不趁热打鉄，試装它一家伙。”

其实，我的心比誰都急。我和大伙把車子往崖底靠紧了一下，一个人在崖上刨土往下溜。果然，装得又快又便当。計算下来，比一锹一锹剷土装车，效率提高了七、八倍。

这消息像一阵风，很快就傳遍了工地。人們都說：“嘿！这突击队的小伙子有办法！”接着工区领导上，專門在我們队里开了現場會議，推广了我們的“快速装土法”。

装土“自动化”了，可土仍旧是一锹一锹地挖，車子一来一大堆，挖的土供不上装，又出現窝工現象。怎样才能提高挖土工效？最好是爆破，可工地上炸药供应量不足，怎么办？一連串的怎么办，像一条鏈子一样把我的心套得紧紧的。

一天，吃罢晚飯，有的人睡在鋪里歇息，有的人去打球玩。我独个在河滩里轉来轉去，心里还是一連串怎么办？轉着轉着，也不知咋的轉到团指揮部里去了。我进去一看，桌子上放了一张报纸，心不在焉地順便翻了一下，猛地看到一个地方介紹用生石灰爆破取土的方法，我像得了啥宝贝，一下被吸住了。我把人家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想。当我把方方窍窍捉摸透了，真比我娶媳妇时还高兴哩！

晚上，大伙都睡的“呼嚕——呼嚕”的香甜，我說啥也合

不上眼，“爆破試驗，爆破試驗！”一直在心里翻騰着。

我悄悄地把黨員魏占虎，團員張建邦和張真友叫醒。我心想：他們都是黨團員，一來定會支持我，二來即是試驗瞎了，他們不會泄氣，也不會打爛鎊。我把報上用生石灰爆破的方法給他們一說，張建邦迷迷糊糊地說：“唉怕不保險？”我說：“這是咱黨報上介紹的，不會有錯。”魏占虎斬釘截鐵地說：“干就干，一輩子不出嫁，是個老女子。”

我們四個人，担了一担生石灰，抬了一桶水，跑到我們對面一個土崖上。

這時，月亮像一只玉盤樣地高高掛在頭頂，我們打炮眼，裝石灰，倒水，喀里馬快一會兒就弄停當了。我們三個人誰也沒說話，只聽見各人的心在通通地跳着。有吃一袋煙的功夫，沒見醒動。張建邦、張真友猛地說了聲：“咋搞着哩！”我們跑去一檢查，原來是石灰少了。第二次，又担了兩担石灰，水倒進去後，不一會兒，“轟”地一聲，白氣沖天，生石灰塊亂飛，把我和魏占虎的脖子、臉都打爛了，但誰也沒有叫一聲疼。我當時想起黃繼光、邱少雲同志在朝鮮戰場上的英雄事跡，渾身更添了勁。我說：“占虎！石灰打爛了咱的臉，可沒有打爛咱的心。爆破試驗不成功，決不罷休。”占虎還笑咧咧地說：“頭打掉才是碗大的個疤疤，只要早日把水庫修成，河水上壩，水澆良田，身上帶點傷，才光榮哩。”我們又檢查了這次沒有爆破成功的原因：是石灰上面蓋的土少了，沒有把石灰鎮住。我說：“不挨一錘，不得一着。馬上担石灰、抬水再試驗。”這樣鬧騰的天也亮了，有的隊已經上了工。興隆隊的民



工一看见我们，不知道我们又在做啥精，一窝蜂似的跑来。

我们第三次把石灰装好后，占虎把胳膊一扬说：“这不是看新媳妇，往远点站。”

“轟！”一声巨响，土块像正月十五放花筒样，猛冲上天，又急骤落下，顺着斜坡“咕咚咕咚”地滚到河滩。赶来看的人，都高兴地欢笑着，跳蹦着。有的人把炸下的土方一算，吐着舌头说：“好价价！足顶十几个人抡一天镢头。”

这一炮成功了。我们全队的挖土工效，从每人每天平均挖十方土，提高了好几倍。

工地高工效运动，越来越名堂越多了，差不多一天都有一两件大小的新鲜事儿。这时，生石灰爆破，原料一时供应不上了。用黄色炸药吧，花费太大。工地上听不到炮声了，一天冷冷清清，好像少了一半人。民工又抡起了粗重的镢头，汗水又披头地流着。

这时，我们队里每个年轻人的心上，又像压上了一块重石头，我的心像一团火样在烧着，立坐不安。有一天，我们召开了个党团员会，我把在河南白龟山水库参观时，听到的用硝酸铵和玉米芯制土炸药的办法，介绍了一下。大家研究了后，都说可以试试看。王佩霞几个姑娘说：“正海，这回眼里可不能没有我们妇女了。”我说：“这阵，就轮你们穆桂英上阵吧。”占虎指着王佩霞的鼻尖说：“啊呀呀！谁敢小看你们这‘一半’人口。”说的大家哈哈大笑。

我把制土炸药的办法，向董书记作了汇报。

“好！只要能想出个点子来，就大胆地试。你看要啥？供

应科会支持你们。”

我听了董书记的话，说：“党这样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试成。”

年轻人就是干劲大。我和几个人弄硝酸铵，占虎领着王佩霞几个姑娘去碾玉米芯芯。少半晌就弄停当了。

这一回是锤打铜锣，一撞就响。爆破的威力比生石灰还美。

后来，大家觉得玉米芯芯碾起来费人、费时。我们又召开了“诸葛亮会”，研究用另外的代用品。一开会，王佩霞就先开了腔：“我在家里帮妈煮饭时，烧谷草时，火星子乱飞，‘噼噼剥剥’还有响声，我看这东西可行。”

我一听她说的在理，这东西烧起来就是火性烈。

我们用谷草制炸药试的结果，效能很好，和玉米芯芯制的炸药差不多。

后来，我们又用牛粪、马粪等作试验，结果都成功了。

工地指挥部根据我们的试制和创造，专门办了个“土炸药厂”。从此，我们制的土炸药，推广到全工区。

泔河，平时温温顺顺，可也有发牛脾气的时候。一到雨季，洪水下来，河水就浪涛滚滚，猛不可挡。到了夏季，防汛就成为工地的首要任务。工区领导上交给我们的任务：保护四座木桥，保证运输。我们又变成了一支防汛突击队。

一天，天晴的朗朗的。我们的小伙子，从庄河村往工地拉沙子。快吃晌午饭，天空乌云四起，狂风卷天铺地吼叫着，天

空一时黄浑浑的，天地像连在一起。紧跟，大雨点子“噼噼叭叭”地从头上打下来。我撕破嗓子喊：“快——跑——呀！”

我正喊着，“叮叮咣咣”，枣大的冰雹，混杂在雨点中，直往下打。

我心里更急坏了。我想：这样的猛雷猛雨，山洪一定下来。四座桥被水冲走了，不仅使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影响工期事大。冰雹把头打烂也得赶回去。

我和占虎、李文岐三个人赶到桥跟前，洪水快冒得桥齐。我们三个人，都没顾得及脱衣裳，就扑哩扑咚跳下水。正在这时，其余的小伙子也赶来了。我把手一扬，身子打了个趔趄，高声喊道：“快，拆桥！”大伙下水拆的拆，在上面拉的拉，一齐动起来。不多时，就把四座桥拆了，木料全部拉到河岸上。

我从河里爬上来，一看右腿上一股血直流，把黄泥水冲了个红道道，才觉得一阵刺心疼。我刚把伤口用手巾扎好，占虎惊叫了一声：“木料！木料！”

我转身一看，十多根木椽，横七竖八地击撞着漂下来。这是上边骏马队的木桥被水冲了。我想：不管谁家的椽，一根也不应当受到损失。不容多想，我一纵身又跳到河心。刚一跳下去，就被一个浪头打的头昏眼花，耳朵嗡嗡直响。我用尽吃奶的劲，抱了两根椽，往岸边推。没走几步，又被脚底下一块大石头绊倒，头“轟”了一下，喝了几口泥水，一看椽漂了丈把远。“龟孙子，任你漂到东洋海，也要把你拉回来。”我双脚往起一跳，两手往前一扑，浮上水面用力划去……

当我把木椽拉回岸边时，眼前一黑，觉得天在转，地在摇，

就直身摔倒在地上，啥也不知道了……

一年多来，我們突击队，在工区党委的领导下，由于大家的艰苦奋斗，革新创造，推动了整个工地的高工效运动，贏取了时间，給国家还节约了大批資金。工区党委授予我“特等水利标兵”的光荣称号，把突击队命名为“英雄突击队”，很多人还都叫我“标兵王”。我知道，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希望。

王 正 海 口 述  
陈成吉 李語詞 陈策賢 整理

## 諸葛山林場

### 一

同志，你要是到過咱這諸葛山林場的話，你就會知道，這兒實在是個好地方。林場的背面是渭北高塬，前面是涇河川。諸葛山林場就在這高塬和河川的交界上。九條溝道。諸葛山頭過去光禿禿的，每年夏天，太陽一曬，簡直像座火焰山。現在已經栽滿了樹。山頂上邊，長着四季長青的柏樹；山腰的梯田上，栽滿了桃樹、杏樹、梨樹、石榴樹、柿子樹。每年春暖花開的時節，各樣花都開放了，一片香氣，就像誰堆的花子山一樣。到了七八月的時節，樹上都結了繁繁的果子，一坨塔一串的，那才真是座果子山呢！有人說：“沒有王德生老漢，就沒有諸葛山。德生老漢治山造林比愚公決心還大哩。”我說：“這話沒說對。沒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沒有大伙兒植樹造林，全靠我那幾滴汗，還能澆活幾棵樹苗苗。這全是大家的力量呀！”不過，我着實愛樹，一見樹心裡就高興。正像社員說的，這老漢見了樹，像鬼把心迷了，愛的比他孫子還親。

水有源，樹有根。為了栽樹，在舊社會我受盡了窩囊氣，

吃尽了苦头。

解放以前，我家里穷得洞里连老鼠都没有了。民国十八年，咱们关中遭了大年饑，三年六料，地里没收回一颗粮食。人们不是饿死，就是担儿拖女去逃荒。我挑了一担破破烂烂的零碎东西，怀孕的老婆拉着十一岁的小女儿，沿门乞讨，才逃到了陕南的镇安县。那里是个山区，沟沟岔岔，都长着遮天盖日的树木。受苦人在山里操着各种营生，混着饭吃。我想起：不怪老人常说：“走南摆北”，这南山真的能扎住脚。因此，我一下爱的入了迷。我想，这南山是石头山都能长树，咱北山是黄土山，为啥不能长树呢？就下定决心：回家后一定要栽树治山，扎住根……

在旧社会，人常说：“蒿子茅草各有边界，三尺茅菴各有山主”。咱一没有歇脚的地，二没有山头，栽树治山，只能是场梦想。想买块地吧，手头穷的连一个麻麻钱也没有。便整天闷闷地给地主拉长工。可是，一想起南山的树木森林，就不由得两手发痒。一天，我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北那片荒坡，我想，这荒坡从来没人种过，是没主的荒地，把它开了栽树多好！于是，我每天晚上从地主家熬活出来，就披着星星，戴着月亮去开荒。天一亮，又得背上太阳到地主家去干活。

一天，我正在开荒，可恶的地主气冲冲地跑来，吼道：

“你咋到这里乱开荒哩？”

“这是荒沟，没人种，我开了想栽些树。”

“没人种就是官的？这荒沟在我的地头，不用说也是我的。”

“是你的你咋不开哩？”

“我的馱由我騎，你管不成。反正你不能开。”地主粗声粗气地吼着。

在那个社会里，理是人家有钱人的，嚷来嚷去，只好给人家把地撂下。以后，我又找了一块地，花了一个多月功夫，开了一大片。结果，又被人家白白抢走了。这还不算，一些有钱的人还风言风语地说：“王德生咧是穷急了，恨不得把人家地偷去。”我一听，气的两眼直冒火星，发誓说：“咱人穷志不穷，死也要弄块地，栽上树，叫你们这些有钱人看看。”可是，以后的光景越过越烂了，债越背越重，挖了东墙补西墙，年年老是还不清。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抵了债。可我买地栽树的心并没有消。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儿子兆敏给地主拉了一年长工，挣来了一石五斗麦子，我勒紧腰带，一颗都没舍得动用，后来还揭了些麦，才买下了这座五十多丈高的諸葛荒山。

说起这座諸葛山，那时节，富人看不上它，穷人不敢要它，满山顽石夹红土，不只不长庄稼，连一颗小树苗都没有。两旁是五十多丈的深沟，一下大雨，水从山上冲下来，把个山头冲的全是窟窿眼睛。虽然这样，可这是咱自己的地；有了它，就再不受有钱人的窝囊气了。这时，一些钱多地广的富人，又哼鼻子说话了：

“嘿嘿！王德生咧人是截了袍子作褂子，图短哩，买个荒山图砍哩。”

“穷光蛋，没地种粮食，可买个山头栽树哩。咧还不是站

在涇河岸上撈月亮哩——白搭！”

風言風語，說的我老婆和孩子也埋怨起我來了。我安慰他們：“峽山中盡是寶，就看你會找不會找，滿山的金子，就等咱雙手刨哩。人常說：是地不是地，開荒都長三季哩。只要咱把力出下，不信峽荒山長不出樹來。”

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再加上生活上的艱難，有時為了糊口，又只好撂下鋤頭去干別的活。這樣，一年多功夫，才開了三畝地，種了一百來苗樹，大部分山還是荒着。

## 二

一九四九年，平地一聲雷，咱們這裡解放了。黨派來了工作組，住到咱們村子上，幫助咱窮兄弟們斗地主、鬧土改。土改時，我分得了土地、農具。從此，少吃沒喝的苦日子，就永遠過去了。工作組的老楊還經常到我家來，給我講窮人翻身和將來的幸福生活。我聽着聽着，腦子越來越亮堂了，明白了許多道理。一九五一年春上，有一次，我從阡東鎮回來，見巷中貼了許多紅綠標語：

開展春季植樹造林運動！

植樹造林，綠化祖國！

……

我一看，心裡可樂和了。人民政府就是好，連植樹造林都想到了。便沒回家，就去找老楊。我說：“老楊，政府號召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我要拿上鋤頭，把諸葛山綠化。”老楊一聽高興地說：“好呀！”他一有閑空，就和我到諸葛山去栽



树。你想，过去咱为栽树受了多少窝囊气，有誰支持咱呢？现在连咱工作组的同志，都帮助咱干呢。一想起这，我的劲便来了，起鸡叫，睡半夜，天天扛上把大镢去諸葛山上开荒。一見山上坚硬的頑石和紅土，我就想：紅土硬，还硬得过我这个牛脾气；頑石坚，还坚得过我这把镢头。如今有咱毛主席领导，我拿上这把镢头，叫你长不出树来才怪呢。沒有树种子，我就叫老婆和女儿到野地去扫。我也到百里之外的永寿、邠县山里去买。有一年夏天，我从邠县买树种回来，走得口干舌燥，便到一个村边的树蔭下歇凉，正巧，从北面的大路上，来了个卖桃的，担了一担子紅艳艳的大甜桃。这样好的桃，咱这儿还没有。我便蹶到担子跟前，挑来挑去，拣熟烂了的桃子买。周围一些买桃的人都很奇怪，說：“这老汉，人家都挑好的买，你咋光拣烂的呢？”我說：“我不为吃桃，我是为要这大甜桃的核，回去种的。人常說母大子肥嘛，熟烂了的桃，核大，面气飽，种下后，出来的苗子保險长的美。”那些人听的都笑了。

諸葛山上的果树，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有些栽的早的，都开始結果子了。看見这些綠葱葱的树，我心里真舒坦，好像这些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九五五年八月間，一天吃中午飯的时节，忽然刮来了一陣狂风，烏黑烏黑的云块子，一会儿功夫，就把天罩严了；接着，又是打雷，又是閃电，紧跟着大雨像瓢泼一样下起来了。我一想到諸葛山上一些新栽的树苗子，心里好像起了火一样，轉身往外就跑。老婆一把拉住我：

“这么大的雨，你做啥去？”

“到山上去看看，要叫雨把树苗子冲坏了。”

“雨这样大，路这么滑，不是眼睁睁地往沟里送命吗？啊？”老婆急得大声直喊，说什么也不让我走。

好容易熬到雨停了。巷里、院里的水，积得像池子一样。我卷起裤腿，拿着镢头，淌着水往諸葛山就跑。到山上一看，可把我气坏拉。一排一排的梯田和魚鳞坑，叫水冲得全是窟窿眼睛；树苗冲得东倒西歪，有的都連根拔起了。茁壮的树苗苗，一棵一棵爬在地上好像喊人救命一样，叫人实在心痛！气的我直骂老天。我跣脚下，把树苗一根一根地扶起，把叶叶都扳顺。看着扶起来的树苗苗，我心里才稍微舒坦些了。天快黑的时节，眼前猛然一阵火星，便一下滚到半山的“胡圈”里。等到我醒来的时节，深蓝色的天上，闪着满天星星。远远地听见老婆子在喊叫：“兆敏爸！兆敏爸！”

这样一年又一年，一把镢头磨秃了，我就另换一把新的。八年的时间，磨秃了五把大钢镢。諸葛山上长出了一万三千多棵树，真惹人爱，我每到山上，总用手摸着树，说：“谁说頑石紅土不长树呢？”

### 三

毛主席指出：要永远摆脱贫困，就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咱可得听毛主席的话呀！一九五五年冬季，咱们这里成立高级社时，我便第一个举手报了名，带上諸葛山入了社。

高级社一成立，大家选我当了林业股长。我想，高级社成立了，諸葛山两边的塬头都成了社里的地，也要把它绿化起来，这任务可不小。为了多干些活，刮风下雨不再往回跑，我便拿

上鏟，在荒山上挖了个小洞，鋪了些麦草，就成了遮风避雨的好地方了。累了还可以在里边躺一会。有一天，党支书王登杰对我說：“德生哥，造林的事，你給咱多操心，看咋样子办好，就言傳，咱們共同商量。”我想，过去咱一个人蛮干，一天只开那么一点点地，栽几棵树，这么多的山头，靠一个人綠化还行？便对王支书說：“党号召咱們要‘大搞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非发动大家搞不可！”经过了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春耕前来一次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

党支部的决定一傳出，群众的劲头可大啦！一連几天，滿山遍沟都是人。过去冷清清的荒山沟，一下子变的熱鬧起来。五十多岁的老婆郭秀云跑来跑去，給老婆們說：“坑挖大，树栽端，脚踏实，保栽保活。”王有才老汉，过去老认为栽树不頂啥，这回也拿了架势，头上包个白羊肚子手巾，身穿单衣，滿头大汗，和小伙子一样地掄着鏟头，干的真凶。那时，我白天和大家一起掄鏟栽树，晚上，藉大家休息的时节，我又要給第二天准备树秧子。王支书对我說：“德生哥，你多歇歇，上了年紀的人，可不能和小伙子一样干呀。”我跟看着一个个的山头都栽上了树，再过上七八年，不就都和諸葛山一样了。一想到这些，我哪里还感到累？渾身都是劲。

群众的力量就是大，几次突击运动，就綠化了四座山头和四条沟道。我每次到諸葛山上，向四周一看，两边的山头上都修出了一层一层的梯田，栽上了树苗，就不由得說：“諸葛山呀！你也有了伙伴，再不孤孤单单的了。咱們两个可都得感謝党和毛主席呀！”

#### 四

真是翻身农民喜事多。正在造林运动搞得一年比一年火热的时节，一九五八年九月，咱烽火人民公社成立了。

公社成立不久，一天，公社党委孙书记对我說：“王大伯，咱们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计划要以諸葛山为基础，成立个林場，好进一步綠化这里的荒山，发展林业。让你担任場长，看成不成？”我說：“只要是党的决定，咱就豁着命也要干，只是咱这个老粗，怕当不好場长。”孙书记說：“一切革命工作，就要靠咱们自己干。有党的领导，有你那把鐵头，还怕把林場搞不好？”孙书记看了看我，又說：“不仅要把农业搞好，还要把农村美起来，将来咱们这里就成了有山皆綠，无水不清的好地方了。另外，再从多种经营上想些門道，不仅要达到自給自足，还要做到自給有余。”

党把这个担子交给咱了，咱就要实实在在地干。从此，我就像把魂掉到山上了一样，一天不到山上去，吃饭不香，睡觉合不上眼皮。不久，生产队又派来了几个小伙子到林場来，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人来了，沒有地方住，盖新房子吧，太費钱，我和小伙子們一商量，就在山上打窑洞。晴天栽树育苗，一遇上个雨天，就肩上鐵头干开了。一个个汗流浹背，却有說有笑的。鐵头挖着坚硬的紅土，叮叮咣咣的，听起来像唱歌儿一样。不久，諸葛山对面的半山腰上，一排窑洞打成了。外边裹上新黄泥，不只看去美观大方，住上还挺舒服呢。从来没有住过人的荒山沟沟，一下子熱鬧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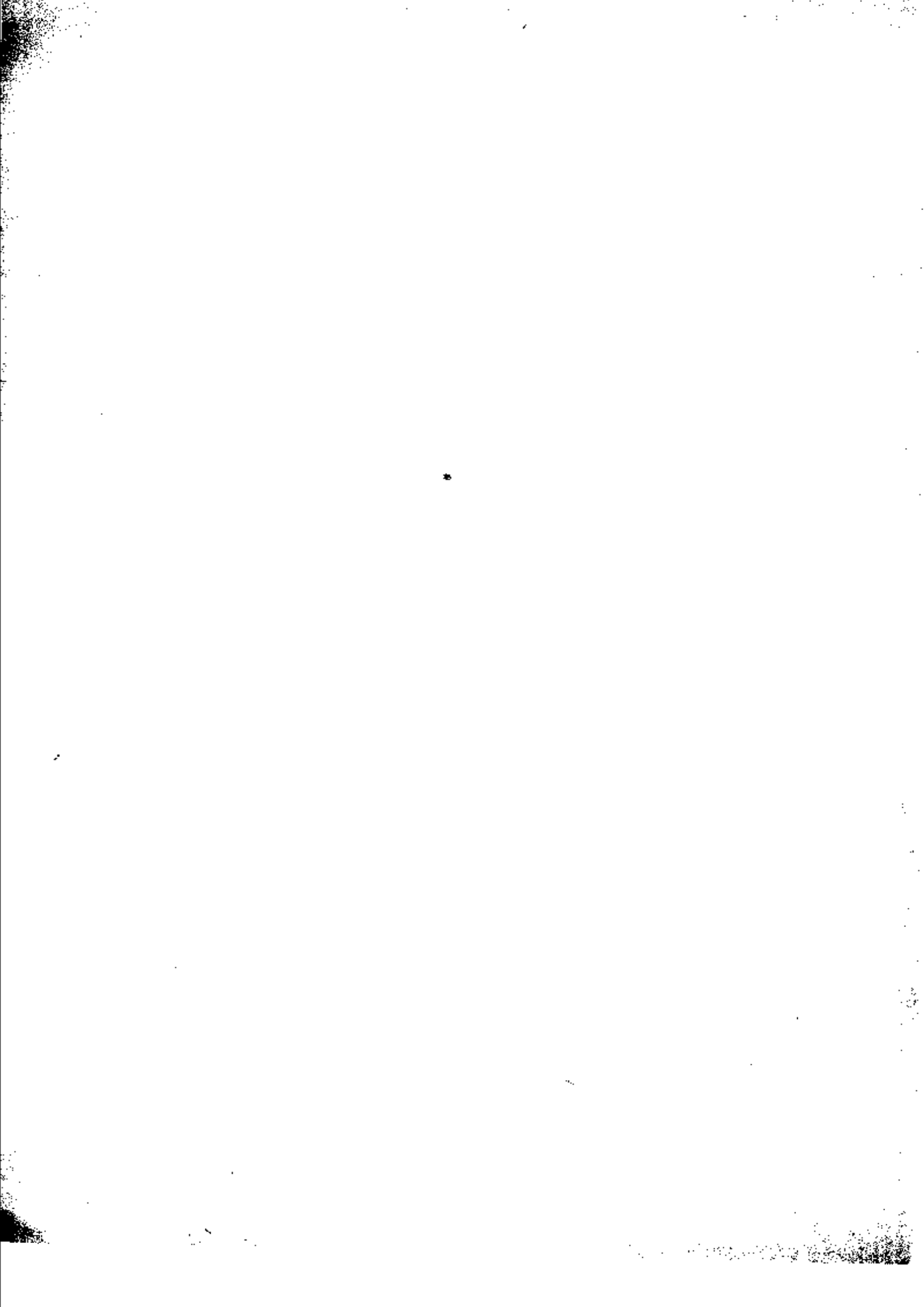
按照上級党委的指示，我們林場也发展了多种經營。現在，山坡草地上白白的一片，那是咱牧場的羊群；花丛間嗡嗡飞舞着的，那是咱蜂場的蜜蜂；每天天亮的时节，喔喔叫明的是咱鷄場的公鷄；哼哼叫着的声音，那是猪場的肥猪在給飼养員要食呢。

自从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我們又拿上鐵头，开墾了林間空地，大种粮食、瓜菜，实行了林粮間作。一籽落地，万籽归仓。地是个聚宝盆，你种啥，它就給你长啥，一点都不亏人呀！今年，光粮食就收入了一万七千多斤，各种菜蔬五万多斤。小麦、玉米、谷子、黄豆、南瓜、白菜、萝蔔……滿滿地裝了几窑洞。今后，我們打算繼續开墾林間閑地，除了自給自足，还要給国家卖出更多的余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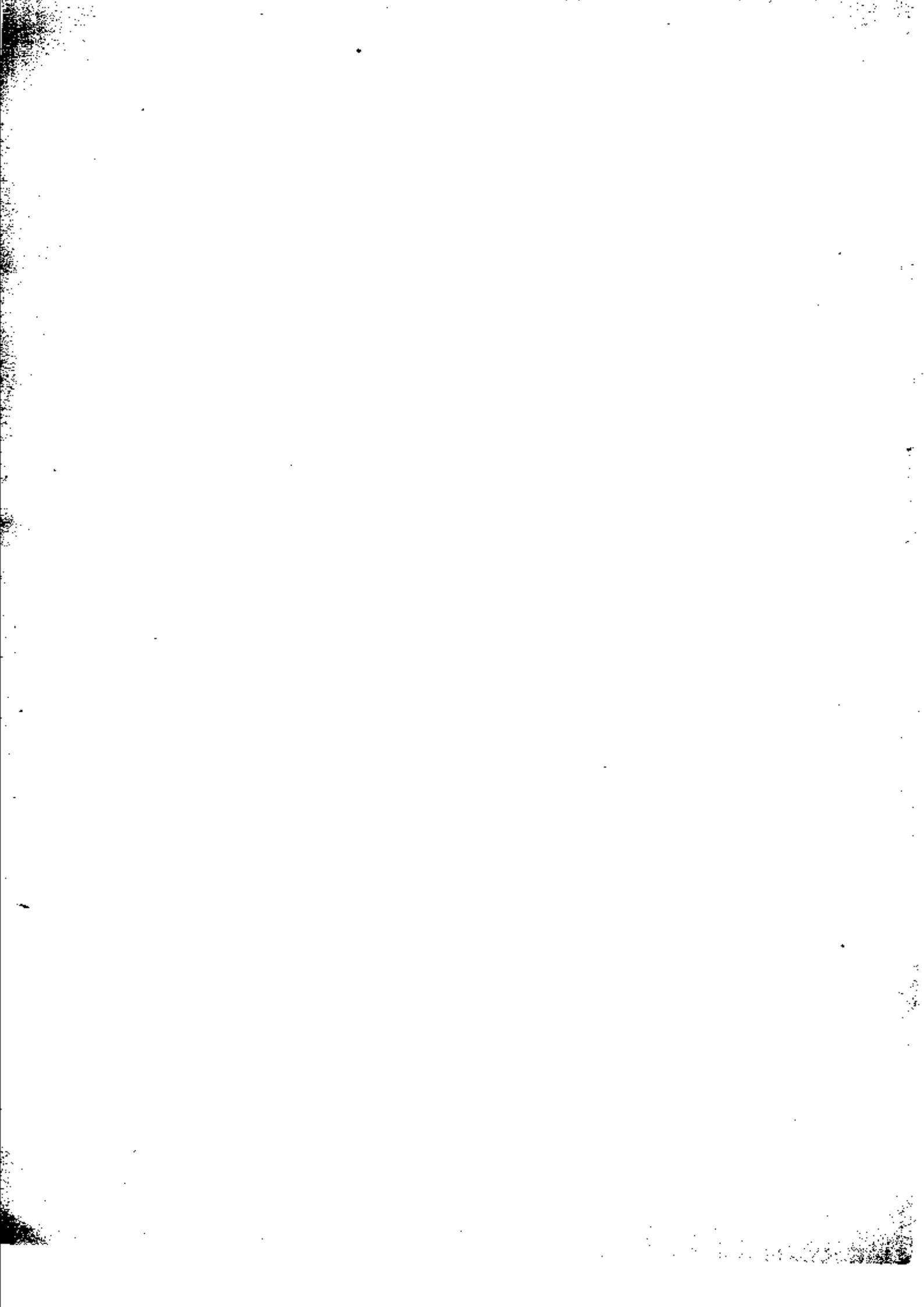
为了把咱农村打扮得好看，大家提出了要爭取早日把諸葛山周围的馬路两旁、荒塬、荒坡、河岸、渠边，凡能栽树的地方，全部綠化，到处有枣、梨和杏呀，有桑、桃和苹果呀，有柿子、核桃和葡萄园呀。

咱这諸葛山的塬头、沟沟岔岔，着实是一个手扳搖錢树、脚踏聚宝盆的好地方。我每每站在塬头上，朝四处一望，心里乐得开了花。我不論在干活、吃飯、睡覺时，都常常想：“只要实心实意听党和毛主席的話，走集体化的道路，保险日子越过越美哩！我人虽老了，但咧心还要像涇河里的水浪一样，要和大伙儿一起永远朝前冲哩！”

王 德 生 口述  
田高保 王一民 整理



第 六 輯





## 庄稼的保健員

—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树枝已经发芽了，小麦已经挑旗拔节啦，涇河南塬，葱绿葱绿，像无边的深色的海洋。一天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我背着被褥和仪器，在去烽火生产大队的路上走着。

一到烽火大队，只见一片望不到头的乌绿乌绿的小麦，更像抹了油一样，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把行李往大队部一放，就往地里跑去了。地里各式各样的庄稼，一溜一行的，从涇河岸边，一直棋布到南塬根下。这样好的庄稼，和丰富多彩的试验，像一块磁铁石一样，吸引着我。一个下午，我就跑遍了整个大队的耕作区。

晚上，保京开会回来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省气象局派你来，这太好了！咱们这儿正需要搞农业气象的人。往后，你可要多多帮助我们哩。”保京的谦逊、热情，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在白灵宫扎下根来，开花、结果。

第二天，刚蒙蒙亮，村外就传来了“啪啪”的响鞭声，和赶牛的吆喝声。我急忙穿了衣服，跑了出去。一出村，只见前面几个小伙子，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几个姑娘顶着花头巾，他们扛着犁，提着籠儿，说说笑笑地往地里走去。

我用刚学来的北方话问：

“你们做啥活？”

“种棉花。”

“种棉花？”我自小生长在广西，还没见过草本棉，所以觉得怪新奇，就跟着大伙去种棉花。

涇河畔上，那么多的人和牲口，一字儿排开。河对岸，跑着三台拖拉机，一个跟一个，嘟嘟嘟地响着。再加上涇河的流水声，和渠岸树枝间的鸟叫声，汇成了一曲自然的大合唱。

大家各人忙着各人的活。我想插手，可一样也不会，一个人端扎扎地闲着发慌。忽然，老远里一个穿花布衫的小姑娘喊道：“咧——同志——帮我拾一下棉种子吧！”

我一面抬着籠子，一面好奇地看着里面的棉籽。怎么？棉籽是铁青色，还有一股冲鼻的怪味，我便问那个小姑娘：

“这棉籽是不是发霉了？”

话刚一落点，惹得她“噗哧”一声笑了。我伸手抓了一把，闻了闻，就是有一股霉气呀！小姑娘看着我怀疑的神色，便解释道：“这是温汤浸过的，上面拌着赛力散药。”我的脸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晚上，我独个儿坐在灯前，两手托着腮帮子想：要使气象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不懂庄稼还行？正在这时候，保京进来

了。我把我当时心里想的告诉他，他亲切地说：“这没啥，不懂可以学嘛。我们开始搞科学研究、搞试验，也是一窍不通呀。”听了保京的话，我想，对呀，不参加实际劳动，就永远也学不会。从此，我就下决心从务庄稼学起。

保京他爸——书田大伯和几位老社员，成了我的老师。有一次，书田大伯领着我给棉花扳芽子。当时，我非常奇怪，他为啥把有些带花蕾的枝条都扳掉了？我一问，惹的旁边几个人都笑了。这时，我再也不脸红了，就像小学生答错了问题，等待着老师纠正一样地看着书田大伯。

书田大伯顺手扳了一枝给我看看，说：“这叫油条，有时也结几个圪塔，可抢水抢肥厉害得很，把它扳掉，可以让正枝好好长。”可是，当我钻进半人高的棉花里扳时，又分不清哪是正枝，哪是油条了。书田大伯就耐心地指给我看。不知哪儿的毛病，我一动手扳，便连棉秆皮都撕下了。书田大伯又捉住我的手，一枝一枝地教着我扳。当他那饱经风霜的大手，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心里暖烘烘的，就像小时母亲捉住我的手学用筷子；像启蒙老师捉着我的手第一次学写自己的名字一样……

就这样，我开始跨进了庄稼行的大门。

## 二

三月初，天气渐渐暖和了，麦子由枯黄变成了绿色，返青了。

“春雨贵似油，麦子满囤流。”这时，正是小麦急需雨的时节，老天却偏偏与人作起对来。夜间乌云遮天盖地，似乎雨

馬上就要下來；可是一到白天，却萬里晴空，一絲雲也沒有了。社員們把化學肥料背到麥地畔畔，作難起來了：把化肥撒到地里吧，沒雨，麥子吸收不了，說不上來場大風，肥料真的就成了“白料”；不給麥子把化肥撒上去吧，能眼睜睜地叫麥子受餓？急的一伙毛小伙子直跺腳，沒有法子。

這時，大家都把眼光朝我身上射來，盼望我出來說話，到底會不會下雨？我急得立坐不安，一會兒跑進屋內，看看土毛發溫度表，該死的五十度，像結凍了一樣，一動也不動；一會兒跑出村，楊樹的枝葉，總是朝東嘩嘩地搖曳着，我恨不得把它扳個向，因為東風一來就會下雨了。

這天吃晚飯時，我一個人端着碗站在院子里，怎么也吃不下去。仰頭一看，雲慢慢地向東退去，我心里想，這一下沒雨了。可是，我忽然聽見正在刷鍋的趙大爺，給另一個炊事員說：“我看這兩天七、八成要下點雨啦。”

奇怪，趙大爺的話是憑啥說的？這天夜里，我又跑到院子里看，天空還是一絲雲不掛，月亮照得和白天一樣。

第二天大清早，我一爬起身，就急忙去找趙大爺，想問個究竟。趙大爺正給食堂里担水，我搶步上去接過他的担子，一边走，一邊問：

“大爺，你看天氣怎麼樣？”

“夜晴沒好天，恐怕老天爺要下點雨了。”趙大爺說罷，又笑着問我：“超影，你是給咱管天的嘛，你看咋樣？”

我臉頓時熱辣辣的，像被誰重重地打了一巴掌。我說：“我還說不來呀。”

“要下的。你看——”他指着天边說：“人常說，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东边不是又紅了。”

我心忽的亮了：对，朝霞形成的原因，是东方空气湿度大的結果，如果吹点东风，便可能有雨。这时，赵大爷又說：

“在咱这儿是，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老輩人都說：‘唐陵戴帽，长工睡觉’。”

果然，沒到晌午，西北方的唐王陵頂上，繞了一圈白云，真像戴上了一頂草帽。我急忙跑回房子，一看土毛发溫度表，溫度开始下降，湿度也頓時增大了。看起来，雨是下定了。我赶忙把这个情况向袁書記和保京讲了，袁書記和保京高兴地給社員布置活路去了。中午，天空烏云四起，一霎間，就阴实了。社員見要下雨了，个个喜笑颜开。全队男女社員，滿河川拉开陣势，給麦地里撒起化肥来了。涇河两岸，歌声四起，一片欢乐景象。

天傍黑，雨就大点子下开了。这时，有人見我走过来，都亲切地叫我：“‘龙王’来了！”他們哪里知道，真正的“龙王”，还是咱赵大爷呀。

从这以后，我就認真地向老农学习看天經驗，同时，把老农有参考价值的經驗，都作了科学分析，又回到群众中作宣傳解釋。現在，我已經收集了三百多条气象諺語。这些諺語，都是当地人民多年經驗的总结。以后，我們观测气象，总是把仪表上的变化，和諺語相参照，所以每次气象預报基本准确。

### 三

時間过的真快，轉眼間就到了农历八月。保京試驗的麦棉套种的第一料——小麦該下种了。可套种以后的遮光問題，还是沒有解决：早期，小麦遮棉花幼苗的光；夏种玉米后，又要影响棉花后期的光照。为这，保京急得整天鑽在試驗田里，琢磨着各种可能解决的办法。保京說：“麦棉套种能不能試驗出名堂来，还要看遮光問題能不能解决。”

我的心情也不比保京轻松。整天不是翻书，就是訪問老农。一天早晨，天稀哩叭啦地下起雨来了。我一个人在房子里研究有关資料，可是，每一頁給我的都是失望。协助保京搞試驗，解决光的問題，这是气象員的責任呀。脑子一陣一陣发悶，心里像負了一笔重債一样难受。

下午，雨停了，天也慢慢放晴。我想让凉风吹一吹发胀的头脑，就往地里走去了。这时，社員們也三三两两地往地里走。大家說說笑笑，預猜着来年的收成。有的說：“这场雨，正赶上种麦，可不敢耽擱了。”有的說：“明年麦子保险囤满仓流。”东头老汉走来，很关心地問：“超影，咱們套种田里的小麦啥时下种？”这让我咋个回答？只好說：“大伯，我們还正在研究哩。”

我一个人在地头轉来轉去，心里急的像猫抓一样，就索性蹲在了地头上。云慢慢地飘散了，对面的北山看的更清楚了。这时，我滿脑子里都是“遮光”、“遮光”，頓时覺得北山也在遮棉花的光。我蹲的时间长了，怎么覺得左半边脸上热烘烘

的，原来红通通的太阳光从西天边云缝里散射出来。太阳这一照，倒把我的心照亮了。我想，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要是把播种的行间改变一下，不就……猛然，我脑子里闪出了个“东西行”来！

根据白灵宫的地形和作务习惯，过去套种都是南北行。这就和太阳的运行方向恰成交叉，所以比较高的小麦和玉米，总是遮棉花的光。要是改成东西行，阳光上午从棉行的东头照进去，下午又从西头照进来，棉花不就可以多得些光吗？

我高兴地跑去找保京。当我把改成东西行播种的想法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这是个办法呀！来来来，我们先试试。”他把我拉到院子里，拾了一把长短不同的柴棒棒，插在地上，试验起来。

“噢——这一下通风条件也好了！”保京端详了好半会，猛然高兴地拍着我说：“咱们这儿在涇河谷里，北有北山，南有南塬，四季常吹东西风呀！”

“东西行——东西风……”我恍然大悟，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

第二天，朝霞从涇河泛起的时候，我们和社员一起，吆喝着牛，甩着响鞭，按照东西行间播种小麦去了。

秋收的时候，东西行间的棉花比南北行间的棉花，果然增产了。

#### 四

一九六〇年开春，小麦长的特别好。我摸着绿得发黑的小

麦时，真是笑在脸上，甜在心里。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小麦拔节的情况，忽然喇叭里传来了省台发布霜冻警报。我急忙就往气象观测场上跑。

这时，青壮年正在抢墒种地哩。妇女和小孩们，连忙扛着镢头，背着背篓，往地里跑去。他们挖坑的挖坑，背柴的背柴，准备点烟火熏它一夜，全村老少顿时紧张起来了。几个白胡子老汉，东看看，西望望，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着即将来临的霜冻情况。

袁书记和保京连饭也顾不得吃，忙着组织和指导社员作防霜准备。这可是件大事情，要是防不好，一夜黑霜，便会把摆在眼前的大丰收统统毁掉！人们的心像滚油煎一样。

到了下午五点，气温仍保持在六、七度之间，看来会有什么严重变化。我仔细地查了查这些天来的气象资料，又试了试风速。根据这里的气候、地形和过去的经验，今夜不会有霜冻。我又去问了几位老农，他们都說：“北山顶上有云，没事。”我又看看村里做饭冒上来的烟，不往上冲，直往下铺，这都说明空间的湿度还大着哩，是不会降霜的。

这怎么办呢？给袁书记和保京谈吧，这几天正是降黑霜的时节，万一有了霜……这关系着几千亩小麦呀！还是有备无患的好。可是，我又一想，要是点起火来，没霜，一夜要烧掉多少斤柴呀！再说，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天，又得白熬一夜，势必影响明天抢墒种地。墒不等人呀！这时，我立坐不安，省气象局领导同志的声音在我耳边又响了起来：“人民的气象员，他的职责，就是当好庄稼的眼睛，庄稼的保健员。”我是党派



来的，必須对社員和庄稼負責。我又去翻查过去的霜冻資料。

就在这时候，袁書記把我叫去了。

“超影，你看今夜霜冻会到什么程度？怎样防好？”

这叫我怎么回答？袁書記像看出了我迟疑的神色，又問：

“你有什么顧慮？”

“不，据我看，今夜不会降霜。”

“你說沒霜？”袁書記很重視我的意見。

“是，沒有霜。”接着，我就講出自己的根据，并提出了一个建議：先不要告訴社員沒霜，让大家不要松懈防霜的準備，但不必守夜。只我和王振英俩去守，如果有霜冻出現，再叫大家点火熏。

袁書記考虑了一会，說：“有道理。咱們这儿，正处在宝鷄地区和渭南地区的交界上。省台預报在那里还准确，可在咱这儿，有时就不太准。你千万可要細心觀測，不敢有差錯，这是一年的收成呀！”

保护上千亩小麦的責任，落到我的肩上了。我和振英守在觀測場，一边觀察，一边計算。到了夜里十二点，气温突然下降了。再去看北山的云彩，連个影子也不見了。我的心像拉开弓的弦，一陣紧似一陣。

这里，溫度到零度，便开始降霜。到了两点左右，水銀柱降到了三度。不到半小时，又急降至二度。二度的紅綫头，像一把利劍直扎到我的心上。振英急的火燒毛燎，直嚷着要去叫醒社員点火，我也沒有主意了，刚一轉身，袁書記就站在旁边。我指着溫度表上可怕的二度，想給袁書記汇报，沒等我开

口，袁書記便說：“不用急，我都看見了。”原來袁書記站在我倆背後多時了。他轉身給振英說：“你先把情況向大隊部報告一聲，暫時還不要叫醒社員。”

看守在試驗田旁的農技校黨支書任鳳祥和副校長馬書秀也跑來了。我們誰也沒說句話，只聽見幾個人的心在“通通”地跳。溫度穩在二度不降了。過了三點半，溫度又緩緩上升。我們幾個人都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說：“霜凍的危險過去了。”

早上五點鐘，我回到了宿舍，剛躺到床上，就打呼嚕了。忽然，我看到百葉箱的溫度降到了零度，地里白花花一片，吓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大叫了聲“防霜！”猛醒過來，才是一場夢。

後來，袁書記要把大隊的一架收音機，放在我的工作室。我說：“還是放在大隊辦公室好，可以收聽廣播。至於收聽天氣預報，我每天多跑幾趟就可以了。”袁書記不同意，懇切地說：“超影同志，保護庄稼要緊呀！”

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說什麼也睡不着。我一骨碌翻下床，爬在桌子上，寫下了下面的一頁日記：

我來烽火大隊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勞動和鬥爭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教導我們青年人的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為的。”我愛白靈宮這個地方，愛烽火大隊，更愛這裡的社員，我和他們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天也分離不開。今後，我更要密切地聯繫群眾，把根深深地扎在群眾的土壤里，永遠做好庄稼的保健員，当好庄稼的眼睛。

張 超 影 口述

高云光 陳策賢 整理

## 活到老，学到老

有句老話：“人过三十不学艺。”我看这完全不对。

五二年，我开始学文化，已是五十岁的人了。经过三、四年的勤学苦练，到一九五五年，民校考试结果：识字一千五百多个，达到了脱盲标准。现在，我不仅能看书看报，还能写报告。

提起过去不识字之苦处，真叫人又痛心，又好笑。记得，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时候，我在农协会当妇女组长，领导大家学习政策。那时候，我连个“王”字都认不得。拿上文件真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只好天天去找人读。有时找不到识字的人，连妇女会都不敢召集了。有一回，农协会让我到外村去了解地主的材料，回来汇报时，重要材料都记不起了，又去了个第二次。在工作中遇到像这样的困难那就太多了。我常这样想：如果我年轻一半，不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么。唉！旧社会把我害成了睁眼瞎子，这辈子算完了，“人过三十不学艺”么，近五十岁的人啦，还能学个什么。要是到民校去识字，人家一定会笑话我活得连年纪都忘了。

我知道这辈子学文化没指望了，心里总是羡慕识字的人。

一九五二年秋天，一个下午，保京从乡上开会回来，拿了一卷卷报纸，放在桌子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妇女画报，上面画了一个年轻妇女，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跟前站了一位中年妇女。我看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想：不识字真作难，连一张画都看不懂。晚上，互助组开会，读报员给妇女讲解了这张画，才知道是一个二流子打媳妇，女乡长杨菊梅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散会后，回到家里，保京对我说：“妈，你看人家杨菊梅，过去也不识字，可是，现在当乡长哩。你要向她学习，学文化，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说：“妈老啦，不能比了。”

“为啥不能比呢？”保京鼓励我说，“有决心，还愁学不好吗？”这天晚上，我半夜没有睡着，想着女乡长杨菊梅的事。杨菊梅过去没念过书，是个农村妇女，拉扯了四个娃娃，但是，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女乡长。我只比她大十来岁，没有小娃拖累，为什么不能学好文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呢？解放前，我丈夫和儿子都给人家干活，自己只知道料理穷家务，把儿女们拉扯大，混混日月。解放后，穷人当家作主了。儿子保京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劳动模范，是个青年团员。愁吃愁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搞好工作，就得有文化，保京说得对：“要不服老，向杨菊梅学习，学好文化，做好工作。”

这年冬季，我就上了民校识字班。

当我第一次去民校上课的时候，走进门一看，都是些青年妇女。她们一看见我，都抢着问：“四婶，你来找谁？”我

說：“來和你們一塊學文化。”大家一聽高興極了，連忙讓我坐在前邊。可是，有些人看到我去民校學文化，就諷刺開了。說什麼：“老了還想考狀元？”“頭髮長，見識短，還想成龍變虎。”我聽到這些話，心裡有些難受。但一想起黨的恩情，想起女鄉長楊菊梅，就把那些閑言冷語不在心上放了，抱定一個主意：好好學文化。

開始時，老師教了幾個字，還覺得差不多，學的快，記得牢，越學越有勁。時間長了，學的字多了，腦子就亂啦，前學後忘，有時連字的模樣都分不清楚，把張三的帽子就給李四亂戴。有一天，女兒崇草把我考了一下，每十個字只能認下去兩三個，多半都是猜出來的。這一考，把我學文化的心考得涼了半截子，我想：兩個月啦，學了個沒眉眼，算了吧，再學，還是瞎子點燈白費油，不頂啥。崇草還鼓勵我說：“媽，你好好學，我天天晚上給你教。”我勉強地答應了一句：“好嘛。”這件事情不知道怎麼叫保京知道了。一天，吃晚飯時，他問我：“媽，你常抱着孫子，不影響你的學習嗎？”

“不影響。”我說，“唉！是媽老啦，腦子渾了，記不下了，不如早點收心，免得別人笑話。”

保京說：“學文化是為了做好工作，有啥不好。我開始搞玉米豐產試驗的時候，有人罵我是‘瘋子’。以後呢？群眾又夸奖開了。你說這是什麼原因？”

“豐產試驗搞的好嘛。”

“是呀！聽黨的話，堅持學習，一定能成功，用事實教育群眾。”

保京的話說得完全对，我應該坚持学好文化，做好工作。

往后，我学习文化的劲头又大啦。一有空儿就念就写，为一个生字成半天在嘴里念叨着，写不会不放手，甚至連吃飯都忘了。一天深夜，崇草睡熟了，我还在灯下念书认字。有几个字实在认不下去了，便叫：“崇草，崇草，快起来。”娃哼了一声，翻身又睡去了。唉，淘气的女子，瞌睡这么多！我二次用手轻轻地在她身上搖了几下，喊她起来。娃一骨碌爬起来，两手揉着眼睛問：“到上学的时候啦？”我怕她睡得热热的起来感冒，連忙把衣裳给她披上，笑着說：“早得很，鷄还没叫呢。叫你起来給媽教个字。”她揉着眼睛笑了一下說：“哪个字又把你难住了？”把生字一个个认会后，娃又睡去了。鷄叫了，老伴也睡醒了，他看見灯亮晃晃的，便粗声恼气地說：“天天晚点灯熬油，学咧有啥用处？”

我頂了他几句：“新社会的妇女，有权利学文化，你管不着。”

頂得老伴气呼呼地睡去了，嘴里还嘟囔着說：“老了，心里想的蛮大，还想当模范，上北京呀。”

我也生气地批評了他一句：“你不愿意学习，不要阻挡别人学习。”

老伴睡着了，我还是繼續学习，直到把那些字认会写会才睡觉。

一年的時間过去了，学习成績不大，我想：人老了，記性差，光凭苦学不行呀！心里实在焦急。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我抱着孙孙坐在院子里乘凉，把孙孙哄睡着以后，又拿起

书来学习。太阳快要落山了，孙孙哭了一声，醒来了。我赶紧抱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拍着摇着，嘴里念着：“孙儿乖，穿花鞋……”

这时，一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从后院里跑出来。我赶紧给孙儿指着说：“看小鸡。”孙孙一见小鸡高兴极了，两只小手摇着，嘴里哇哇地叫着，可是，不会叫鸡。我用手指着给娃教：“小鸡。”孙儿跟着叫了一声“小鸡。”他看见小鸡乱跑，高兴得小手越摇越欢，嘴里不停地叫着：“小鸡，小鸡……”小孩子学叫小鸡的事情，使我想到了：学习文化是否能和小孩学说话一样，指着东西学或把字写在上面学，可能学得快些，记得牢些，试试看。晚上，我就叫崇草给门、窗、墙、凳子、桌子、锄头……贴上字贴，碰到就学，用时学，要忘了，撞见就会认得。学习了几天，这个办法很好。到民校里，老师问我为啥这几天的学习成绩很好，我把办法告诉了他，老师说：

“这就是见物识字法。”以后，我还买了两千多个看图识字卡片，抽空看图识字。当我第一次默写了门、窗、炕、凳子……等十六个字贴在墙上的时候，真是高兴极了，还编了两句快板：

“困难就是头一关，打开困难就能上青天。”崇草放学回来，看见墙上的字，高兴地用手指着问：“妈，那是你写的字吗？”我笑着说：“是妈默写的。”“来，还得考你一下。”崇草说着在柜盖上取来看图识字卡片，用手按着图画，只露着字叫我认，几十个字都认对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伸出五个指头在我眼前一摇，笑着说：“妈，这回给你得五分。”

我照着她的手拍了一下说：“看把你喜的那个样子。”娃

高兴，我也高兴。

崇草头一偏，又笑着說：“媽，去年考你的时候，你才得了二分。今年，我要向你学习，年終考試的时候，我也要爭取五分。”

一九五五年秋季，我向党支部汇报工作，支书对我說：“你已經脫盲了，今后，还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他又說：“社会主义事业要大家动手，不但自己学好，还要动員更多的老婆学习文化，为社会主义貢獻力量，哪該多好。”以后，我就向大家宣傳学文化的好处，組織动員大家成立识字組。

这年十月間，我和刘桂梅、卢芙蓉、史金花等十多个老婆，在上堰那块棉田里拾棉花，閑談中我有意把話題扯到学文化上来。我編了一首詩，念給她們听：

文化好比万宝山，  
各样科学在上边。  
要想上山去取宝，  
首先要过文化关。

大家听了，都笑着說我文化学的好。

“咱这不识字的人，不能到社会主义，还是睜眼睛子呀。”

“老了，学不成啦，沒用处了。”

“老了还要学文化，要不然給社会主义連个貢獻都沒有的。”

我看大家都紛紛議論学文化的事儿，趁此机会，就动員大家。我說：“大家对社会主义事业都很积极，就是沒文化困难多，只要我們有决心，听党的話，老了也能把文化学好。”



卢芙蓉說：“有了文化就是好，人心里就亮晶得多了。”

“誰还能耐下煩，教咱这老年人呢？”刘桂梅在后面說了这么一句。

我見大家心动了，接着又說：“我也老了，学文化的时候，党支部非常关心，具体帮助解决困难，我不是脫了盲嗎？只要大家愿意识字，还愁没人教，咱上了年紀的人，能合得来脾气，我早学了几天，咱們組織一个识字組，在一块学文化，互教互学，哪有多好啊。”

大家听了后，都高兴地說：“只要你給我們教，咱們就組織一个老婆识字組，好好学文化，每天晚上少睡一会儿，认上几个字，把咱这文盲帽子摘掉。”

就这样，我們十三个人的老婆识字組，在地里就組織起来了。大家选我当組长，每天晚上在我家里学习。

老婆识字組成立以后，党支部請西北农学院劳动鍛炼干部雷永梅同志給我們当輔導員，編教材讓我們学习。保京也常常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由于大家干劲足，不怕困难，学得快、記得牢、效果好，不到两年的时间，刘桂梅、卢芙蓉等十多个老婆都摘掉了文盲帽子，能够看懂县报和一般的通俗讀物。

有了文化，搞工作就方便多了。我和刘桂梅等搞了二亩棉花丰产試驗田，白天在田間劳动，晚上学习科学技术，特別对报纸上刊登的张秋香植棉先进經驗，边学边用，使生产获得了好成績。我还当了接生員，学会了新法接生和針灸技术，我还是托儿所的所长，嫗姆們的工分都是我自己記的。

由于我学习了文化，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民給

了我很大的荣誉。我曾多次出席过县、省和全国扫盲积极分子大会、文教群英会等，受到党和人民的表扬和奖励。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间，我从北京参加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回来以后，党支部要我给群众作传达。一天深夜，我正在房子整理发言提纲，保京开会回来，进房子一看，惊奇地问：“妈，你桌子上、炕上摆这么多文件干什么。”我笑着说：“明天要给群众传达北京开会的精神，我整理笔记，作传达提纲。”保京笑了一下说：“妈，你还记得吗？在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时候，你从乡上开会回来，在妇女会上传达时，说了一点就忘了。”

“那是过去啦。”我指着笔记本说，“明天有发言提纲，准不会忘。”

我入党以后，担任的工作更多了，任务更繁重了，但我觉得非常光荣，一点也不觉得累，越干越有劲。

娘亲只为我一人，党亲为全国六亿人，党还比亲娘亲！我这些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的子子孙孙都忘不了党的恩情，我衷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我的学习和工作，距离党的要求还远，还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干到老。

杜元贤 口述  
尚高乐 整理

## “老 来 紅”

近几年来，每到番茄紅艳艳的时节，方圆几十里路的人，推車的、挑担的、提籃的，楞朝咱白灵宮跑。买番茄的人，脚印都数不清。大家吃着鮮美的番茄，贊口不絕地說：“务的詭，务的詭，咬一口噴噴香！”

不論是来买番茄的人，或来參觀的人，都一股劲儿要我介紹务番茄的經驗。咱有啥好經驗給人介紹？咱就凭着真心听党的話，实干嘛。

一九五六年剛开春，我們社里的蔬菜組就忙迫起来了。整天在地里整地、上粪、刨梁子，沒出几天，把地收拾得平平展展，橫看是样样，順看是行行，和新媳妇釘的鞋底一样。一天，中医王保全路过菜地，問我們今年打算都种些啥菜？

我說：“还不是栽葱、种韭、埋蒜、点黃瓜。”

保全說：“咋不种些番茄？这东西可好，产量高，营养大，西安、咸陽一帶吃了多年啦，可在咱这儿还是个罕物。”

副业股长姚生枝老汉一听，烟鍋在鞋帮上磕了磕說：“那咱就种点，試試看。”

有的組員說：“咱白灵宮的地，怕种不成喇灵芝草。”

我謀思了一会，說：“噢噢，就是咧洋柿柿嗎？見過見過。種點就種點。咱不懂技術，想辦法學嘛。一鏟頭還能挖個井？”

當天晚上，我和生枝老漢，把要務番茄的事，給社主任王保京一說，保京高興地拍着巴掌說：“四叔，今年能叫社員吃到番茄，可是一樁大喜事。咱現在轉成了高級社，地去界畔，人合心，要牛有牛，要車有車，你在務業上有本事，就盡翅膀梢兒飛吧。”他說着，就把我和生枝老漢領到會計那里，給了五十塊錢，又說，“節氣不等人，你們趕緊去買苗子。”

第二天，太陽担山的時候，生枝就把番茄苗子買回來了。一共五千株。生枝說他一路上提心吊膽，見苗子發軟了，就趕緊用草帽、衫子蓋上；走着走着，有些苗子頭搭拉下來，他的心也像往下墜。沒辦法，就楞往回跑，一路連干糧都沒顧得吃。一回來，生枝上氣不接下氣地給我說：“四哥，我臨走時，人家再三叮嚀：苗子一担回去，就往冷床里移，三天內，不敢澆水、受凍、見陽光。”我說：“那咱就馬上弄，咱是小娃念書，先生咋教，咱咋學。”

月亮挂上了樹梢，星星撲閃着眼睛，我們照人家的指點，馬不停蹄地就把苗子一株一株地栽進冷床，在上面輕輕地蓋了箔子，又嚴严实实地蓋了一層玉米秆。料不到這天半夜，猛乍刮起了狂風，拔樹揭瓦的。我一骨碌從炕上爬起來，心里通通地直跳：糟了！糟了！那嬌嫩的苗苗，咋能經受住這陣妖風？我把腰帶吸勁一勒，頂着風跑了出去。一出村頭，影影忽忽瞅見冷床上的玉米秆，滿地紛飛着，翻滾着。我衝到冷床跟前——

看，西北角已揭开了个大缺口。怎么办？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时，生枝、正升也颠扑来了，大家赶紧把吹走的玉米秆挽籠住，又往冷床上直压。

风，一直雷吼到天亮。我們蹣跚在冷床跟前，两眼直楞楞的，心里象猫抓，誰也不說一句話。我們看护的不像是菜苗子，倒像是一个病情临危的亲人。我心里一横，上前一把拉开貼苗子盖着的芦草箔子，老天爷！五千株苗苗，平塌塌地全爬下了。

当时，我的头像挨了一棒槌，“嗡”的一响，浑身軟瘫了，一个趔趄坐下，眼前发黑。

生枝难受的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围着冷床打轉轉，不停点地唉嘘：“咋干下这活嗎？”

正升抱住头，瓮声瓮气地说：“我說咱种这沒准，这下把五十块钱扔到沟里，連响声都沒听见。”

后来，经过大伙抢救，結果終是“死娃抱出南門——沒救。”

这下事情大了，全村搖了串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五十块钱的苗子全死光了。

晚上，我回家喝湯，刚走进村口，就听见有人給咱亮耳朵：

“一个指头包饺子——能（楞）圓了，連番茄的样子都沒见过，就騷情着务番茄呢？”

“不是自己腰包的票子，糟蹋了不心疼。”

那天晚上，我心像油煎刀刮似的难受，翻过来倒过去睡不

着。我用拳头砸着头，骂自己：“王金寿，王金寿！你咋这样老不中用，做下这活，对得起社？对得起众社员？能说得上爱社如家？……”可又一想：就这样收起摊子，岂不是把五十块钱白白糟蹋了？钱是社员用汗水换来的啊！不，非种不可，眼前社里钱有困难，我们几个人凑钱买苗子，没有吹不响的笛子。

第二天，我和生枝、正升几个人，正合计凑钱，保京来了，他一听我们要赔钱买苗子，连忙摇手说：“这可使不得，谁走路还能保住不跌一跤。失败了，咱摸清原因，另来。社里再困难，买些苗子的钱，总能拿得出。”保京临走时，还笑着说：“四叔，要灰心，把头抬起，翅膀稍放硬飞，风挡不住。”

这次，我们又买了两千多番茄苗子。因时间迟了，没有往冷床栽，一家伙就栽进了大田。那几天，我们是不离地，心不离苗，握着一把把冷汗。三天后，苗苗就挺杆了，地里一片青绿。这时，大家眉梢展了，心花放了，整天有说有笑地在地里浇水、施肥、锄草、杀虫，一下闹欢了。生枝高兴得整天咧着嘴笑，说：“四哥，我一看到咱咧苗子长得健旺，我也像年轻了一半，走路脚底都有劲。”

人心里乐了，手脚闲下来，倒觉得不自在，大小做点活几就舒坦的多。一天，我趁大伙歇息的空空，就给菜梁子上栽了几窝菊花，还点了几行指甲花。大家一看，都朝着我

说：“闲的没事了，拿块炭到涇河里洗去，泥腿巴子还能务个啥花？”

我这人，自幼就爱花，家里也常种点花。我就说：“咱们

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日子一年比一年甜。人常说：红花虽好，也要绿叶点缀。将来每家能在房子里，摆设几盆盆花，也清雅好看，日子不是越过越美了吗？美了，咱就摆出个美的样子来嘛！”

每天，我务毕菜，也务务花，花也给我增添了精神。

夏忙天，一亩多番茄树树，就像有人提着一样，一天冒一截子，不几天，第一层花的幼果就结得串铃繁。我乐得心里像有个麻雀蹦，做梦都和番茄说话哩。

七月初，番茄开始红了。社员像上庙会看大戏一样，一群一群楞往菜地跑。当他们头一次吃到自己双手务下的番茄，一片赞许声：

“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

“咱白灵宫的地长出宝贝啦！”

一个老婆拿着一个又大又红的番茄，眼睛喜成一条缝，双手捧着，又是看，又是闻，嘴里不停点地说：“娘娘，咋这么惹人爱！他四叔就是能。”

唉呀，咱比别人能个啥？咱心里就是有个红太阳！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咱跟老马一样扶都扶不起来，还成啥龙呀！变啥虎呀！要说能，我看是咱这个新世道能。

一九五七年，闹罢元宵节，我们蔬菜组就操恋着务番茄的事。在社管会上，干部都一股劲儿鼓励我们要把番茄务好，给社员增加收入。保京说：“四叔，为了把菜务好，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要顺指头缝里漏了。”我说：“京娃，用钱你放心，四叔穷了多半辈子，还不知道一个麻钱有多

重。”

接着，我和正升俩到西安东郊红光蔬菜社去参观温床育苗。嗨，人家那里的温床呀，温室呀，多的很；这样菜，那样瓜，天气那么冷，里面却像春天一样。我俩仔细地把温床的长、短、宽窄、深浅，量了又量，都用绳绳记下来。我高兴地说：“只要有这，咱就有了师傅。”正升也笑嘻嘻地说：“种个菜，还有这么深的学问。”

一回来，我们就挖床育苗。按红光社的同志说，下籽四五天就能出苗。可咱这歪嘴和尚不知把哪一经念瞎了，已经是第八天了，还没见苗苗的影形。大家急得直打转转，都等我说话，我也实在耐心不住了，一把揭开玻璃架子，把土刨开一看，唉！出了芽的，烂了；没破胎的，霉了。

我们真作难啊！直播吧，明知人家说产量低，成熟期晚；另育苗吧，失败的岔岔还没找着。我心里转腾了好一阵，猛乍，想起咱乡下人泡豆芽的方法。我收拾了两个大瓦盆，刷洗得干干净净，也像搞温床一样，把粪土装好，下种、浇水……

从育苗到移栽，一共五十八天。每天吃罢早饭，我一盆一盆地肥育下的苗，搬到太阳坡里；不等太阳落山，又一盆一盆地端到炕上。晚上，炕这头太热了，把盆挪到那头；那头凉了，又把盆拉得贴身。就这样，像抚养亲生的儿女一样，一直长到五、六个叶子时，才把它移到大田里。

那年番茄栽了不到半亩，可产量还突破了万斤。从那时起，温床育苗，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一九五八年春。



一天，我从菜地里回来，屋里站着一个年岁四十开外的干部，一見我就先开腔：“我叫楊仲华，是西北农学院来的。”

“你就是保京常說的那个园艺專家？盼你来，盼的我們頸項都长了。”

“哪里哪里，我是来向你們学习的。”

老楊一来，可把我高兴坏了。我想：这两年，为了把番茄务好，东奔西跑，学技术，拜师傅，費了多少周折。今天，党派来了技术干部，住下来給咱指点技术，咱咋能不打心坎上高兴哩。

老楊一看见我屋前屋后，盆盆罐罐务了很多花，爱的連声称赞，問：

“你都种了些啥花？”

“木本类有：玫瑰花、牡丹花、蔷薇花、綉球花……草本类有：芍药、落叶兰、六月霜、波斯菊……共二三十种。”

“你还是个‘花王’。”老楊打趣地說。

我笑着說：“咱这粗巴老，能算个啥‘花王’？我这个人就是爱花嘛。三天不在花跟前轉轉，心里就空蕩蕩的。也有时，有点啥不順心的事，只要看一看一品富貴的牡丹，柔中有鋼的菊花，心情也暢和了，再有天大的事，都能克化过去。我常想：这太平盛世，一不愁吃，二不愁穿，心里整天乐啊！种点花就显得格外好。”

老楊一个劲儿笑，說：“說的对，生活提高了，再务些花，这就是錦上添花。”

我心里越外乐滋滋的，不知說什么好。

老楊一來，就和我吃住在一起：白天一塊下地勞動，晚上睡在一起，談務菜的事，有時還說古道今的，可親熱啦。

老楊在這裡住了八十多天，為了使我學好新技術，整天在菜地里，邊勞動，邊試驗，邊講解，我一下還理解不開的地方，他就翻來復去地講，直到我把疙瘩解開了，他才滿意地笑了。

那天，老楊和我搞溫床育苗。開始，我按老規程做，一次就要蓋足四寸厚的糞土。老楊卻教我分兩次蓋，每次兩寸，並撒些石灰。我說：“一畝也動土，兩畝也動土，干脆一次蓋好，省事。再說撒石灰頂啥用，算了吧。”但老楊認真地說：

“這個事省不得，也算不了。每次蓋兩寸，容易吸光，儲溫快，出的早；石灰能消毒，苗苗旺。”嘿！老楊的方法就是療，幾天之後，果然苗苗出得早，長得齊臻臻，胖綠綠的。

移苗那天，我又長了一智。老楊要苗小就移，時間放在中午熱的時候。我怕苗小，受不住晒，說再長幾天，揀個阴天移。誰知，一經試驗，老楊移栽的苗，成活率最高。這時，我奇怪地問：“這是啥道理？”他笑着對我說：“苗小緩性大，晌午溫度高，苗子不會感到突然降溫而不適應。”

谷雨過後，老楊因事回學校去了。那幾天，我發現番茄葉葉上起了斑點，有些已經枯萎了。起初，我以為是澆水不得法，就換了澆水方法，可是，黑色的斑點更黑的刺眼。以後又想，或許是缺乏肥料，就又施了一次肥，還是麥秆頂門——沒頂住。這可把我急得頭上直冒汗，一天昏三倒四，別人給我說東，我答西，弄了不少笑話。早上等，晚上盼，好不容易把老楊盼回來了。他一看就說：“這是一種白星病，嚴重了，就會少結

果实，还影响味道。”他一边剪病叶，洒“波尔多液”，一边讲解病的起因、病状和防治方法。没几天，白星病就停止了蔓延。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我说：“老杨呀！没想到，务个菜菜，还有这么深的学问哩。我看，光凭勤快、硬干还不行呢。”老杨谦和地笑了笑，说：“不论啥事，学问都大着哩，你不学它，它就沒学问，你要学它，它就越学越学不尽。”

科学不哄人，人也哄不了科学。这年的番茄，每个节骨眼上，都采用了老杨教的新技术，番茄可长疯势啦，果果繁得把架都压弯了。

番茄丰收了，特大地丰收了！这年亩产二万二千多斤！

一天，人们吃着番茄，看着这样花，那样花，都说：“金寿老汉越活越年轻，番茄一年比一年务得韶，真是个‘老来红’！”

说咱是“老来红”，咱就是“老来红”嘛！我老汉今年六十二岁了，一想到旧社会受的可怜，差点没见阎王爷；看看今天的好日子，可算跌到福窝窝。我老汉没儿没女，可不论是社干部或社员，四时八节，问冷问热，问饥问渴，我有了这样好的家，咱再不尽心劲做活，咋能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社员？就连自个的良心也问不过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给社里多做点活，把菜务得好好的。人常说：姜越老越辣。我要越老越红，红的透透的！

王 全 寿 口述

刘金瑜 魏志勤 整理

徐银昌 陈策贤

## 在我們托儿所

提起我們办这个托儿所，真是彈棉花的娶了个媳妇，不是一弓来的。两年来，我們总是在和这样那样的困难作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向前奔哩。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事事都在大跃进，我們队里为了解决妇女劳动时的拖累，叫妇女主任董德亮筹办托儿所。初办时，村的东头西头各成立了个抱娃組。

人常说，开头难。开头是我們东头成立了个抱娃組。有了抱娃組，沒有房子，娃送来沒有地方住，把我們急得团团轉。那时，正是热天，組长吳凤英只好在大树底下扫了一块白地，鋪了几頁席，說：“来，娃就放到这上边。”以后，好长時間，我們就围着树，避着太阳轉，太阳东照，我們把娃挪到西边；太阳西照，我們又把娃挪到东边。今天在这棵树下，明天在那棵树下，遇到吹风下雨，我們就把娃抱到社員的門道里，車房里去。后来天冷了，凤英和我們早晨把娃抱到她炕上，中午暖和了又抱出来。

我們这样做，很多社員都說我們这些老婆子，干劲大，不怕麻煩，給妇女下地生产解决了困难。但是，也有人說些不

三不四的話。一次，我們正在樹下鋪席子，一個老漢在一旁就咄咄吶吶：“這些老婆真像貓翻亂兒子，今天東，明天西，淨在那裡混工分。過去沒唸托兒所，也沒見誰家把娃跌死。”我們听了這話，都氣得不得了，有的傷心地掉眼淚，有的提出不干了。這時，鳳英把我們找到一起，給我們比長比短地說：“咱組織抱娃組，是為婦女解決困難，讓她們安心生產，也是為培養好咱的後代，建設國家么；不管別人咋說，咱們這工作光榮得很哩。誰要不信，咱做出成績叫他們看看。只要听黨的話，不怕困難，啥事都能办好。”鳳英這麼一勸說，我們肚裡的悶氣也就消了。

說起鳳英老婆，她對組織抱娃組和辦托兒所，可熱心啦！她和孩子們在一起，一點不怕麻煩。她把這伙孩子，看成和自己親生的一樣。她每天除抱著孩子玩，給孩子洗臉、洗衣服、梳小辮外，還常常從自己家裡拿點白面，給孩子做飯吃。鳳英怕影響婦女們勞動，孩子吃奶的時候，就把娃放到架子車上，拉到地裡去。孩子也真聰明，他們一見鳳英拉架子車，就高興地拍手說：“走！到地裡看媽媽去！”她常常給娃娃說快板，講故事。孩子的爸爸媽媽下地回來了，她就教孩子說：“爸爸媽媽加油干，我們長大把你換。”看見拖拉機嘟嘟地開過來了，就教孩子說：“拖拉機，象鉄牛，沒有尾巴沒有頭，不吃草，光喝油，庄稼有它不發愁。”鳳英真會帶孩子。別看她人老了，還有一股娃娃脾性呢，她一會兒攤開兩隻膀子學飛機，一會兒做老鷹捉小鷄遊戲，把娃們樂得拍手笑。孩子們一見她都親熱地喊“婆婆。”這個說：“我長大開飛機讓婆婆坐。”

那个說：“我将来种个大西瓜，送給婆婆吃。”把个抱娃組整天鬧得热热火火。

凤英天天早睡早起，一心一意为大家管孩子，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原来对抱娃組不关心的人也关心了。社員吳西彦見抱娃組沒有房子，就把自己三間房子借了出来；一些社員主动送来了胡基和炕坯，盘起了一个寬寬敞敞的大炕。妇女們手巧，用紅紅綠綠的碎花布片，給娃娃們做了很多玩具：布象、布狗、布娃娃……掛了一房子。凤英又拿来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掛在牆中央，高兴地說：“叫毛主席看看咱們的抱娃組，看看咱們的幸福生活。”孩子們睜着一双双大眼睛，看看这，瞅瞅那，欢天喜地。从此以后，我們东头的抱娃組才算从露天搬进了房子。

一九五九年忙罢，大队領導上为了节省劳动力和管理方便，叫我們东西两头抱娃組合并起来，成立一个托儿所，并叫吳凤英担任所长。

合并后不到一个月，紧张的夏收就开始了。那时，娃娃多，嫗姆少，大家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可有的人还咄咄着不安心工作。当时，妇女主任董德亮刚生过孩子，还未出月，掙扎着要自己出来看娃，凤英跑过去赶忙把她挡住。劝慰地說：“你放心休息，說啥也不能叫托儿所散伙。”凤英一面千方百計地說服嫗姆，一面想办法把娃娃帶好。別人一个看两三个娃，她一人就看八九个。看不过来，就組織大娃看小娃。就这样，順利地渡过了难关，保證了夏收。

夏去秋来，天气一天天的冷了，托儿所里还没有被子。凤

英想了想說：“咱們一面看娃，一面給人家織布、紡綫、做針綫活賺下錢，給托儿所里縫被子。”大家听了，都非常贊成。早上說好，下午就干起来。不到半月，就攢了七八塊錢。党支書知道了这件事，說我們干劲大，会想办法，除在社員大会上表揚了我們以外，还給我們添了錢，添了棉花。这样，我們一下子就縫了四條被子。婦女們下地回来，見娃娃都盖着新花被子，暖暖和和，都高兴地對我們說：“托儿所就是好，我們一定要好好劳动，要不，咋能对得起你們。”

我們托儿所有个孩子，名叫“爭气”。“爭气”是赵秀賢的孩子，生下沒半岁，就得了重病，头上长滿了烂疮，瘦的像个柴棒棒。那时，她爱人又在水利工地，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她整天抱着这个病娃，一天啥活也干不成。她又急又愁，沒一点办法，背着人光掉眼泪。后来，成立了托儿所，婦女們把孩子都送去了，她思前想后：送去吧，病娃，怕托儿所不收；不送去吧，娃纏住她，不能下地干活。一天，她硬着头皮，把娃抱进了托儿所。凤英看見她难受的样子，双手把娃接过来說：“蚕难受，你的娃，也就是我的娃。手心手背都是肉嘛！”感动的秀賢哭了，說：“你真和娘一样亲！”

自那天以后，凤英一天到晚細心地經管着这个病娃，給娃請医生看病、吃葯，洗头上的烂疮。这娃也真难撫育，整天尿尿不离屁股，哭上来，就沒个完，吵得托儿所里个个嫗姆头有老籠大。当时，大家都宁愿多看几个娃，也不愿意看他，都說这娃淘气。以后，你过来个淘气，他过来个淘气，就把娃的名字真的叫成了“淘气”。但凤英真能受下麻煩，她抱着这个“淘

气”，用手拍着，用身子搖着，整天在院里轉来轉去。她給“淘气”定时定量喂飯，儿子从西安捎給她的糖，都給“淘气”吃了。一天忙到黑，晚上睡觉还想着“淘气”。一天夜里，“淘气”在托儿所炕上哭，她伸手抱起来，就跑出門去找秀賢給娃吃奶……一醒来，才是場梦。她睜开眼一看，不是在托儿所，而是睡在自己炕上；两手抱的不是“淘气”，而是自己的小女儿“紀令”。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淘气”再不那么爱哭了，头上的烂疮脫了痂，长出了一层烏黑的头发。脸上有了血色，慢慢地胖了，开口会叫“媽”，伸手能拿“耍貨”玩了。这时，村子里的人一見“淘气”就拍着他的头，笑嘻嘻地說：“‘淘气’现在才变成了‘爭气’。”

“淘气”变“爭气”的事情，就一傳百，百傳千，一下子在全公社傳开了。赵秀賢高兴地逢人就說托儿所好，干起活来很泼势。群众見秀賢劳动好，就給她編了个快板：

趙秀賢，真能干，  
劳动干劲真正大。  
犁地耙耨样样行，  
人人称她是模范。

秀賢听了这个快板，高兴得合不攏嘴，对吳凤英說：“凤英嫂，这全是你的功劳。”凤英說：“秀賢，話可不能这样讲，这全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咱們妇女和孩子带来的幸福。”

以后，我們托儿所，像长了翅膀，越飞越高，越办越好。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們托儿所受到了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总



工会、全国儿童保育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的奖励，被评为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集体单位。”我们几个嫫姆看了奖状以后，都高兴地說：“想不到咱抱娃娃这事，还闹得这样大，连北京都知道啦！”

趙 玉 蓮 口述  
胡仰光 趙仁杰 整理

## 我这一家子

解放以来，咱这日子越过越甜，就跟吃甘蔗一样，一节更比一节甜。

解放前，咱家穷得地无一亩，房无半间，一年四季，糠菜糊口。记得我出嫁时，连件新衣也缝不起；妈把我穿了三冬的破棉袄刷洗了一遍给我穿上，就算是全部嫁妆了。唉，人穷了天也不凑劲。那天又下着鹅毛大雪，呼呼的西北风，吹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的女婿牵着毛驴，一步一滑地把我接过来，就算了结了终身大事。我进屋一看，炕上只铺着两片破麻袋，连张席也没有。那床被子还是借的，过门两天，就还给了人家；夜里只好裹着麻袋打哆嗦。

家穷不说，人口还多。一家大小十三口人，每顿煮一大锅野菜，只下把抓玉米糝子。你想，吃到一个人口里能有几颗嘛。就连这，到后来也吃不上了。民国十八年，天旱不雨，眼看野菜挖尽，树皮剥光，日子再也无法混下去了，弟兄四个只好拖儿背女各自逃命。娃他爸一根扁担，一头挑起破锅破碗，一头挑着女儿，我扛着纺车，一路沿门乞讨，逃到了社树村。

为了逃条活命，娃他爸给地主姚大少看坟院；我给人家缝

衣、做飯，這才混得一口稀湯。後來添了男娃崇祿，我又喜又愁，喜的是得了個頂門立戶的，愁的是又多了一張嘴。日子更艱難了，一家大小餓得面黃肌瘦，眼里直冒火星子，沒法子，我只好狠着心把女兒給了人。女兒哭着不肯去，我含着眼淚說：

“娃呀！不是媽心狠，日子逼的人要往絕路上走。咱一家還能眼睜睜活活餓死不成，你去了興許還能逃出一條活命。”

女兒剛走，娃他爸又病倒了。又是吐，又是瀉。身上一陣熱，一陣冷，不幾天就瘦的像一把干柴。咱窮人哪來的錢去抓藥治病呢。我想，要是他爸有個三長兩短，撇下我孤兒寡母該咋活呀。就托親戚找朋友，求爷爷告奶奶，好話說了一河灘，才從姚大少門里借出一斗霉爛了的包谷。在那樣的年月里，到處有土匪，好容易弄得一點糧食，當晚就被搶去了。娃他爸氣得昏了過去。我舀米一碗涼水把他灌醒。他哽咽了半天說：“這地方人活不下去了，咱……咱走哇。”

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他爸，一路提心吊膽，又逃到了賀家崖。

在賀家崖，又生着二兒崇壽，日子更艱難了。幸喜崇祿長大了，能跟着他爸忙天打短工，閑天進山担柴。這才勉強地混住了日月。誰想，姚大少家跟尻子父來討債，鬧騰了半天，見我家這干骨頭實在榨不出油來，就狠心地作下了絕子滅孫的事，拔走了我家的鍋。

唉！在那號吃人肉、喝人血的瞎世道里，能有咱窮人活的路嗎？

一九四九年，天上出了紅太陽。共產黨來了。窮人翻身了。

我們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和地。娃他爸走到地頭，抓起一把黑油油的土，雙手捧在眼前，高興得淚花花地說：“有了，有了，這一輩子再也不愁吃穿了！”

有了自己的地，一家人干起活來就特別賣力。那年的莊稼長的可好啦。麥子長得案板高，齊頭齊穗的，收下的麥子甌滿圍流的。娃他爸抓起一把金黃的麥子，笑咧咧地問我：“娃他媽，這是夢里見到過的金顆顆啊！你說這寶貝是從哪里來的？”

我說：“看你把我說的，連這都不知道了——共產黨、毛主席給的嘛！”

他捋着胡子，點點頭說：“這就對了。咱要帶頭交公糧，可不能忘本呀。”

忙畢，村里人都搶着交愛國糧，你說，咱還能落后？我和娃他爸早就把公糧收拾得干干淨淨。

第二天，娃他爸起了個大早，扛着一口袋麥子去交公糧。倉庫工作人員老張一見，笑着說：“王大伯，你家是免征戶，我們倉庫可不能收你的糧呀。”

娃他爸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解開口袋就往倉里倒糧，說：“吃米不忘種谷人。我可不管啥叫免征戶，這愛國糧不交，我睡下都合不上眼。”

毛主席號召咱農民組織起來，我家認定聽毛主席的話沒錯，我家搭互助組起，一步也沒離開過合作化的道路。兩個孩子也先後入了黨，當了社幹部。合作化給咱帶來了好光景。大山崇祿結婚時，炕上鋪的不是破麻袋了，是新嶄嶄的大紅被褥；屋裡也擺上了紅箱大櫃，大鏡、小鏡、熱水壺，樣樣數數的全有

了。娃他爸喜得笑眯了双眼，說：“想不到咱家也有今日了！”

我說：“这都是毛主席的恩情。”

第二年，我就抱上了小孙孙，人們都說我老婆跌到福窝里了。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了。一天晚上，两个儿子跑回家来，一进門就喊：“媽，喜事！喜事！”

我問：“啥喜事？”

崇祿說：“咱这旱塬馬上就要变成水澆田了。”

我說：“真的？”

崇寿見我不信，就抢着說：“一点不假。現在要在泔河上修水庫了，我哥当了民工队长，明天就要領着大伙做工去了。”

我一听，高兴地說：“这下再不怕天旱了，真好！”

崇寿說：“媽，好的还在后头呢。”

我說：“还有啥呢？”

崇祿說：“还要拉电灯，安广播哩。”

我还以为自己听錯了，又問：“你說啥？”

崇寿把嘴凑到我耳边一字一板地說：“拉电灯，安广播！”

我想世上哪有这么多的美事，只是搖頭不信。过了几天，果然拉了电灯，安了广播。

娃他爸高兴地說：“这是毛主席給咱帶來的幸福！”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旧社会咱受的啥苦，今日享的啥福。这陣，人人都在大跃进，我老婆总不能空着两手享清福。第二天，我就去找支书，支书笑着說：“你年岁大了，还是在家里抱孙孙吧。”

我一听抱娃，心想：到托儿所里抱娃不更好么。我就到托儿所里当了“娃娃头”。我娃见我眼睛不好，还给我配了一副老光镜；我这一双麻糊了多年的眼睛，一下子变得豁豁亮亮，不管是剥花摘豆，还是缝衣抱娃，啥都看得清清楚楚。村里人见我整天笑嘻嘻的，干起活来劲头蛮大，就叫我“老积极”。我笑着说：“积极就积极嘛，不积极，好日子咋得来呢。”

娃他爸不甘落后，七十多岁了，还有个气喘病；可是他仍然整天手脚不闲。每天，天不明就提着个粪筐出去了。一天，崇寿对我说：“妈，咱队里菜地里那堆粪怎么天天长呢？”

我一看，娃他爸正笑眯眯地低着头抽烟呢，就猜到八成是他干的。

今年春上，二儿崇寿结婚那天，亲戚朋友来了一满院。支书一进门就冲着我喊：“恭喜，恭喜，四喜临门！”

我说：“哪来这么多喜哟！”

支书举着手里的纸卷笑着说：“崇祿在水利工地上当了标兵，这是一喜；崇寿被评为模范保管员，这是二喜；淑霞当了学习文化模范，这是三喜；再加上新媳妇过门，不是四喜么？”

大家都笑着说：“真是一个模范家庭，四喜临门哟！”

我说：“啥模范家庭，这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新社会好。要不然，我这老骨头早没了，哪会有今天这个家呢。”

高 金 安 口述  
賀貴德 馮彥貞 張天恩 整理

## 欢乐的晚年

公社成立后，我老汉心里，就像涝池里丢了个碌碡，越发不能平静了。——出门，到处听人家谈说公社化后的新鲜事，什么托儿所啦，敬老院啦，综合厂啦，发电站啦……真是越听越爱听。那当儿，说实在话，咱还有点旧脑筋哩，总觉得那些都是日后的事，像咱这年过七十的老骨头，恐怕只能听人家拍拍嘴罢了。

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几个老汉正蹲在墙根下拉呱养猪的事，我们队上的耐娃子，夹着个大红包袱，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胳膊，笑眯眯地说：“张大爷，恭喜！恭喜！咱公社在解放村办起了敬老院，赵怀贞副社长让我帮着你准备起程哩。”说着，把怀里的那个包袱塞给我：“这是公社给你老人家的一身新棉衣。”我一听可楞住了，忙问：“啥，送我到敬老院去？”耐娃子一本正经地说：“张大爷，你说我啥时哄过你老人家？”旁边的几个老汉一听说我要住敬老院，就围着我高兴地说：“张大哥，咱这些在旧社会受尽了苦楚的人，现在算是跌到福窝里啦。”我摸着怀里那个软乎乎的大红包袱，不由得动情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老人家住在北京城，怎

給我成亮老汉想得这样周到啊！”

十月五日，是我們烽火公社敬老院成立的大喜日子。早晨紅艳艳的太阳从东边升上来，天空瓦藍瓦藍的，几只喜鵲拖着长长的尾巴，站在树梢上喳喳地朝着我老汉直叫。也好像恭喜我老汉哩。

赵社长、张支书和一伙青年人，都高兴得合不上嘴。他們有的扶着我的胳膊，有的帮我背行李，左一个“张大爷，享福去呀。”右一个“张大爷，慢些走，看絆着了。”鬧哄哄地拥着我向敬老院走去。那当儿，我心里高兴得开了花，連咋样走进敬老院的，都不知道啦。只記得赵社长和张支书把我扶到一个房間，笑嘻嘻地說：“张大爷，这就是你的宿舍。”我擦了擦眼睛，一看，嗨！紅油漆桌子白門帘，紙糊頂棚地鋪磚，炕上放的羊毛氈，墙上刷得白閃閃。我觉得真像做梦一样。再听了赵社长、张支书那亲切的話語，我的眼泪，不由得像泉水一样淌了下来。

我活了七十七岁啦，这样的家还是头一次見到的呀！我五岁上被地主逼死了父亲，十三岁又死去母亲。这样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了那个又破又烂的家，过着无依无靠的拉枣杆生活。拉长工，扛短工，整整干了五十多年。吃的是牛馬食，住的是破草房，到头穷得連个家也成不起。成年累月，有誰問过我一句飽暖？有誰称呼过我一句大姓大名？六十三岁那年，我干活折断了腰，便被狠心的地主赶出了大門。以后，就过着沿門乞討的生活，吃过野草，穿过树皮，住过狼窝。那当儿，我自己常常这样思量：像这样可可怜怜地活在世上，真不如閉



了眼睛，死了的好。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来啦。我老汉才算从苦海里爬出来，分了地，也分了房。那几年人民政府給我把公粮免了，还发給我生活救济款。一九五六年高級社一成立，管我吃，管我穿……現在，人民公社剛成立，我又被接到敬老院里享福来了。說心底話，我老汉真是靠着共产党、毛主席活下来的。

想起这些，我咋能不感激得流泪啊！

我刚住进敬老院那天，猛乍記起了一件事，赶忙挂上拐棍往外跑。几个青年人在后面忙拉住我說：“张大爷，你有啥事，讓我們替你去办吧。”我說：“娃，这事你們可不能替哟。”我跑到合作社，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双手捧着走回来。到了房里，就和苏发成老汉恭恭敬敬地挂在雪白的牆壁上，瞅着毛主席那微笑的面容，我心里說：“祝你老人家长生不老，永远安康。”

正在这个时候，炊事員王玉杰已經把热騰騰的餃子端出来啦。赵社长、张支书和一伙青年人就扶着我们这些老年人往椅子上坐。管理員张启全提着个酒壶壺說：“今天可是咱敬老院吃第一頓团圓飯呀！咱們每个人給老人敬一杯。”我說：“老张，先要急哩！这第一杯酒，第一碗餃子，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哟。”

大家笑嘻嘻地望着墙上掛的毛主席像，齐声說：“說得对。”七十多岁的王淑貞老婆，沒等大家的話落点，就搶先端了一碗香噴噴的餃子，放在毛主席像前。

我們围着紅油漆桌子，开始吃喝起来。我吃一个餃子，看

一眼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觉得饺子更香甜了。

从此以后，我们敬老院可成了个最热闹的地方啦。每天饭后，大家在一起读个报呀，下个棋呀，谈谈天呀，惹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也来了，小娃娃们就更爱来啦。“爷爷奶奶”，整天叫得怪疼人的。

一天，吃过晌午饭，我们谈得正热火，忽然，广播匣响起了县委王书记的声音，他号召大家养猪积肥，积极支援国家建设。这话可真说到我们几个老汉的心上了。

前几天，我和张启华老汉就找过管理员老张，要求喂两头小猪娃，可是，老张总叫我们多休息，保养身体，千说万说，他就是一个不答应。这回，听了王书记的广播讲话，我和张启华、苏发成等几个老汉一商量，就一块去找老张。我说：“老张，你听刚才县委王书记说啥来？”他一听，早就知道我们是干啥来的，嘿嘿一笑说：“听见啦，大叔，你又是来说喂小猪的事吧？”我趁他先提起这事，就连忙摆出我们几个老汉早已商量好的话：“老张，我们年纪虽大，可身子骨还硬梆，弄个猪娃喂喂，一来表表我们支援国家建设的心意，二来也免得闲得发慌嘛。”张启华、苏发成老汉也你一句，他一句地帮着我说话。老张被我们咕囔得没办法，才算答应我们喂两头小猪。

一天，睡到半夜，突然听见门外呼呼地刮起大风来，窗子纸被风吹得嘩嘩直响，这时，我忽然想起我们喂的那两头小猪娃，还在院子的棚棚底下躺着，就披上棉衣，急忙开门跑出去。西北风像刀子似的，夹着麻钱大的雪片，直往我脖子里钻。我把两个猪娃抱到房子里后，鼻子一阵发酸，一连打了几个喷

噠，全身像澆了一盆涼水似的，發起抖來。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

這一下，可把管理員老張急壞啦，又是燒湯，又是搭火。院里的老漢老婆也都跑來看我；炊事員王玉杰給我端來了酸辣豆絲湯、合包鷄蛋；新城大隊黨支部書記張全科知道後，冒着鋪天蓋地的大雪，和衛生院的苗院長一起來啦，大家都立在炕底下，看苗院長給我檢查。

苗院長仔細檢查後，給我打了針，吃了藥，剛走，天就全黑啦。房子里只剩下張文書和管理員老張，還坐在桌子旁邊小聲地商量着什麼。我躺在熱炕上，不禁想起我六十三歲那年的傷心事來。

有一天早晨，天色陰沉沉的，眼看着就要下大雨啦，地主王炳山叫我去河灘放牛。我說：“天陰得很重，恐怕就要下雨啦。”他氣勢汹汹地說：“下刀子也得去！我用錢雇下你，不是請你來做客的。”在舊社會，咱有啥辦法哩，我只得趕上牛到河灘去放。剛到那里，大雨便像飄泼一樣往下倒。我穿着一件破爛單衫，凍得渾身打顫，連忙把牛往回趕。風大雨急，三頭牛你西它東，整得人沒辦法。心急路滑，我一不小心，就失腳跌下崖去，疼得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我咬着牙，撐起身子好不容易把牛吆了回來，一進牲口圈，便一頭倒在地上，什麼也不知道啦。

醒來睜眼一看，地主王炳山正吆喝着幾個人給他的牛擦水烤火。他見我睜開了眼，便吡着大黃牙罵道：“干啥吃的，給我把牛淋成這樣子啦，還躺在地上裝死狗。”

一听这话，我气得头上直冒火。难道我们穷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还不如一条牛？我刚挣扎着仰起头来想说：“我的腰都折断了，你……”还没开口，便觉得浑身发冷，腰疼得像刀扎一样，又昏了过去。

从此，一病就是半年。狗地主看我真的干不成活啦，那年年三十，把我叫到他跟前，冷冰冰地说：“我看你这病一时好不了，我家也不是你的歇马粮站，你还是自找生路去吧。”我在那冰天雪地里，爬出了地主家的黑漆大门……

一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热，头上的汗水直往外冒。

张支书连忙给我端了一杯开水，用手摸摸我的额头，亲切地说：“大叔，喝水吗？出了汗啦。”

夜已经很深啦，西北风还在呼呼地吹着。我拉住张支书的手，哽着嗓子，忍住眼泪说：“我已经不要紧啦，你俩快回去歇歇吧。”

不几天，我的病全好啦。一起来，我就急急忙忙去看我喂的那头小黑猪。老张一见，硬把我挡回来，让我休息。整天这样，可把我急坏啦。后来，我便想了个法子，有空就提上个担筐偷偷地跑到村外，去给灶上拾些柴火。

有一天，刚出院门，就碰见了孙书记和赵社长。他们正看望我们来啦！孙书记看我提着筐，就笑着说：“张大叔，听说你有病嘛，怎么不歇歇，可干啥去啊？”你看，我得了那么点小病，谁就给孙书记说啦，他公务事那么忙，叫他跑十几里路来看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连忙拉住孙书记的手，挺了挺

胸膛，說：“孫書記，你听誰說的？你看，我不是挺硬朗嗎。”

我的話還沒落點，劉漢臣老漢便笑着說：“孫書記。這老漢我們真把他沒辦法，身子有病，可成天閑不下。你听我們院長張金明老漢給他編的那段快板：

張老漢、七十八，  
愛社勝過愛自家。  
身體雖差精神好，  
挖菜拾柴閑不下。  
手拄拐棍白了發，  
人人見了人人夸。

……

這劉漢臣老漢真把人急壞啦。在舊社會，咱給人當牛當馬，最後還被人趕出了大門；現在，新社會這樣照顧咱，咱才干了這點活，有啥值得夸奖的嘛。我連忙打斷劉漢臣老漢的話，說：“我干這點兒活算啥，比我強的人多着哩。就說侯春元老漢吧，每天下午在村外游玩，順便拾拾地里遺掉的棉花，從去年臘月到今年二月，一直沒停過。去年夏收時，張老婆一個人就拾了一百多斤麥子，交給社里。七十歲的王淑貞老婆，喂的一大群母雞，下的卵蛋，自己一個沒舍得吃，都賣給國家支援工業建設啦……”我還沒說完，便把個孫書記樂得嘿嘿嘿直笑。

我們這些老漢、老婆喂豬、養雞、種菜、撿柴……真是越搞越放不下啦。有的人看見我們，就說：“這伙老漢、老婆子，臉上紅堂光水的，真是越活越年輕了。”可不是，沒愁沒憂，

有吃有穿，咋能不变得年轻哩。

張	成	亮	口述
李民安	巨俊峯	鄧振旅	整理

## 靠 社

同志，你問我孫孫爲啥叫個“靠社”？說起來話就長咧。這名字可不是隨便給起上的。這名字是我王家一家人的心頭話呀！每次，我叫一聲“靠社”，就想起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每次，我一摸小“靠社”的紅臉蛋，就感激咱的新社會。這名字可有一段難忘的來歷哩。

那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的晚上，鷄剛叫過頭遍，我娃振吉忽然驚叫起來：“唉呀！媽呀！我肚子疼的很……”我還當他是做了惡夢，趕緊過他房子里去看，一進房，簡直把我吓呆了：娃兩手捂着肚子，從炕這頭滾到炕那頭，滿口滿口地吐黃水。到後來，痛的連動也不敢動了，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翻白眼。

屋漏偏遭連陰雨。偏偏在我娃得病的那天晚上，刮大風下大雨，外邊黑的伸手不見五指。這些，我也顧不得了，順手從門背後拿了根拐棍，就往外走。心急路滑，走一步跌一跤，好容易摸到社主任王保京的家門口，忙抓住門環就敲。沒多久，保京披着衣服出來了。他一聽我娃得了重病，二話沒說，就叫我快回去照看病人，他自己連衣服也沒來得及穿好，冒着大雨

就跑去請医生了。

我进家門沒多久，保京就領着中医王先生急呼呼地赶来了。王医生看过病势，不停地搔脑袋，看了看我，悄悄給保京說：“是腸子上的毛病，这病难纏得很。”我一听这话，像打了声悶雷，天啊！我娃咋得下这号子大病。王医生开了一副湯药，吃了后痛是止住了。誰想时辰不大，药劲儿一散，娃又痛得在炕上滾蛋蛋。于是，保京就派人到塬上請西医。西医給打了止痛針、叫吃了消炎片，病还是只見加重不見減輕，到第三天，我娃就倒在炕上不省人事了。

那时候，我儿媳妇徐秀珍还怀着身子，一听我娃有病，就从她娘家赶回来，吓得爬在炕头上直哭。我心里也难受得跟刀剜一样。保京来了，还領着八个社員，見了我就說：“二姨，你甭熬煎，你一家的事就是咱全社一百一十五家的事，天大的难处都有咱們社頂着。振吉的病，乡里看不到，咱馬上就往咸阳送。”保京一面安慰我，那八个小伙子就赶忙动手，把我娃用担架抬上。临出門，他們还說：“孀子，你放心。”

作娘的心咋能放下呢。娃由社里送走后，我心攥得紧紧的，成天守在电话机旁等音訊。第三天，送娃的人回来了。病情太严重，他們起先想瞞着我，后来还是說了。原来他們一进咸阳第一人民医院，就检查出振吉患的是“腸穿孔”，得馬上开刀。医生說了声：“需要輸血。”他們八个都爭着挽起了袖子說：“只要能救活振吉，要啥有啥，要血，我八个都血旺气刚，用多少就抽多少吧。”振英、正盈、福吉他們一个个都伸出自己的胳膊抢着喊：“抽我的！”“抽我的！”化驗后，他



們幾個人的七八百西西的血輸進了我振吉的血管，我娃蘇醒過來了。

聽了這話以後，當下把我感動得淌下眼淚。我這樣想，血是人身上的寶貝，有錢也難買到，要是放在解放前，誰肯把自己的血，白白地送給我娃？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這事。我拉住他們的手，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不由得大哭起來：“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我王家的救命恩人。我王家世世代代不忘你的恩情！我王家要永世永世地跟着你走。”

過了十多天，醫院決定第二次開刀，又得輸很多血。天呀！人都得靠着血活命么，社員已經給我娃輸了很多血，這一次可再不能叫他們輸了。誰想，社里一得到消息，連夜又有幾個人去咸陽，又給我娃輸了四五百西西血。

偏偏就在我娃住院的那些日子，他媳婦也坐月子了。月娃子落地哇哇一哭，接生員就說，“他婆，恭喜你！是個小子娃。”人常說：頭首孫子，親蛋蛋，按理說是大喜。但一想起在醫院里的振吉，反傷心地哭了：“喜啥呢，他爸萬一有個三長兩短……”

我娃住院的那些日子，社里可操心扎咧。要錢給錢，要血給血，只要能救活我娃的命，一伸手社里什麼都給。照顧了病人，又照顧了家里。臘月里，社里怕我家過年難場，又給送來了錢。上至社幹部，下到社員，都把我振吉當成自己的親娃。咸陽市離咱這兒七十多里，別說捎話帶信，問長問短，就是專門跑去看他的也經常是來往不斷。有的送去雞蛋，有的送去黑白糖。見了我娃，就給說寬心話：“振吉，好好養病，家里

事，你不要操心……”我娃常感动地哭着說：“我给社里做了些事，可是比起社里对我的照顾来，太少了。等我病好了，我总要对得起社。”我呢？比娃更感动。

我家过去很穷，我娃跟我受的苦可不少。我娃十一二岁时，他爸劳累的得了病，就这还得下地受苦，没多久，就吐起血咧。那阵，请医生是富人家的事，我一个穷家妇女除了给病人烧点白开水，喂点稀糊饭外，再没有别的法子。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爸离了人世。丢下孤儿寡妇，就靠我紡线织布，飢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如今世道变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娃得的病比他爸早年的病重得多，还得救了。我看看现在想想过去：振吉他爸呀！你没福气，你的病要是放在现在也许还不要紧。

社里全力抢救，医院精心治疗，第二次开刀后，病情慢慢好转。等到冬月二十八，我娃就出院回家咧。出院后不几天，刚逢上我孙子过“满月”，全家人高兴的不知说啥是好，割肉、打酒、做席面、准备好好地招待招待大家，也给我孙子过个“满月”。嗨，那天热闹的很。一大清早，亲戚、朋友、社员、社干都来给我贺喜。那些跟我平辈的一进门就冲着我，长长地作了个揖：

“老嫂子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双喜临门。”

“承情，承情，都托咱毛主席的福，都亏社里和乡亲们的帮助。”

我老婆喜胡涂了，只顾应酬前面，没防备后面一伙爱开玩笑的用青油拌了的锅墨，只一时功夫，就把我老婆的脸抹得锅

底一样黑。咱这儿就兴这号风俗，誰得了头一个孙孙，誰就非叫大家抹成“周仓脸”不可。他們一边抹一边还說：

“老嫂子！你儿重病痊愈，你又得了个胖孙孙，喜是双倍的喜，这鍋墨也得給你加倍的抹呀！”我只管笑，也不躲他們：

“抹吧！抹吧！是双喜！是双喜！你越抹得多，我越高兴。”逗的大家笑的更厉害了。

鬧活毕了，孙孙就被抱出来，这个逗一逗，那个抱一抱；这个夸娃长的亲，那个夸娃有福气。我出嫁了的姑娘玉琴，这当儿倒提醒了一件大事：

“媽，你咋給娃还没起个名字？”

是呀！按老規矩月娃子没出月就得起上名字。可那时候，振吉在医院里，死活不知，我跟我媳妇在屋里整天愁得連飯也吃不下去，哪里有閑心給孙孙起名字。孙孙生下来一二十天，家里連半件花衣裳都没給做。不是我沒規矩，实在是愁得顧不上。現在就該起个名了，我就叫大伙給我孙孙起个名字。大家有的說叫“双喜”；有的說叫“出院”；有的还說：“今年咱烽火高級社玉米又是大丰收，就叫个‘玉丰’吧！”都說自己起的名字好，到底哪个名字最好呢？我斟酌了半会才說：

“要不是社里給振吉看病，要不是社員給振吉輸血，我一家子也就沒有今天。我看起名‘靠社’頂合心！”

“‘靠社’！起得好，起得好，还是他婆有文才！”

哪是我老婆子有文才？这名字实在是我王家一家子的心底話呀！

如今，我这一家子算是跌到福窝里了。前年我們这儿成立

人民公社，我老婆子带上我振吉、儿媳妇、小“靠社”一起去报名。巧事好像都出在我家了，报名后不几天，我儿媳妇又坐了月子。第二个小孙子一出世，我就给他把名字起上了，不叫别的，就叫“公社”。社员们时常打趣我：“你们王家的后代，都是‘社’字辈儿的！”对着呢，对得很很！党、毛主席、公社就是咱的靠山么，咱们翻身户的后代可都是“社”字辈儿的哟！

刘 贞 贤 口述  
田威静 董俊祥 整理

## 編 写 后 記

《烽火春秋》——陝西省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社史和讀者見面了。这里，讓我們簡略回叙一下这部社史誕生的经过。

許久以来，烽火人民公社广大的干部和社員們，不止一次地有过书写自己社史的愿望。世世代代，生活在涇河岸上的农民們，飽尝压榨和貧困的农民們，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发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变革啊。农民們在党的领导下，怎样搞土改，鬧翻身；怎么沿着互助合作的大道前进；怎么高举着总路綫的紅旗，迈着跃进的步伐，迎接了人民公社；又怎么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把一个貧瘠的地方变成一个幸福的乐园，把一个落后的社队变成一个以开展农业技术革新而聞名的公社。大自然在变化，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变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日月一节比一节甜，农民們心里有多少話要說，有多少歌要唱呢！

农民們要求书写自己社史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共醴泉县委和烽火公社党委支持了群众这种愿望。一九六〇年三月，东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特意走訪了县委和公社党委，具体研究了編写方案，成立了編写委员会，隨即，又发动和組織了一支編写队伍，开始了社史的編写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单位

有：中共醴泉县委、烽火公社党委、陕西师范大学、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东风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等七、八个单位。参加编写的人员先后共五十多人，有专业的文艺报刊、出版社编辑、记者，有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们，还有许多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公社书记、社长和基层干部们。

编写社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是我们不熟悉的需要付出艰苦探索的活动。然而，当代已经有了一些工厂史和公社史可以借鉴，因此，烽火社史的编写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明确了一点：这不是知识分子单方面的工作，而是一种农民群众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活动。知识分子可以编这个史，写那个史，但是，编写公社史，知识分子不能包办代替，必须和农民群众相结合，首先由农民群众自己来编，自己来写。《烽火春秋》从选材到结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经过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们反复讨论制定的。没有广大社员们的热情参加，出主意，想办法，提供许多线索和丰富生动的材料，这部社史是编写不出来的，任谁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同时，编写社史也是一种农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活动。社史里的每一篇稿子，参加口述的社员，不止七八个人，而是十个、二十几个人以上。《烽火春秋》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可以说，这是烽火公社社员们自己编写的一部公社史。

《烽火春秋》是在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下进行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编写工作也难以完成。对于一些不很熟悉和没有亲身参加农村斗争生活的人，编写好社史是有困难的。我们把深

入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和熟悉生活放在第一步，把編写放在了第二步。我們把編写过程，也看作是一个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过程。近两年来，我們深深体会到，只有和群众思想感情相通的时候，才可能有共同語言，才可能編写好社史。值得一提的是，知識分子和农村基层干部合作，給我們編写活动带来了許多好处，书內有一些較好的稿子，就是这种合作的結果。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社員們思想、感情和意愿，社史里的每一篇稿子，我們不止修改两遍、三遍，而是八遍、十遍以上，甚至经过一年半載还在修改。《烽火春秋》是烽火公社社員們在知識分子积极帮助下編写的，是知識分子和农民群众相結合的产物。

两年多来，我們是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中渡过的。农村斗争生活是这样丰富多彩，历史画卷是这样宏伟壯闊，使我們感到任你怎么也是編不完、写不尽的。尤其是，烽火公社是个“英雄窝窝”，我們在“英雄窝窝”里遇到了許多新的事物，和英雄模范人物。这些新的人物，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和新的风姿，投身在建設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中。他們那种敢想敢干和脚踏实地的精神，那种发憤图强和改造大自然的英雄气概，感动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們的編写方向。《烽火春秋》沒有局限在历史的变迁上，而着重在人的精神的变迁上（社史里有大量的人物素描和特写，几乎占二分之一的地位），即是对历史的重大事件和群众运动的記述里，也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我們觉得，作为文艺性的公社史，这么作会好些。从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的变迁

里，不是能更好地表現历史，更好地表現我們这个时代的风貌嗎！

最后，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烽火春秋〉是在中共陝西省委和醴泉县委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省委宣傳部和农村工作部的一些負責同志，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指示，而且审閱了社史的初稿、二稿，提出了許多宝貴意見。县委和公社党委还特意成立了工作組，审查稿件，訂正事实，具体参加和指导了这一工作。省农业厅、西北农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和省科协等有关单位的領導同志和專家們，也对社史提出了許多可貴的建議。尤其是陝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参加編写工作的师生达四十多人，从始到終，坚持到底，才使社史能以順利完稿。西安美院抽出教員，專为社史作了插画。还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文艺出版社是这部社史积极的发动者和組織者，从头到尾，进行了大量的浩繁的組織和編輯工作。这里，讓我們都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烽火春秋〉是編写公社史的一次嘗試，一种探索，缺点錯誤在所难免，并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正。

烽火人民公社社史編写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九月



